武俠世界

局長之死（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王一龍・文

山東省治安部門的首腦去烟台開會，但提議開會的局長忽然離奇地死了，而局長夫人與她的寵物——大黑貓亦失踪，緊接着、怪事不斷出現，疑雲陣陣，使負責調查此案的偵緝大隊長王森束手無策……



$4.00

第25年
46

編者話

山貓王森故事，是講述一個傳奇人物的生平軼事，他所遭際遇，所歷風霜，所做一切……眞人眞事，活然紙上。今期巨型小說是該故事之「局長之死」，就是叙述當年我國山東省發生的一件撲朔迷離的命案，由該地一個治安部門的首腦在烟台市開會而展開，原因是提議開會的局長突然離奇地死了，致使當局一羣首腦們深表驚異，接着局長夫人與她的寵物——大花貓亦同告失踪，事非尋常，怪事還不斷跟着出現，疑雲陣陣，無所揣測，山貓王森接辦此案，也感束手無策，後來終於……欲知該案內裡乾坤，敬請先睹爲快。

＊＊　　＊＊　　＊＊

齊雲飛故事「胡姬」今期終結，由下期起接續刋出該故事之二：「鐘聲魅影」。內容講及齊雲飛到相國寺送信，不料却被懷疑是偷經殺人兇手，他幾經艱辛才洗脫寃，同時揭發一段驚人隱秘。過程驚險曲折，懸疑詭秘，敬希下期拭目一看吧。

＊＊　　＊＊　　＊＊

溫凉玉的四大名捕故事集下期又一新作刋出，是一個情節橋段變化萬千的「談亭會」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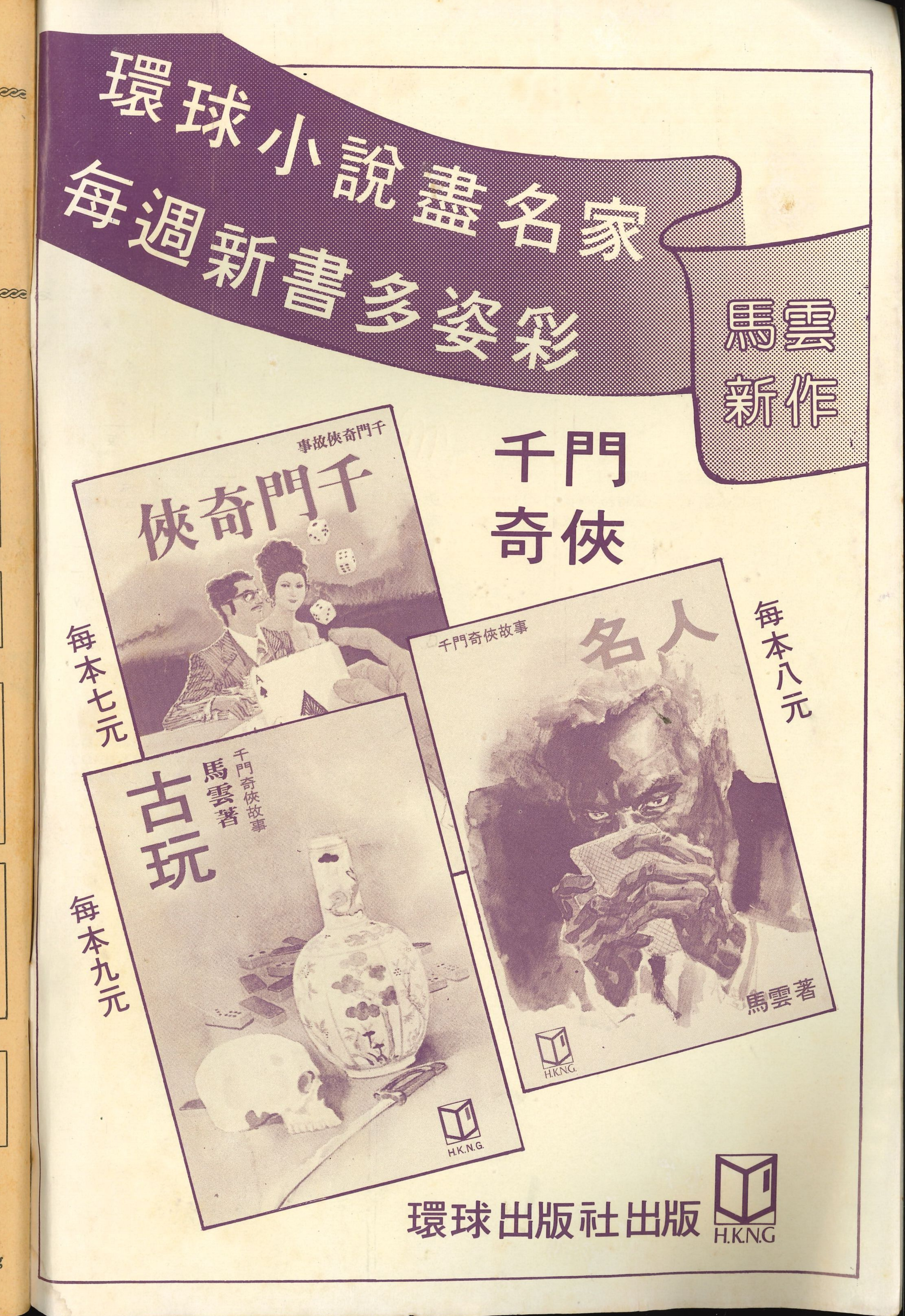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6期
（總號128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局長之死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局長失踪　內情複雜

會議室內烟霧瀰漫，長長的會議桌，坐着八個人，正中的一個，臉色沉重，左邊坐着四個人，右邊只坐着三個，但中間一張椅子却空着。

那八個人，五個人在抽烟捲子，一個以手支頤，一副沉思的模樣；一個倚在椅背上，閉目養神，最後一個，也就是坐在正中那個，只見他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副不溫不火的神態。

時間一點一滴地過去，會議室內除了抽烟劃火的聲音，以及偶爾的咳嗽聲外，再無其他聲音。

正中那個終於打破僵局，只見他掏出袋錶，道：「現在是九點廿三分！」

左首一個中年漢子道：「傅局長一向準時！」

正中那人道：「那就再等十分鐘吧！」這人是山東省治安總局的局長，他爲人最守時，不論出席會議，或尋常的約會，都絕不遲到，而且他也最不喜歡別人遲到，尤其是辦公遲到的手下！

此刻，室內的人都是山東各地的治安幹部，剛才那個說話的是總局的行動處長丁一彪，是個資深的偵緝幹部。其他的還有偵緝大隊長，外號「山貓」的王森，青島分局局長施子勝，濟寧分局局長黃揚義，濟南分局局長馬南，調配處長岳華山，總局偵察科科長凌志風！

九個到了八個，遲到的那個便是本市烟台分局局長傅忠正！

周總局長的性格，座中之人，全皆知道，因此他們都暗暗替傅忠正担心。

周總局長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他再次掏出袋錶，沉聲道：「現在是九點卅四分！」也就是說，比預定的多等了一分鐘。

他凌厲的目光在下屬們的臉上掃過，道：「現在我宣佈，散會！」

衆人都是一怔，與周總局長來往最多的，是總行動處長丁一彪，是以六個人的目光都望向他。丁一彪自然知道他們的意思，於是輕咳一聲，把烟捺熄，輕聲問道：「傅局長不來，只少了一個，咱們可以邊談邊等他……」

周總局長把面前的一本筆記本闔上，淡淡地說道：「因爲這個會議是由傅局長自己所提議的，現在他不在，這會還開得成麼？」

丁一彪等人都是一呆，王森問道：「總局長，傅局長爲何提議……」

他還未說完，周總局長便道：「下次開會的時間，再另行通知，現在散會，中午便要回招待所等候通知！王森，你去調查！」

「是！」周總長雖然沒有說要王森調查什麼，但他在他手下幹事有年，自然知道是要他去調查傅忠正遲到的原因。

「好，都散了吧！」

衆人站了起來，向周總局長行了一個禮，然後開門出去。開門的是偵察科長凌志風，他剛把門拉開，便見一團灰影撞了過來，與他撞了個滿懷！

他尚未定過神來，耳朵便聽見王森的叫聲：「傅局長！」

進來的果然是本市分局長傅忠正，只見他一臉不安，額上都是汗珠，連制服都未換，只穿着一件灰布袍子，他悼恐地拭拭額上的汗，道：「總局長，對不起，我遲到了！」

周總局長目光依然凌厲，但聲音却十分平靜：「發生了什麼事嗎？」

傅忠正直至此時才記得該脫帽，他把毡帽脫下，低頭彎腰地道：「內人患了急病，正在醫院搶救！」

周總局長臉色稍緩，問道：「是什麼病？要不要緊？」

「還不知道是什麼病，日前大夫正在搶救……」

周總局長說道：「那你還是到醫院去吧！」

「但這會……」

周總局長把帽戴上，道：「暫時取消，不是有很緊迫的事吧？」

傅忠正忙不迭道：「不太緊迫……」

「那明天九點開吧！」周總局長推桌而起：「請代向尊夫人問好！」

傅忠正連連鞠躬。「謝謝……謝謝！」周總局長已無怪他之意，但他額頭上的汗，仍不斷地沁出，以致他彎腰時，汗都滴到地上去了！

王森却發覺數月不見，傅忠正的頭髮，薄了很多。傅忠正雖然還不到五十歲，但因長期的工作都需要絞腦汁，所以做這一行的，很多人三十多歲便開始禿頭，不過王森記得以前傅忠正的頭髮是出名的濃密和烏黑的！

總局長離開了，施子勝立即問道：「老傅，尊夫人的病……」

傅忠正臉色一變，道：「累了你們了一個上午，眞不好意思……」

王森道：「傅局長，你有話明天再說吧，還是先到醫院看……」

凌志風截口道：「咱們一齊陪傅局長去吧，順便探探局長夫人的病！」

傅忠正雙手急搖。「諸位盛情，兄弟心領了，內人病情不輕，不宜打擾，過兩天才去吧！」

衆人聽後也覺得有理，因爲難得敍在一起，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周總局長都會趁這種機會要他們交換一下經驗，因此預料還有兩三天的時間，要在烟台渡過。

傅忠正又行了一禮，然後戴上帽子，再轉身出去，王森又發現一件事，傅忠正的後背竟然濕了一大團！

調配處長岳華山對各分局情況都十分

了解，當下大聲叫道：「陳炎，吳桐！」

兩個幹練的漢子立即自裏面奔了過來，道：「處長有什麼吩咐？」

岳華山道：「你們知道局長夫人患什麼病嗎？」

陳炎與吳桐都搖搖頭，他兩個是傅忠正的手下，甚至有負責局長的安全的責任，因此也可以說是傅忠正的警衞！

他們兩個竟然毫不知情，證明局長夫人的病，一定是來得極其突然，也一定是急症。

岳華山道：「你倆今日有沒有大案？可以走開嗎？」他見他們一齊點頭，續道：「局長夫人病了，在醫院裏，你倆去醫院，有事的時候也可以爲局長分憂！」

「是！」陳炎與吳桐立即轉身奔了出去！

濟南分局局長馬南笑道：「想不到老傅跟他夫人的感情還不錯呀！」

施子勝道：「這叫做伉儷情深！」

濟寧分局局長黃揚義問道：「咱們去那裏逛？」

施子勝說道：「咱們青島離這裏最近，兄弟也算是半個東道主，中午這頓由兄弟代替諸位洗塵，現在先回招待所去換衣服！」

衆人齊聲應好，岳華山道：「你們吃不吃羊肉？」

馬南笑道：「馬肉跟人肉，兄弟才不吃！」

衆人又笑，岳華山道：「這裏有家回回開的店子，羊肉餛飩，羊肉鹵麵，還有那涮羊肉，都是第一流的！」

馬南笑着說道：「那就去做半天回回吧！」

× × ×

泡了館子，又去澡堂泡了半天，對丁一彪等人來說，今日實在是個好日子！起碼可以偸得浮生半日閑，在繁重的工作中，得以喘一口氣。

泡了半天的熱水澡，下一個節目，最佳的莫如小睡片刻。丁一彪不想在澡堂逗留太久，要大家回招待所休息。

招待所不大，因此兩個人分配一間房間，以前出去開會，碰到同樣的情況，王森都是與丁一彪同房的，今次自然亦不例外。

王森本來也很想好好睡一覺，他一躺上床，反而精神來了，再無睡意。他偸眼看一看丁一彪，早已打着鼻鼾了。

王森轉了一個身，忽聞隔壁有聲音，便悄悄下床走了過去，那是岳華山與凌志風的房間，他倆正躺在床上抽烟。

凌志風才三十出頭，剛結婚不久，與王森來往頗密，但多數是通信或電話，見面的次數却不多，不過這些人之中，他倆的年紀最小，尤其是王森今年才二十六歲，所以言談比較投機。

凌志風見到王森，便欠一欠身，道：「王隊長，怎麼不睡？」

王森走了進去。「你們在談什麼？」他在凌志風的床坐下。

岳華山道：「我們在談傅局長！」

凌志風遞了一根香烟給王森，王森嘿了一聲：「你幾時這般闊，竟然抽起洋烟來！」

「英國烟，三個五！」凌志風道：「我結婚時，老頭子送了兩條，捨不得抽，留到現在！」他們背後都叫總局長爲老頭子。

王森劃了火，長長吸了一口，道：「再不抽，便要發霉啦！」

凌志風道：「躺下談吧！」

王森道：「我也是因爲傅局長的事，睡不着！嗯，對啦，你們在談什麼？」

凌志風道：「岳處長說傅局長這夫人，不是原配的！」

岳華山道：「他原配夫人巳死了十多年，聽說是病死的！」

王森笑道：「十多年前，他夫人才幾歲，當然是病死啦，難道是壽終正寢，或是被打死的！」

傅忠正在治安部門巳工作了二三十年，在王森的心目中，傅忠正的夫人自無被人殺死之理由，王森問：「他這位繼室，跟局長巳有多久？」

岳華山道：「大概六七年吧，如果她有什麼……都就太可惜了！」

王森與凌志風齊哦了一聲：「她很漂亮？」

「烟台有名的美人，唸過書，聽說還能寫新詩，嫁給傅局長時才十八歲！」

王森笑道：「你們莫替人緊張，所謂吉人天相！而且急病，來得雖快，去得也快！不過……你們不知有否發覺，傅局長跟以前好像有點不一樣……」

凌志風道：「神色慌張，有點神經質，以前他辦事十分鎭靜，頗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概！」

岳華山笑道：「凌科長，你自己莫神經緊張！任何人在自己心愛的人病重時，都會憂慮，以致擧止失常，這有什麼奇怪的！」

王森道：「我還發覺他一件事，他頭髮顯著的少了！」

岳華山笑了起來：「偵緝隊長幾時改行做理髮師！你們不要亂猜！算吧，抽了烟歇一會兒，今晚是丁處長請客，早點出去邀總局長同道去！」

× × ×

第二天，王森與丁一彪同時到分局的會議室，牆上的時鐘是八時五十三分。

周總局長是在八點五十六分到達的，他到達時，所有的人都坐好了，並把筆記簿打開，只有傅忠正那張椅子仍然空着！

九點巳屆，傅忠正仍未來，周總局長臉色甚是難看，須知此會是他提議開的，而身爲治安幹部，最重要的是守時，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治安人員遲到一分鐘，便釀成命案，或使情況更加惡化！

雖然傅忠正是因爲夫人患病入醫院，但因私廢公之事可一而不可再，是以九點零五分，周總局便道：「王森，派人去醫院把他找來！」

王森應了一聲，走出會議室，丁一彪忙替總局長袋了一斗烟，同時劃了火。周總局長提起烟斗，點了起來。「你們也鬆弛一下吧！」

衆人也紛紛掏出香烟點燃，會議室內又再烟霧瀰漫。王森回來，仍坐在靠門的那個位置上。

九點三十七分，房門响起，周總局長

咳了一聲，王森把門拉開，却是烟台分局的一個偵緝員羅彬，只見他滿頭大汗，不地斷喘着氣。

王森長身而起，周總局長敲掉烟灰，道：「就在這裏說吧！」

羅彬道：「屬下到醫院查過了，局長根本沒去過醫院……他夫人也沒去過！」

衆人聽後都是一愕，周總局長問道：「市內有幾家醫院？」

羅彬道：「只有兩家，屬下全都去過了！」

周總局長眉頭皺起，半晌才道：「派人去他家裏，還有，到市內的診所查！」

羅彬轟應一聲出去，周總局長臉色由怒而轉詫異，岳華山看了凌志風一眼，凌志風却望向王森，王森輕聲道：「兄弟早說他昨天有點不對！」

周總局長瞪了他一眼。「現在不是在分析案件！傅局長跟在座都是同僚，不要胡亂猜測！」

王森臉上發熱，低頭不敢再說，衆人在煩悶中只得一味抽烟，打發時間。

十時十分，去市內診所調查的幾個偵緝隊員回來報告，找遍全市的診所都找不到傅局長夫婦，而局長夫人在這兩天亦沒有診病的紀錄。

周總局長面色一變，猛地問道：「去局長家調查的人，回來了沒有？」

傅忠正本來住在宿舍，後來聽說他夫人嫌宿舍吵，而且她身體也不好，所以建議搬出宿舍，在靠近市郊的地方賃了一棟西班牙式別墅。

而傅忠正搬到那裏之後，曾對手下提及那裏的空氣好，又清靜，去年在他生日時，局子內有五六個同僚還到他家喝了一頓酒。

而傅忠正搬到那裏去，也巳有兩年了。上下班都是乘三輪車，不過等到十點三十分，還不見調查員回來，周總局長便再也沉不住氣了。「叫一輛車子！」

周總局長眼光在衆人臉上掃過，道：「老丁、小王和小凌跟我去！局子裏的事，請老施協助一下，散會！」

衆人長身行禮，王森跟周總局長走出分局，便見一輛吉甫車如飛而至。由於車子小，不能坐衞兵，周總局長吩咐另想辦法，盡速趕去！

車子駛得急，路又不太平，有點顚簸。凌志風與司機坐在前排，後排中間是周總局長，左面丁一彪，右面王森。每逢省內有大案發生都少不了他這兩個得力助手，座位的安排令人覺得十分恰當！

丁一彪忽然問：「局長，你看會不會發生了什麼事？」

周總局長的嘴唇抿成一條直綫，目光堅定地望着前面。王森看得出他心中必定是異常激動，從種種的跡象看來，傅忠正夫婦必定發生了什麼事，但從感情上說，車上的人，沒一個希望傅忠正會發生什麼事！

丁一彪見狀也知道是白問，便轉頭望向車外。

王森望着總局長，腦海中忽然泛起七年前，他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

× × ×

王森在十九歲加入偵緝隊，二十一歲到蒙山山區的一股悍匪中臥底，經過三四個月的時間，了解了情況，並且取得了匪首「三手神仙」的信任，定下了妙計，與丁一彪內應外合，用二十多個偵緝隊員的力量，摧毀了有六七十個人的土匪團，事後王森便得到上峯的賞識。

那一年，總局長特地派了一輛吉甫車，把他從兗州載到濟南總局。

「小伙子，幹得好！」總局長用力拍了王森的肩膊，「有人說你是英雄，我看叫你小老虎，比較恰當一點，我怕年青人吃不得別人的吹捧！」

王森向他敬了一個禮，說道：「報告總局長，『三手神仙』他們都叫我做『山貓』！」

「山貓？也好哇！」總局長笑了。「山貓雖然不如老虎的力猛，但牠比老虎機靈得多了！咱們要的就是這種人！」

王森只有聽的份兒，完全插不上嘴。

「王森，我給你七個人，你敢不敢帶領？」

王森笑道：「我在江湖上混，最多的時候，手下也有二三十個人哩！」

總局長臉色一沉，道：「你把這裏當作江湖？你把這份神聖的工作，用混的眼光看待？」

王森聽得心頭一懍，連忙敬了一個禮。「屬下不敢！您要我帶多少個人，我就帶！」

總局長臉色稍霽。「我要你帶這七個人，再到蒙山，消滅那些零星的流寇！對方人多的時候，就不要貿貿然動手，你就當這個小分隊的隊長！」

王森在蒙山又消磨了六七個月，把蒙山山區十多股小流寇都幹掉了，總局長十分滿意，事後除了嘉奬之外，還請王森到他家中作客。

直至此時，王森才知道這個周總局長的名字：而勇！周而勇，幹治安的人，辦事就該顧慮周全，行動勇猛！周而勇這三個字用在他身上實在太適合了！

周而勇結婚很遲，他夫人爲他生了兩個女兒，大的才十五歲，小的十二歲，周而勇沒有兒子，對這位年青的愛將，除了有上司下屬的關係之外，尙有父子般的感情！

周而勇的夫人本來有意把大女兒許配與王森，向他暗示過，王森表示事業爲重，不想太早成親，周而勇十分讚成。他不知道王森是眞的事業心重，不想讓兒女私情所影响，還是不喜歡自己的女兒，而且這種事由以他上司的身份去問下屬，也有點那個，事情便這樣拖下去，不過周而勇的大女今年巳二十，仍待字閨中。

後來周而勇把王森調到總局，參加一件大案的偵緝。在調查過程中，原有的偵緝大隊長不幸犧牲，王森負起未了之責任，結果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偵緝大隊隸屬總局，大隊長之下，尙有副隊長，副隊長之下還有各中小隊長，王森在此之前只是一個獨立的小分隊隊長，論職位只介乎偵緝大隊中的中隊長及小隊長之間，但事後周而勇竟然宣佈，破格升他作大隊長！

王森連陞三級，不但他自己怕同僚會反對，連周而勇也怕別人會妒忌，因此安

排了一場考試，這場考試由他和丁一彪負責。考試的項目，包括槍法、拳擊，文的方面，包括智力測驗，反應測驗等等，王森在每一項都得到第一名。

但周而勇做事周詳，他只給了王森一年的時間，假如一年中的工作考驗，不能令人滿意，明年便下馬！結果出人意料，自王森上任以來，偵緝大隊的工作效率高了很多，又屢破奇案，使得上下人等都對他口服心服，認爲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不用說，王森自然是得到連任，而且到現在已經做了四年的大隊長。

四年來他數次身入虎穴，身先士卒，得到無數的獎章，也換來了百姓的愛戴，連匪徒們一聽到「山貓」王森四個字，也豎起了拇指！

王森做了大隊長之後，與周而勇的接觸較多，對他剛正不阿、公私分明，廉潔樸素，關心手下的性格十分敬佩。

周而勇是個外冷心熱的人，他現在表面上看來若無其事，但王森與丁一彪都知道，實際上他心中必然十分焦慮！爲傅忠正的安全而焦慮！

傅忠正素得周而勇的好感，而且把半生精力都貢獻給治安部門，又是周而勇的老部下，周而勇能不焦慮嗎？

吉甫車忽然「吱」地一聲，急速地停了下來，車上的人都向前衝，也把王森從回憶中拉了回來！

×　×　×

車尚未停定，丁一彪便粗聲地喝道：「什麼事？」

司機道：「他們來了！」

王森抬起頭來，只見兩個大漢快步跑來，臉上的神色十分焦急，邊跑邊舉袖拭汗。

周而勇緊張地爬出車廂，王森只得先跳了下去。

那兩個大漢是烟台市分局的偵緝隊員，他們是負責到傅忠正家裏調查的！

周而勇沉聲問道：「情況怎樣？」

一個漢子道：「大門反鎖着，房門也鎖着，咱們叫了半天，沒人答應，所以撞門進去……傅局長，他……他已經死在床上……」

周而勇急問：「是在什麼情況之下死的？」他的聲音就像是一頭失去幼子的母狗，驚急之情，全然呈現出來！

那漢子喉頭聳動了一陣，才吐了幾個字：「他，他被人槍殺！」

「上車！」周而勇大聲咆哮，他又回頭道：「你們兩個跑步回去！」

丁一彪、王森和淩志風都覺得周而勇有異尋常，令人覺得陌生。

吉甫車「呼」地怒吼一聲，再度向前馳去。司機知道總局長的心情，路上不斷踩油，汽笛聲響個不停。

王森等人都有很多疑團在心中浮沉，比如傅忠正是被殺還是自殺？他的夫人下落如何等等。不過車上十分沉默，沒人作聲。

「吱——」吉甫車又怪叫了一聲，停了下來，王森首先跳下車，入眼的是一棟西班牙式的別墅！

別墅外表看來既精緻且整潔，外面還有一座小花圃，花圃種的花草不少，也種得很有規律，但不知爲何，王森總有點荒蕪的感覺！

那司機道：「這便是傅局長的家！」

周而勇道：「進去！」

王森推開花圃周圍的矮籬笆的一扇竹門，首先走了進去。

周而勇道：「小淩，你留在外面，仔細檢查，草長泥濕，小心鞋印！」

王森來至大門外，見外面沒有鎖，門板裂開，一半倒在地上，另一半仍掛在門框上。王森輕輕一推，那半扇門，發出「呀」的一聲怪叫。

王森吸了一口氣，踏了進去，只覺腳下一軟，連忙向旁一跳！

周而勇在後叫道：「小心！」

疑雲陣陣

地上有什麼東西？王森低頭一看，連他自己也樂了：原來門後有一塊棕色的地氈，大概是讓外面進來的人，擦掉鞋底的泥巴吧！

周而勇問道：「你有何發現？」

王森臉上一熱，忙道：「沒什麼！」

他見有一扇房門被入撞破，知道必是傅忠正的寢室，便走了過去。

傅忠正倒臥在床上，手上握着槍，太陽穴旁有一團血跡，他的腳在裏面，頭向外，露出床沿，垂了下來，一對手臂像投降的姿勢，架在床上！

房間不太大，這是新式的建築，窗多光綫足，令人一覽無遺。

床旁的梳粧桌，床頭櫃，大衣櫃，櫃上的東西，都一一排得十分整齊，房內也只傅忠正一個。王森只看了它幾眼，便退了出來。

這棟別墅除了一間寢室，一間書房，一間本應是客房，現在改爲儲物室之外，便是灶房和衞生間。

王森走了一遍，都不見有人，亦無打門的痕跡。

只聽周而勇大聲問淩志風。「外面情況怎樣？」

「完全沒有腳印！」

周而勇走出寢室，問：「小王，你看這是什麼案子？」

「槍是他自己的槍……」王森說得很慢。「他是自殺的？爲什麼要自殺？他爲什麼要騙咱們，說他妻子重病入醫院？」

周而勇負手於背，在客廳內踱起步來，「他妻子去了那裏？這點最重要。」

周而勇不愧是幹練的治安幹部，很快便抓到問題的重心。丁一彪忽然走了進來。「局長，他們來了！」

那兩個偵緝隊員，上氣不接下氣地奔了進來。周而勇道：「先歇一歇再說！」拉着王森與丁一彪入房。

「你們看見這種情況，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丁一彪沉吟了一下，道：「這是一件自殺案件！」

周而勇指一指窗子。「有一扇窗子打開着！」

「這雖然有可能是他殺，兇手留下來的綫索，但仍不能排除自殺的可能性！」

周而勇道：「回到傅忠正身上，他可能自殺嗎？」

丁一彪不敢開口，王森又是三緘其口，此刻周而勇回頭叫道：「你們可以進來了！」

那兩個偵緝隊員走了進來，丁一彪立問：「你倆進來時，傅局長便是這個樣子嗎？」

瘦的偵緝隊員道：「是的處長，咱們沒有移動過任何物品！」

王森却問：「你們進來時，傅局長太陽穴上的血已乾了？」

肥偵緝隊員道：「是的，已乾了！」

「進來的時候，屋子內沒有別人？」

瘦的道：「不但沒有人，連貓兒也不見！」

丁一彪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傅局長養貓？」

「去年屬下來參加局長的生日宴會，他家裏養了一頭貓，是黑色的，聽說局長夫人十分喜愛養小動物，也曾養過些小鷄，不過後來都死了！」

王森問：「去年來時，小鷄還在？」

瘦的偵緝隊員道：「不，早死了！」

「你怎知道？」

「局長在空閑的時候，或者跟咱們喝酒聊天，往往會提及他的家事！」

「那頭黑貓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不知道……」肥偵緝隊員道：「俺進來後不見有人，才突然間想起的！」

周而勇也插腔問：「你爲什麼不想別的，而想到那貓？」

「去年冬，局長買了風腸板鴨，叫屬下送來給夫人，當時夫人開門時，是抱着那隻大黑貓的！」

丁一彪道：「就算這樣，也不會使你立即想起那頭貓，是不是那隻黑貓，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瘦的搶着道：「不錯，那頭貓黑得發亮，全身上下沒一根雜毛，屬下活了這麼大，還未見過這樣的貓。」

肥的接道：「那貓的毛不但黑，而且長，毛茸茸的好像很可愛，但我目光每次接觸到牠，不知道爲什麼，心頭都是一揪的！」

「牠的眼睛！」瘦的偵緝隊員爭着道：「牠的眼睛看來很兇猛，但局長夫人却抱着牠，所以，所以……」

王森道：「所以你又覺得那貓並不是那般兇猛？」

那偵緝隊員點點頭，丁一彪道：「也許那頭貓被傅夫人帶走了，局長夫人的娘家在那裏，你們知道嗎？」

瘦的道：「屬下聽局長提過，是東郊巷七號！」

周而勇道：「老丁，你跟小淩留下來！」他帶着王森和那個瘦的偵緝隊員出去，上了吉甫車，便對司機道：「去東郊巷七號！」

司機應了一聲，開了火，車子便緩緩駛出了。

傅忠正的繼室的娘家看來是小康，屋雖不高大，也不新，但看來經常有整理修葺，屋子外面也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姓什麼的？」王森問。

那偵緝隊員道：「姓甄！」

王森伸手敲門，過了一陣，裏面有人問：「誰呀？」

「找甄先生的！」王森大聲道：「咱們是傅局長的同僚！」

門打開，是一個粗衣女子，看來是甄家的女僕。那女僕見外面停着一輛吉甫車，知道不是白撞的，便請他們進去。

入門是一間明堂，衆人站在一旁等候，女僕走進去通報，不久，一個五十多歲，長相斯文，身裁頎長的老者走了出來。

「諸位長官駕臨寒舍，不知有何指教？莫非小婿犯了王法？」

「不是。」周而勇向他脫一脫帽：「打擾了甄先生，咱們深感不安！」

那老者便是傅忠正的丈人甄天泰。當下他忙道：「三位請到裏面喝一杯茶再慢慢談如何？」

周而勇略一沉吟，吩咐偵緝隊員留在明堂，帶着王森及甄天泰去他客房，甄天泰的書房頗大，但由於裏面放滿了書架書櫃，所以看來仍覺狹小。

書桌旁邊有張交椅，中間夾着一張茶几，是酸枝木嵌雲石面的，看來氣派而又古拙，周而勇道：「原來甄先生是讀書人，失敬失敬！」

甄天泰說道：「僅中過院試，取得『府學』的資格，慚愧之至！兩位長官請坐吧！」

周而勇笑道：「那就是秀才呀！」剛坐下，那女僕送上香茗。

甄天泰舉起茶盅，說道：「兩位請茶！」揭起盅蓋，把浮在上面的茶渣，撥在一邊，輕輕呷了一口。「兩位長官如何稱呼？」

王森道：「周先生是總局長，傅分局長是其屬下！」

甄天泰站了起來，鞠了一躬。「原來是總局長，請恕草民有眼不識泰山！」

周而勇見他舉止言談，甚是迂腐，便單刀直入地道：「不瞞甄先生，敝人來此是想調查一件事，只是怕甄先生未必肯明言而已！」

甄天泰面色急變，忙道：「周大人，小婿到底犯了什麼大罪，照草民所知，他爲人耿正清白，可不會做出什麼犯法的事兒！」

「不是此事，甄先生忽驚，令婿的工作表現敝人滿意之至！」

甄天泰噓了一口氣，臉色稍霽，問道：「那麼兩位想問些什麼？」

「令媛是否在家？」

甄天泰一怔，一張嘴合不攏來，半晌才一捋頷上的短髯。「小女犯了王法？」

周而勇目光如同刀刃一般，緊緊地瞪着甄天泰，一字一頓地道：「甄先生還未答我的問題！」

甄天泰忽然驚恐起來，一長身，伸臂抓住周而勇的手腕。「快告訴我，她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草民可只得她一個女兒在身邊！」

周而勇被他抓得手臂發麻，但他臉色絲毫不動。甄天泰好像魂魄歸體，鬆了手，聳聳肩，尷尬地道：「對不起，草民一向最疼愛她，是以緊張一點！她，她沒回來，大人去找過她？」

「是的，她不在家！」

甄天泰又緊張了。「她不在家有什麼奇怪，她可不是在坐大牢！」

王森插腔道：「但傅分局長死了，令嫒也不見了！」

甄天泰忽然又抓住王森的小臂，王森只覺得他的五隻手指，好像是鐵箍一般，箍得他極不舒服。「甄先生，請你冷靜一點！」

甄天泰喘息地道：「你們，你們說謊！我女婿他爲人樂觀，怎會自殺？」

王森心頭突然一跳，立即緊問一句。「甄先生，你去過現場？若沒有的話，你怎知道他是自殺的？」

甄天泰嘿嘿笑了一陣。「他是烟台市治安當局的最高領袖，除非是他自殺，否則還有誰能殺得他，何況他有槍！」

周而勇道：「好，就算他是自殺的，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要自殺麼？」

甄天泰瞪了他一眼：「草民剛才已經說過，他爲人樂觀，怎會自殺，一定是你倆……」

王森冷冷地道：「這是眞的，你若不相信，可以去看看！」

「甄先生，令嫒眞的沒有回來？」周而勇問道：「你最後一次見到她是什麼時候？」

甄天泰道：「新春她回來住了三天，嗯，初五回去的！」

王森道：「今天是正月廿四！」

「這十九天，你沒去看她？」

甄天泰淡淡地道：「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令嫒跟令婿感情如何？」

「誰不知道他們伉儷情深！」

周而勇說道：「請甄先生跟咱們走一趟！」

甄天泰吃了一驚：「去那裏？」

「到令婿家裏！」

甄天泰立即站了起來。「也好，這就去！」

× × ×

吉甫車仍停在傅忠正的家門外，甄天泰見到傅忠正的屍體，便呆住了，半晌才流下兩行淚來。「你爲什麼要自殺……」

王森問道：「甄先生，你認爲你女兒會去那裏？」

「我怎麼知道？她一定是被歹徒擄去了！」

周而勇道：「請你到裏面看看，最好仔細小心一點，看是否有失去東西！」

甄天泰道：「草民很少來這裏，對於他們有什麼東西，可沒有印象！」

王森道：「你看了再說！」

甄天泰把櫃子打了開來檢視，周而勇則在跟丁一彪研究，根據現場的資料及現象，很難判斷是自殺還是被殺！

說是自殺吧，似乎沒有可能，正如甄天泰所說傅忠正爲人樂觀，他怎會自殺？但若是他殺，爲何沒有幾索留下？

件工、醫生以及分局的調查員都來了，在現場工作。

甄天泰道：「草民眞是不知道他們是否有失去東西……」

「你想清楚了？」王森問了一句。

甄天泰頗不高興，轉頭不答。王森冷笑一聲。「連我都知道他家養了一頭黑貓，現在貓去了那裏？」

甄天泰冷冷地道：「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周而勇轉頭看了他一眼，問道：「眞的？」

「眞的！」甄天泰道：「我最討厭那些小動物，也許小女曾經養過貓，但草民的確不知道！」

周而勇道：「打擾了甄先生半天，眞不好意思！」

「這是什麼話，他是俺的女婿呀！」

周而勇含笑道：「請甄先生回去休息吧，假如令嫒回家，請甄先生派人通知一下！小王，咱們回去吧！」

王森道：「局長，屬下想再在這裏泡一下！」

「那好，我到分局等候消息，順便送甄先生回去！」

× × ×

王森跟丁一彪他們一直泡到下午一點半才離開，他們連飯也不敢吃，便立即到分局向周而勇報告！

丁一彪道：「根據件工及醫生的檢驗，傅局長是昨夜死的！時間大概是午夜十二時至凌晨二時多！」

王森接道：「傅局長手上的手鎗，有發射過的痕跡，而他體內的子彈，也正是咱們用的！」

周而勇沉吟了好一陣，問道：「就只這些？」

凌志風道：「屬下發現屋外有一堆貓屎，十分臭，也還很濕！」

周而勇目光一亮。「這便證明那隻貓離開不久，不過還不能證明是不是甄玉燕養的那頭大黑貓！」

丁一彪補充道：「局長，我已經派人出去，在城裏搜索，希望能找到傅局長的妻子！」

凌志風道：「就怕她也已經……」

王森道：「我想不通傅局長昨天爲什麼要騙咱們，說他妻子患了急病！」

凌志風道：「還有一點，這件事他是一早安排的，還是因爲去辦了一件什麼見不得光的事，而遲到了，怕局長責怪才臨時胡揑的一個理由！」

丁一彪道：「你們胡猜什麼？找到傅夫人不就知道了？到外面時，千萬別再胡說八道！」

周而勇問道：「你們吃過飯沒有？」

衆人都搖頭，周而勇道：「先去吃飯吧！」

丁一彪招呼那些工作人員，一齊到附近的小飯館吃飯。由於傅忠正在分局裏已工作了很久，平常與下屬又頗能接近，因此吃飯時，那些工作人員都默不作聲，還有幾個，眼白都現出紅絲。

王森忍不住問道：「你們分局局長，最近行爲舉止有什麼不對嗎？」

一個漢子答道：「沒有呀，跟平常沒有分別！」

另一個道：「有，他話好像說少了，臉上的笑容也似乎勉强了。」

一個眼睛佈滿紅絲，好像哭過的道：「是的，我也有這一個感覺。」

王森再問一句：「可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那幾個漢子都一齊搖頭，王森又問：「知不知道他們夫婦最近有沒有吵架？」

那幾個漢子又再搖頭，凌志風嘆了一口氣。「這件案子眞是疑雲陣陣！」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忙再問：「不知傅局長提議開會，跟他的死有沒有關係？」

丁一彪道：「吃飽就回去吧，希望巳找到傅夫人！」

回到分局，還沒有甄玉燕的消息，王森去找周而勇，周而勇知道他的用意，首先拒絕他。「先讓他們分局攪，等他們不行再說，我也想提拔兩個人。」

王森道：「局長，昨天咱們派了兩個人去找傅局長，一個叫陳炎，一你叫吳桐，屬下想跟他們談一談！」

周而勇微微一笑。「你就是閑不了，好，叫他們進來！」

王森一笑走出辦公室，但他立即回來。「原來他倆還未回來。」

周而勇臉色一變，道：「昨天到現在時間不短，而且發生了這件了，居然沒人來報告，叫他們去把人找來！」

「問過了，他們早巳派人到他們家裏去找，可是他們家人都說昨天晚上也沒回去睡覺。」

周而勇臉色又再一變，道：「你替我把副局長叫進來！」

王森通知副局長錢貴德到周而勇的辦公室，自己便去找丁一彪等人聊天。

凌志風一見到他便問：「我還以爲總局長會叫你負責調查這件事哩！」

王森道：「老頭子要提拔他們！」

丁一彪道：「你們回招待所休息吧，我陪老頭子！」

丁一彪出去之後，施子勝說道：「看來咱們明天便要各就各位，有個雜技團聽說蠻不錯的，不如趁今晚兒沒事去欣賞欣賞！」

王森自小便跟一個表演猴子戲的跑江湖漢子混飯吃，對這類表演最有興趣，當下道：「都去吧，兄弟請！」

× × ×

王森剛剛下床，還未洗臉，房門忽然被敲响，他轉頭一望，原來昨夜丁一彪竟然沒回來睡，他叫道：「沒鎖，進來！」

門推開了，王森認得門外那人是烟台分局的一個偵緝隊員，便問道：「有什麼事？」

「總局長叫你去分局一趟！」

「你先去，我洗個臉就去！」

「但丁處長在樓下等你，有車！」

王森一怔，急忙抄起外衣，連忙跟那漢子下樓，招待所外面停着一輛吉甫車，丁一彪在車上向他招手，王森與那偵緝隊員跳上車，司機一踏油門，吉甫車呼的一聲衝前。

「處長，找到了傅夫人？」

丁一彪雙眼都有點紅，伸手過來，道：「你身上有烟沒有？」

王森自袋內掏出一隻扁平的鐵盒，把盒子打開，裏面放着土烟及烟紙，他先替丁一彪捲了一枝，再爲自己捲。丁一彪吸了一口烟，再用力一噴，兩條乳白的烟，從他鼻孔射了出來，晨風一吹，白烟撲到王森面上。

「傅夫人還沒找到，不過陳炎跟吳桐已經找到了！」

「他們走了那裏？」

「找到的是兩具屍體。」

王森心頭一沉，覺得傅忠正之死更加充滿疑團。

受命調查

吉甫車開得快，清晨風又急，吹打在面上，連眼睛也難以睜開，說話就更加困難了，是以丁一彪說了那句話之後，車上便不聞一聲。

車子在城邊兒停下，這裏巳靠近港口，但風中挾帶的不是鹹味和魚腥味，而是一陣難聞的臭味，原來這附近有一條污水渠，由此流入大海。

王森跟他們跳下車，便看到渠邊圍了不少人，他們走過去，人羣便分開一條路來，那偵緝隊員在前，王森與丁一彪跟在後面。

空氣中的氣味越來越難聞，兩個分局偵緝隊員見到丁一彪便叫聲：「處長，在這裏！」

王森跟丁一彪走至渠邊，只見地上放着兩具屍體，雖然臉目浮腫，衣衫污穢，但王森仍然認出他們是陳炎和吳桐。

一個偵緝隊員道：「屍體剛撈上來，件工和醫生還未到！」

「誰發現的？」丁一彪問了一句。

一個農夫打扮的漢子，帶着惶恐的神情和口吻道：「長官……是俺報的……」

丁一彪對他露出一個和善的笑容：「你慢慢說，不用怕！」

那農夫結結巴巴地道：「俺是城郊的菜農，今早挑菜進城，因爲菜比較多，俺抄近走這一條路……來到這裏，因爲俺向渠裏吐了一口口沫……嘿，就是這口痰，俺才發現渠裏倒着兩個人……」

他說到這裏，忍不住吸了一口氣，才繼續說下去：「俺再走了幾步，覺得有點不對，便停了下來，放下担子仔細瞧看幾眼……我的娘呀，原來是死人……俺定下神來，便跑去局子內報告……」

丁一彪在他肩上輕輕一拍。「你做得好，謝謝你，也辛苦了你。」

王森問道：「屍體擱在那裏？」

農夫向渠裏一指道：「就在那裏。」

污水渠很大，水却不多，由於這一截是露天的渠，渠內有很多不應該有的東西，如大石，樹枝等等，那農夫所指的地方便有一棵樹連根帶枝橫在那裏，屍體到了那裏，便被樹枝擋住，沒法順水流出去。

王森道：「殺死他倆的人，雖然狡猾，也料不到屍體會被樹枝勾住，要是冲出大海，可就天不知地不覺！」

丁一彪道：「不錯，兇手一定是把他倆殺死，然後放進渠裏，問題是他們在那裏抛屍的？」

王森道：「這一點倒不太重要，因爲抛屍的地點，不一定就是行兇的現場！」

丁一彪道：「不錯，不過假如咱們知道抛屍的地點便可以進一步進行調查，也許有人在屋裏看到抛屍的情景，這樣就知道兇手了。」

「咱們沿着這條水渠走。」

「前面那截便是暗渠，怎個走法？」

王森與他都不是烟台人，甚至來烟台也只是匆匆幾天，這種事絕不可能熟悉，不過，一個偵緝隊員立即道：「處長，俺陪你們走，我熟！」

「好！你帶路吧！」

王森問：「你叫什麼名字？」

「以前傅局長都叫我『大塊』。」

王森見他一副魁梧的身材，十足是山東人的體魄，不由露出一個微笑。

街上都鋪着石板，即使有的是碎石子路，但水渠上的那一截，便一定是長長的石板，是以十分易找，石板多數是活動，方便淤塞時清理。

丁一彪問道：「本城一共有幾條污水渠？」

「有幾條，不過這一條最大最長！」

王森道：「留意地上，希望能找到血跡。」

丁一彪道：「希望已不大。」

走了一陣，三人都聞到一陣刺鼻的氣味，「大塊」道：「這是屠場！」

王森心頭一跳，問道：「污水渠經過屠場？」

「大塊」道：「這條污水渠特別臭，那家屠場也有一份功勞哩。」

又走了一回，聽到豬的嚎叫聲，轉出街角，便望到那座屠場，屠場外面污水渠上的石板都被拿開，旁邊堆滿了豬毛。

「大塊」問道：「咱們刨不到裏面去看看？」

王森看了丁一彪一眼，道：「不，在附近走一匝就行。」

那屠場佔地頗大，大概因為又吵又臭的關係，周圍都沒有房舍，是以屠場的四周有一片空曠地，長着幾棵稀稀疏疏的樹幹。

丁一彪道：「回去吧！」

三人回到現場，仵工與醫生已經到來，丁一彪招王森上吉甫車。「回分局。」他對司機下命令。

× × ×

丁一彪與王森推開會議室的門，只見周而勇與施子勝等六個人已坐在裏面。

周而勇見到他倆，精神一振，道：「情況怎樣？」

丁一彪與王森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丁一彪先向周而勇報告了情況。

周而勇捺熄了烟蒂，道：「昨晚咱們四處找尋陳炎和吳桐，因為咱們懷疑傅局長之死，可能與他倆有關，現在他們已死，看來情況已有所不同。」

王森道：「他們兩個都是喉管被人切斷而死的！」

周而勇道：「到現在還找不到傅夫人甄玉燕！」

施子勝道：「照這情況看來，傅夫人料已凶多吉少，兇手既然連傅局長的保衞都不放過，自然更不會放過傅夫人！」

周而勇問道：「你們對這件案子，有什麼看法和建議？」

岳華山問道：「局長，傅局長建議召開這個會議，目的何在，您可知道？」

「他提議召開這個會議，是想跟各位合作，加緊緝拿在逃的嫌疑重犯，監視和私運軍火的情況！」周而勇目光在各人臉上掃過，「不過，在此之前也曾先向我提出辭職的要求。」

這番話像一枚手榴彈般，在會議室內炸開，濟寧市分局黃揚義立即問：「局長，他有說出請辭的理由嗎？」

「他說罪案越來越多，他一來能力有限，二來年紀漸漸大，不能勝任。」

濟南市分局長馬南問：「局長，您不答應？」

「我安慰他，叫他再幹下去，事實上，在短期內根本沒辦法找一個比他更適合的人選！」

「他肯接受您的安慰？」馬南很有「窮追猛打」的精神，「而且立即提出召開這個會議？」

「不錯，」周而勇說道：「起先他還不肯的，後來我再問他，到底有些什麼困難，他還是不答，停了一下才說他太累了，最後我叫他給我兩年的時間，他却要求一年！」

衆人聽到這裏都覺得傅忠正不是自殺的，但他也必定在一段時間之前，便已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

「很可惜，我當時沒有再追問下去，否則他可能不會形成今日……」周而勇難過地用手掌搓一搓自己的顏面。「這是我的疏忽。」

會議室內一陣沉默，周而勇抓起烟斗，劃火欲點，才發覺根本尚未裝上烟絲，王森等人心頭都是一緊，共同感覺到難過的心情。

室內的沉默一直延續着，空氣中充滿硝烟味及烟葉味，周而勇那張臉都被乳白色的烟籠罩着。

烟燒盡，周而勇把烟灰敲掉，再掏出烟絲，慢慢塞進烟斗中，語氣十分沉重：「我相信，就算傅局長是自殺的，也必定有一段曲折複雜的內情！」

這一點，其他七個人都一早便已確定，是以七個人一齊點頭。

「這件事便由丁處長及王隊長負責調查，其他的都回原單位吧，下次會議的時間及地點，再另行通知。」周而勇忽又改口：「唔，凌科長也留下來吧，你們有什麼意見？」

岳華山道：「王隊長屢破奇案，由他負責，最為適合，加上丁處長和凌科長的配合，相信不日便可以水落石出。」

馬南道：「兄弟有一點建議，我認為傅局長之死，一定與他的辭職有關，而促使他要辭職的其中一個理由，是近年來罪案越來越多，兄弟建議王隊長向本城的幫會下手！」

岳華山道：「不錯，傅局長很可能得罪一些有勢力的歹徒，受到他們的威脅，所以才萌辭職之念！」

周而勇點點頭。「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黃揚義道：「傅局長住在那棟別墅，租金大概不便宜吧？」他暗示這是一條綫索。

其他人再無意見，周而勇便宣佈散會，不過王森、丁一彪和凌志風仍要留了下來。

周而勇抬頭望向王森。「王隊長，你準備如何着手進行調查？」

王森道：「屬下準備立即派人去了解

三件事，第一，那棟別墅的主人；第二，屠場內的人物；第三甄天泰！」

周而勇一怔，問道：「甄天泰有什麼問題？」

王森道：「他沒問題，但他應該是最了解傅局長夫婦的。」

周而勇站了起來，道：「好吧，你去佈置，需要人員和器械支援的，請丁處長辦！還有，一有進展便立即通知我！」

王森見他要離開，忙道：「局長，屬下有一件事想問你！」

周而勇把筆記本收了起來。「那你問吧！」

「傅局長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向您辭職的？」

「唔，好像是去年臘月下旬吧！他在電話中向我辭職！」

「臘月下旬……他答應你，再幹一年，便立即建議召開這個會議？」

周而勇道：「不錯，我現在去休息一下，有事今晚來找我，明早我便準備回總部，丁處長，本市分局長的職務，暫時由你代理。」

丁一彪向他行了一禮應道：「是！」

周而勇去後，王森道：「處長，你昨天一夜沒睡，也去休息吧！」

丁一彪瞄了他一眼。「你沒聽見嗎？我去休息，今局內的事，由誰負責？王隊長，分局的人員不够，這件案子看來牽涉很廣，你還是把你的偵緝隊調過來吧！」

「是！」王森立即走去打電話。

凌志風道：「大隊長，兄弟等你安排工作。」

王森頭也不回地道：「等下你跟我到東郊巷甄天泰家走一趟！」

瘋漢

王森與凌志風來到甄天泰家時，天色已暗，炊烟在晚風中飄盪，狗兒也返回家門，等候主人賜與殘羹剩飯，甄家大門緊閉，也不見炊烟。

王森伸手在門板上擂了好一陣，才有一個粗聲粗氣的人在裏面問：「是誰？」

「局子裏來的，找你們老爺！」

門拉開，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大漢，王森問道：「甄先生在家嗎？」

「在，不過他病了，吩咐下來，任何人都不見！」

王森一愕，問道：「他患的是什麼病呢？」

「俺可不懂，剛喝了大夫開的藥，睡了，你們請回！」

玉森心想那有這般巧的，便再問：「你替我去問一問他，說是偵緝隊長來調查傅局長的死因，有幾件事要問他……嗯，不會躭擱他太多時間！」

「不問不問！」那漢子大聲道：「你們快退出去，俺要關門了！」

凌志風說道：「你們夫人呢？問她也行！」

那漢子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是男的，還是女的？咱們夫人可是知書識禮的人！」

凌志風怒道：「俺可沒說她不是好人，她有沒有患病？沒患病的話，咱們問她的話也一樣！」

那漢子道：「老爺睡了，沒人作得主，你們走吧！」

王森怒道：「你這刁僕是受誰的命令，還是自己作主的？莫非你家做出了什麼對不起傅局長的事來，總不給咱們進去調查。」

他故意大聲說，使屋內的人聽見，話音剛落，果然裏面立即傳出聲音：「傻蛋，是誰來呀？」

那漢子轉頭向內應聲道：「是兩個男人，說是局子裏來的，要來調查姑爺的死因……」

「你沒告訴他們，說老爺病了嗎？」

「有！他們不肯離去！」

王森大聲問：「是甄夫人吧？王某有幾件事問一問您，不知方不方便？」

「好吧，進來吧！」

「傻蛋」瞪了王森一眼，道：「跟我進來吧！」

到了廳裏，見到一個中年婦人端坐在椅上，她年紀雖已相當，但看來仍甚漂亮，相信任何人看後，都會同意她年輕時，定是一個美女！

那女人站了起來，盈盈地行了一禮，王森與凌志風慌忙回禮。「夫人請坐。」

甄夫人道：「你便是王隊長吧？」

「不錯，正是王某人，打擾夫人，實是無奈！」

「王隊長為了小婿而奔波，更使咱們難安！」

「請恕王某大胆問一句，甄玉燕是夫人親生的？」

甄夫人道：「外子並無側室，賤妾又是她的髮妻！」她說話仍保留古風，而且含蓄，證明是個知書識禮的老式婦女，態度亦十分端莊。

「令嬡今年貴庚？」

「要到四月份才滿二十五歲，」甄夫人語氣稍為一變。「王隊長問小女之事作甚？」

「夫人不知令嬡失踪？」

「知也，但賤妾還以為你是要問有關小婿的事！」

「正是！」王森再問一句：「聽聞令嬡是本城著名的美女，又知書識禮，為何夫人肯把她嫁給一個年紀比她大一倍的人呢？」

甄夫人抬起頭來，自光孕着幾分怒意：「王隊長認為小婿不足以小女托寄終生嗎？」

王森忙道：「不是這個意思……」

甄夫人咄咄迫人地問：「那是什麼意思？」

凌志風替王森解圍。「夫人，這一點實在難怪咱們，任何人都會覺得奇怪！因為你們既是小康之家，也是書香世家，實在不怕找不到一個好女婿！」

甄夫人道：「小婿傅忠正的確是個好女婿，他深受本城百姓愛戴，兩位如果不相信，最好到民間微服訪問一下，而且小女因在學校見過小婿……」

王森道：「他們是自由戀愛的？」

甄夫人道：「也可以這樣說！」

「夫人跟令夫君却不反對？」凌志風讀過不少書，用詞造句比王森文雅許多！

「外子起初有點反對，後來見小婿品性甚佳，而他對少女又是眞誠的，便讚同了。」

「令媛還未回來？」王森插腔問道：「夫人認爲她會到那裏去？」

甄夫人担憂地道：「城內的親戚，外子都巳派人去問過了，沒有她的消息，聽說王隊長非尋常人，尙請王隊長盡心找一找，寒舍上下沒齒難忘！」

「不用夫人吩咐，王某也會盡力，不過現在毫無綫索，甚難下手！」

甄夫人問道：「兩位來此！便是爲了這兩句話。」

「令媛所居住的那棟別墅，業主是誰的。」

「那別墅是外子買的，不過這件事沒幾個人知道！因爲怕小婿臉自無光也！」

甄夫人這樣說，正好說明他們也有點看不起這個女婿，但反過來說，也可以作疼愛的理解！

凌志風忽然想起一件事，問道：「夫人可知道令媛那一隻黑貓，是到那裏買的嗎？」

「賤妾只知道她養一頭這樣子的貓，却沒有問她從何而來。」

「夫人除了玉燕小姐之外，尙有其他子女否？」

「尙有一子一女，但他們都不在本城，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嗎？賤妾要去準備煮晚飯了！」

王森目光灼灼地瞪着她。「最後一個問題，當夫人聽到傅局長中槍而亡，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難以置信！」

「你覺得這是什麼案件，自殺？謀殺或他殺？」

「這是你們的事賤妾正想問你們。」

王森站了起來，道：「咱們也還不清楚，有了確實的消息，自會再來通知賢伉儷！」

甄夫人站了起來送客。凌志風道：「甄先生康復之後，咱們再來拜訪他！」

王森出了甄家便問凌志風。「你看這女人怎樣？」

凌志風沉吟了一下。「這女人看來很厲害，外表溫文，但極有主見，不易受人擺佈！」

王森沉着臉走路，不吭一聲，凌志風問道：「小王你在想什麼？」

「不知他女兒爲人如何？」

凌志風笑道：「你怎會想到她女兒身上去？」

「我總覺得傅局長之死，一定與他夫人有關。」

凌志風仔細一想，由傅忠正匆忙趕至會場，向周總局長解釋遲到的理由開始，到最後在傅家花園找到那堆貓糞爲止，都與甄玉燕有關，他不能夠不同意王森的看法。

返回分局，只見局子裏的人挑燈夜戰，出出入入，一片緊張，一個偵緝隊員見到王森，立即上前報告：「王隊長，局長家裏咱們都全搜過了，沒有什麼值得思疑的東西。」

「有沒有錢？」

「局長身上有一塊大洋，和一些零錢，而他家裏就分文不見！」那人說道：「不過局長表面上看來，東西十分整齊，但實際上抽屜、衣櫃、皮箱裏面都是凌亂得很！」

「哦？」王森與凌志風交換了一個眼色，心中均想：「難道這是一件刧殺的案子。」

王森立即問：「有沒有找到錢莊裏的銀票？」

「沒有。」

王森喃喃地道：「以傅局長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儲蓄呀，何況他打算辭職，沒有儲蓄，辭職之後，如何維生？」

凌志風問：「城內共有幾間錢莊！」

「四間！」

「限你明日之內，調查清楚，傅局長有否存過錢！」

那偵緝隊員離開之後，王森與凌志風走進會議室，凌志風問道：「可有頭緒了麼？」

「十劃還沒一撇，」王森忽然站了起來，「小凌，咱們今夜到屠場看看！」

凌志風道：「兄弟也想去走一趟，不過得把『鐵管』帶上！」

王森拍一拍腰帶，道：「俺是槍不離身的。」

凌志風把槍掖上，問道：「你認得路徑麼？」

王森點點頭，兩人走出分局，迅速投入黑暗中。

× × ×

王森差點走錯路，但夜風疾吹，那股難聞的氣味，帮了很大的忙，兩人終於來到屠場外。

這時候，還不到九點鐘，但附近人家早巳關上門窗，偌大的一座屠場黑黝黝的，教人有點心驚胆跳！

屠場沒門沒牆，十來根粗壯的柱子，頂着一片屋瓦，四通八達，旁邊有排矮屋，不時傳來一兩聲猪嚎，估計是等待上絞刑台的吧！

屠場裏有一張充滿血腥味的桌子，十分扎實，往裏面走，原來後面還有一排平房，十分簡陋，但中間一條通道，兩旁各有兩間房間。

這是屠夫的居所。

王森與凌志風躡手躡脚走了進去，四下裏靜悄悄的，只有風聲，王森走近第一間房，把耳朵伏在門板上，聽不到任何聲音。

他輕輕一推，那門「伊伊呀呀」的，像老人的哮喘病發般，叫人聽了滿身不舒服。

黑黝黝的，看不到房裏是甚麼模樣，王森仗着藝高胆大，輕輕閃了進去，掏出一管手電筒，打開一照，房內只有一副板床，上面鋪着草蓆，蓆上有兩塊紅磚，料是當作枕頭用的。

板床外，只有一張板櫈。牆上有破洞，夜風吹來，發出鬼嚎狼叫似的聲音。

王森把手電筒抬高，屋頂角柱都有蜘蛛網，看來屠夫不常住在這裏，也許夏天才有人住吧！

王森熄了電筒退了出去，跟凌志風走向裏面那一間，這一間依然沒有人。兩人又到對面去。

這次依然由凌志風在外面把風，王森推門走了進去，剛想打亮手電筒，忽然房邊有一股冷風襲來，他來不及細想，舉起手電筒一格！

「篤」的一聲，手電筒擋及一物！似乎有人用利器劈下，而且那道力量極大，王森虎口一痲，手電筒幾乎脫手跌下！

說時遲，那時快！第二道冷風又襲上身來，王森向旁一閃！

凌志風在外面聽見聲响，忙問：「什麼事？」

王森道：「有人！你是誰？」他第一句是回答凌志風所問，第二句則是問黑暗那個偷襲自己的人了！

那人沒吭聲，手中的屠刀第三次出手，王森再向內一退，離開更遠了！

王森最吃虧的是他不想傷害對方——因爲他要留下活口，了解眞相。而對方偏又這般兇悍！

「喂，有話好說，你作甚！」

那人不待他話說畢，又撲了上去！匆急之中，王森竟然忘記打亮電筒，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小腹上，那人料不到王森氣力這般大，身軀像皮球般彈開！

「呀！我殺死你！」那人大叫一聲，脚步一穩，又撲了上去！

這一次，王森把手電筒打亮了！但就在此刻，他手腕一痛，也吃了對方一脚，手電筒便滾落地上了！

幸而光柱仍未消失，王森見那人年紀四十多歲，滿臉于思，雙眼發着邪異的光！手上一柄屠刀，在黑暗閃亮！

凌志風開門進來，王森叫道：「小心，這人刀快！」

話未說完，那漢子巳一個風車大轉身，連人帶刀向凌志風撲過去！

「快退！」王森叫了一聲，他怕凌志風對付不了，所以標了出去！

想不到那漢子身手十分俐落，雙脚一住，一擰腰，上身轉了過來，屠刀向王森的頭顱橫劈過來！

這一着大出王森的意料，凌志風看得眞切，大叫一聲：「小心！」他實在太慌亂及驚恐了，是以他聲音在黑暗中聽來極其恐怖！

王森不愧是技擊高手，他自小便跟那個要猴戲的老人學來的傳統武術的好處，這時候便完全發揮出來了！

只見他上身在間不容髮的一瞬息間，向後一仰，那柄屠刀在他鼻端上不到一寸的地方掠過。他猛地吸了一口氣，左腿飛起，踹在那漢子的膝頭上！

很少人能在上身向後彎，而仍能空出一腿來蹬踢，而更不可能發出那麼大的力量！

「噗」的一聲，那漢子膝蓋幾乎碎了！痛得他大叫一聲，而王森也因此踉蹌後退！

凌志風退出去，王森則向對方迫去！那漢子雙眼射出凶光，把屠刀舉了起來，王森輕喝一聲，左脚飛起，踢在那漢子的手腕上，刀子飛落，王森未待左脚落地，右脚又飛了起來，踢向對方的小腹！

「砰！」那漢子吃了一腿向後退去！凌志風突然把門推開，門板撞在那人的後背上，又把他向王森推去！

王森再一拳搗出，那漢子被這接二連三的變化和打擊懾住了，來不及閃避，胸膛又結結實實地挨了一記！

但這次他只退了一步，王森大步踏前，左手一撈，向其右手腕抓去！

這一招，每個治安人員都得學，因爲這是抓人的絕活，也可以說是吃飯的本領！尤其是王森，他學過擒拿術，使用這招更是得心應手，萬無一失！

出乎意料這次他竟撈了個空！他甚至連對方是如何閃開自己這一抓，也看不清楚，心頭一怔，小腹便着了一記！

這漢子身手的俐落，以及抵抗力之大，都大出王森的意料，是以他又再吃了一拳！

王森到底學過上乘的內功，很快便恢復反擊力，覷得眞切，一拳擊在那瘋漢的頭部！那漢子如醉漢般，歪斜着步子，退了幾步！

王森再標前，右手一翻，仍向其手腕抓去！這一次再不失手，緊緊地扣住了那瘋漢的腕脈，使得他半邊身子都痲木了。

王森把其手臂扭到他背後去，把他一推：「出去！」

那瘋漢嘿嘿而笑，挺立不動，凌志風解下皮帶縛住他雙手，一人一邊把他架着，快步奔向分局！

屠場

到了分局，一個偵緝看見王森與凌志風架着那漢子，詫異地問道：「隊長，你抓這瘋漢幹嘛？」

凌志風一怔，忙問：「他是眞瘋？」

那偵緝隊員道：「這人在烟台城巳出現了年多啦，人人均知他是瘋子！」

王森問：「他是怎樣瘋的？」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而來！」

「他平時會不會打人殺人？」

「有些毛頭小子逗他，他會發怒，作狀要打人！」那偵緝隊員道：「但到目前爲止，還沒人來報過案，看來他不會眞正打過人，更不可能殺人！」

王森心中十分詫異，這瘋漢的武功顯然甚高，一般偵緝人員都不是其對手，他怎會突然在烟台市出現？而且一出現便瘋了？

當下他轉頭望着那瘋漢，喝問：「你叫什麼名字？」

那瘋漢面無表情，彷彿不知道王森在問他。凌志風推了他一下，道：「快說，你叫什麼名字？」

那瘋漢轉頭望他，眼中有憤怒之色，却仍不作聲。

王森叫道：「把他吊起來！」

兩個手下走了過來，拿着繩子去縛瘋漢的脚，那瘋漢雙手雖然被凌志風的皮帶縛住，而且屈向背後，但他雙脚仍然自由，只見他跳了起來，脚向左右踢出，那兩個偵緝人員，便被踢飛！

瘋漢落地之後，欲再標前追打，幸而王森與凌志風同時出手，把其按住。王森脚尖在他腿彎一踢，瘋漢踣倒地上，但仍死命掙扎。

凌志風怒道：「操他奶奶的，眞的不

知死活！」左拳在他後腦擊了一拳！

瘋漢一陣暈眩，口中嗬嗬地叫了出來，凌志風要再打，王森道：「且慢，你聽不聽得出，他在叫什麼？」

旁邊的人也都走了過來，瘋漢邊掙扎邊叫喊，他一直在重復着一個字，可是聲音發自喉管，十分難聽。過了半晌，一個偵緝人員才囁嚅地道：「王隊長，他好像在叫『貓』！」

「貓？」王森與凌志風互換了一個眼色，心頭都甚是疑惑。

凌志風道：「你們都退開吧！」

旁人退開之後，王森與凌志風放開手，瘋漢一躍而起，衝向人羣，神態十分猙獰，衆人紛紛走避！

王森與凌志風費了好大的勁才再制服了他。王森大聲喝道：「你叫貓，是什麼意思？」

「是怎麼樣子的貓？」

「是什麼顏色的貓？」

「貓在那裏？」

王森與凌志風輪流發問，但瘋漢一雙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一個勁地喘氣，卻不答話。

「叫大夫來替他打一針！」凌志風罵道：「他媽的，要按到幾時！」

王森問：「丁處長呢？」

手下答道：「回去休息了！」

「留下一兩個當值，其他的也回去休息吧！」

衆人忙了兩整天，聽見這話如久旱之遇甘露，一齊發出歡呼！

那瘋漢打了一枚鎮定劑之後，才呼呼睡去，王森把其關在羈留房內，與凌志風回招待所休息。

他倆只睡了幾個鐘頭，天朦朧亮便又返回分局，想不到丁一彪亦已到了。

王森笑道：「我連燈也不敢開，只怕吵醒了你！早知就不用做『賊』！」

丁一彪微微一笑。「情況如何？」

王森把昨夜的經過告訴他，丁一彪眉頭一揚，喃喃地道：「那瘋漢到屠場去幹嗎？」

王森道：「瘋漢不停地叫貓，一定有個原因！」

丁一彪道：「我跟你到屠場問問！」

兩人快步而行，還未到屠場，已聽見一片豬牛的慘叫聲，聽得人家好不難過。

屠場內的人，均在忙碌着，來了兩個外人，也沒人動問。屠夫們在春寒料峭的日子裏，仍赤着上身，露出結實龐大的胸膛，和染着血的茸毛。

「老大，借問一句話！」王森大聲叫着。

「要買新鮮的豬血，到那邊去！」

王森忙道：「不是，咱們是局子裏來的，有些話想要問你們！嗯，你們老大是誰？」

那漢子大聲向內吆喝：「老大，當差的要找你！」

裏面傳來一個破鑼似的叫聲：「叫他進來！」

「好大的架子，給我出來！」

丁一彪拍拍王森的後背。「忍一點，咱們進去！」

「是！」王森走了兩步，回頭輕聲道：「處長，你留神一點！」

「你放心，俺出來跑的時候，你還在耍猴子戲哩！」

這話倒沒說錯，王森再走過去，便見一個精壯的中年漢子，上身精赤，肩上搭着一條毛巾，坐在桌後來數錢，桌上放着幾疊大洋。原來這屠場不但替人屠宰牲口，也自己買賣豬牛，所以動用的本錢還不少哩！

「什麼事？」那大漢斜乜着眼問：「俺做生意正正當當，別想來打秋風！」

「打秋風？」王森手掌在桌上一拍，那幾疊大洋「嘩」地一聲全倒了，有幾枚跳到地上去，發出「噹噹」的聲音，清脆動人之至，不過王森的聲音却不甚好聽：「你看看我是誰？」

那漢子霍地站了起來，上下看了王森一眼，冷冷地道：「人家說新官上任三把火，無錯呀！你有啥好看？俺要做工夫，無空陪你消遣！」

「你也最好莫發火，我也無空跟你玩耍！」

漢子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好好！算是俺給你的面子，你有什麼貴幹，請快說吧！」

「有一個瘋漢是不是經常在這裏出入的？」

那漢子瞪王森，王森夷然不懼，半晌，那漢子才道：「沒有，在這裏出入的人，沒一個是瘋的！」

王森冷哼一聲，再問：「平時你們幾時可以做完所有的工夫？」

「午後便沒人了！」

「有沒有人住在這裏？」王森指一指外面那一排破屋。

那漢子嘿嘿笑道：「那裏也能夠住人麼？」

「裏面有床！」

那漢子臉色一變，怒道：「現在天氣還冷！」

王森再問：「平時你們做了工夫，把屠刀放在那裏？」

「你問這個幹嗎？」

「俺有權問你！」

「你有啥權？」

「俺是山東偵緝大隊長！現在我來查案！」

「俺們犯了什麼罪？」

「咱們找到一柄屠刀，又在這裏找到一個瘋漢，一個要殺人的凶漢！」

那漢子又瞪了王森一陣，然後雙掌一拍，叫道：「兄弟們都過來吧！」

那四五個屠夫，和七八個帮雜的，聽見他們老大的話，便放下手上的工作，走了過來，手上還握着屠刀。

那勢子還十分唬人哩，幸而王森與丁一彪都是久歷風險的幹練治安幹部，心頭暗暗戒備，表面上却不動聲色。

那屠場老大又斜望了他倆一眼，道：「兄弟們，這兩個人說是局子裏來的，你們見過沒有？」

那十餘個漢子一齊搖頭說沒見過。屠場老大又道：「這兩個小子分明是白撞，跑來搗蛋，你們說，怎辦？」

一個最高大的道：「這可簡單，他們若不跑的，咱們便不客氣了！」

王森道：「咱們不走，你們要如何不客氣？」

「你想試試？」

丁一彪道：「你們可別亂來，咱們不是白撞！」

「局子裏的人，誰不認識？」

「咱們是省裏來的！」

屠場老大道：「眞的？那帶一個咱們相熟的來吧，否則莫怪咱們不客氣了！」

丁一彪道：「你們辦事小心謹愼，很好呀，就這樣，咱們回頭再見！」

王森還想說話，却被丁一彪一把拉走。出了屠場，王森道：「處長，他們根本是要消遣咱們！」

丁一彪道：「我還看不出來？」他長長吸了一口氣。「這件案子太複雜了，瞧在傅局長的份上，咱們忍一點，不要把事情弄砸了，總要用最快的方法破案，才符合咱們的要求！」

王森心頭一凜，應了一聲，兩人默默返回分局，工作人員都已上班，今日情況稍佳，起碼有點熱鬧的氣氛。

「處長、隊長，那瘋漢醒來之後，一直在大鬧大吵！」

「隨他，暫時別動他！」

丁一彪問道：「你們誰跟屠場的人最熟？」

王森則問：「昨天我吩咐你們去調查屠場內的人物，都查清楚了沒有？」

「劉三，你調查清楚了沒有？」一個年老的偵緝人員往內喊。

一個身材矮小，剪着平頭裝的頭髮的漢子走了過來，囁嚅地道：「回隊長，還沒……」

「什麼？一整天的時間，連查幾個人都沒查清楚？你在烟台多久了？」

「回隊長，俺剛進局幾個月，老家是在蓬萊！」

「劉三，誰派你去調查的？」王森窩了一肚子火，聲音極是難聽。「本局內，有誰是在烟台長大的？」

劉三惶恐地指一指那年老的偵緝人員，說道：「回隊長，是許老大派俺去調查的……」

許老大頭一低，輕聲說道：「的確是屬下派他去調查的，因爲他面生，比較方便！」

「許老大，你在烟台長大的？」

「是的，已經兩代了！」

「那你爲什麼不自己去調查？」

許老大胸膛一挺，說道：「理由已經說了！」

王森硬是把火壓下。「劉三，許老大派工作給你時，有沒有吩咐你怎樣調查，有沒有提供一點資料給你？」

「沒……沒有……」劉三艱辛地自喉中迸出幾個字來，也把頭低下。

許老大道：「屬下是怕把資料一早給他，會影响他的看法，容易形成偏見！」

「好，有道理！」王森側着頭問他：「依你看劉三要花多少天的日子才能調查清楚？」

「這個……這個屬下不太了解他的能力！」

「那假如把這件任務交給你呢？要多久？」

許老大答不出來。王森問：「兩天夠不夠？」

許老大道：「他們共有十多個人，而且還有一些閑雜的人經常到那裏吃飯，兩天怎夠？」

「五天夠不夠？」

許老大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大概五至七天吧！」

「好哇，五至七天，你還好意思開口！傅局長如果泉下有知的話，只怕要給你氣死了！」

許老大臉色大變，他也硬壓着火，先瞥了丁一彪一眼才道：「屬下不明白！」

「五至七天之後，再作進一步的核實，綜合總結，再行動，兇手早跑到千里之外了！」

許老大不敢吭聲，其他人亦不敢開口，丁一彪一直不作聲，默默地看着。

王森再問：「我把這件工作交給你，你能辦好嗎？」

許老大忽然把槍掏了出來，往桌上一摔，道：「我不懂得！我什麼事都不懂得，你請別人幹吧！」

王森怒道：「嘿嘿，你想跟俺使脾氣，要無賴？」

「誰敢？」許老大冷冷地道：「不錯，你姓王的有本領，三兩個跟斗就翻上天，咱們蠢笨，只能聽命令，做跑腿，出生入死，得到了什麼？他媽的！家裏屋子漏了，春雨綿綿，連買幾塊瓦片的錢都賺不到！我不幹你能吃掉我？我呸！」

許老大越說越激動，走到王森面前，指着自己的胸膛，大聲道：「俺的心就在這裏！你有種，就用『鐵管』往這裏放！反正俺早已活得不耐煩，想嚐嚐蓮子羹的滋味兒！」

王森胸膛起伏，正想開腔，冷不防被丁一彪拉開。「許老大，別冒火！大家都是兄弟，因公發點脾氣，幹嘛要弄到摔槍拍桌子的？」

「處長，衝着你的臉，俺說句心裏話，俺是幹不了這任務！」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你幹不了這件，找別人幹！俺向你道歉，萬事請看在傅局長的份上，爲早日找出眞相，大伙兒加一把勁！」

大家都想不到王森能在這關頭突然「煞住了車」！

丁一彪道：「好啦，王隊長都熄了火，你也該收了！說到待遇，大家都知道，咱們是吃公飯的，幹這一行不是爲了賺錢發財，是爲了伸張正義，爲民除害！」

許老大低頭道：「屬下錯了……」

丁一彪道：「剛才我跟王隊長到屠場，他們老大說咱們是白撞的，所以要找個他們熟悉的人，帶我倆去，許老大，你去不去？」

許老大低着頭，說道：「處長，最近屬下身體不大好，正想要向您請兩三天的假……」

丁一彪道：「好，你就休息兩天再上班吧！」

許老大放下槍，鞠了一個躬，走出分局，王森立即問：「誰去？」

還來不及等他們出聲，丁一彪又問：

「誰是本城人氏的？」

這下倒有七八個人舉手，丁一彪挑了一個，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陶宜春。」

「你知那屠場老大叫什麼名字嗎？」

「人家都叫他『神刀手』！聽說他本姓是戚，但因爲他無論宰豬還是殺牛，都是一刀取命，又快又準，那些畜生，根本來不及叫就斷氣了，所以後來大家都叫他『神刀手』！」

「他是老闆嗎？」

陶宜春猶疑一下才道：「聽說這屠場是他跟手下幾個弟兄一起買下來的……」

王森插腔問道：「他們在這裏開屠場有多久了？」

「以前的老闆姓金的，後來才把這家當頂給他們的，嗯，大概也有三年了！」

「那金老闆呢？」

「聽說去了上海！」

「好，你帶咱們去，把槍掖上！其他人繼續工作！」

陶宜春能够與處長和隊長一起工作，臉上竟沒一絲榮耀感，只默默地跟在王森後面。

一陣風吹來，王森頭腦一陣清醒，一個念頭掠上他心頭，他驀地叫道：「處長，你且等一等！」他轉身奔進分局，把凌志風找來，輕輕跟他耳語一陣。

凌志風點點頭，道：「有道理，我代你去一趟！」

凌志風去後，王森又問：「你們誰知道許老大的家在那裏？我想送點錢給他買瓦片！」

劉三道：「這裏的人，地址都在簿子裏，可以查！」

王森瞪着他，問道：「你去過他家沒有？」

劉三點點頭，王森拉着他，道：「好吧，你帶我去！」出了分局，王森又道：「快走，你別帶錯路，錯了就罰你！」

劉三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只得乖乖帶路，原來許老大的家在城南，靠近傅忠正的別墅！

路上王森忍不住問道：「你去過他家嗎？」

「是的！新春時跟幾個同僚去他家拜年！他孩子多，生活眞的很狼狽！」

王森冷哼一聲，又問：「他跟你很要好？」

劉三剛進城，又剛入行，性子還很率直，聞言立即道：「他對我不是特別好，但其他人也不見得比他好，反正大家都是同僚的！」

「那麼他對誰最好？」

「都是那幾個年紀比較大的。」劉三問道：「王隊長，其實，他爲人還很不錯的！」

「老油條！」王森就說了這句，又加快了脚步，過了一陣便出了南城，這邊地勢較高，有一叢灌木橫在那裏。

劉三道：「他家就在樹林後！」

兩人快步走過去，果然林後有很多棟大小不一，新舊有異的屋子，劉三走到一棟土屋前，道：「隊長，這就是許老大的家了！」

王森向周圍一望，隨口道：「你拍門吧！」

門拉開，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開的。「找誰？」

「找你爹！」

「他上班了，還未回來！」

「醉八」

許老大比王森和劉三早離開分局，他不回家，去了那裏？在這個問題上，劉三想到的，遠不及王森想到的深遠。

那小姑娘又問：「你們是誰？」

劉三道：「咱們跟你爹是同事！」

「哦，那請進來喝杯水吧！」

劉三轉頭望向王森，王森又問：「你是老許的閨女？」

那小姑娘有點靦覥地點點頭，王森道：「也好，咱們進去等他！」

小姑娘讓開，王森與劉三走了進去。見許家屋子很小，又髒又亂，廳裏還搭了一張板床，頗有插針難入之感，王森這剎那，對許老大忽然多幾分同情。

那小姑娘要去倒水，王森忙道：「不用倒！嗯，你爹最近身體不好？」

小姑娘眉頭一戚。「我爹身子一向都是那個樣子，不算好，也不算壞！」

「我說最近，他有病嗎？」

小姑娘臉色一變，有點驚愕地問：「我爹病了？」

「不是。我問你。」

「沒有呀……倒是我娘病了……」

「你娘患的是什麼病？」

那小姑娘眼圈兒一紅，輕聲道：「是癆病……」

王森心頭一陣揪緊，半晌才道：「你是最大的？」

小姑娘點點頭，王森又問：「底下還有幾個弟妹？」

「三個妹妹，兩個弟弟！」小姑娘終於垂下淚珠：「最大那個妹妹去年賣給人家做丫頭……」

劉三插口問：「幹什麼要賣？」

「給娘看病！」小姑娘道：「我本來去街角擺賣香烟的，只是賣了的錢都給娘買藥了，沒本錢再去添貨……所以才呆在家裏……」

王森看見她一身皮包骨，滿面菜色，同情地看了她幾眼。「丫頭，你今年幾歲了？」

小姑娘臉上一紅，聲如蚊吶地說：「十六……」

十六歲的大姑娘，那有像她這個樣子的？她看來，分明只有十三四歲嘛！

王森一陣心疼，從懷中掏出兩個大洋，塞到大姑娘手中，說道：「拿去買東西吃！」

「叔叔你……我不能要！」大姑娘驚慌地把手放在後背，也把身子挪後。

「拿着吧，給你娘買藥吃！」

她身子忽然顫抖起來，像風中的小草，面上的表情十分複雜，也許她這一生還未見過這麼多的錢！

「拿去吧！」

她終於伸出鳥爪一般的手來，不安地承接了那兩個千斤鬧般的大洋。「謝謝……」她的聲音似哭。

王森剛舒了一口氣，眼角一瞥，忽然

發覺外面有道人影一閃，彷彿是許老大，他心頭一沉，忖道：「他去借錢爲妻子醫病？他不好意思見咱們？」

許老大的女兒道：「我爹也許就快回來了！」

王森忽然也坐不下去，這屋子雖小，但壓力奇大，令人連呼吸也不舒服。他長身道：「咱們走啦，你爹回來，就說一聲，咱們來過了！」

「叔叔……您慢走！」她怯生生地送行。

王森與劉三踏上大街才用力地吸了一口氣。「跟我去屠場！」

王森快步而行，劉三緊跟在後面，有點兒氣喘。到了屠場已正午，屠夫正在吃飯，赤着膊像在打仗，但吃得熱火朝天，使人看得飢腸轆轆。

一個鐵塔似的屠夫用力放下碗筷，大聲道：「你又來幹啥，他奶奶的芝蔴綠豆的一個小官兒，便作威作福，咱們連飯都沒一口好吃！」

王森向劉三打了一個眼色，劉三上前問道：「這是咱們省裏的偵緝大隊長，他問你們，今早有個處長來這裏，現在去了那裏？」

那屠夫挺胸道：「俺又不是吃飽飯等拉矢的，怎管得他去那裏？」

王森忍住氣，道：「他來過沒有？」

「來了又去啦！」

「你們老大呢？」

「跟他去了，咱怎知道去那裏！」

王森一聽便知道丁一彪必是帶「神刀手」去分局認那個瘋漢，他對這個慓悍的大漢甚爲反感，當下問道：「你們平日對人說話也是這般粗聲粗氣的麼？」

那漢子一楞，隨即道：「說話粗聲細聲，隨咱們的高興，官府管不着！」

王森道．「現在俺不是以官府身份跟你說話！」

「你若不是有官府撑腰，咱們連看也不看你一眼！」

王森大怒，但他又隨即爲另一個問題而困擾着：這些屠夫好像故意跟自己過不去，到底是爲了啥？陳炎和吳桐是他們殺的嗎？

假如陳炎和吳桐是他們殺死的，那麼這又是爲了啥？是不是跟傅忠正的死，甄玉燕的失踪有關？

這幾個問號在王森的腦內盤旋着，他決定試一試。

「你叫什麼名字？」

「俺又不犯法，爲啥要告訴你！」

「俺已說過，不以官府的身份跟你打交道！」

「那俺更加不會告訴你！」

「但你老子我一定要知道！」

那些屠夫都變了顏色。另一個喝道：「你說你是誰的老子？」

「誰應老子的，便是兒子！」王森用不屑的目光斜視了他一眼，「哼，能做我的兒子是抬舉你哩！」

那些屠夫氣得哇哇大叫，怪叫一聲。

「你可是眞的不用官府的身份跟咱們打交道？」

「我已說過兩次！」

屠夫問：「那你憑的是什麼？」

王森舉一舉兩個拳頭。「俺憑的就是這一對好兄弟！」

那幾個屠夫互相打了一下眼色，其中一個問：「你想幹啥？」

「老子看不順眼，想教訓你們！」王森捋着衣袖道：「就怕你們不敢應戰！」

一個屠夫放下筷子，轉身過來，沉聲問：「你事後不報官？」

「完全與官府無關！」

「這小子呢？」他指一指劉三。

「要他離開，還是要他在旁觀戰，隨你們的便！」

那幾個屠夫低頭商量了一下，王森冷眼旁觀，對這干人的底細更加懷疑。那幾個屠夫商量了一下，問道：「死傷不負責任？」

「不錯！」王森並不傻。「你們準備怎樣，是車輪戰呢，還是羣打？」

屠夫們又商量了一陣，反問：「你想怎樣打？」

「俺不想殺人，只想教訓教訓你們！」王森道：「所以俺決定打兩場，你們每場可以派一個應戰！怎樣？敢不敢？」

最先說話那個屠夫道：「好，俺鐵塔就陪你玩頭陣！就怕你不能多玩！」

「你自己小心！」王森道：「聲明一下，只動拳脚，不准動『獅子』（匕首之類的利器）！」

「你也不準動『鐵管』！」另一個屠夫道：「最好把你身上的『鐵管』拿出來！還有這小子要站到裏面去！」

這一點王森可不能不考慮了，他也不是「雛鳥」。笑着問道：「最近省裏面得到一些情報，知道有人從東洋那裏攬來了不少的槍枝，你們人多，俺也不能不防着點兒！」

「你這話是啥意思？」

「俺的話很明顯，我怕你們身上也有『鐵管』，說不定在俺跟這『大水牛』比劃的時候，會抽冷子請老子嚐嚐『蓮子羹』呢！」

鐵塔聽他叫自己「大水牛」，不禁大怒。「你是不是不肯把鎗交出來？好，俺還是陪……」

另一個年紀較大，眉目之間有一股陰氣的屠夫截口道：「且慢！咱們不跟他玩，鐵塔你坐下吃飯！」

王森心頭一動，瞪了他一眼，拱手道：「你老怎樣稱呼？」

「不敢，朋友們都叫我『醉八』，大隊長剛才大家鬧着玩，您別認眞，如果沒事的話，您請吧！」

王森心中忖道：「這醉八好生厲害，他竟然懂得攻心計，俺該怎辦？」

王森心念電轉，同時向四周看了一眼，心想現在大白天，加上丁一彪見自己不回去，可能會派人來找自己，便決定冒一冒險。

他拉着劉三走了，輕聲在劉三耳邊說了幾句，那幾個屠夫也低頭商量着，忽然王森住步轉身道：「醉八爺，咱們再把條件改一改好不好？」

「怎個改法，你先說來聽聽！」

「俺把『鐵管』交出來也行，要劉三站到裏面去更沒問題，但你們可得全站到外面那裏去！」王森指一指屠場範圍外的

街上，「這樣公平嗎？你們還可以看得到的！」

那幾個屠夫還要商量，王森怒道：「原來你們有心使詐！」

「醉八」忙道：「沒問題！就這樣決定。」

鐵塔把外褲也脫了，只着一條內袴地踏了出去，其他屠夫也紛紛離座，走了出來。王森掏出手槍，拋給劉三，還向他打了個眼色。

劉三把槍插在腰帶裏，走上屠場，立在桌後。

「醉八」大聲叫道：「嘿嘿，姓王的，您這主意還不賴，那地方開槍可最方便，可否請他麻煩一下，再往裏面挪進幾步嗎？」

王森道：「劉三，你走到裏面去，那裏有張長台，你就坐在那裏。」

「醉八」一豎姆指，說道：「王隊長不愧是見過大場面，歷破風浪的老手，漂亮！」

王森淡淡地道：「俺是漂亮，就瞧你的了！」

「醉八」一揮手，道：「兄弟們，咱們到外面去欣賞吧！」

屠夫們站到街頭上，其實假如他們這些人之中，有一個有「鐵管」的，要抽冷子請王森吃「蓮子羹」，還是辦得到，不過王森決定冒險！

鐵塔道：「準備好了沒有？」

王森好整以暇地道：「來吧，不要客氣！」

鐵塔一吸氣，腹中一股氣竄了上來，胸脯那兩塊肉，漲得又高又堅實，雙條胳臂的肌肉，突突地跳動着，就像裏面有兩頭小老鼠般！

王森心頭一動，暗道：「原來這人練過了氣功，看來還學了外家拳，嘿嘿，難怪派他先打頭陣，有心要來消耗老子的力氣！」

他心念電轉，不敢大意，也吸了一口氣，雙脚微張，準備用最快的方法擊倒對方！因爲現在已過午，自己由清晨至今，滴水未進，久戰大大不利！

鐵塔外表粗豪，但眞正對起陣來，却毫不毛躁，並不急着進攻，站在那裏不斷運氣。

王森暗道：「你不來俺便過去！」他朝對方迫去，鐵塔仍然不動，王森繞着他而走動着，鐵塔有點沉不住氣，眼見王森轉了七八圈，還不出手，忍不住問道：「你在幹啥？」

話音還未落，後腰側已經猛地吃了一拳！

王森正要他開腔，因爲對方練的是氣功，一開口氣便洩了一半，再加上後腰那兩塊軟肉，氣最難至，是以王森把握良機，一拳便「一針見血」！

鐵塔痛得怪叫一聲，馬步一鬆，標前幾步，猛地轉身過來，那知王森動作疾如豹子，左拳一長，又一拳擊在其小腹！

拳到之時，發出「蓬」的一聲，如擂大鼓，鐵塔身子只略略向上一仰，便恢復常態！

這一拳，王森也未用全力，只是試試他氣功的火候深淺！好小子，已有六七分了！

鐵塔大喝一聲，一招「黑虎偷心」畢直搗出！

王森雙脚一錯，已輕輕巧巧地閃在一旁，右掌順勢拍向其脅下！

鐵塔手肘一沉，以臂格之，王森左拳忽然閃電般擊出，打在其頰上！

這一拳用了九成力，擊得鐵塔嘴角流着血絲，他牙齒已被王森打斷了兩隻，可是却沒有機會把它吐出來。

王森一輪猛攻，出手全對着鐵塔的眼、鼻、喉頭、下陰，這些地方都是最脆弱也氣不能運至的地方，鐵塔不斷地後退，一對手臂只能防守，完全沒法反擊。

這情況大出「醉八」等人的意料，因爲一般偵緝人員雖然都練了幾下子，但以王森的年紀來看，照理造詣不高，即使鐵塔勝不了他，也斷不會沒有反攻之力！

鐵塔把頭亂搖，空出一隻手來，猛地朝王森的胸膛搗出！

王森一閃身，脚底在鐵塔的後腿肚一蹬，鐵塔馬步極穩，只晃了一晃而已，但王森却借這一蹬之力，竄了起來，左掌在鐵塔後肩一按，一個空翻，越過鐵塔的頭頂！

鐵塔聽見風聲，抬頭轉身要查究竟，不料王森身子在他頭頂時，雙脚一合，「啪」的一聲，一對足踝撞在鐵塔的「太陽穴」上！

鐵塔只覺滿天星斗，吭也不吭一聲，便軟軟地癱倒，暈死過去，王森一曲腰，輕輕彈落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却是疾如閃電，直到這時候，屠夫們才「啊」地失聲驚呼。

王森雙手拍掉身上的灰塵，若無其事地道：「下一場是誰？」

「醉八」走了過來，眼中閃現過殺機，眉毛緊壓在眼上，聲音如冰：「隊長果然厲害，醉八來領教，來，先把鐵塔抬出去！」

兩個屠夫快步過來，拍醒鐵塔，一人一邊把他架了起來，鐵塔口中嗬嗬作响，他同伴問道：「啥事兒？要喝水？」

鐵塔搖頭，伸手到嘴角掏挖，嗬嗬亂响，十分噁心。

「鐵塔，你覺得怎樣？」醉八見狀不由動容。

「牙……俺的牙齒……吞到肚子裏去了……」

「死不了，先拉他出去！」醉八轉身面對王森道：「王隊長請！」

「王某已說過，今日不用偵緝大隊長的身份跟你們打交道！」

醉八趁他說話分神，身子竄了過來，一拳擊向王森的胸膛。

好快的身手，王森不及招架了，只得閃身，不料醉八的反應甚快，脚步一顚，車轉身子，向後一曲，後肩撞去王森的胸膛。

這一招好生怪異，王森愕了一愕，尚未來得及反擊，醉八手腕一沉，一肘撞在腹上，痛得他大叫一聲，踉蹌而退。

屠夫們大聲喝采中，醉八又轉過身來，雙脚步法以及馬步都十分怪誕，雙拳虛握，撞向王森的懷裏。

王森忍痛仰身，左脚倏地蹬出。

這一腿快如閃電，但醉八不知如何身子一側，又恰好閃過，右脚乘勢抬起，蹬向王森的膝蓋。

這一腿目標不大，因爲腿抬得低，而且膝蓋骨最脆弱，實在不堪一擊，幸而王森此刻也已定下神來，眼看四面，輕輕地躍開。

醉八叫道：「來呀，你跑什麼？」

王森一退即進，拳頭直奔面門。「你放心，我不會跑，除非你已倒下。」

醉八「鐵板橋」又閃開了，王森心頭一動，叫道：「原來你練的是醉八仙！」

醉八嘻嘻地道：「要不然人家怎會叫我醉八！」他又揉身攻進來。

王森連擋三招，道：「醉八仙又如何，俺酒量最豪，灌不醉我，小心你自己醉倒！」

醉八嘿嘿一笑，道：「您也請放心，俺若沒有幾分酒量，也不敢讓人叫醉八！」他說話間已連施兩招絕活：「仙姑獻酒」，「韓湘醉吹」！

王森所學極雜，身法一變，步法也有點亂，雙手配合身腰，反攻起來，又快又亂！

醉八看得一呆，問道：「這是什麼醉拳？」

「這是亂披風！」王森一口氣攻了十多招，迫得醉八連連後退，他覷得眞切，右腿一抬，在他腰上掃了一記，醉八一個滾地葫蘆在地上急翻。

王森慢慢跟着他，醉八忽然左脚抬起，王森舉手虛擋，不料，醉八的右脚向王森下盤掃去。

王森哈哈一笑，一跳而起，醉八大喝一聲，這次他的左脚才踢實！

王森手掌在他的脚上一按，輕輕躍開，醉八曲腰一彈跳了起來，望王森後背打去。

王森忽然回身一拳擊出，正中醉八的心窩，把他震退兩步。「這是由楊家槍法的『回馬槍』變化出來的，滋味如何？」

王森轉身急攻過去，醉八臉上變了色，不敢再說話，王森存心教訓教訓他，嘴上不放過他：「醉八，你喝醉了吧，你就代你那些不長進的兄弟，叫一聲爹吧，老子說不定一高興就放你一馬。」

屠夫們在後面嘩然大叫，王森笑道：「醉八聽見沒有？他們正拚命讚成哩，還不快叫！」

醉八氣得雙眼噴火，幾乎把嘴唇也咬破。他連吃幾記，有了傷，身法就沒有剛才的俐落，更加不是王森的敵手，自知必敗，偏生王森存心要戲弄他，並不急於下殺手。

再過了一陣，醉八又吃了一拳，這一拳痛得他大叫一聲，就在此刻，屠夫們中有人走開了，王森視綫受阻，看不到這情況。

王森打得連自己也覺得够足了癮，但醉八仍咬牙苦撐，他忽然生了一股識英雄重英雄的感覺，放軟口氣，道：「你認輸吧！」

醉八咬牙不語，間中仍能反攻一下，王森肚子咕咕作响，心想差不多啦，你既然不知好歹，便準備吃苦頭，正想下殺手，不料屠場內忽然傳來一個尖叫聲。

尖叫聲是發自劉三之口，是以王森吃了一驚，手脚稍慢，醉八喘了一口氣，反倒纏了上來。

「砰！」尖叫聲剛落，又傳來一道槍聲。

王森又驚又怒，喝道：「醉八，你使詐，操你奶奶的……劉三！」他大叫起來，但劉三並沒有應他。

屠夫們忽然一齊向這邊攏了過來，王森又悔又急，一發狠，上身猛地向後一仰，雙脚連環踢起。

這一着冒險性極大，因爲他用力極猛，假如踢不到人的話，必定要仰跌落地，屆時屠夫們衝了上來，就危險了。

但也正因爲如此，醉八料不到他會冒險，閃避不及，被王森雙脚踢中，痛苦地踣倒地上，連哼也哼不出聲來。

王森借力挺腰，加長「停空」的時間，雙脚及時落地，再一個轉身衝進屠場。

他在危急中，錯過了一個最好的機會，沒有及時抓住醉八威脅其他屠夫退開。

「劉三！」王森閃過長桌，奔了進去，却只見地上有一灘血，劉三已經不知去向！

王森好像發瘋般的向那棟平房奔去，平房與屠場之間隔着一塊空曠地，王森來到空曠地，又聽到一個槍聲！

槍聲來自平房，王森猛吸一口氣，一個箭步飛過去！他到了外面，先伏在牆後，然後再探頭望內。

就在這時候，王森的背後也傳來一個清脆的槍聲。

抽絲剝繭

「砰——」槍聲一响，王森便如豹子般撲在地上，同時向內滾進去！子彈正好擦過王森肩上的衣服，射在牆上。

王森看見一個人，他不是屠夫，而那些屠夫在這刹那間，已不知去了那裏。

那人把手一抬，斜跳三尺，槍管指向王森，王森擰腰一滾，左脚貼地掃出，「蓬」的一聲，房門張開，王森想也不想便滾了進去！

「砰！」第二顆子彈仍射不中王森！

王森一進房便站了起來，把房門關上，他聽到一個脚步聲，正想走到窗口窺探，忽然「蓬」的一聲，窗櫺破開一個洞，一隻拳頭穿窗而入！

王森反應之快，實在出人意料，左手一翻，五指如鈎，搭向其腕脈！

窗外那人想不到，被抓個正着，王森一用力，不料又是「蓬」的一聲，窗櫺全彈了進來，接着一柄槍也伸了進來，一撩便抵在王森的頭上！

王森不及細思，雙脚一曲，縮在窗台之下，那人槍管隨之垂下，王森坐在地上，脚底向上一踢，「砰」的一聲，子彈射在屋頂！

王森脚再一掃，槍跌了下來，他在地上一滾，把槍拾了起來，隨即跳起，奔向窗口，只見那人正向外急跑。

王森叫道：「站住！要不就開槍！」

那人脚步仍不停，忽然「砰」的又一道槍聲响起，那人身子一抖，隨即跌倒地上，不能動彈！

王森呆了一呆，因爲他並沒有開過槍！那麼那人爲何會中槍而亡？道理很簡單，開槍的是別人！

王森叫了一聲：「劉三！」沒有劉三的回音，王森又不知道屋頂上和樹上屋外有沒有敵人，不敢貿貿然出擊，他把耳朵伏在門板上聽了一陣，外面沒有聲音，於是推門出去。

王森探頭向外一望，走廊不見一人，他吸了一口氣，衝了出去，一脚踢開對面那房門，房門沒人，他立即走出，再向另一間走去。

這次他找到人了！劉三！但劉三已死，身上滿是血跡！

王森又愧又怒，把劉三的屍體拉了起來，倚在牆角，咬牙道：「劉三，我的好兄弟，我一定要替你報仇，你安息吧！」

他摸一摸劉三的身體，王森那柄槍和劉三那一柄都已不在。他吸了一口氣，便自己冷靜下來，現在已不能只顧後悔，因爲他們殺死劉三，目的是要殺自己！換而言之，劉三的死，與自己有莫大的關係！

這座屠場不單止宰豬牛，而且還是人的屠場！陳炎和吳桐是不是也死在這裏？憑直覺推測，絕無疑問！那麼這些事跟傅忠正的死亡，又有沒有關係？

現在王森還在屠場之內，仍在險境之中！

王森無意中低下頭，忽然發覺地上的血出奇的多，他心頭一跳；這些血可能不止是劉三一個的！換言之，劉三極有可能亦殺死了對方一個！

王森稍覺安慰，走到對面去，那房內沒有人。但這一次王森却發覺地上有一條血跡。那行血跡，由王森進來那一端的走廊開始，到劉三伏屍的房間，再由這間房伸延出去，由走廊的另一端消失！

王森立即猜到事情的眞相；當王森與醉八打鬥時，他聽到的第一個槍聲，是劉三發出，他射傷了對方，對方逃進這座平房，劉三在後面急追。

劉三以爲對方受傷已沒有反抗之力，所以沒有提防便衝進房去，料不到那人也有槍！當劉三進去，他便開槍了，結果劉三中槍喪命，而這也是王森聽到的第二道槍聲！

那人死了沒有？依照地上的血跡估計，即使未死，也必受了重傷！

王森猛地吸了一口氣，低着頭疾衝出去！

平房的另一端離民居已很近，王森尚未衝到對面的那棟磚屋，背後便響起一個槍聲，子彈落在王森身後四尺！

王森一個風車大轉身，把手一揚，食指一扣，槍管便噴出一顆憤怒的子彈！

子彈離膛之後，王森才有暇抬起頭來，只見平房屋頂有一個漢子奔跑着，第一槍顯然沒射中他，王森立即再發一槍！

「砰！」那人隨着這一道槍聲跌倒，但身體却沒有滾下來！

王森稍爲鬆了一口氣，眼光向四周一掃，一會兒，便聽見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他吃了一驚，忙把身子貼在牆上，舉槍準備射擊！

脚步聲越來越近，聽得出來的不止一個，一會，一隊人衝了過來，王森見有一個是凌志風，登時把一顆懸起的心放下！

凌志風揮手大聲道：「散開進去，小心！」

王森走了過來，凌志風忙問：「怎樣啦小王！」

王森道：「他奶奶的，差一點沒命！劉三……劉三讓人殺死啦！還有，屋頂有人，剛才那人中了我一槍，不知道死了沒有！」

凌志風立即派人爬上屋頂，王森醒起一件事：「小凌，你來這裏時，可有看見那些屠夫？」

「沒有。」

「沒有？」王森立即道：「這裏交給你，他媽的，我立即去拉人搜索！」

凌志風道：「只怕局子裏人手不足，等下我便去助你，路上小心！」

「好！」王森轉身走了幾步，便聽見爬上屋頂的偵緝隊員道：「科長，上面有兩具屍體！」

×　×　×

王森一口氣奔回分局，他扼要地把情況向丁一彪報告。「處長，我想那些屠夫一定還跑不遠，咱們追……」

「追？往那裏追？」丁一彪雷打不動地道：「不用急，你先去吃點東西吧，我派人去！」

經他一提，王森才猛地覺得疲乏，飢渴再加上緊張，使他雙脚也微覺發軟，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便見到桌上有一碗湯麵，也不理三七二十一，抓起便把它倒進肚子內去！

他把麵吃光，一個手下走進來，囁嚅地說道：「隊長……這是要給那個瘋漢吃的……」

「他還未吃？」

「打了針睡了！」

「再去買一碗！」王森把錢抛在桌上，走了出去，剛好丁一彪走了過來。「處長，你今早去屠場是不是把他們的老大『神刀手』帶回來？」

「是，我叫他認人，他說雖見過那瘋漢，但不知道他的來歷！」

王森嘿嘿冷笑，「哼！他自然不會說知道！」

「但那瘋漢一見到他，便大叫大喊起來！」

王森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他叫些什麼？」

「奇怪，他叫放我出去！叫來叫去都只是這一句！」

「放我出去？」王森思索地道：「難道這瘋漢以前被『神刀手』困在什麼地方，後來才放出來不成？」

「神刀手離開之後，瘋漢更加激動，又跳又鬧，大家被他吵得沒辦法，所以只得叫大夫來，再給他打了一針鎭定劑！」

王森道：「爲什麼不把他送到醫院去呢？」

「我是想再試一次，希望他有清醒的時候！」

王森心頭一跳，急問：「處長，你可有派人吊着神刀手？」

丁一彪嘆了一口氣。「我怕他警惕，想等他返回屠場之後，再暗中監視，唉，現在却不知被他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剛才凌科長帶人去屠場，又是什麼事？」

「有個弟兄剛回來，聽見槍聲，趕回來報告，凌科長怕你遇險，所以自告奮勇帶人趕去了！」

王森把槍放在桌上，抓起一柄盒子炮，道：「處長，俺去看看！」

丁一彪道：「『大塊』跟黃全福回來了，你帶去吧！」

王森應了一聲，走到外面大聲叫道：「大塊！黃全福！」

兩個漢子立即站起來，王森發覺其中一個正是自己昨日派他去調查傅忠正存錢的情況，當下問道：「你便是黃全福？」

「是的隊長！俺已查到了！」黃全福道：「傅局長一向把錢存在金發錢莊的！他太太在四海通錢莊也開了一個戶口，但去年臘月底，局長夫人的戶口便取消了，而局長的在新春初八也取消了！」

「哦？」王森更覺這件事撲朔迷離，問道：「傅局長的戶口，最後的數目是多少？」

「三塊七！」

「什麼？傅局長當局長已有多年，而且那棟屋子又是他丈人的，他才有三塊七的儲蓄？」不但王森奇怪，其他人聽了都難以置信！

黃全福道：「但是他夫人有百多塊大洋！」

「嘿，原來局長還眞疼他老婆哩！一百多塊的大洋，一口氣提光？」

「是的，一百零七塊一次提光！」

王森問道：「是不是轉到別家去？」

「不，全城四家錢莊，俺都去查過了，都沒有！」

大塊喃喃地道：「難道局長投資做生意？」

王森心頭一動：「這個倒有可能，傅局長不是要辭職嗎？他才五十歲，辭職之後以何爲生？不錯，憑他在本城的關係，做生意是個好主意！」

他很快又想到一個問題：是不是因爲錢財露眼，所以才引起歹徒的注意，繼而把他殺了！可是細想下去，又覺得不大可能！因爲傅局長夫婦兩人的財產，合共才一百一十塊大洋！

這當然不能算是小數目，但傅忠正是本城治安部門的首腦，會否有人爲了百多個大洋，便冒絕大之險而殺死他？

那麼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理由促使歹徒冒險殺死他？假如因爲歹徒讓他抓到了什麼證據，鋌而走險，局子裏的人，也該知道一些來龍去脈，聽到一點風聲才對！

王森越想越遠，越來越煩。「大塊」問道：「隊長，您叫咱們有什麼事兒？」

王森霍然一醒，忙道：「帶上『鐵管』，跟我出去！」

「是！」

三人出了分局，向屠場的方向走去，剛走了一半，便看見到凌志風帶着人撤了回來。

「怎樣？」王森急問。

「才找到兩具屍體！底下的人，沒一個認出他們，看來是外地來的！」

「外地來的殺手跟本地土霸勾結？」

王森眉頭一皺，道：「咱們死馬當活馬醫吧，隨便在附近找一找，希望能够有奇跡出現！」

凌志風叫人把三具屍體抬去殮房，便帶着七八個人跟着王森。到了城中心，王森道：「小凌，咱們每人帶五個分開來找，你那一組負責東面，我負責西面！」

凌志風掏出袋錶看了一眼，道：「現在是四點零七分，五點十分在這裏集合！如果有情況，鳴槍爲號！」

王森沒有意見，帶人向西走去，他又把人分成兩小組，一組三人，自己帶一組，另一組給「大塊」帶，分開搜索！

除了他們十二個人之外，剛才丁一彪還派出幾個去暗訪，但一來烟台市不小，二來時間相隔已久，找了一個鐘頭，兩邊都一無所獲。到後來刑警也出動了，原來偵緝部門人手不足，中午丁一彪已向刑警方面借人協助。

忙亂了好一陣，王森有點心灰意冷，路過東郊巷，心頭一動，暗道：「何不再到甄家問一問，假如得傅局長準備做生意，他們一定會知道。」

到了甄家外面，只見那棟小院，門窗緊閉，有點冷落的樣子，王森叫黃全福去拍門。

黃全福拍了十多下，還沒人來應，王森不由有氣道：「黃全福，用力一點。」

黃全福死命地拍着門，裏面沒人開門，却驚動了隣居，有人開門探頭出來張望，王森立即向他表明身份。「大叔今日有看到他們嗎？」

那人搖搖頭，詫異地道：「沒有呀，好奇怪，門沒有上鎖，但裏面門上了…」

王森急問：「你怎麼知道他們把門閂上！」

「推不動呀！」那漢子道：「前天他們家的一個長工向俺借了一把鋸子，俺今早要去討，就是叫不應門。」

王森心念一動，道：「黃全福你到屋後去，我翻進去，大家小心。」

另一個偵緝隊員應了一聲，把槍掏了出來，那漢子心頭着慌，忙縮回房子裏，「砰」的一聲，將門關上，王森退後幾步，一個急衝奔前，到得牆前，雙脚一頓，身子竄起，他雙手在牆頭一拍，身子便輕輕巧巧地翻了上去。

屋頂上雜物極少，王森飛快地跑着，到了邊沿便停了下來，端詳一下。

甄家的屋子分成二進，前面是廳堂、書房和下人睡覺的廂房，後進是主人家起居之所，中間隔着一座小庭院，種着一叢竹樹，幾棵梅樹，王森來了兩次，都只在前進。

小庭院不見一個生物，只有那竹葉在風中顫抖，王森輕輕跳了下去，首先向內宅走去。

內宅只有三個房間，但門都鎖上，小庭院的一端搭着一列矮屋，第一間是灶堂，另一間是柴房，第三間是放雜物的地方，也都沒有人。

王森再向前走，奇怪，無論是廳堂，書房還是長長的廂房，都沒一人。

甄天泰一定在今早搬走啦，他們搬去那裏？爲什麼要搬？

「老狐狸，他媽的，昨天還騙老子，說什麼生了病？」

王森剛咕噥了兩聲，一個念頭又升上腦海：「門爲何自動鎖上？難道是被歹徒……」他衝出廳，走到大門後，果見門後上了門，他略一沉吟，把門拉開，只見那偵緝員一臉緊張望向這裏。

「外面沒事吧？」

王森道：「你就在四週巡邏，叫黃全福進來。」說罷他走進了內宅，拍了幾下門，沒人應，於是要退後幾步，再衝前，把房門撞開。

這間房顯然已久沒人住，因爲床及櫃都用布蓋着，而布蓋子上面已佈滿了塵埃，王森估計這是甄天泰的兒女的寢室。

黃全福進來後，幫王森把其他兩間房的門撞開，中間那間是甄天泰夫婦的寢室，裏面的東西整齊乾淨，另一間的情況則與第一間相同。

甄天泰是被歹徒刦走，還是因爲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而自動「消失」的？

王森心頭亂糟糟的，不敢肯定那一個可能性較大，只得把房門關上，再好好替人家安上鎖。

收隊返回分局已是六時半，凌志風跟他一樣，處在這個關卡，又急又悶又累，眞敎人有力沒處使。

王森喝了一杯水，擂了一下桌子，怒道：「豈有此理，不可能沒人知道『神刀手』他們的底細。」

凌志風道：「是呀，奇怪！」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這只有一個可能，神刀手他們給人好處。」

丁一彪輕咳一聲，道：「幸虧這是局長的辦公室，沒有別人，要不然讓人聽見可不好。」

「這是大胆設想，小心求證嘛！」

「大胆設想，也要有根據，怎能胡猜一遍。」

王森懊喪道：「局長，你什麼都好，就是太過謹愼不好！」

丁一彪笑而不答，王森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那瘋漢呢？」

丁一彪搖搖頭，道：「已經把他送到醫院去了，沒希望！」

凌志風問道：「下一步咱們準備怎麼做？」

丁一彪微笑着，轉頭道：「問問咱們大隊長吧！」

王森嚴肅地道：「我現在沒有底，這樣吧，大家先把這件事想一想，然後再把這些事歸納起來。」

丁一彪與凌志風都沒意見，一個抽烟，一個閉眼回憶，過了半晌，王森道：「我先說我的感受，當我在廿三日早上見到傅局長時，他給我的一個印象是，他的頭髮明顯地少了。」

凌志風道：「人老自然掉頭髮，並不奇怪。」

「不，我只四個月沒見過他，上次來這裏時，我跟他去澡堂，兩個浸在湯池裏面好久，都沒有這個感覺。」王森道：「頭髮驟然減少，往往是因爲環境突然變動，而且是向壞的方向變動，或者有担憂焦慮的事縈心。」

凌志風道：「傅局長這個環境，已將近八年，環境只有向好發展的可能，而這幾個月局子裏接到的案件，比之以前只有少許的增加。」

王森接道：「所以他的憂心是來自咱們尚未知之原因！」

丁一彪點頭道：「別再在這一個問題上打轉，第二個印象是什麼？」

這次凌志風搶着道：「咱們要去醫院探病，他不歡迎，雖然有點奇怪，但更奇怪的是他後衣竟然濕了，要知道假如他妻子眞的犯了重病，他急出汗來，絕不奇怪，問題是他妻子根本沒事。」

丁一彪道：「我也發覺……不過，很有可能他是由家中趕來的，走得急……」

王森截口道：「不一定，請凌科長記下來，調查市內的車夫，廿三日早上有沒有人載過他，假如他是乘車來的，即使因爲遲到，心頭急一點，也不會連後衣都濕了，除非他……」

丁一彪笑問道：「你怎麼也謹愼起來了？」

「除非他心中有一件極嚴重的事，要瞞着咱們，他在車上內心一直在自我鬥爭，把秘密公開，還是要瞞住咱們，下不了決定。」

丁一彪一拍桌子，道：「要得，這個假設好極了，再說下去！」

「我總覺得傅局長死得有點奇怪。」

「怎麼奇怪？」

「根據工作人員的報告，傅家表面上整齊，其實櫃內凌亂得很，這兩點有兩個可能，第一，傅局長根本不是自殺，而是他殺，因爲這是別人佈置的，故意造成一個自殺的假象。」

王森說到這裏喝了一口茶才繼續說下去：「第二點，傅局長是『自殺』的，櫃裏面的東西很凌亂，可以作這樣的解釋，他在找東西，因爲找不到東西，所以才自殺。」

丁一彪聳然動容，問道：「假如你大胆假設，失去什麼東西才會自殺？」

「錢！」王森想也不想就道：「那一百一十塊大洋！」

丁一彪失聲笑了起來。「老傅不是這種人──爲了一百多個大洋便會自殺！」

王森反問：「但假如這筆錢是他妻子拿去的，那又如何？」

這一個問題發人深思，可以聯想到很多問題，是以王森說罷，辦公室內再沒聲音，三個人都在冥思。

王森捲了一根烟，劃了火，深深吸了一口。「不管表面上如何，局長跟他夫人的年紀，始終不大配！」

凌志風糾正他。「不是不大配，根本就完全不配！」

丁一彪道：「不要忘記，他倆不是經過媒妁之言而結合的！」

「不錯，甄夫人提過，她女兒是在學校裏面認識傅局長的，但處長亦請不要忘記，當年她才十八歲！」

凌志風道：「十八歲已經不小！」

「不錯，但十八歲的一個姑娘，入世未深，正在多夢的年紀，純眞簡單，她看上傅局長極可能是基於以下的原因：一，傅局長深得民心，是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她是美人愛英雄；二，那時候局長才四十剛出頭，正是一個男人最成熟的時候，她喜歡成熟的男人；三，局長夫人這個地



王森與丁一彪正在對傅局長之死因作分析。

位很能滿足一個小姑娘的虛榮心，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王森又吸了一口烟，才說下去：「但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一切便起了變化，第一，她覺得傅局長並不是英雄──不是她夢中的英雄……」

凌志風截口道：「你怎知她夢中的英雄是怎樣子的？」

「當然是洒脫的，輕鬆的，敵人在他面前永遠抬不起頭來。」王森一本正經地道：「但當她了解了公安工作的一切後，便失望了，她心目中的英雄很可能爲了一個小竊賊而絞盡腦汁才能把其逮捕，爲了逮捕一個强盜，費了無數的不睡之夜去監視他，去『引蛇出洞』，把家內的嬌妻冷落了！」

丁一彪道：「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隨着年紀的增長，老傅已不是成熟的男人，而是將近衰老了，她正像春花，感情有變化，就假設來說，這一點可以成立，再說下去！」

「再分析下去，便又要分開兩點來研究，第一是傅夫人變心下堂求去，甚至另有奸夫，第二是傅局長被殺另有原因，甄玉燕的失踪是被歹徒擄去的……」

丁一彪吐了一口烟，道：「你把兩方面都說一說吧！」話剛說罷，房門忽然篤篤地被人在外敲响！

續抽絲剝繭

丁一彪掏出袋錶，時針已指向八點，王森打開房門，只見外面站着一個工作人員，問道：「什麼事兒？有情況？」

那工作人員道：「處長，麵來了，您打算在那兒吃？」

「都給我端進來吧！」丁一彪捺熄烟蒂道：「我已吩咐他們多備了兩份！」

王森道：「俺今午吃得晚，現在還不餓！」

丁一彪笑了起來。「小王，俺可不是今天才跟你打交道的，你食量多少，我還能不知道，今午你把瘋漢那碗麵吃了，才能裝一半吧，下午又勞累了一頓，還能不餓！」

王森心頭一暖，覺得這個上司有時很有點「雷打不動」的痳木，反應不如自己的快，但一直都很關心自己，也一直在重用自己，很值得爲他「賣命」！

說着，那工作人員已把食盤端了進來，放在桌子上的有三大碗湯麵，一碟咸菜，一碟醬爆羊肉，一盤蒸餃，一大碟饅頭，堆得像小山似的！

凌志風笑道：「處長，你以爲咱們是從大食國來的？」

丁一彪道：「坐過來吧，你以爲明天後天還一定有時間讓你吃飯嗎？」

王森坐了過去，笑道：「處長要咱們把明天後天的也都一併吃上！」

丁一彪挾了一隻蒸餃放進嘴巴，道：「你們能吃的話，把明年的都一併吃了更歡迎，起碼以後可多騰出時間來辦公！」

雖說食物很多，但最後仍被他們三個消滅個精光，凌志風打趣道：「假如破案能這般快，那就輕鬆多了！」

丁一彪道：「如果辦案能這麼簡單輕鬆，也用不着咱們了！」

王森叫人把碗碟清理出去，三人都點上烟捲子，丁一彪道：「繼續吧！」

王森打了一個呃，又喝了一口茶，整理一個思路，然後才道：「第一個可能性簡單很多，假如甄玉燕是移情別戀，那麼傅局長之死，九成與奸夫有關，但假如甄玉燕對傅局長仍然一片眞誠，而局長又非自殺，事情便複雜得多了！」

凌志風接口道：「不錯，這一定涉及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例如帮會之類！」

丁一彪道：「記下來，叫他們把本城的帮會情況寫一個詳細的報告來！」

凌志風連忙記了下來，王森道：「第一個可能性，咱們暫時不去研究分析，先說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原因，什麼犯罪組織會甘冒絕大危險殺死傅局長的？」

丁一彪提醒他。「且慢，老傅手上的

槍，是他的槍，而所中的子彈也是局中事用的，還有，經過化驗，他的槍在最近確有用過的跡象，你不能夠排除他自殺的現象……」

王森道：「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不，這很可能是屬於第二個可能性之內，也可以說是第三個可能性！」丁一彪固執地道。

凌志風一呆，道：「請處長詳細分析一下！」

丁一彪側頭反問：「凌科長，你認爲老傅的人怎樣？」

「他當然是個稱職的治安幹部！」

丁一彪道：「這一點不能否認，但他亦有可能做過什麼錯事，比如他在暗中給某個犯罪組織一些方便，可是事後又產生後悔，是以才提出辭職……」

凌志風說道：「但是咱們該考慮一下他這樣做的目的！他的目的何在？最大的可能性是爲了錢，但他夫婦的存欵，合共才不過是一百一十個大洋，似乎也不大可能……」

王森道：「傅局長幹這行時，咱兩個還不知在那裏玩泥巴，他當然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英雄和潔廉的形象，更懂得消滅證據！他可以把錢藏在家裏，只拿出一小部分放到錢莊，這更可能是故意的，目的是向別人表示自己幹了二三十年才有這一丁點的積蓄，而且這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解釋，他爲什麼要搬到那裏去住，那地方又遠又靜……」

凌志風道：「這是他夫人的意思。」

「這也可能是他故意放的烟霧！」

丁一彪說道：「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爭！」

凌志風與王森都停了下來，望着上司。丁一虎道：「咱們現階段還在假設，未至最後決定的階段！」

這一番話使得王森與凌志風臉上都發了熱。

丁一彪續說下去。「本來傅局長要辭職的，後來周局長安慰他，是以他才勉強答應再幹一年，但其後極可能是因爲內心不斷受到譴責，所以自殺解決，這也可以爲小王解釋，他這幾個月頭髮大量掉落的原因！」

丁一彪看了他們兩人一眼，道：「當然還有第四個可能性，但咱們不用再太詳細分列……嗯，比喻，老傅也有可能是一方面在良心的不斷受到譴責，一方面又因爲找不到那筆錢——他妻子連錢一齊失踪，所以才毅然自殺！」

王森與凌志風都不由不佩服丁一彪心思的鎭靜以及考慮的廣泛！

「還有，順便試釋一下，老傅遲到及詐稱他妻子患重病的動機！」丁一彪喝了一口茶，潤一潤喉嚨。「她在向周局長提出開會的動機，必是準備把自己的過失供出來，同時希望大家原諒他，並集各方面的力量，把犯罪集團一舉擊潰！」

王森與凌志風一齊點頭，心中十分讚成丁一彪的看法。

「可是事到臨頭，老傅突然改變了主意，也許他想挾欵逃走，但又怕時間來不及，所以只得硬着頭皮來局子裏『解釋』一番，以求能予取到時間，結果如願以償，只是當他回家之後，另有新情況出現，所以才出現自殺或他殺的後果！」

他說至此，用眼掃了兩個手下問道：「你們有新看法嗎？」

王森與凌志風一齊搖頭，丁一彪道：「小王你再說下去！」

「我很同意處長的分析，依這樣看來，傅局長受掣肘的必與犯罪組織有關，尤其是私運軍火的！」

凌志風道：「不錯，他提議召開會議，便是要商量這個題目！而這也是他心中的癥結！」

丁一彪輕輕拍一拍桌子，道：「這一點，咱們三個的看法都一致了，那就往這方面努力！」

王森道：「再往下分析，甄天泰爲何會突然撤走，屠場內的屠夫在這一件事上，扮演的是什麼角色，還有，那瘋漢又是否與本案有關……」

凌志風截口道：「還有，那個傅夫人甄玉燕，我始終覺得她是個關鍵的人物，她的生死，實在值得咱們去關心！」

丁一彪道：「這個自然，問題是本城交通十分方便，陸路的，水路的，海闊天高，咱們人手又少，可不容易堵截！」

王森也不由洩了氣。「咱們怎麼分析研究，就算每項都摸準了，也是瞎子點燈——白費蠟（啦）！」

凌志風道：「處長，剛才你對傅局長的分析，有什麼根據的？」

丁一彪道：「你不覺得局子裏的人，對什麼事都提不起幹勁嗎？」

王森接口道：「何止如此，簡直是一問三不知！」

凌志風恍然道：「處長懷疑他們都得到……」

丁一彪忙道：「還不能肯定，正如剛才小王所說的，這只是直覺，不過我那個推論，是由此而得啓示的！」

凌志風道：「處長，你懷疑這許多人之中，誰的嫌疑最大？」

丁一彪道：「慢來，假如眞的是被人家收買了，腐蝕掉了，清理一兩個人，根本不頂用，咱們要給他們連根拔掉！」

王森興奮地道：「處長，快說，要怎樣給它來個連根拔起？」

「等你的那注『本錢』到了再說！」

「等我的人到了再說？」

「不錯，否則只能打草驚蛇，說不定更會把事情砸了！」丁一彪道：「分析到此爲止，下面的那些只能等眞相的逐步揭露，再慢慢下結論！」

凌志風道：「處長，那我先派人去辦這幾件事！」

丁一彪說道：「辦好了就去休息，養精蓄銳，等偵緝大隊的人來了，好展開拳脚！」

王森說道：「處長，您也請早點休息吧！」

丁一彪道：「招待所有的是房子，我已經叫他們把我的鋪蓋，搬到隔壁房去了，你今晚什麼時候喜歡開燈，都沒有人管你！」

王森等凌志風把事情交代下面的人去辦後，伴他離開。凌志風笑道：「你不是怕路上黑吧？」

王森揚一揚手，道：「這是什麼？」

微光下，那物依稀可辨，凌志風微微一怔，道：「是手電筒？」

王森把頭一甩。「敢不敢再陪我到屠場去一趟？」

「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而是有沒有這個必要！」

「死馬當活馬醫，就算碰運氣，也比不去碰的好！」

「有道理，那就走吧！」

「你有帶槍？」

「連子彈也裝得滿滿的！」

兩人走到屠場外，四周死一般寂靜，王森輕聲道：「不要分開太遠！」

凌志風退後幾步，在王森的左後方五六尺左右，一先一後走進屠場。

王森陡地打開手電筒，向四周照射，凌志風忙掏出手槍，匿在暗處，保護着王森。他倆由屠場到曠地，再走進那棟平房，但都找不到一個生物。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走吧！」

凌志風忽又道：「你有沒有胆量，陪我去甄家？」

王森心頭一跳，道：「好主意，快去快去！」

兩人迅速走出屠場，向甄家的方向走去，却看不見黑暗之中，有一對眼睛在屠房附近瞪着他們，當他倆身形消失在街角後，他眼光忽然一變，充滿了肅殺之意！

甄家的一切依然如舊，黑暗中看來有點陰森，這刹那王森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傅忠正所住的房子到底是不是他岳父買給他的！他覺得甄天泰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思疑，傅忠正與甄玉燕的事，他不可能一無所知，他決定揭開他的底！

夜風吹來，竹葉沙沙作响，凌志風心底倏地升起一股寒意，忙道：「走吧！」

他倆剛轉過身，忽然黑暗中竄出一物來，快如閃電地掠過，王森反應極快，食指一扣，「砰」的發出一槍！

「咪嗚——」黑暗中傳來的叫聲十分恐怖！

王森把電筒打亮，找不到什麼，忽然頭頂上又「咪嗚」地一叫，王森把電筒抬高照去，只見屋頂上伏着一頭碩大無朋的貓！那頭貓全身與黑暗融爲一體，像是幽靈一般，只有那對綠慘慘的眼睛，發着詭異妖邪的光綫，令人汗毛直豎！

不知爲何，這明明只是一頭貓，但王森及凌志風都覺得牠似乎是一頭充滿邪惡的兇狠的猛獸！

凌志風喉頭咕的一聲，呻吟似的道：「果然不錯，難怪難怪……」

王森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衝動，不想讓牠活在人間，於是舉起槍來，但那妖貓又「咪嗚」一叫，一轉身，輕輕一縱，便已消失在黑暗中！

王森噓了一口氣，懊悔地道：「他媽的，既然連一頭貓也打不了！」

「這貓好大！」凌志風眼睛閃閃發亮，道：「小王，你的聯想力如何？」

王森心頭一跳，脫口道：「這頭貓莫非就是局長夫人養的那一頭？」

「想起那兩個偵緝員的形容，我也有此懷疑！」

王森在他肩上擂了一拳，怒道：「你怎不早提醒我，剛才咱們若跟着牠，說不定可以找到甄玉燕！」

「哎呀，該死，我却沒想到這點！」凌志風給自己一巴掌，「再追！你說的，死馬當活馬醫！」

兩人踏上前宅的廳堂，王森忽然急聲道：「停着，且慢！」

凌志風立即閃身在柱後，舉起槍來，但王森仍然站着，他不由怒道：「小王，你在攪什麼鬼！」

「想一想，那頭貓怎會來此？」

凌志風道：「假如牠便是局長夫人養的那一頭，認得路來此，並不奇怪，因爲夫人極可能帶牠來過，假如牠不是局長夫人養的，也有可能是附近的野貓，牠來此亦不奇怪！」

王森搖搖頭，道：「我總覺得牠的出現有點奇怪，你還記得嗎？那瘋漢曾經一直在叫貓！」

凌志風自柱後走了出來，聳容道：「莫非瘋漢是因這頭貓而瘋的！」

王森道：「我想再在這裏搜一搜，你可以陪我，也可以回去！」

「這個時候回去，不知結果，不知眞相，你說我還能睡得着覺嗎？」

王森失聲笑了起來，內室忽然傳來一陣異聲，兩人頓時轉身先後往內奔去！

地道

到了小庭院，王森立即把電筒打亮，向四周照了一陣，却甚麼東西也不見，他忍不住問道：「你聽見的是什麼聲音？」

凌志風略一沉吟道：「好像是鳥翅振動聲！」

王森頓一頓脚，頹然道：「眞是白白高興一場，好吧，再到裏面去看看！」

兩人結伴走進甄天泰夫婦的寢室，裏面一切跟以前所見並無不同，但王森不退反進，來到床前停了下來。

凌志風懶洋洋的跟了進去，沒好氣地問：「你要幹啥？」

王森把房內的一盞油燈點亮，道：「小凌，你小心戒備，俺到床底去看看！」他一手抓着手電筒，一手提槍，匍匐於地，慢慢爬了進去。

一會，凌志風便聽見一個篤篤的聲音，問道：「喂，老搭檔，你去幹啥？」

王森不答，凌志風提着油盞，蹲了下來，彎腰而望，只見王森坐在床底下，用石塊敲打地上。「你認爲在床底之下有地道？」

「你再聽聽！」王森用力敲打，「這次聲音不是有點不一樣？」

這兩個回聲，比剛才空洞了很多，凌志風大喜，讚道：「小弟甘拜下風，下一步如何？」

「下面既然有地道，自然要下去看一看！」

凌志風也是精神振奮，道：「小弟回分局找人來！」

「不，只怕來不及了，快找一找，希望能找到入口……」

凌志風邊找邊道：「他奶奶的，家中有地道分明有古怪，找塊大石頭來，把地

面的磚頭擊碎吧！」

王森道：「你別再費氣力說這種氣話，萬一下面是甄家藏糧的地窖，咱們事後如何向人家交代？」

「就怕找到時，人家早巳跑得不知去向！」

「那也沒辦法！」王森從床底下爬出來，道：「我相信開啓地窖的機關，必不在床底！」

「不錯，否則豈不是太麻煩了？」凌志風終於在床旁找到一塊活動的磚頭，把它挖了出來，只見裏面有個小鐵環，他用力一拉，便聽見「刷」的一聲輕响，但却不見房內有任何變化！

王森指一指床前的踏几，道：「聲音好像是在這裏發出的！」

「搬開看看！」凌志風走前，與王森合力搬開踏几，果然見下面是一個地洞，王森打亮手電筒一照，有一道石階通往下面。

凌志風忙道：「我下去，你在上面把風！」

「不，我下去，你在上面！我是隊長，屬於行動的，你是科長，屬於幕後策劃的！」王森說着便走了下去。

凌志風道：「小王，不要冒險，有情況先出來再說！」

「你放心，再危險的情況，都嚇不倒俺！」王森走到石級盡頭，轉頭望去，地道狹而長，入鼻一陣霉氣，十分難受，料這地道甚少使用！

王森掏出槍來了，打着電筒，慢慢前進，地道四周都是土，僅僅只够兩人並肩而行。

王森走了一陣，估計約莫三四丈遠，便聽到一個嗚嗚的聲音，聲音十分淒厲，王森一顆心立即提起，走得更慢。

地道忽然拐了一個彎，那嗚嗚的聲音更响了，此刻王森才知道這是風自通氣孔罐進來所發出的聲音，再走二丈遠，地道已至盡頭了！

最末端的地方又有一道石級，王森慢慢走了上去，他只摸了一下，便把出口的僞裝品托高，那物十分沉重，下面那一層是鐵板，上面那一層則是石板！

當然一百幾十斤的重量完全難不住王森，何況並沒有這麼重，他探頭向外一望，昏暗的路燈下，四周靜悄悄，不見一人！這是座院子，却不知是什麼人的屋子。

王森輕輕把石板放在地上，再跳了上去，掏出手電筒打亮一照，原來這竟是一座小廟，神龕上漆着幾個黑字：敕封城隍公！

地道的出口在城隍廟，太出人意料了！王森不想拜神，便往外走，原來廟外是一條小巷，王森在外面隨便走一下，知道此處是人烟稠密的地方，便重新跳進地道，蓋上「蓋子」，往來路走去。

剛才來時，心頭忐忑，生恐地道之中有埋伏，現在才定下神來，仔細觀察。電筒光柱掠過，地上金光燦然，王森低頭一望，原來有一枚金簪。他彎腰拾了起來，暗道：「不知這是誰的，甄夫人的？哦……莫非他們是由此地道離開的？」

他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因爲大門外面沒有鎖，裏面上了一閂，除非能飛簷走壁，否則只有由地道溜掉。

甄天泰家有這麼一條地道，又搭上傅忠正這綫，他是不是某一個犯罪組織的頭子？

甄玉燕嫁給傅忠正，是不是出自他的主意，是不是一條美人計？

傅忠正有後悔之意，所以甄天泰便要女兒離開他，甚至殺死了他以便滅口！

王森兩次到他家調查，是不是他神經過敏，以爲巳經暴露了身份，所以才棄家而走？

好厲害的老狐狸，可惜他狐狸尾巴露了出來：一是大門反鎖，屋內無人，二是生病期間突然失踪……還有，還有那頭大黑貓……

王森心念電閃，忽聞有脚步聲，霍然一驚，抬頭擧槍，喝道：「誰！」

原來來的是凌志風，王森吐了一口氣，道：「你怎地跑下來？」

「我見你走了這麼久，不回來，叫又叫不應，怕你發生意外，所以下來看看！」凌志風道：「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原來他見到王森手電筒上還有一根金光閃閃的物品。

「地上拾到的！」王森把金簪遞給他看。「可能是甄夫人的！」

「你爲何會懷疑是她的？」

「她梳的是髻呀，插金簪不奇怪，嘿嘿，這叫做傳統之風嘛！」

凌志風把金簪放入口袋裏，問道：「出口找到沒有？」

「是一座城隍廟！」

凌志風詫異地道：「出口在城隍廟？那麼這地道白天豈不是不能用嗎？」

「是呀！」王森跺足，「廟裏白天一定有人，就算她們收買了廟祝，也還有香客！一定還有另外的出口！」

凌志風吸了一口氣，道：「快找！」

兩人一直向前走着，但並沒有發現有岔道，依然照王森剛才所走之路前進，最後仍走到那座石級，凌志風道：「再看看上去！」

「好吧，你跟着！」王森把電筒交給凌志風，把手槍插在腰帶上，首先跳上石級。

凌志風把油燈放在地上，一手抓住電筒，一手握槍，跟在後面，王森把出口的「蓋子」托高，夜風吹了進來，令人精神一振。

外面依然不見人，王森跳了上去，揮手示意凌志風上去。凌志風道：「咱們在廟裏找一找，如果有廟祝就好辦！」

他倆走進大殿，殿後還有兩間小廂房，門都閉着，凌志風伏耳門上一聽，裏面有鼻鼾聲，便拍起門來，王森則跳到另一扇門前，掏槍準備。

凌志風拍了好一陣門，房門仍沒反應，最奇怪的是鼻鼾聲依然照舊响着。他轉身向王森打了個手勢，退後一步，飛起一脚踢在門上！

「蓬」的一聲巨响，門十分結實，沒被踢開，凌志風一隻脚反被震痛了。

王森道：「俺來！」走了過去，忽然裏面傳來一個咳嗽聲，王森喝道：「快開門，要不然就撞進去啦！」

屋內有人問：「誰呀？」

「局子裏的！開門！」凌志風在門上擂了一拳。

「你們說什麼呀？」

凌志風不由怒了，用槍柄死命地敲打。「老子要開槍！」

房內的人道：「要拜神呀？神枱上就有香燭，隨便吧……」聲音轉低：「也不知做了啥虧心事，三更半夜來拜神的！」

王森向凌志風打了個眼色，兩人同時退後，再標前，以肩膊撞門。「蓬！」這次集兩人之力，果然一擧奏功！

房門一開，凌志風便喝道：「不許動！」電筒亮了，照到床上，却見床上坐着一個瘦骨嶙峋的老頭，那老頭頭髮稀疏，腦後還吊着一根半灰的辮子，模樣十分好笑，但臉上的表情則是一副驚慌欲絕。

王森一個箭步衝前，槍管對向他太陽穴上，冷冷地道：「擧手！」

那老頭手脚沒一絲反應，聲音顫得好生厲害道：「你們……俺一個窮廟祝……沒……沒錢……不要開槍……你們要的就隨便拿吧……不要爲難老漢……」

王森一把把他揪了起來，道：「你別裝傻，剛才爲何不開門？」

那廟祝指一指耳朵，道：「老漢巳經聾了啦……你們要說話，請大聲一點！」

凌志風道：「別驚動別人，帶他回分局再問！」

王森道：「找根繩子來！」

凌志風一抬頭，見樑上掛着一隻米篩子，拿了張櫈子墊高，解下米篩子，原來上面放着幾根臘腸及斤許重的臘肉。他把繩子解了出來，將老頭的雙脚縛住，然後在他耳邊道：「不許亂叫，要不然一槍結果你！」

兩人在廟內找了一陣，什麼也沒有，而另一間廂房，則堆着一些柴草。王森問道：「現在就回去？」

凌志風道：「根本沒辦法搜人，回去再說！」

王森向四週看了幾眼，機警地道：「還是由地道回去吧！」

這次凌志風走在前面，王森提着老頭跟在後面。出了地道，返回甄家，剛把入口弄好，王森又聽見咪嗚的貓叫聲。

他放下老廟祝衝出小庭院，便覺得一團黑影撲向自己，急切之間，不及細思，擰腰一閃，「嗤」的一聲，衣襟破了！

他剛掏出槍來，那黑影疾如閃電，好像索命鬼般又撲了上來，一下子便竄入王森的懷裏。

王森左臂一沉，掌勢如刀刃切下，切在一團毛茸茸軟綿綿的東西上！

「嗚咪——」

王森看不準，不敢胡亂開槍，身子向後一退，叫道：「小凌，手電筒！」

叫聲未了，猛覺褲脚一緊，他脚一抬，用力甩掉，再打了一個倒翻滾開！

凌志風聞聲出來，打亮了手電筒，只見地上只伏着一頭肥大的黑貓，那黑貓頭低腰高，貓尾直豎起來，樣子十分兇猛嚇人，正是剛才在屋脊上出現過的那一頭。

光柱射在黑貓身上，那黑貓反應迅速，動作敏捷得出人意料，只見牠雙脚在地上一扒，輕輕彈起，凌空轉身，落地無聲，再一縱，反向凌志風撲去！

這幾個動作急如閃電，乾淨俐落，一氣呵成，像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武術高手！

王森叫道：「小心！」

凌志風也猛吃一驚，匆急之間閃身，幸而他手上巳握着槍，立即扳下機頭，扣動食指！

「砰！」子彈在夜風中呼嘯，那黑貓怪叫一聲，在凌志風身前四尺之處落下，再自他身邊竄過，射進內宅。

王森道：「他媽的，邪門！」

凌志風拭一拭冷汗，苦笑一聲。「我面對不少匪徒，却不曾流汗，想不到對付這頭貓，竟然會……」

王森道：「這頭貓在這裏出現，一定有原因。」話音未落，內室忽然傳來一道驚呼！

吃人貓

這道叫聲凄厲之極，在黑夜中更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凌志風失聲道：「好像是那個老廟祝叫！」

王森道：「快進去看看！」

兩人快步進甄天泰寢室，光柱下只見那老廟祝在地上打滾，凌志風急問：「作甚？」

與此同時，王森則發現老廟祝身上有一頭黑貓，那黑貓轉頭過來，雙眼竟有憤怒之色！

「他媽的！」王森擧着槍却不敢發射，生怕誤中老廟祝！

那黑貓一縱，竄入床底，王森一矮身，那貓又自側竄出，輕輕一躍，自紙窗跳了出去！

「血！」凌志風忽然大叫一聲，王森轉過身，便見到老廟祝身上血肉模糊，躺在地上呻吟不巳！

凌志風連聲音都變了：「那貓會吃人的！」

王森吸了一口氣，罵道：「妖貓！」想起剛才自己在小庭院幾乎被牠咬中，心中不由升起一股寒氣！

凌志風定一定神才把老廟祝拉了上來，道：「先扶他到醫院去！」

王森走了過去，架着他另一邊，兩人鼈着一口氣，把老廟祝送進醫院。

當值的大夫一邊替老廟祝清洗傷口，一邊道：「假如不是有破傷風菌的話，幾天就可以出院，兩位可以先回去休息！」

王森與凌志風走出醫院，巳是凌晨一點半，王森道：「現在去那兒，回分局還是去招待所？」

「我想到分局看看！」

「哈哈！」王森笑道：「九成是要寫信給你那新婚夫人！」

凌志風雖然巳年過三十，但究屬新婚，面皮較嫩，吃王森一打趣，便渾身不自在，連聲道：「我爲何要寫信給她！」

「解釋一下嘛，爲何開會要開這許多天的！」

凌志風氣他不過，道：「好吧，那就回招待所，免得你瞎說！」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是想告訴你一件事，要寫信給老婆，任何地方寫都可以，不必去局子寫，反正招待所也有

紙筆！」

凌志風擂他一下：「那我回去立即上床睡大覺！」

「最好，睡了覺明早寫，精神足，文思好，寫的信也帶勁，什麽情呀愛的，更加數不清……」

凌志風再擂他一下：「好小子，看我饒不饒你！」

王森立即轉身向招待所方向奔去，凌志風在他後面急追！

兩人穿過幾條小巷，眼看離招待所已不遠，凌志風氣喘如牛，還是追不上，王森轉過頭來，笑道：「算啦！別跑啦！色字頭上一把刀，你看你，剛成了親才兩三個月，就累成這個樣……」

他忽然見到巷口牆後，露出一管盒子炮來，大吃一驚，急道：「快伏倒！」同時掏出腰上的槍來！

「砰砰砰」三顆子彈呼嘯而至，凌志風雖然得到王森提醒，但因爲這一陣急跑，消耗了他不少體力，反應自然慢了，儘管他立即伏下，但仍中了一槍，滾倒在地上！

那炳槍槍管一轉，指向王森，但王森比他更快，食指及時一扣，「砰！」子彈射在對方的槍上，那人再也抓不住，槍跌落在地上！

王森如貓一般竄了過去，只見小巷內有一條人影在奔跑着，他大聲叫道：「站住！」

那人跑得更急，王森自然不放過他，死命追前，距離逐漸縮近，忽然那人一轉身，叫道：「吃我一槍！」

王森斜跳一步，子彈同時射出槍管，「砰」的一聲過後，隨之的是那人的慘叫聲，接着便仰跌落地！

王森慢走兩步，生怕那人詐死，看看沒有反應才飛撲過去，把那人提了起來，入手沉重，他便知是那人已經斷氣！

王森的電筒在凌志風身上，黑暗中，不清楚這槍手的面目，王森略一沉吟，便拖着他快步奔回招待所！

這一段路並不太短，而且手上還有一具死屍，累得王森也喘着氣，到了那裏却已不見了凌志風，王森吃了一驚，脫口叫了起來：「小凌！」

他拋下屍體向招待所跑去，剛好裏面奔出一人，問道：「誰？」

「王森，你是處長？」

丁一彪打亮一柄小型的手電筒，身上還穿着睡袍，道：「剛才衛兵說凌科長受傷了，把他送去醫院，你去那裏？」

王森答道：「兇手已被我殺死了，可惜！」

「是誰？」

「不知道！就在轉角！」王森轉身跑去，道：「你等等，我把他拖來！」

丁一彪向周圍看了一下，也跟了上去，忽聽王森叫道：「誰，站住，要不然開槍！」他忙跑去，也叫道：「小心，不要魯莽！」

丁一彪熄了手電筒的光綫才轉出來，已不見了王森！他待雙眼略爲適應了附近的環境，才把電筒打亮，只見王森正和一個幪面的漢子搏鬥！

他把電筒光柱移開，在地上搜索，終於發現牆角躺着一個胸膛中槍的漢子！

一陣夜風吹來，丁一彪下意識地縮了一縮身子，眼角一掠，發覺附近一棟磚屋後面似乎有人在窺探，他掏出槍來，熄了電筒跳開，叫道：「那邊有人，不知是誰，小王你要小心！」

「砰！砰——」黑暗中傳來兩個槍聲，接着又歸於寂靜！

丁一彪只覺手脚冷冰，又不敢開腔問話，以免暴露位置，當下便向局慢慢移動，一直退到一棟屋後，才叫一聲道：「小王！」

王森在前頭應了一聲：「我沒事，他媽的，又讓他跑了！」

丁一彪道：「敵人狡猾，一切小心！他們可能還沒去遠！」

又過了一陣，仍然沒聲息，王森忍不住標了過來，說道：「處長，你把電筒給我！」

丁一彪依言把電筒給他，王森把電筒打亮，向四處探照。「沒人，咱們回去！」他叫丁一彪先走，自己在後面掩護。

到了招待所，王森忙道：「所裏有沒有脚踏車？」

「有，作甚？」

「去醫院看看小凌！」

「代我向他問候！」丁一彪道：「路上小心，看來咱們的對手實力很強！」

王森向他敬了一禮，雙脚一碰：「多謝處長關心，你在上下班時也請小心！」

丁一彪回了一禮，王森推着脚踏車，跑了幾步，左脚一跨，翻坐上去，雙脚一蹬，「刷」的一聲，那車子便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王森一手握車把，一手握槍，邊踩邊留意四週的情況，車行頗快，眨眼便到了市立醫院，幸喜一路平安。

王森跳下車，抬着車子走上石階，迎面走來一個人，正是分局的偵緝人員陶宜春！王森忙問：「凌科長的傷勢怎樣？」

「大夫說，傷勢不輕，但沒有生命危險！」陶宜春伸手過來，接過車子，道：「隊長，我替你推到一邊去！」

「謝謝！」王森快步走了進去，忽又退了出來，問道：「在幾號病房！」

「剛推進手術室，還沒出來！」陶宜春頭也不回地答他。

王森來到手術室外，見外面有一張長櫈，便坐了下來，掏出烟盒，慢慢地捲着烟，他表面上恒常不變，其實心頭怦怦跳個不停！

他點上烟，閉眼倚在牆上，腦海內一片空白，忽然板櫈一沉，原來陶宜春擺好車子回來，坐在王森旁邊。

王森睜開一絲眼縫，問道：「你送凌科長來的？」

陶宜春唔了一聲，道：「隊長，你回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他出來！」王森不安地道：「你不知道，凌科長剛結婚不久，假如他有什麽長短，俺這一生可……」

陶宜春忙安慰他，道：「隊長，你說什麽話來着？這又不是你的錯！」

「但是他跟俺在一起，假如不是俺跟他開玩笑，一直跑回去，說不定根本就不會發生這種事，就算發生了，他也該閃得

開。」

「算啦，所謂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幹咱們這一行的，誰沒有這個心理準備？你的不安，是自己給自己加上的！其實就算凌科長和他的夫人，也怪不得你！」想不到陶宜春的口齒竟然十分伶俐。「隊長俺說一句話，不知道你生不生氣？」

王森聽了他這話之後，心頭舒服了很多，對他有了好感，聞言立道：「你我兄弟有話就好，這樣客氣，就太見外啦！」

「隊長，假如凌科長不幸犧牲了，咱們該做些啥？」

「那還用說？」王森聲音提高了不少。「把那些混蛋全都抓起來，替凌科長報仇！」

「對啦，所以現在根本不是後悔內疚的時候！」

王森斜瞪着他，道：「你認爲咱們該幹些什麽？」

「對您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天快亮了，你瞌一陣吧！」

「俺有些話想問你！」王森忽然想起昨晚與丁一彪和凌志風的分析，想借陶宜春了解一下分局的工作人員的情況。當下道：「這裏說話不方便，咱們找個地方談吧！」

「我家就在附近，不如就到俺家去說吧！」

「不！我要在這裏等候消息！」

陶宜春道：「這裏有一間單人病房，沒病人住，隊長，俺帶你到那裏休息一下吧！我來等，有消息再去通知你！」

王森見他一片眞誠，不好拒絕，便長身而起，道：「也好，就瞌一陣吧。」

陶宜春帶王森到一間單人房，王森躺了上去，伸了一個懶腰，疲勞便襲上心頭，他掏出袋錶一看，已經三點十五分，便道：「小陶，六點鐘叫我！但如果凌科長有事……」

陶宜春道：「凌科長有危險就來叫你，沒危險就不打擾你！隊長，您早安！」

王森道：「辛苦您了！」轉身向內，陶宜春把房門掩上，退了出去，把燈熄了，接着房外走廊的燈也熄了。

過了一陣，忽然有一個黑影躡手躡脚走了過來，黑影貼着房門聽了一下，房內鼻鼾如雷，他輕輕一推，房門無聲地滑開了。

黑影立即閃進房內，再把門掩上，然後悄悄走到床前，王森熟睡如死，完全不知道死亡之神巳經籠罩在他頭上！

黑影自懷裏拿出一塊兩隻巴掌大小的布塊。那塊布一離懷，空氣便充滿了刺鼻的藥味！王森轉了個身，頭在正中，面向上，黑影不敢造次，立即走前，用那塊布蓋住王森的頭部！

王森突然醒來，手脚揮動，但那人死命將藥布按住！

王森忽然用力一掙，左脚橫掃，踼在那人的腰上，那人大叫一聲，雙手鬆開，扶着腰蹲在地上喘息！

王森扯開藥布，倏地坐了起來，可是腰還未挺直，便又跌倒下！

過了一陣，那人重新站了起來，伸手摸一摸王森，見王森暈死過去，不由發出一道低微的歡叫聲！

那人顧不得身上受傷，連忙抱起王森走出病房，消失在走廊盡頭！

× × ×

天色漸亮，王森還未回招待所，丁一彪有點焦急，想去醫院，又恐怕路上不安穩，而招待所內又再無別人，只得耐着性子等到天亮！

他在招待所樓上的露台眺望遠處，一輪紅日自東方升起，驅散黑暗，路上行人漸多，糞夫一邊推着糞車，一邊搖着銅鈴，居民們紛紛把「夜來香」拿到門外去。

丁一彪掏出袋錶一看，已是六點四十分，他不想再等，換了衣服，帶上佩槍，搖了一個電話到分局。

接電話的是副局長錢貴德。「處長，您有啥事兒？」

「吉甫車在局子裏嗎？痲煩你派司機開過來！」

「好，那車我剛坐來，司機還在車上，就叫他去接您！」

丁一彪心頭忐忑，不知凌志風的安危生死，他一連抽了兩枝烟捲子，那吉甫車才「嘎」地一聲，停在大門外。丁一彪立即跳上車。

司機道：「處長，到分局？」

丁一彪問道：「王隊長回分局去了沒有？」

司機道：「俺到局子裏撒尿，裏面只有兩個人，不見王隊長！」

「那麽先到市立醫院吧！」

司機應了一聲，一踩油門，轉動方向盤，把車開向醫院，路上見到「大塊」，丁一彪連忙吩咐司機停車！

「大塊」向丁一彪行了一禮。「處長，早！」

「早！」丁一彪回了一禮。「大塊，凌科長是你送去醫院的，他情況怎樣？」

「俺送他到醫院便回家睡覺了！」大塊見丁一彪臉有不豫之色，忙作解釋：「因爲俺只揹着凌科長跑了一段路，便遇到陶宜春……後來他叫俺先回家睡覺，天亮再去接他的班……」

丁一彪臉色稍霽，道：「上車吧！」

「大塊」跳了上去，車子便又開動了，繞了個彎便到達醫院。丁一彪跳下車，吩咐司機在車上等着，就帶「大塊」走進醫院裏。

他倆在走廊走着，走廊內響起一片脚步的回音，一個護士從一間病房探頭出來，道：「請放輕脚步！」

丁一彪向她陪了一個笑臉。「請問凌志風住那一個病房？」

「是不是那個科長？嗯，他就住在左邊最後那間病房，因爲傷得不輕，院長安排他住單人房！不過你們只能看，不能動他！」

大塊道：「咱們動他作甚！」

護士瞪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不准跟他談話！」

「謝謝，咱們知道了！」丁一彪拉着大塊向內走去。

大塊道：「俺聽人說過女人做護士的，都是標準的河東獅，又說男人娶到護士，要倒霉三輩子……」

冷不防那護士聽到，追了出來，叱道

：「你嘴裏不乾不淨說什麼？沒有咱們女人，那有你們男人！」

大塊道：「沒有咱們男人，又怎會有女人！」

那護士道：「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是從你爹的屁股，還是你娘的……」

大塊吐一吐舌頭，掩住耳朵快步走在丁一彪前面。丁一彪輕責道：「看你以後說話還敢不敢不顧後果！」

到了左邊最後那一間病房，丁一彪輕輕把門推開，只見床上躺着一人，可不正是凌志風！才一夜不見，便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臉色黃得怕人，床前放着一個架子，上面掛着一瓶葡萄糖水。

丁一彪與大塊進來，凌志風完全不知道，昏昏沉沉地睡着。丁一彪雙眼露出兩道憐光，他愛惜地看了他幾眼，示意大塊出去。

大塊道：「奇怪，老陶爲啥不在這裏呢？」

「也許他回家休息去了！」

「他說要等我的！」丁一彪看見那位護士，忙問道：「姑娘，請問剛才是不是有兩個漢子來看凌科長？」

那護士歪着嘴一笑，道：「那兩個男人本來坐在手術室外面那張板櫈的，但只一陣便不見了……咦，我知道了，原來是他們！」

丁一彪吃一驚，問道：「什麼事？」

「他們到病房裏睡覺，就是凌科長現在睡的那張，難怪床單都被弄凌亂了！」

「他倆人呢？」

「不知道！」

「謝了！」丁一彪與大塊走出醫院，忽見樓梯底下擺着一輛脚踏車，他看了幾眼，道：「這不是王隊長乘來的嗎？怎麽還在這裏？」

大塊道：「也許他們還未離開！」

丁一彪心頭一跳，心底忽然升起一股不祥之念，忙道：「大塊，叫司機下來，在醫院裏面找一找！」

「找誰？」大塊一臉奇怪。

「王隊長跟陶宜春，小心有敵人！」

× × ×

王森忽被一陣錐心的疼痛驚醒，他醒來時，頭還有一點暈，但疼痛不斷地刺激着他的神經，使他的腦袋很快便清醒過來了。

佈定下神來，便立即發覺身上被什麽東西壓着，而疼痛感則仍在持續着。

王森大叫一聲，左手用力一掃，掃及一物，毛茸茸的，佈吃了一驚，低頭一看，便接觸到一對凶狠殘酷的目光！

那目光發自一隻大黑貓！這黑貓張開大口，露出白皚皚陰森的牙齒，分明便是在甄天泰家見過的那一頭！

那黑貓雙脚一按，向王森頭部噬去！

王森右拳及時揮出，正中那頭黑貓的頸部！這一拳力量極大，把黑貓打退，跌下床去！王森自床上跳了下來，這才發現這是一間極大的房子，空氣中充滿了藥水味！

房內有很多張床，有的床是空的，有的則睡着人，被子則蓋到頭上！

那黑貓咪嗚地一叫，向王森撲去，王森雙脚一錯，忽然一陣疼痛，使佈行動大受影響，他一閃閃不開，被貓爪在腰上抓及，連皮帶衣服都被抓破！王森這才發覺自己身上已有多處損傷，鮮血淋漓，想起老廟祝被貓吃的情況，身子無端端地打了個冷顫！

那黑貓弓着腰準備再作攻擊，王森慢慢後退，伸手去拉門，那知房門被人自外鎖住，竟然拉不開！

人貓大戰

王森來不及拍門，那頭黑貓便已撲了上來，他心頭發慌，手上又沒防身武器，只得閃開，再伸手到腰上摸槍，不料又摸了個空！

「喂，你們醒醒，這裏有一頭吃人貓！」王森邊叫邊閃，他來到一張床前，見那人仍然熟睡如死，忍不住拉下他頭上的被子！

那人還未醒來，黑貓又撲上來了！王森身子一蹲，黑貓在他頭上飛過，落在床上，床上那人忽然身子一抖，坐將起來！

王森大叫道：「老兄，你眞好睡呀，小心那頭黑貓！」他回頭一望，只見那人臉色青白煞人，雙眼緊閉，頰上有幾道抓痕，肌肉翻出來的，不是紅色，而是慘白色的，那人整個形象，都教人感到恐怖詭異！

黑貓沒有理會那人，雙眼仍瞪着王森，王森不由自主地往後一退，黑貓隨即自床上撲來，王森斜閃兩步，黑貓一撲不中，伏在地上嗚嗚作响！

王森正想叫那人帮忙捉貓，頭一轉，猛見那人身子再一抖，「噓」地一聲，直挺挺地又睡倒了！

這刹那，一個念頭忽然爬上王森的心頭，他幾乎脫口叫了出來：「死人……殭屍！」

傳說貓兒接觸過的死人，都會變成殭屍，剛才那死人不是坐了起來麽？現在雖然倒下，但下一步會怎樣却沒人能知道！

再看一看房內的一切，床是石床，牆也是石牆，一切都表明這是一間殮房！

王森吸了一口氣，心中欲迅速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整理一下，可是殮房內那盞昏暗的燈不知爲何，突然熄滅了，王森雙眼一時之間難以適應，他機警地閃開幾尺，以防黑貓偷襲！

他估計沒錯，那黑貓果然乘機撲了過來，不過光綫雖暗，但黑貓那對眼睛却似能發光般，泛着兩團慘綠色的光芒，這對王森十分有利。

「咪嗚」那貓裝腔作勢地一叫，王森忽然連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這麽大的一條漢子，竟然會怕一頭貓，而且自己還有一個外號叫山貓！

山貓是凶狠敏捷的動物，難道會害怕一頭家貓？不過這可不是尋常的貓！

他心念未了，那兩團綠光如離弦之矢飛來，王森先下手爲強，飛起一脚，踢中黑貓！

黑貓發出一道凄厲的叫聲，飛出十多尺，跌落地上，一個轉身，打挺躍起，喉頭呼呼怪叫，再向王森撲來！

王森再踢出一脚，但不知是那貓學乖了，還是王森受傷，動作大大不如平日的

敏捷，這一脚竟踢了個空！

黑貓眨眼即至，王森身子一歪，左拳直擊而下，黑貓再怪叫一聲，如同兒啼，跌落地上！

這一拳擊痛了黑貓，但也激發了牠的兇性，只聽牠嗚地一叫，飛竄過來，急咬王森的脚！這一着十分聰明，正好擊正王森的弱點，因爲王森的左腿受創甚深，走動不靈，而上身俯下以手反擊，又十分不便！

那黑貓已撲了幾次，王森便已累得滿頭大汗，他邊閃邊退，終於退至一張石床前，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只得用手按在石床上，越過死屍，跳到另一端！

黑貓很快，緊接着也跳上屍體，王森好像又見到死人坐了起來，他後背冷汗直冒，可是這刹那，竟然被他想到一個辦法！他不理那死人會不會變成殭屍，上身探前，雙手抓住蓋在死人身上的白布，用力一拉！

黑貓乘勢竄了過來，王森手一抬，黑貓撞在布上，氣力一消，滑落床上，幾乎與此同時，王森的白布蓋住了黑貓，立即死命地把牠按住！

他不但按住了白布，也按在一對冰冷的脚上面！

王森見過不少死人，也接觸過不少死人，但都沒有這次的恐懼，因爲黑貓在白布裏蹦跳翻滾，磨擦之下產生電極，使得那死人不但坐了起來，而且上身不斷前後幌動，惹得骨頭「格格」亂响，令人魂飛魄散！

王森的額頭全是汗，但他不愧是歷過風浪的人，見「殭屍」並沒有什麽擧動，胆子漸大，雙手不斷抽機活動，把白布揉成一團，形成一個袋子，然後提了起來！

黑貓在白布之內怪叫連連，不斷地抓動着，已有好幾處讓牠的利爪抓破，但王森勝券在握，已不畏懼，不慌不忙提着牠走到空地處。

忽聽「砉」的一聲，又一陣骨骼的格格之聲，料是那死人又睡了下去。

王森雙手抓住白布，用力往地下撞去，那黑貓在裏面叫得好不凄厲，像是小兒肚子餓，發出的啼哭聲！

王森連撞三下，那黑貓叫聲仍然不絕於耳，王森發了狠，叫道：「老子撞死你！」奮起全身之力一甩，白布之內「嗚」的一叫，聲音轉低，胡胡地叫着，似乎在呻吟。

就在此刻，門上忽被人敲响，「砰砰砰」的震人耳鼓。

王森如大海之中抓到一塊木板，趕緊奔了過去，貼着門縫叫道：「快開門！」

外面有人問：「你是誰？」

王森大聲道：「俺是偵緝大隊長，快開門！先開燈！」

俄頃，那盞昏暗的電燈亮了，王森反問：「你是誰？」

「你退後一點，我開門給你出來！」

王森依言退後，忽然他心頭一動，雙眼緊緊望着門，門很快便打開，王森身子一閃，提起白布護在胸前，走進來的是陶宜春，只見他手上赫然握着王森那柄盒子炮，一進來，便用脚跟把門踢上！

王森這刹那全然明白了，冷冷地道：「原來你是奸細！」

陶宜春也冷冷地道：「你現在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誰收買你的？反正我已快死，你不妨讓我做個明白鬼！」

「是你們迫我的，可怪不得我！王森，你能够死在這裏，有這許多人陪你，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乖乖上路吧！」

王森額頭爆汗，急中生智道：「俺投降！」他乘勢把白布包拋下，雙手擧起，一對眼睛却緊緊瞪着對方！

不料那白布包一跌落，那頭大黑貓便竄了出來，向陶宜春撲去！原來這異種黑貓十分狡猾，剛才詐死，實際只是受了傷，佯死竊機報仇，黑暗中，加上方向突然不辨東西，以爲陶宜春便是王森！

陶宜春還在懵然不知，冷冷地說道：「在這裏開槍，神不知鬼不覺地，你安心去——」

話未說畢，胸脯一痛，黑貓撞進懷來，他手臂不由自主地向後一仰，王森右拳倏地擊出，擊在他的手腕處！陶宜春只覺手腕一麻，手槍飛了出去，陶宜春尖叫一聲，對連番的變化，有點不明所以！

王森再飛起一脚，蹬在陶宜春的下陰，陶宜春喉管發出咕的一聲怪响，雙手掩着下陰跌了下去！

王森一脚踢出之後，立即閃了開去，因爲他發覺那頭黑貓已轉身對着自己！

王森要去拾槍，只要那槍在手，他便有必勝之把握！

「呼」的一聲，黑貓撲了過來，王森踉蹌一退，但黑貓因爲受了傷，氣力大不如前，身手也呆滯了許多，那一撲，離王森很遠便落地！

王森暗中鬆了一口氣，蹲下身子伸手在地上摸索！黑貓再度撲來，他肩膊落地，擰腰滾開，忽覺腰上一痛，壓着一物，伸手一摸，正是那柄盒子炮！

王森立即把槍提了起來，那黑貓忽然斜奔過去，撲向陶宜春！陶宜春着了王森那一記，尚未恢復過來，根本不知道魔鬼已臨身，直至黑貓張開那白皚皚的牙齒，一口咬了下去，他才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

這道叫聲使得王森聽後連脚也發酥，緩緩站了起來，提槍準備，陶宜春雙手亂撥亂推，那貓剛才在王森處吃了癟，把怨恨都發洩在陶宜春身上，屢退屢進，陶宜春被咬得皮破血流！

王森暗暗好笑：「你想用貓咬我吃我，嘿嘿，想不到自作自受呀！」

他慢慢地退到門邊，伸手去拉門，不能動，推之又不能動，不由心頭一跳：「陶宜春還有同黨？他一進來，那人便把門鎖上？」

王森轉過頭來，見陶宜春受傷甚重，身上血跡斑斑，生怕他會因失血過多而死，斷了一條綫索，便提槍瞄準，「砰！」一子彈貫進那黑貓的頭部，頭骨破裂，紅的血，白的漿，一齊噴出，黑貓被擊飛三尺才跌落地上，不能動彈！

陶宜春亦跌坐地上，靠着一張石床，呻吟不已，王森冷冷地道：「陶宜春，你好福氣呀，有這許多死人爲伴，你死了也該瞑目了！」他這是原話奉回。

陶宜春大驚，縮在床角，王森冷笑一聲：「你就算已變成殭屍，俺也有本事一槍把你的頭打穿！你信不信？」

「信，信……」陶宜春身子亂抖，身上的血流個不停。

「外面有你的同黨？快叫他開門！」王森用槍一指。陶宜春忍着痛，爬了過來，王森冷眼旁觀，防他突然襲擊。

陶宜春爬到門後，伸手揑拳，在門上用力擂動，兩重一輕，他敲了三下之後，停了一陣才敲第二遍，可是他連敲四五遍，那度門仍然死死地閉着。

王森道：「原來人家雖然收買了你，但仍不把你當作自己人，把你也出賣了！你省點氣力吧！」

陶宜春忽然大叫起來，瘋狂似地擂打着門，門就是不開，王森大聲問：「這裏是在什麼地方？」

「在醫院後面……很僻靜！」

「你進來時，有幾個同黨在外面？」

陶宜春沉吟了一陣，才回答道：「一個……」

王森掏出袋錶一看，已是六時一刻，他收起袋錶，道：「好啦，反正現在咱們都在等候命運的安排，便聊一聊吧！」

「聊？聊些啥？」

「很簡單，其實你也知道，」王森也坐了下來，槍口則仍然對着陶宜春。「是誰收買你的？」

陶宜春不作聲，王森冷笑道：「你好作賤，人家只是利用你，你幹啥到這時候還維護他？他給了你多少錢？」

「我……我否認我是讓人收買……」

「哦，那你原來是臥底的！」

「也不是……」

王森又想了一下，試探地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說，你是甘心替人賣命的了？」

陶宜春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點頭，王森大聲喝問：「為了什麼？」

陶宜春呵呵地笑着，那神情十分複雜，把頭搖得像貨郎鼓般，王森聲音放軟，問道：「是為了錢？」

陶宜春道：「不是錢這麼簡單！」

王森冷笑一聲：「為了生活是不是？這已是陳腔濫調！」

「陳腔濫調？誰不是為了生活？」

「人活着並不是為了錢！」

「但沒有錢却不能活！」陶宜春忽然激動起來：「你很幸福，因為你沒有父母，沒有弟妹要你供養，你自然可以清高，何況你還是周總局長眼前的紅人，咱們省裏的偵緝大隊的總隊長！」

「呸！你怎能够說出這種不孝的話來呢！」

「我不孝？」陶宜春激動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吼叫地道：「若是我不孝，就不會……」

「你若不孝就不會讓人收買，是不是？」王森的語氣充滿揶揄之味道。

「你說我應該看着父母病死？看着弟弟妹妹餓肚子？」

「你的月餉不够？但吃公飯的，有誰是過好日子的？不要忘記，咱們是為公辦事！」

「為公辦事也要吃飯。」

「節省一點，相信可以維持！」

「已經是喝稀飯送咸菜，難道還不够節儉？不但如此，而且還欠下了一屁股的債！」

「你喜歡賭錢？」

陶宜春悻悻然地道：「我連烟都沒敢抽，還賭？家裏有大有小，平常還可以挨過去，一遇到有人犯病就慘啦……偏生這年頭找事兒做又不容易，要不然，俺早就改行啦！」

「好，俺不想再跟你討論孝不孝的問題，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跟你一樣掉在人家的陷阱裏的，還有誰？」

陶宜春喘着氣，道：「我不承認咱們是掉在陷阱裏的……」

「好，又算你對了！」王森絕不放鬆：「局子裏還有誰跟你一樣？」

陶宜春凄涼地一笑，道：「我不會告訴你，你別做夢！」

王森忍不住走到他身前，扯着他的衣襟，道：「難道你不想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陶宜春忽然大笑起來，但笑了一半便猛烈地咳嗽。「我不敢發這種夢！」

王森道：「你不怕死？俺一槍便可以叫你上西天！」

陶宜春凄涼地一笑，道：「何必浪費子彈？等下我便要死了……」

王森這才發覺他身上流的血實在太多了，只聽陶宜春喘着氣道：「除非現在醫院裏就有人死，被送來這裏，否則來不及了……」

王森不由倒抽一口冷氣，陶宜春道：「這裏若不是安全，咱們怎會把你送來這裏？」

「是你把我迷倒的吧？」

「不錯，是我用麻藥布，把你迷暈了，然後拖你過來！咱們老大說你太可惡，所以不想一槍了結你……」說到這裏，陶宜春猛吸幾口氣，一張臉白得像紙。

王森道：「所以他用貓來咬我？」

「你錯了，是拿你來餵貓！這頭貓喜歡吃肉，人肉也吃……不想你會醒得這般快……咱們在外面聽見貓叫聲，知道事情有變化，所以老大才派我進來……」

「嘿嘿，你們當然不知道我練了內功！」王森道：「這頭貓是誰的？」

陶宜春搖頭，王森再問：「你們老大是誰？」

陶宜春又搖頭，王森沉住了氣再問：「他認識我？」

這次陶宜春點點頭，王森喃喃地道：「他為什麼不再派人進來殺我？而你叛變，我又不知道，他又何必急急派你進來？要暗殺我並不困難？」

陶宜春嘆了一口氣，說道：「事情不是你想像的簡單……」他忽然喘息了一陣，激動地道：「甚至也不是我想像中的簡單……」

「有甚麼不對？」

「我想不到他會這般殘忍……有意要殺我的……因為我來醫院，有個熟人知道，他怕我的底細遲早會給人揭發，讓我進來，是個絕着……」

王森接道：「不錯，第一，假若你能殺死我，固然好得很；第二，假若你反被

我殺死，也很好，這是借刀殺人，省得他自己動手，而且給別人知道了影响也不好！不過即使你殺死了我，最後也躲不過他的毒手！」

陶宜春哼了一聲，道：「你不必再勸我，我什麼也不會說！」

王森冷哼道：「你眞是冥頑不化，人家當你是狗，你却把他當作是神！」

陶宜春索性閉起了雙眼，王森再問他幾個問題，他都不瞅不睬！

王森拿他沒法，忽然把槍掏了出來，使出最後一招：「你到底說不說，不說就開槍！」

陶宜春聲音微弱地道：「請你開槍吧，王隊長，我實在活得不耐煩了！你殺了我，我在九泉下不但不會怪你，而且還會感激你！」

王森一呆，道：「難道你沒有什麼遺言？」

「遺言嘛……希望你不要把眞相告訴我家人……說我是讓歹徒殺死的吧！」陶宜春雙眼流出兩行淚水，「其他的我相信你……」

「相信我什麼？」

陶宜春挺一挺胸，道：「來吧，開槍吧！」

王森身子忽然一抖，抖指扣動，子彈在槍管中飛出，發出「砰」的一聲，在殮房內震盪了許久……

死貓的作用

大塊忽然跳了過來，道：「我好像聽到一個槍聲！」

丁一彪也道：「我也聽到！」

他們在醫院後面，那裏有一排松樹，枝密葉茂的，忽然傳來一個槍聲，使人奇怪，大塊叫道：「開槍的地方好像離這裏很遠！」

丁一彪道：「好像由樹後傳來的！過去看看！」兩人穿林進去，便看見林外孤零零地立着一個平房，丁一彪問道：「這是啥地方？」

「俺也不知道！」

聲音剛落，平房內又傳來一個槍聲，大塊走了過去，回頭喊道：「處長，門上有鎖！」

「你守在這裏，我去找人來開鎖！」丁一彪快步走回醫院，迎面見到一個大夫，便拉住他問道：「你們後面有一棟平房，那是誰住的？」

大夫道：「那是本院的殮房！」

「門鎖着，麻煩你借把鑰匙借來用一用吧！」

大夫吃驚道：「你要鑰匙幹什麼？」

丁一彪道：「裏面有槍聲傳出來，我要去調查！我是省裏的治安行動處長！」

「哦哦，請處長跟我來！」那大夫神色登時變了，轉身走去，到了一間辦公室推開門，裏面坐着幾個人，大夫道：「老陳，把殮房的鑰匙拿來，這位處長要進去調查！」

老陳是個胖胖的老漢，聽了大夫的話，便看了丁一彪一眼，轉頭望向一個木牌，那木牌就掛在他左手面的牆上，上面釘滿了鈎鈎，鈎鈎上面掛着一枝鑰匙。

老陳看了一下，臉色忽然變了，道：「殮房的匙鑰不見了！」

大夫急道：「怎會呢？快找一找！」

丁一彪一聽立即快步跑了，跑到殮房外，問道：「大塊，情況怎樣？」

「裏面有人，聽不清楚說什麼……」

那司機也過來了，道：「剛才裏面又响了兩槍！」

丁一彪掏出手槍，道：「你們散開！」他待司機和大塊走後，然後連開三槍，三槍過後，那柄鐵鎖已掉了下來！

丁一彪跳後，匿在一株樹後，大塊拾起一塊石頭拋了過去，那殮房的門外面還加了一層鐵板，是以石頭拋到上面，發出的聲音很大！

殮房的門開了，接着一個人走了出來，滿身是血，大塊叫道：「陶宜春！」

「還有我，王森！」王森認出大塊的聲音，從陶宜春身後伸出頭來。

丁一彪噓了一口氣，急道：「小王，這是怎麼回事？」

王森道：「他快不行了，大塊快抱他到醫院去，不能讓他死！」

「是！」大塊抱起陶宜春回頭便跑，王森直至此時才鬆了一口氣。

丁一彪知道他必定經歷過危險，便拍拍他的肩膊，道：「還挺得住嗎？」

王森精神一振，道：「剛有點眉目，怎能沒精神！」

丁一彪按不住心頭的喜悅，道：「咱們邊走邊談吧！」

王森輕輕把丁一彪推開，道：「小心點，咱們分開走！」

丁一彪有點驚奇，但他向來相信這個愛將不會故弄玄虛，於是重新掏出槍來，小心翼翼來到醫院！「行啦，這裏一切有大夫和護士，咱們回局子吧！」

王森道：「你等一等！」他跑到手術室外，看見大塊便在那裏，王森對他耳語一陣，最後又把自己的槍給他，「裏面還有四顆子彈！」

大塊忙道：「俺也有槍，隊長，您自己佩帶吧！」

「不必客氣，你小心，不許一個人去凌科長的房間，就算是大夫進去，你也要拿槍跟着他進去！」王森臉色肅穆地道：「陶宜春知道歹徒的一些綫索，假如他不死，可能會有人來殺他，你也要小心，等下我會派人來接你！」

「是！」大塊見他說得嚴重，高聲應了一句：「堅決完成任務！」

王森走了出去，丁一彪立問：「到底發生了啥事兒？」

王森沉着臉道：「回到局裏再說！」

「那麼快上車吧！」

兩人上了車，丁一彪命令司機立即開車回分局，在車上，王森示意丁一彪握槍在手！丁一彪十分納悶，問他王森又不答，終於到了分局，一下車王森便叫道：「泡壺茶來！」

丁一彪又叫人去買包子油條，兩人閉門在局長的辦公室內，丁一彪道：「什麼事這般緊張的？」

王森道：「陶宜春是他們的人，奉命殺我！」

「啊！」丁一彪一驚：「局裏的人，

眞的有問題呀？」

王森喝了一杯茶，定一定神，這才把昨夜至今的情況說了一遍，只聽得丁一彪目瞪口呆。「我忽然醒起陶宜春說過一句話：他們在門外聽見貓叫聲，所以才知道我還沒死，於是就對着門開槍，因爲槍聲比貓叫聲大，遠一些的也聽得到……」

丁一彪慶幸地道：「幸好那時候，我跟大塊剛好到醫院後面找你！」

「你怎知道我會有事？」

丁一彪也把今早他的推測說了一遍，門敲響，是逡早點來的，王森關上門，道：「陶宜春雖然不肯招供，但他仍然是無意中透露了很多秘密！」

丁一彪跑了一個上午，肚子早餓了，拿起一隻肉包子，咬了一口，話聲含糊不清地道：「你說來聽聽！」

王森也咬了一口包子。「他說他碰到一個熟人，所以他們老大怕他的底細會暴露出來……」

丁一彪輕輕拍了一下桌子，道：「不錯，他碰到的是大塊，難怪你這般相信大塊，把任務交給他！」

「還有，他說他們老大認爲我很可惡，所以才要殺死我！」王森把那半個包子全塞進嘴巴裏，半晌才道：「處長，你想得出這個老大是誰的？」

丁一彪想了一下，道：「難道是屠塲的老大神刀手嗎？」

「極有可能！我也這樣想！」王森喝了一口茶，興奮地道：「第一，我跟他在口頭上較量過，他認爲我可惡；第二，陶宜春自告奮勇帶你去屠塲找神刀手的！」

丁一彪執起第三個包子道：「這樣看來他們還未離開本城，這倒是好消息！」

「處長，還有件事，那座城隍廟跟那廟祝，一定要查清楚，我認爲『神刀手』固然可疑，而甄天泰更可能是主謀人！」

忽然房門又再被人敲響，王森開門，有人道：「隊長，你的人來了！」

王森大喜，連忙走了出去，他多年的助手小虎子帶着五個人正和分局的人打招呼，王森道：「怎麽你們六個來？」

小虎子道：「咱們在維坊接到命令就趕來，其他弟兄可能在遠一點，所以來遲了——」

「也好！」王森對自己的嫡系十分有信心，稍鬆一口氣，道：「你們吃過早餐沒有？」

小虎子道：「有命令就下吧，還管得吃什麽東西！」

「不行，皇帝不差餓兵！你們先進去休息一下！」王森又派人去買包子。

辦公室內多了五個人，氣氛登時活躍起來了，丁一彪先把整件事故說了一遍。

「都清楚了？」

小虎子等人點點頭，王森道：「現在我來分配工作！小楊小朱，你們到醫院接下大塊的任務！小黃，你跟大塊去調查傅局長住的那幢別墅的契約情況，小林，你去城隍廟一帶調查……」

小虎子急道：「那我呢？」

「你怕沒事做？你和老胡跟着我！」

丁一彪問道：「小王，你準備去那裏呢？」

王森道：「去找那個瘋漢！」

丁一彪一呆，問道：「找他幹啥？」

「處長，你還記得他一直在叫貓、貓的嗎？那貓死了，我想拿去給他看看，也許會有點作用！」

丁一彪點頭稱善，但担心他的身子。

「你不如先歇一下再去吧！」

王森道：「他媽的，給陶宜春迷倒，昏睡了兩個鐘頭，够了！處長，你坐鎭在分局裏也不太安穩，得小心！」

丁一彪正容道：「這件事到現在爲止，咱們已經犧牲了三個人，咱們却連人家一個都掏不到！眞丟人，大家都小心，別給人家在背後笑話！」

× × ×

王森、小虎子、老胡、小楊和小朱開着吉甫車去醫院，原本那司機已叫他休息，開車的是小虎子。說眞的，王森對那司機也不太信任哩！

車子經過許老大的家，王森見他家門半掩着，便教小虎子停車。「你們在車上等我！」他跳下車，推開那扇門，只見許老大的女兒坐在廳裏唸上大人，孔乙己。她聽見門聲，轉過頭來，歡叫一聲：「王叔叔！」

王森含笑道：「你爹在家嗎？」

「在在，爹，王叔叔找你啦！」那姑娘朝内叫了一聲。「王叔叔你坐吧！」

「不，我還有事！」

許老大自房內走了出來，與王森打了一個照面，尷尬地一笑。「王隊長光臨寒舍……屬下……」

「你女人病了，你就多休息兩天陪她吧，反正省裏的人來了！不愁人手！我剛經過這裏，順便來看看你！老許，你够不够錢買藥？我這裏還有！」

許老大感動地說：「不不，不能再要你的了，已經够啦！」

「你我一塲同事，不用客氣！」

許老大道：「兩個大洋已經够了……隊長，那天俺心情不好，跟你嘔氣……」

王森道：「好，不要記在心上，我還有事趕着要辦！」

「隊長！」許老大欲言又止。

王森笑道：「咱們改天再見！」他說了便走出去，跳上車，吉甫車便呼地一聲開動了。

到了醫院，大塊紅着眼道：「隊長，老陶他不行了！」

王森一跺脚，道：「可惜……」他這一跺脚牽動了腿上的傷，這才醒起，還未敷藥，便道：「大塊，這裏有我們，你到殮房把裏面那頭死貓拿來！」

大塊去了之後，小虎子又把大夫找來，大夫看了王森的腿傷一眼，道：「你傷口不淺呀，剛才爲什麽不先包紮一下？」

王森笑道：「反正血已止了！」

「怕會化膿，你坐着，我拿消毒藥水替你清洗一下！」

大塊把那一隻死貓拿了過來，王森說道：「大塊你同分局，處長另有任務交給你！」

大塊不但不埋怨，反而十分高興地走了。大夫過來爲王森清洗傷口。

「大夫，那天局子裏送來的那個瘋漢呢？他住在那裏？」

「在後院裏，這兩天好像好了一點，

也肯吃飯了！」大夫看到地上那頭死貓噁心地道：「隊長，您怎麽還要這死貓？」

「這種貓你見過沒有？」

「這貓好大！」那大夫一邊替王森包紮，一邊看着死貓。「這種貓不是咱們國家出產的！」

王森甚感興趣，問道：「是什麽國家的？」

「牠好像是山貓，但又不是我國的山貓，我只敢肯定牠不是我國出產的！」

王森見已包紮好，便道：「請大夫您帶我去見那個瘋漢！」

那大夫道：「不必客氣，請來！」他一直帶他們來到一座小院，指着一座屋子的一扇門道：「就在裏面！」掏出鑰匙，把鎖打開，再推門進去。

那個瘋漢瞪着他，目光充滿了敵意，王森在大夫後面閃出，把死貓向他抛了過去！

瘋漢大吃一驚，尖叫起來：「貓，貓！」那聲音說不出的恐懼，身子縮在牆角，撲簌簌地抖着。

大夫對王森這個舉動甚不滿意。「隊長，你這樣做會加重他的病情的！他不是天生的精神病患者，是嚴重的神經衰弱，加上受到巨大的刺激，才形成精神分裂症的！」

王森道：「我只知道，心病須用心藥醫！這頭貓很可能便是他的心藥！」說着王森走前，拾起那黑貓，隨意輕抛着，那瘋漢神情逐漸平靜下來，王森忽然把貓抛過去，「給你，牠死了，不用怕！」

瘋漢向後縮了一縮，仍有點害怕，但只過了一陣，便慢慢爬前，來至黑貓屍前，端詳了一陣，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雖然來得突然，但聽來甚是正常，那大夫臉上有興奮之色，輕聲道：「也許這便是醫治他的心藥了！我對精神病雖有涉獵，但這不是我的專長，本院也缺乏這種人材，希望他能好轉！」

瘋漢一抓手，把黑貓提了起來。「貓，貓，你死了……嗚嗚嗚……」他忽然哭了起來，淚水像缺堤之河，流個不停。

小虎子等人甚是納悶，不知他爲什麽又笑又哭，瘋漢哭了一陣，忽把黑貓用力往地上一抛，叫道：「打死你，打死你！我要爲阿娟報仇！」

王森正想開腔問他，却被大夫的眼色止住。不料那瘋漢把黑貓連摔幾次之後，忽然抬起頭來，瞪着他們，半晌又用手敲打自己的腦袋，道：「你們是誰？我的頭好暈！」

大夫大喜，雀躍歡呼：「你好了，你好了！」

瘋漢一呆，道：「你是大夫吧？我頭明明還疼，你說什麽好了？」

王森一聽，也歡聲道：「不錯不錯，你眞的好了！這黑貓是你的心藥，牠治好了你的病！」

瘋漢臉色一變。「黑貓？你說這頭貓？咦，我以前在那裏見過牠？牠以前很凶猛，怎會死了的……啊，對啦，阿娟是被牠咬死的……」

「阿娟是誰？」王森忍不住問他。

瘋漢道：「是啊，阿娟是誰？她，她……是我的女人……」他忽然自地上跳了起來，放聲叫道：「阿娟，阿娟！」

王森連忙攔住他，道：「阿娟是不是被牠咬死的？」

「是的，你怎會知道？」

「你想不想替阿娟報仇？」

「怎會不想？但，但黑貓已經死了啊！對，牠是被你打死的？」

「黑貓雖然死了，但是誰養牠的？」

「是……牠有主人，主人是誰呢？我怎想不起來？」

王森轉頭望向大夫，大夫在他耳邊道：「他已經恢復了七八分了，可以帶他走了！」

王森點點頭，走前伸手拉住瘋漢的手臂，道：「我帶你去找牠主人好不好？」

瘋漢任他拉着，却埋怨自己地道：「我明明知道的，爲什麽想不起來？」

王森轉頭對大夫道：「大夫，請你小心照顧凌科長，一切拜託了！」

「放心，對任何病人咱們都會盡力，何况是他！」

綫索又斷了

王森留下小楊和小朱，只帶着小虎子、老胡和瘋漢同分局，分局的人見到瘋漢都十分奇怪，王森忙向他們打眼色，表示不要開口！

瘋漢道：「這是什麽地方？」

「這裏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會帮助你報仇！」王森帶他到辦公室，道：「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什麽名字？」瘋漢用力地搔頭，「我的名好像三個字……哎，快說出口了，他偏又忘記了！」他懊喪地給了自己一巴掌！

王森道：「你肚子餓不餓？」

瘋漢道：「我要鹵麵，還要水餃！」

「好，我叫人去買來給你吃，你慢慢想！」

× × ×

瘋漢在吃麵的時候，小朱匆匆地奔同來，道：「隊長，大夫說假如那漢子還未完全清醒，他說最好讓他睡一覺，也許有效！這是安眠藥，吃了就睡！」

王森大喜，接過藥丸，叫人把藥丸扔在開水裏，拿去給瘋漢喝，他詢問凌志風的情況。朱國明道：「隊長放心，中午科長醒來了，喝了一碗米湯，後來又睡了，大夫說他已完全沒有生命危險！」

王森更加高興，又令小朱同去醫院，那瘋漢喝了藥，過了一陣便倒在會議桌上睡着了。

下午，大塊與黃成同來了，黃成立即向王森報告：「隊長，咱們查清楚了，那棟別墅是甄天泰在前年買的，也就是他買了之後，傅局長才搬進去，以前的業主聽說曾經在西班牙代辦處做過事，現在上海做寓公！」

大塊接着道：「咱們又到甄天泰家附近查訪，原來他夫婦很少出門，甄老爺給人的印象也是一個讀書人，雖然固執迂腐，但斯文有禮，不會跟隣居吵罵！」

王森忽然想起一件事，忙問：「他有一子一女，到那裏去了？」

「他兒子在五年前去東洋讀書，聽說

到現在還未畢業，他的女兒則嫁到上海去了！」

「他的兒子去東洋五年，從未回來過嗎？」

大塊道：「兩年前來過烟台，聽說他回來時，只帶了一隻大黑貓！」

王森心頭一動，忙再問：「隣人對這甄家大少爺，有什麽觀感？」

「一個說他跟他爹爹一樣，斯文老實相，但另一個却說他表面老實，實際上狡猾得很！」

「哦？他兒子叫什麽名字？」

「甄棟樑！」

王森冷哼一聲。「他回來多久？」

大塊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有他家隔隣那家木匠一家見過，只見過幾次，後來便不見了！」

「不見了？這是什麽意思？」

「來旣沒通知隣人，去亦不相辭！」

「這般神秘？」王森喃喃地道：「他幹什麽營生的，這般神秘必有蹊蹺！」

忽然裏面傳來一個猛烈的敲門聲，王森轉身過去，把會議室的門打開，那瘋漢已醒了，問道：「你是誰？這裏是什麽地方？」

王森見他神情又正常了不少，便坦言告訴他，反問：「你叫什麽名字？」

那漢子囁囁嚅嚅說不出話來，王森道：「你記起往事沒有？」

漢子點點頭，王森道：「那你還猶疑什麽？難道你不想替你女人報仇？」

那漢子身體猛地一震，滿臉悲憤，却咬牙不語，王森心頭一動，想道：「這漢子一定是他們的人，唔……」當下道：「不管你以前做過什麽事，只要你把一切供出來，咱們對你一定從輕發落！」

「你能够作準？」漢子雙眼緊瞪着王森。

「我答應你，我是他的上峯，行動處長！」原來丁一彪聽見聲音走了過來，「咱們到房內說，好不好？」

那漢子沉吟了一下，然後才點點頭。會議室內除了丁一彪，王森外，尚有老胡胡平原，他是司記錄的。

「你叫什麽名字？」丁一彪先問。

那漢子答：「鄺力強！」

「鄺力強，你們老大是誰？」這次由王森發問。

「我只知道他外號『神刀手』！」

這雖已是意料中事，但此刻丁一彪與王森聽後，仍有一股興奮感。

鄺力強咳了一口氣。「其實我以前是在威海混的，後來被『神刀手』僱來，作他的殺手……我一切都聽命於他，爲他殺了好幾個人……」

丁一彪沉聲問：「都是本城的？」

鄺力強道：「也有外地的！」他頓了一頓：「我起初以爲他是老大，後來才發覺他只是一個傀儡，背後還有人……」

王森急問：「背後那人是誰？」

鄺力強搖搖頭，「我不知道，不過我聽過他們在說話，好像……好像這裏的分局長跟他們都有交情！」

丁一彪與王森交換了一個眼色。「說下去！」

鄺力強道：「我認識了阿娟之後，便決心不做殺手，重新做個好人……因爲一個人做了壞事之後，並不好過……」

老胡饒有興趣地問他道：「怎樣不好過？」

「吃不知味，睡又睡得不安穩……」

鄺力強嘆了一聲道：「我經常失眠，只有跟阿娟在一起的時候，才好一點……」

丁一彪問道：「阿娟是什麽人？」

「她，她……她是留春館的一個姑娘……」鄺力強突然加強語氣：「但她是個好姑娘！」

丁一彪道：「你跟阿娟相戀，『神刀手』一定反對的！因爲做殺手有一點十分重要，便是本身要對生命無所留戀，要無情！你有了心愛的女人，以後去執行任務時，便會患得患失！」

鄺力強用力在桌上擂了一拳。「他就是這樣說，但我已經愛上阿娟，我實在不能離開她，後來我被迫得不能忍受，便決定帶着阿娟離開這裏，反正那時我身邊有點錢，逃到什麽地方都沒有問題！」他說至此神情又激動起來，胸膛不斷地急劇起伏着。

王森生怕他「舊病」復發，連忙把茶杯推了過去，道：「你先喝一杯茶，再慢慢說吧！」

鄺力強依言把茶喝下，吐了一口氣，道：「不想他們竟然知道，在留春館埋伏，把我跟阿娟抓了，他們威脅我，要我離開阿娟，我不肯，他們把我和阿娟縛住，再指揮那頭貓去咬阿娟……」

他紅着眼續道：「我大叫大哭，都沒有辦法阻止他們，後來我便什麽也不知道了……」

王森實在不忍心告訴他，他後來氣瘋了，却問道：「他們把你關在什麽地方？『神刀手』經常在那裏出入，你還記起嗎？」

「記得，他住在那裏俺也知道！」

丁一彪向王森打了個眼色，王森忙道：「好，你帶我去找他！」

小虎子與胡平原立即站了起來，它去召集人手。

王森把人分成兩批，第一批是他、小虎子、胡平原，和黃成，外加一個鄺力强，第二批則由丁一彪帶領，率着分局的偵緝人員，但那些偵緝人員只知道有任務，却不知道要做些什麽事。

第一批人先去，五分鐘後，第二批才出發。

鄺力强帶王森他們到城中心，那裏的房舍又小又密，又破又舊，到了一條小巷，鄺力強道：「就在裏面。」

王森把胡平原留在小巷外面，帶着小虎子黃成進去，小巷裏的屋子灰灰沉沉，令人心頭如壓上一塊大石，空氣中似乎飄盪着一股子霉味。

鄺力强停在一棟紅磚屋前，那屋子又小又矮，他輕聲道：「從這裏進去比較方便。」他雙手抓住牆頭，一用力，引體上升，爬上牆頭，向內看了幾眼，輕輕巧巧地跳了進去，接着他把門打開，讓王森他們進去。

入門是個小小的天井，屋子裏門窗多已破壞不堪，似乎沒人住，王森輕聲問：「人在那裏？」

鄺力强道：「在前面，這裏的屋子都是相通的！」他在前面帶路，王森跟着他，小虎子押後，那屋子很小，但地上倒不太骯髒，過了穿堂，已是盡處，那裏又有一扇門，鄺力强輕輕把門拉開，向外看了一眼，揮手示意大家出去。

門外是一條兩三尺寬的通道，但通道的兩端都用石塊封住，所以外面根本看不到裏面的動靜，隔隣那棟小屋，也有一扇木門。

鄺力强輕輕一推，門被人閂上，他向王森耳語一番，王森便指揮手下伏在牆上，鄺力强走前敲門，兩重一輕，他一連敲了三次便停了。

過了一忽，裏面有人問：「那山來的人呀？」

鄺力强粗着聲應：「蓬萊山來的！」

裏面又問：「蓬萊山是仙山，什麼都有，你來幹什麼？」

「蓬萊什麼都有，就沒狗肉，俺是來吃狗肉的！」

裏面道：「你是誰？」

鄺力强沉聲罵道：「他媽的，對了號還問個屁，你乾爹我昨晚兒掉了幾根毛，你又不問！」

裏面那人罵了一聲：「操你奶奶的，九成是老馬，他媽的，老想做人乾爹——」話音未落，門「呀」地一聲打開。

鄺力强縮在牆後，那開門的看不到人，邊罵邊走了出來：「他媽的老馬，誰跟你玩……」

「噗！」王森一掌砍在他後頸血脈上，那漢子只覺得腦袋一陣暈眩，雙脚一軟便癱倒了。

小虎子順手在他身上摸了幾下，把他的匕首繳了。

鄺力强與王森閃了進去，只聽裏面有人問道：「他媽的，到底是誰來了？」

王森標了進去，只見廳上坐着兩個漢子，正在吃飯，一個赫然是『神刀手』，另外一個就是鐵塔！」

「神刀手」與鐵塔見到王森進來，都是一呆，繼而拔出槍來，「砰砰砰」，王森比他們更快，兩顆子彈便擊落他們兩柄槍。

「乖乖地站起來！」王森一手一柄盒子炮，威風凜凜道：「老大，你那天的威風那裏去了？放光棍一點，站起來吧！」

「神刀手」與鐵塔像鬥敗公鷄地站起來，冷冷地道：「姓王的，算你厲害。」

王森道：「你也不懶，小虎子，搜他們的身！」

鄺力强咬牙罵道：「操你奶奶的，你也有今天。」

「神刀手」嘿嘿笑道：「眞是天下奇聞，瘋子也醫得好！」

鄺力强大怒，大步流星走前，而小虎子也到了他身旁，神刀手覷準時機，估計王森不敢貿貿然開槍，忽然發難，手臂一動，兩柄飛刀直射向王森！

他手影不大，動作小，眞是防不勝防，與此同時，鐵塔配合他，大叫一聲，把桌子一掀，干擾王森的注意力。

那知鄺力强和他相處的日子不短，忙叫道：「飛刀，小心！」

王森身子一閃，「砰砰」兩槍，凌空把那兩柄飛刀射飛！

鐵塔睜大眼睛，幾不能相信，小虎子與鄺力强則連忙閃開！

「神刀手」臉色大變，王森冷冷地道：「你是『神刀手』，但我是『神槍手』，小虎子，那鐵塔是你的！」

「神刀手」道：「你用槍，算得什麼英雄，有種的，就跟我空手鬥一鬥！」

「空手鬥一鬥？」王森冷笑一聲，「誰會相信你身上再沒有飛刀？」

「神刀手」忽然把上衣解下，再把一件夾襖除下，只着一條貼身汗衣，接着又把長袴脫下，最後連鞋子也脫掉。「俺又不知道你會來，怎麼會藏刀子在身上！」

鄺力强道：「老大，咱們來吧！」

「神刀手」道：「你要報仇？哼，俺還看不上你！」

鄺力强大怒，轉頭道：「隊長，讓我先來！」

王森考慮了一下，他對鄺力强的武功頗有信心，但又怕他新病初癒體力難支，可是又知道鄺力强報仇心切，最後只得道：「你小心一點，不要勉强。」

鄺力强把外衣脫了，說道：「隊長放心！」

「神刀手」不等他準備，便撲了上去，舉手便打，鄺力强也不是弱者，兩人厮打了一陣，各中對方一拳，難分勝負，但王森冷眼旁觀，看得出鄺力强氣力難以支持下去，但他勝在凶狠，「神刀手」則火候够，出手較少，但每招都有作用，再打下去，輸的一定是鄺力强。

果然再過了一陣，鄺力强已連中兩記，臉色都變了。

王森道：「停！」把槍拋給黃成，在兩人中間一站，「神刀手」不理會他，一拳猛擊其胸！

王森冷笑一聲。「來得好」，格開其臂，也回了一招！

「神刀手」對付鄺力强可以輕輕鬆鬆，但對付王森情況便完全相反了，王森意態輕鬆，他則額頭見汗！

王森道：「算啦，放光棍一點，投降吧，你若肯與咱們合作的，便給你一條自新之路！」

「什麼叫自新之路？」

「判你坐十年八年牢吧！」

「呸！」

「神刀手」剛啐了王森一口，便被王森飛起一脚，蹬在他小腹上，把他踢飛！

「神刀手」知道今日不能倖免，退至神案前，順手抄起燭台，用力把尖刺插入自己的喉頭，鮮血長流！

王森奔前，喝道：「你幹啥？」

「神刀手」擰腰閃開，雙手仍將燭台不斷地旋轉着，喉頭胡胡亂响，令人聽後汗毛直豎！

鐵塔正和小虎子格鬥，見狀後退幾步，一頭撞在石牆上，登時腦漿迸裂！

王森跺足嘆息道：「想不到連這條綫索也斷了！」

小虎子道：「隊長，還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有的，小虎子，這裏交給你，其他的都跟我去！」王森首先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王森走出小巷，見到胡平原，便道：

「老胡，快走！」

胡平原年紀已五十餘，貌不起眼，又沉默寡言，但却很得王森的器重，他們走了幾步，便見到丁一彪，王森扼要地把經過向丁一彪報告：丁一彪問道：「你現在要去那裏？」

「帶老胡去甄天泰家的地道！」

丁一彪道：「好，你先去，我在這裏安排一下後，便帶人去協助你！」

王森、胡平原、黃成和鄺力強，像一枝箭般，射到甄天泰的家門外，王森問道：「鄺力強，這裏你來過沒有？」

鄺力強道：「沒來過！」

王森踢開大門，來至寢室內，把地道的入口打開，再教黃成找來油燈蠟燭，他帶胡平原與鄺力強下去，把黃成留在上面，「小黃，你得小心！」

「隊長放心！」

地道裏的一切依舊，胡平原迅速地走了一遍，然後再慢慢端詳起來，最後停在一處，道：「這裏有岔道！」

他說着自身上解下一個布囊，在從布囊裏面掏出鎚子，錐子，鑿子等器具來，他抓起鎚子，用木柄打牆上的一塊石頭，那石頭發出「蓬蓬」的聲音，王森大喜道：「果然在這裏！」

鄺力強說道：「這石這般大，如何挖呢？」

胡平原放下鎚子，雙手按在石上，不知他如何推，那塊石忽然移動了，一邊向內凹，另一邊則向外凸，露出兩道狹窄的空隙，王森大喜，道：「你們跟着，我先進去！」

不料鄺力強比他更快，一下子便閃了進去，王森微微一怔，連忙跟在他後面，胡平原收了鎚子等器具，也跟着走進去。

石後又是一條地道，這地道頗長，到了盡頭，跟那一邊的一樣，也是一座石梯，鄺力強爬了上去，雙手往上一托，一道光綫立即照了進來。

王森問道：「上面是什麼地方？」

鄺力強把鐵板放下，跳了上去，王森也跟着上去，却見是一間小小的柴房，那些乾柴已結滿了蜘蛛網，顯然這裏很久沒人來過！

王森等胡平原也上來之後，才去推門，但門却在外鎖了！

鄺力強道：「隊長，你讓開，由我來撞！」

「不，萬一打草驚蛇反而不美！」王森轉頭望胡平原：「老胡，你有什麼好辦法？」

胡平原向四周看了一眼，伸手向上一指。

王森與鄺力強抬頭望上，見屋頂已有一道破了，露出一個破洞，胡平原取出一條白繩子，把它向上一拋，繩子穿過橫樑垂了下來，胡平原握住繩子爬上橫樑，走到破洞處，把瓦片輕輕揭下。

他一連揭了十多塊，那洞已很大，便輕輕爬了上去，王森見外面沒有動靜，估計沒有人發覺，也爬了上去。

到了上面，王森才知道這是一座四合院子，雖然不大，但仍很整齊，不過却靜得沒一絲聲音，胡平原攀住屋簷，把身子吊了下去，隨即抽出手槍戒備，他向四周看了一下，向上揮手，王森也跟着跳了下去。

兩人走向內屋探視，果然不見一人，但灶房內的鍋却還未洗，看情況昨日之前，還有人住在這裏。

王森懊喪地道：「他媽的，又來遲了一步，甄天泰夫婦一定在這裏呆過，到房內去搜一搜！」

他們在房內只找到幾件衣服，看那些衣服，王森幾乎敢肯定傅局長的夫人甄玉燕還沒死，而且還跟他父母在一起！

他迅速作了一個推想，傅忠正死後，甄玉燕立即返回娘家，躲在地道內，那枝金簪可能是她丟下的，後來甄天泰見自己去查了幾次，心慌起來，所以便由地道那裏逃走，來到那四合院住下，但最後又離開了這座四合院，現在他去了那裏，沒人知道，因爲一切綫索，至此已全部斷了！

忙了半日，都得不到什麼新綫索，而小林到城隍廟附近去調查，也沒有什麼結果。

晚飯之後，丁一彪在會議室內，召開會議，而參加會議的，還有王森和他的手下。

丁一彪把情況總結一下，將來龍去脈交代清楚，然後道：「看來這件案子的主謀人就是甄天泰，傅局長知道他的底細，但因爲是自己的親戚，所以替他遮瞞，但後來必是甄家越鬧越凶，老傅猛受內心譴責，所以頗有悔意，不料反遭甄天泰的毒手！」

王森道：「那座西班牙式別墅，可能是一項見不得光的交易，不過，我認爲主謀人可能不是甄天泰！」

丁一彪微微一愕，反問：「那你認爲誰的嫌疑最大？」

「是誰現在還不知道，但照這幾點的行動看，甄天泰不是大將，更沒有主帥之風！」

丁一彪道：「請詳細分析！」

王森道：「第一，假如甄天泰是主將，他應該有能力分析，咱們對他尚沒有懷疑，他在那時候潛逃，反要引起咱們的注意！」

朱國明截口道：「並不是所有事件的主謀人，都有這個冷靜鎮定的本事！」

「但這件案子的佈局不但精密，而且複雜，不是尋常人策劃得了的！」

丁一彪想了一下，不由不同意王森的觀點，便問道：「既然如此，他在這案子中，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現在我想起來了！處長，傅局長提議召集的是什麼會議？」

丁一彪脫口道：「私運軍火！」

「不錯，」王森雙眼露出光芒，「甄天泰的大兒子在東洋留學！」

丁一彪臉上變了色。「他從東洋運軍火進來？」

「應該不會猜錯！而且數量一定很多，所以不但像『神刀手』這樣的土霸肯替他賣命，而且連陶宜春也被他收買了，這可以證明利潤極大，出手大方，使他們都心甘情願！同時，也可以從表面來證明一

件事，軍火已快到本城，所以『神刀手』他們才會冒險留在本城，而甄天泰也還不走！」

胡平原道：「現在甄天泰跑了，是不是他們的軍火已到了！」

小虎子道：「有可能！」

衆人都緊張起來，望着王森。王森眉頭一皺，道：「這可不一定，不過應該是在這一兩天之內，就會到達！」

丁一彪道：「大家想一想，他們會從那一條路進來？」

小虎子道：「當然是由水路來！」

衆人都同意他的看法，胡平原道：「這才要命，海面那麼大，咱們人手又少，怎樣找？」

王森道：「我考慮的可不是這一點！我不怕他進來，就怕他不來！問題是現在甄天泰夫婦不見了，他們是不是去通知他兒子，叫他改變主意，從別的地方上岸？到時候咱們再摸去，已經來不及了！」

「不錯！」丁一彪用力捺熄了烟蒂，道：「大家想想，還有什麼辦法？」

衆人低着頭沉思，左思右想，都擠不出一絲辦法來，王森道：「唯一的辦法，也是最笨的辦法，把人派出去，四處溜，希望能有奇跡出現！」

丁一彪苦笑一聲：「這奇跡可不容易出現！不過，正如你所說的，這是目前唯一的辦法！」

王森站了起來，道：「處長，這件事請你調配，我想到醫院去看看凌科長！」

「好，如果他醒了，請你代我向他問好！」丁一彪道：「還有，你看了他之後，就回去休息！」

王森不置可否，他走出房，忽然又回來，同時把門關上，道：「我這才醒起，局子裏的人，被他們收買的，可能不止陶宜春一個，所以如果派他們出去，等於通知甄家父子逃跑！」

丁一彪臉色一變，急問：「你一定已經想到了辦法！」

「先派人到陶宜春家，把他們的家人送到一處安全的地方，再通知所有的人回局子，然後要他們坦白！」

丁一彪目光一閃。「告訴他們陶宜春已經供出來了？」

「不要明說，暗示一下！」王森道：「小虎子和小朱跟我到醫院去，其他的留下來協助處長，等下我就來！」

× × ×

小虎子開着吉甫車到市立醫院，在這裏防守的是大塊，因爲其他人王森不能放心，所以只有請大塊辛苦一點了。

凌志風已醒來了，精神還不錯，他的手術很成功，只是失血較多，要休養一段時間才能康復！

小虎子把燈開了，凌志風瞇着眼問：「小王，事情怎樣啦？眞窩囊！他媽的，這骨節眼上，偏偏掛彩！」

王森道：「你放心，已快到最後的階段了，你窩囊什麼？以後還怕沒機會？你這是第幾次掛的彩？」其實王森這話頗有點安慰他的味道；因爲能不能够抓住那主謀人，他也沒多大的把握，因資料不足，手上可用的兵又少！

凌志風道：「這是第二次，但比上次重，差點要了我的命！喂，有件事要拜託你，我老婆如果來電話，千萬別告訴她眞相！」

王森故意逗他。「不說你受傷，說你已成仁，做了烈士吧？」

「去你的！你的心腸都讓那頭黑貓吃啦！」

「放心！老搭檔，告訴你，那黑貓已被我一槍打死了！」

「不知道這貓是誰的？」

王森心頭一跳，暗想道：「這頭貓極可能是甄棟樑從東洋帶來的，這樣說這小子一直都跟家裏有來往，只是沒人留意而已，也許他從地道出入，這貓吃人，甄玉燕竟然把牠作寶貝寵物，這女人胆子可不小哇，傅局長是不是她下手的？極有可能！她現在還是不是跟甄天泰在一起？」

凌志風問他道：「小王，你正在想什麼？」

「沒什麼，你睡吧，有消息一定會告訴你！」

凌志風道：「他媽的，我整天躺在床上，悶死了，你陪我多談一會兒吧！」

忽然，一個漢子匆匆跑了進來，却是黃成，王森一驚，問道：「有情況？」

「隊長，有個叫許老大的跑到警局，說要找你！」

「他有說是什麼事嗎？」

「處長問他，他不說，只說他有話要告訴你，其他的他什麼都不講！」

「奇怪！」王森道：「小朱，你在這裏陪凌科長，小心啊，有什麼長短，拿你的腦袋來見我！小凌，我去了！」

「正經事兒要緊，你去吧！祝你馬到功成！」

王森道：「你出院時，我來請客，大家樂一樂！」他替他熄了燈，帶着小虎子和黃成出去。

在車上，王森不斷地揣摸着許老大來找他的目的。「難道他跟陶宜春一樣？」想起陶宜春也是因爲父母生病，才入了人家的圈套，更覺自己的思疑有一定的可能性，心頭焦急，不斷催小虎子把車子開快一點。

車子在分局門外煞住，王森立即跳下車，快步走進去。「許老大在那裏？」

偵緝大隊隊員之一的楊鎭忙道：「在局長的辦公室裏面！」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一個槍聲，王森忙問：「槍聲從那裏來的？」

衆人面面相覷，只見丁一彪也自辦公室走了出來，嚷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工作人員囁嚅地道：「槍聲好像是從錢副局長的辦公室傳出來的！」

王森立即抽出佩槍衝前，打開房門，便見錢貴德倒在地上，太陽穴上不斷地流着血，雙眼圓睜，槍管尚在冒烟！

丁一彪道：「這是怎回事？」

王森道：「自殺！」

局子裏的人議論紛紛：「副局長爲什麼會自殺？」

王森快步推開局長辦公室的門，只見許老大滿腔驚慌地坐在一角，臉白如雪。王森用力把門關上，「砰！」「王，王隊長……」許老大身子一抖，輕叫一聲，王森輕吸一口氣，讓心情平復一下，

問道：「副局長自殺一定跟你有關係？」

許老大瞪着王森不答，王森冷笑一聲，道：「爲什麼他早不死，遲不死，就在你來的時候死！」

「可不是我迫他的……我，我沒這本事……」許老大聲音發抖，「我以爲你是個人物，誰知道……」

王森嘆了一口氣，道：「坐下吧！」他掏出烟來，拋了一根給他，許老大立即點着了，用力地抽吸。

「我是不是人物，那也得看你是不是個人物！老許，別以爲我看不出來！」

許老大臉色再一變，問道：「你看出了什麼？是什麼時候看出來的？」

「剛剛看出來！陶宜春的身份你也知道，他的底我已清楚！」

「好，姓王的，算你厲害，幸好你是剛看出來的，否則你也別想得到什麼！」

王森身子一抖，急問：「爲什麼？」

「道理很簡單！因爲這證明你到我家裏去，是眞誠的，不是有心使詭計！」

「我使詭計幹什麼？」

許老大噴了一口烟，道：「就是因爲你是眞誠的，而且還是在我跟你嘔了氣之後，你能不念舊恨，才使我對前途有了一綫希望！」

王森恍然，道：「原來如此，你希望什麼？」

許老大臉色又一變。「我不敢奢望你放過我，只希望在我入獄之後，你能照料我家庭一二！」

「他們是無辜的吧？那我自然不會虧待他們！」

「我說，我跟陶宜春一樣！」

「這我已知道，但爲什麼你現在才來自首？」

許老大臉色再變。「因爲，因爲他們迫我對你下手，說什麼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而且他們要家人的安全威脅我！」

「難怪陶宜春不肯招供，他們是誰？你把一切全抖出來，對你也有好處！我現在就派人到你家裏去保護他們！」

許老大道：「但要派你的親信！」

「當然！」王森出去，吩咐黃成和小虎子去許老大家，保護他家小，然後重新回來，「再說下去！」

許老大道：「是甄棟樑！」

「這小子回來了？」

「他東洋跟烟台兩邊跑，但每次在烟台停留的時間不長！」

「幹什麼買賣的？」

「從東洋運槍械，到烟台上岸，然後轉賣出去！」

「好傢伙，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王森目光烱烱地道：「現在他在那兒？在東洋？」

「今天半夜會到，他們怕你會去搗蛋，所以要我來殺你……」

「他們還有誰？」

「錢副局長跟醉八！」

「錢副局長在你們那裏的地位有多高呢？」

「主持人是甄棟樑，他不在時，一方面由醉八負責另一方面由錢貴德負責！」

「錢貴德負責的是局子裏面的人？」

王森心頭一跳，脫口問道：「局子裏面共還有他們多少個人？」

許老大道：「拿紙筆來，我來寫！」

王森自然求之不得，奉上紙筆，許老大一口氣寫了七個名字！王森忍不住問道：「你在他們那裏乂是什麼地位？」

「在錢貴德無法抽暇佈置事務時，代其職位！」

王森點點頭，暗道：「難怪他知道如此詳細！」當下再問：「除了這七個人之外，其他人都可靠？」

許老大沉吟了一下，道：「我不敢保證一定可靠，但基本上沒有問題！」

「傅忠正在你們那裏，乂扮演什麼角色？」

「他很痛苦！」許老大低下頭。「咱們迫他知而不理，他一直很矛盾！」

「他知不知你們的底細？」

「估計他應該知道七八分！」

「誰殺死他的！」王森緊緊瞪着許老大。

「我不知道，與局子裏的人有關的……全交由醉八負責！」

「好，那甄天泰乂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他一直反對兒子這樣做的，他雖然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幹什麼買賣，但是年紀大啦，沒辦法管！倒是局長夫人貪慕榮華，不斷勸丈夫乘機撈一筆！」

「她撈到沒有？」

許老大道：「只要傅局長愛管不管，就可以了！她哥哥當然會有報酬給她！那靈貓也是甄棟樑送給甄玉燕的！聽說是非洲那裏的一個什麼地方的種……」

「現在醉八手下還有多少個人？」

「約二三十個吧！不過他們有槍！」

「這還用說！」王森再問：「你知道他們現在那裏嗎？」

「醉八有個巢穴靠近海傍，甄天泰大概也到他那裏去了！」

「船什麼時候到？」

「一般是在半夜！」

王森掏出袋錶一看，已經十點半，又問：「在什麼地方上岸？」

「不太清楚，只有醉八的人才知道！咱們的作用只是帮他們擋開警察而已！」

王森道：「事不宜遲，我希望你能帶罪立功，我這就去佈置人手！」王森走出辦公室，拉着丁一彪在一旁耳語。

丁一彪面色一變，道：「那七個人先把他們的武器繳了再說！」

王森點點頭，便跟楊鎭走過去，道：「處長剛下命令，大家都把槍支交出來，要檢查！」

他雙眼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逼視着他們，那些工作人員都十分奇怪，文弁的沒有槍械，偵緝部門的人員則紛紛把槍支交出來，其中有幾個神色十分沮喪。

王森吩咐楊鎭把槍收了起來，道：「我唸名，聽到名字的便站出來！」他把許老大提供的名單唸了出來，那七個人垂頭喪氣地站起。

丁一彪走了過來，道：「你們心裏都知道這是爲了什麼，沒有寃枉的吧！」他見那七個都不敢吭一聲，便道：「好，都走到那一邊去！」

那七個走開之後！丁一彪當衆宣佈：「各位同僚，剛才那七個人，勾引匪類，私運軍火，現在被揭發出來，是罪有應得，你們若是清白的就別慌！」

這幾句話像一連串的手榴彈，在人羣中炸開，王森喝道：「靜一點！還有任務，凡拿過槍的都給我站出來，咱們還要去抓大魚！」

人羣中又走出十餘個人來，王森看看那些人，實在有點洩氣，便派人去頂替小虎子和黃成！

王森與楊鎭親自押那七個人到羈留房，鄺力強懇求道：「王隊長，請你放我出去，我也要帶罪立功，而且還要爲阿娟報仇！」

王森心想反正人手不够，便決定冒險用他，於是放他出來。

王森與丁一彪帶齊人馬，正要跟許老大去抓醉八，忽然小虎子跟黃成帶着七八個漢子奔跑過來，原來這是偵緝大隊的隊員，他們去查案的地方離這裏比較遠，所以來遲了！偵緝大隊的人一共有一百多人，現在雖然來了十多個，但王森已大有信心，可以壓倒醉八他們！

「兄弟們，時間緊迫，沒辦法讓你們歇一歇，希望大家拚一拚，事成之後，兄弟請大家喝幾杯慶祝！」

一個隊員道：「隊長，您說什麼話兒？你用得着咱們，就是看得起咱們，二話不說，就等勝利之後再來慶祝！」

「好，出發！」王森一揮手，帶着二十多個人，像出柙的猛虎向黑暗中撲去！

路上，丁一彪一直與王森並肩而行，丁一彪道：「眞想不到，在山窮水盡之時，又峯廻路轉！」

王森笑笑：「也許傅局長靈魂暗中帮助吧！」

丁一彪心頭立即一沉，無論如何，傅忠正都已經瀆職，失去了應有的榮譽！他覺得很可惜，也忽然對保持晚節這四個字，有了新的認識！

前頭忽然傳來許老大的聲音：「快到了，大家小心，不要發出聲音！」

王森立即跑到前面去，許老大指一指靠海的一排屋子，道：「他們就在那裏，中間跟兩頭都有他們的據點！」

王森略爲沉吟一下，道：「醉八會在那裏？」

「多數在中間！」

王森立即把人手分成三組，第一組由丁一彪帶領，第二組他帶領，第三組則由小虎子帶領，許老大把據點的外形說了一遍，三組人馬便各自向目標衝去！

海灘槍戰

王森那一組自然負責中間那一個據點，八個人像狸貓一般，悄沒聲息地到了屋外。只見大門上掛着鎖，楊鎭伏耳聽了一陣，道：「好像沒人在裏面！」

王森用力擊破窗子，拋了幾塊石頭進去，沒有反應。鄺力強道：「隊長，讓我進去看看！」

「好，你小心！」王森給了他一枝手電筒，一柄槍。

鄺力強激動地道：「隊長，你，你相信我？」

「除非沒有機會，否則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向善！」

鄺力強一點頭，從窗口爬了進去，王森見楊鎭有兩柄槍，便也取了他一柄交給許老大。許老大道：「王隊長，感激的話，我不想多說，總之我覺得今晚我的決定是對的！」

王森笑道：「我相信我沒看錯人！」

鄺力強的聲音從屋子裏傳出來：「王隊長，裏面沒人！」

「好，出來吧！」

鄺力強出來之後，王森又帶人去幫丁一彪他們，他那邊也沒人，不過小虎子那裏却找到人了，是甄天泰夫婦，甄玉燕還有一男一女的僕人！

王森冷笑一聲：「甄老先生您老人家好像還挺喜歡跟咱們玩捉迷藏哩！」

甄天泰身體如篩米般亂抖：「王隊長……老朽是讀書人，不會做出……」

「是啊，你只是知情不報而已！不過你女兒就不同了，傅局長之死，也可以說全由你而起！」

甄玉燕冷哼一聲：「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夫復何言！」

「這話留到局子裏再說！」王森雙眼一瞪，喝道：「甄天泰，他們去那裏？」

甄玉燕道：「不知道！」

王森道：「那一個兄弟要替傅局長洩恨的？」

甄玉燕道：「你，你想幹什麼？」

「沒什麼，替他管教管教老婆！」

「你敢？」

王森道：「我怎麽不敢？我還要治你的罪哩！」

甄玉燕道：「他們去海邊接船！」

「左中右三個方向，是那個方向？」

甄玉燕咬牙道：「是左邊！」

「當眞？」

甄天泰道：「是右邊！」

王森瞪着甄玉燕，罵道：「刁婦，到底是左還是右也？」

甄夫人道：「王隊長請息怒，是在右邊！」

王森把手一揮道：「帶着他們向右走！小虎子，你帶你那一組到左邊去，如果沒人就趕到右邊來！」

小虎子應了一聲，忙帶着手下去了。衆人押着甄家夫婦和女兒在小巷裏向右走，到了盡頭才走向海邊。

黑黝黝的海面，忽然有「卜卜卜」的電船聲音，有一盞桅燈在晃動，王森道：「把他們三個的嘴封住！」

楊鎭等人立即動手，將甄家三人的嘴用手絹塞得緊緊的。黃成問道：「隊長，什麼時候動手？」

王森道：「等船靠了岸！」

丁一彪道：「但假如等他們把軍火都運上來，那時候他們槍足彈足，可不容易打！」

王森道：「除非有人能够爬上電船，把船上的人制服了，而且在船上架起機關槍……嘿，我自己去！」他越說越興奮，忍不住毛遂自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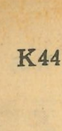
丁一彪道：「太危險了！而且船上有多少個人也不知道！」

王森道：「除非另有更好的辦法，否則這就是最好的！」（以下轉入第64頁）

毒劍仁俠（上）

俠義奇情故事 二期完

南宮逸・文
可飛・圖



武林翻舊案

江南的暮春三月，正是鶯飛草長，百花競放時節。

阡陌途上已到處綴滿了迷人的嫩綠，和散發出醉人的芬芳。

荻港是緊靠長江南岸的一個大鎭甸，因爲地當水陸要衝，所以這座鎭甸顯得非常繁榮，熱鬧。

皇甫華是個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白綢長衫，前胸還綉着一株淡紅色的吐蕊寒梅，非常顯眼。

他默默地坐在馬上，雙目微闔，似在偸空打個盹兒，藉以將息乏倦，但他那兩條眉毛却又不時的一跳一跳，又好像是正陷入沉思之中。

也騎的是一匹棗紅色健馬，鞍旁掛着

江湖鬧血腥

一支帶鞘長劍，隨着馬行時的起伏波動，劍鞘兒碰在木質鞍架上，「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

「唉！」他終於長長嘆了口氣，突然睜開雙目，頓有兩道爛銀似的寒光，自他雙目中一閃而逝。

他手裏雖然控着轡繩，但並不加以指揮。

而是任由着馬兒將他帶到這座鎭甸，——荻港。

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也許是這裏爲水陸交通的孔道，各色各樣的人和事見得多了，所以對這個坐在馬上打盹的年輕人，也就不以爲奇了。

他睜開眼睛略爲掃了一瞥，忙碌的人羣，和林立的商店，一點也引不起他的興趣，而重又閤上了雙目，再度展開思想的翅膀，翺翔在沉悶的，疑雲滿空的往事領域裏。

他很清晰的記得，自懂事以來，便未曾見他爹舒展過眉頭，終日不是以酒澆愁，便是長吁短嘆。

但他對他娘的印象，却極爲模糊，有時，看到隣家孩子偎在母親的懷裏，享受着溫馨的母愛，他的小心靈裏，便會感到萬分的羨慕，有時跑回去問他爹：「爹，大虎子和小順子都有娘疼，爲什麼孩兒沒有娘疼？」

其實，他爹是很疼他的，但祇要提到他娘，他爹便會登時暴跳如雷，大發脾氣，經過幾次以後，他也就嚇得不敢再問他爹了。

流光如矢，如今他已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了。

撇開他印象模糊的娘不說，即使對他相依爲命的爹，瞭解得也極爲有限。

他祇知道他爹名諱皇甫臣，過去，是武林中人，有一身內外兼修的超人武功，擅使一柄以寒鐵爲骨，天蠶絲爲面的摺扇，作爲兵刃，行俠江湖，從未栽過跟頭，所以，贏得個「神扇秀士」的雅號，僅此而已。

他是在舒城三角山長大的，這裏除了住有疏疏落落十幾家獵戶，便祇有綿亙的峯巒，和瀰漫在峯巒間舒捲的白雲。

五歲那年，他爹便開始爲他在武學上紮根基，文事也齊頭並進的開始啓蒙，由於家學淵源，加以他人也聰明，而且又肯下苦功，所以到他屆滿十八歲那年，已將他爹的滿腹經綸，和一身超人武學，全部囊括而去，相差也祇不過是火候的深淺而已。

有一天，他爹突從一個很隱蔽的地方取出一本武學秘笈。

這本薄薄的書也不知收藏了多少年，連紙張都已變了顏色，好在是手抄本，字跡倒還十分清晰。

他爹將他喚至面前，先命他恭恭敬敬的向虛空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然後面容穆肅的說道：「華兒，爹現在要代表一位前輩異人，贈你一本『武學搜奇』，這本書是那位前輩異人的一生心血結晶，滙集了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精奇招式，再加以去蕪存菁後而成的幾種奇奧武功，希望你要好好的用功學習，將來，不難爲武林放一異彩，才不辜負那位前輩異人的深切期望！」

他異常興奮地跪着接過那本「武學搜奇」寶典，誰知翻不到幾頁，頓時皺起了眉頭，說道：「爹，這書裏面的文句好晦澀啊，孩兒大部份都看不懂！」

「孩子，這個爹可無從爲力。」他爹苦笑着，吁出口長氣，又道：「武林有武林的規矩，這本武學寶典是那位前輩異人指名傳授給你的，爹未得傳書人的許可，豈能隨便翻閱，而落個剽竊之名！爹相信你在文事方面，已不淺薄，祇要肯用腦筋，鍥而不捨的窮研深究，總有一天，你會完全懂的！」

他既無法從他爹處得到帮助，便祇有一切依靠自己了，從此便立定志向，廢寢

忘餐地埋首在那本「武學搜奇」之中，雖然祇有薄薄的十餘頁，全書不過千餘言，但也化了他一年多時間，才完全參透其中奧義。

全書計分四篇：第一篇是「浩氣神功」，第二篇爲「兵刃，指，掌」，第三篇是輕身術。

最後一篇完全記載的是驅毒療傷的方法，以及一些藥物的名稱和用途。

既得書中奧義，便開始按圖索驥的苦苦參修，果然有志竟成，三年後，終於神髓盡得，大功告成。

一天凌晨，他隨手折了根附着嫩芽的樹枝，以枝代劍的正在演練兵刃篇中「風起雲湧十七式」劍法，適時，他爹輕搖着摺扇緩步走了過來，留神觀察了一會兒，突然欺身而上，摺扇時張時闔，招式凌厲地一連攻了他數十扇，但都被他手中嫩枝以「風起雲湧十七式」的奇奧招式從容化解，而且連樹枝上的嫩芽也未碰掉一片。

他爹一笑收招後，慈祥地拍拍他的肩頭道：「華兒，爹恭喜你啦！」

他受到爹的稱讚，心裏也自極爲高興，笑一笑道：「孩兒天資愚魯，還差得遠呢。」

「哦，」他爹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你也跟爹謙遜起來了。」

父子倆回到屋裏，他爹業已爲他準備了一頓有酒有餚的豐富早餐。

「爹，今天有客人來呀？」他見桌上擺着兩副杯筷，猜想可能又是那位常送野味來的王伯伯，又來家裏早餐。

「嗯。」他爹漫應着。

「誰呀？是不是王伯伯？」

「不！」他爹笑着道：「今天的客人是你！」

「我？」他聞言一愣，笑道：「爹，你老人家也跟孩兒開起玩笑來了。」

「是眞的！孩子。」他爹說這話時，已斂去了臉上的笑容，正色地道：「爹怎會和你開玩笑，快坐下來。」

落座後，他爹提起酒壺，先將自己面前的酒杯斟滿，然後也給他斟了半杯，舉杯道：「華兒，這杯酒爹祝賀你武功大功告成！」

話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他長到這麼大，可是從未沾過酒，但爲了討爹的歡心，也一仰脖子，將半杯酒傾入喉中。

那股火辣的味道，登時把他嗆得淚涕雙流，咳嗽不止。

他爹望着他那副狼狽樣子，不禁哈哈笑道：「傻孩子，不會喝酒嘛，怎能喝得這樣急。」

他俟咳嗽稍止，才抹着眼淚苦笑道：「孩兒見爹一滿杯都喝乾了，怎會想到這撈什子這麼難喝。」

「嗯，這就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以後應該牢牢記着這句話。」他爹微微嘆了口氣道：「孩子，你現在是不是還常常想念你娘？」

他驟然聽爹提及娘，一時反而愣住了，不知應該如何回答。

「孩子，說呀，現在不是還常常想念你娘？」聲音慈祥愷悌，和以前只要一提及他娘，便暴跳如雷的樣子，完全判若兩

人。

他定了定神，抬頭見到爹目光中一片慈愛，不禁胆氣一壯，低聲應道：「是的！爹。」

「孩子，請原諒爹的自私，這些年來，爹無情的剝奪了你應享的母愛，唉！」他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臉上流露出一片懊悔和傷感的神色。「孩子，你……不恨爹吧？」

「不會的！爹……」

「謝謝你，孩子。」他爹神色黯然地道：「爹已爲你收拾好行囊，在你房裏，爹常用的那柄鐵骨摺扇算是傳給你了，那件胸前綉着一株寒梅的白綢長衫，是你娘當年親手縫製的，你此去可常穿在身上，對尋你娘可能很有帮助……」

「爹……」他見爹那副神傷的樣子，心裏也感到萬分難過，但却不知如何安慰他爹。

他爹揮手阻止他說話，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孩子，爹爲了當年和你娘的誓約，祇能告訴你她娘家姓凌，你還有個孿生的兄弟在你娘身邊。去罷，孩子，記住先到城裏選購一匹好馬代步，爹不送你了！」

他爹說完了話之後，便起身慢步回房去了。

這決定實在來得太突然了，他愣在當地望着他爹那蒼涼落寞的背影出了一會兒神，暗忖爹春秋向旺，身體也極健朗，但娘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自然是先尋娘要緊。

就這樣，他帶着忐忑和不安的心情離開了三角山，然後在舒城選購了一匹棗紅色健馬，踏上了對他完全陌生的旅途。

因爲臨行時，他爹並未指示他該去的方向，所以離開舒城後，便四顧茫茫，經過一番攷慮，心想既無一定目標，不如任由馬兒帶着走，也許天上見憐，能闖個正着。

馬兒是沿着官道走，因爲一路上要留心訪尋母親下落，所以行程極爲緩慢，離家後的第十天，才渡過天塹之險的長江，到達這座鎭甸——荻港。

沿途，他的腦子裏沒有片刻安靜過，反覆地都是那些疑問困擾着他；譬如娘爲什麼會帶着他的一個孿生兄弟離爹而去？到底有什麼解不開的怨恨而如此決裂，十數年不通音訊？

儘管他聰穎過人，但對這些問題始終沒有找出合理的答案。

當他正閉目沉思得入神之際，忽聽耳畔有人大聲招呼道：「這位騎馬的公子爺，太陽都已下山，天色不早啦，下一站要到寧國縣城裏才有宿頭，小店環境清幽，招待親切，您就住在小店吧，一定會使您感到和回到家裏一般舒適。」

他，皇甫華從沉思中被叫回來，睜目一看，見是個客棧中的伙計，正一手抓着馬的嚼環，滿臉諂笑地向他招呼着，他一打量天色，確已近黃昏，於是點了點頭，飄身下馬：「可有清靜的房間？」

「有！有！」

皇甫華摘下鞍旁長劍和一隻小行李捲，然後將韁繩交給伙計道：「吩咐看馬的，要好好給牠上料。」

「這個，小的省得，請公子爺祇管放心。」

皇甫華在房裏歇了一會兒，外面的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伙計給他送來一盞菜油燈，笑着問道：「公子可要吃點什麼？小的代您到外面去叫來。」

「不用了，」皇甫華道：「一會兒我就要出去，順便欣賞一下長江邊上第一大鎭甸的夜市哩。」

伙計「啊啊」連聲的走了，皇甫華便將長劍掖在褥子下面，將燈火撥小，帶上房門，便袖着鐵骨摺扇，離開了這家集賢客棧。

荻港有近千戶人家，因是水陸交通要衝，往來旅客甚多，所以商賈輻輳，市廛顯得非常熱鬧。

尤其是茶樓酒館和客棧，更是一枝獨秀，因之荻港街上，這三種行業，比比皆是，而且都是座無虛席。

皇甫華在街上到處轉了一遍，然後走進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樓。

這家醉仙居在荻港算得是最大的一家酒樓，皇甫華走進去，見樓下的位子已塡得滿滿的，他不禁皺了皺眉頭，適時一個堂倌含笑走了過來，問道：「公子是宴客？還是獨酌？」

皇甫華道：「獨酌，可有雅座？」

堂倌面有難色，說道：「雅座是有，不過……」

皇甫華離開三角山，已有十天時間，在這段日子裏，他確是增廣了不少見聞，明白堂倌何以面有難色，登時爽朗一笑道：「不必担心，我雖是獨酌，可依照你們店裏的規矩結帳就是。」

「公子果然豪爽得很，在下也是獨酌，可否容在下叨光沾點便宜？」

皇甫華轉臉望去，見說話的是個虬髯豹眼的壯漢，當下點點頭道：「尊駕如不嫌棄，當然可以。」

樓上的所謂「雅座」，是用屛風隔成了許多個單間，比起樓下那種亂哄哄的情形，自然是「雅」，「靜」得多了。

皇甫華和虬髯壯漢剛走入雅座，堂倌已跟了進來，問道：「請問兩位要吃點什麼？」

虬髯壯漢搶着說道：「將你們店裏最拿手的菜配五六樣，外加一罈陳年老酒，要快！」

皇甫華正欲說話，虬髯壯漢忙道：「五六樣菜和一罈老酒足够咱們吃喝的了，公子何必多破費。」

皇甫華聞言暗自一怔，心想這倒好，不但訛吃，而且還喧賓奪主。

不過他並沒有在臉上表露出來，祇是淡淡一笑。

一會兒酒菜送了上來，虬髯壯漢一掌拍開罈上封泥，爲皇甫華斟上酒，自己也斟了一碗，道：「公子，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見如故，我敬你，乾！」

「乾」字出口，也不管皇甫華是否接受，只聽「咕嚕」一聲，已將滿碗老酒一飲而盡。

他放下碗，見皇甫華面前的酒仍然是滿滿一杯，涓滴未動，似甚感意外，詫然道：「公子怎不飲酒？這酒很不錯呀，至少陳了有四十年！」

皇甫華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擅此道，尊駕自管請便。」

說着，挾了一筷子菜送入口中。

虬髯壯漢見皇甫華說不擅此道，似是正中下懷，笑道：「公子已然不喝，在下可要放肆了。」

雙手捧着酒罈，像長鯨吸水般，二十斤重一罈老酒，竟被他一口氣喝了個罈底朝天，涓滴無存。

這種喝酒法，只把皇甫華看得張口結舌。他常見他爹在心情惡劣時飲酒，一頓下來，總得要個十壺八壺，就以爲可數天下第一了，其實十壺八壺，才不過十斤八斤，和這一口氣二十斤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虬髯壯漢將一罈酒喝完，用衣袖拭去兩頰酒漬，然後向皇甫華尷尬一笑道：「好久沒有這樣痛快喝過酒了，公子可別見外。」

皇甫華笑道：「那麼，這足見尊駕個性豪爽。」

虬髯壯漢咧嘴笑了笑，道：「聽公子口音，似非本地人氏，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在下複姓皇甫，單名一個華字，是途經此地，尊駕呢？」

「哦，原來是皇甫公子，失敬失敬。小可楚靈，也是經過此處，不知皇甫公子欲去那裏？」

「這個——」

「皇甫公子如有碍難，不說也罷。」

「不！」皇甫華苦笑道：「在下因無一定目標，所以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去那裏。」

楚靈哦了一聲，突然站了起來，抱拳一拱道：「叨擾了，前途也許再見。」

皇甫華也笑着抱拳道：「小意思，不成敬意，恕不遠送了。」

楚靈離去後，皇甫華想想，覺得楚靈這人雖然訛了他一頓酒，倒並不使人討厭，只是覺着有點滑稽罷了。

皇甫華飽餐後，吩咐堂倌結賬，竟是三兩七錢銀子，以當時的物價，足够三口之家半月溫飽，據堂倌解釋，這些雅座間都是供整桌酒席用的，零星客人固可使用，但得按整桌酒席的八折收費。

一宿無話，第二天一清早，皇甫華便離開了荻港，向寧國縣進發。

當他抵達寧國縣時，便聽到一樁駭人聽聞的兇殺案件，被害者是劍掌雙叟之一的「子母劍」褚述先。

劍掌雙叟在江南一帶極負盛名，據說「子母劍」褚述先被害前，曾和「霹靂掌」龍行雨以及幾個門下弟子在閒話桑蔴，想不到說着說着便頹然倒地死去。

經檢查死者除「鼻樑穴」上有顆綠豆般大的鮮明血印外，全身並無其他傷痕，憑「霹靂掌」龍行雨幾十年的江湖經驗，居然看不出那鮮明血印是由什麼暗器？抑或奇異武功所致？

最使龍行雨難堪的，是在死者胸衣之上，還留有一支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標記，而他却茫然不覺，更不用說要發覺兇手了。

皇甫華對這椿奇怪的兇殺案雖感到震驚，但事不關己，並未放在心上，翌日凌晨，仍然策馬踏上他渺不可期的旅途。

想不到自此以後，他行經之處，竟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好幾椿手法完全相同的兇殺，而被害的又都是威名顯赫的武林人物，如天目三傑中的老大「紫面神」趙一峯，「苕溪釣徒」李夢蛟，「劈掛掌」周飛虹，以及「鴛鴦拐」譚通等。

而且每次的兇殺，都是在他抵達的前一日或當天發生，一次兩次還以爲是巧合，但次數多了，才使他感到事態嚴重，不能等閒視之了。

不過，他也感到異常困惑，如說是兇手有意嫁禍於他，却又不像，因爲一路上並沒有人盤問過他，再說他是初次離家，雖已身入江湖，但並無仇人，當然不可能是挾嫌陷害……

他本身已有很多解不開的疑團，再加上這一連串追踪着他而發生的兇殺案件，幾乎迫得他要發瘋了。

這一天，他恍恍惚惚地來到杭州。

杭州是個都市繁華，湖山瑰麗的地方，尤其是湧金門外的西子湖，山色湖光，勝如仙境，不知贏得多少騷人墨客的讚美詩篇。

敲在石板路面上的「得得」蹄聲，是那麼清脆而有旋律，但皇甫華的腦子裏，却如一團理不清的亂蔴，而且愈理愈亂，致使他精神陷入迷離狀態。

「皇甫公子！皇甫公子！」

聲音很大，皇甫華彷彿聞到一聲春雷，這才從半迷離狀態中甦醒過來。

循聲望去，見路旁站着一個虬髯豹眼的精壯漢子，正是荻港訛過他一頓老酒的楚靈。

此時此地他見到楚靈，雖只是在那種不協調的場面上新交的朋友，却像是遇到多年故交般，不禁高興萬分地從馬上一躍而下，緊緊握住楚靈的手道：「楚兄，眞高興能再見到你，啊，這裏什麼地方？」

「杭州！」楚靈雙目中有着一絲迷惘，他不知道皇甫華何以會到了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楚兄，」皇甫華輕噓口氣道：「自你我在荻港分手，這一路上，在下遇到很多奇怪的事情，正是使人啼笑皆非。」

「哦？那一定很精彩。」楚靈言不由衷的說，其實他從荻港到杭州，都暗中跟在皇甫華的身邊，不過皇甫華因心神不寧沒有發覺他罷了。「不知皇甫公子遇到些什麼奇怪事情？是否需要楚某效勞呢？」

皇甫華苦笑道：「楚兄，你如不棄，將在下當朋友，這『公子』二字，聽來實在有點刺耳。」

楚靈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楚某痴長幾歲，就大胆叫你一聲皇甫老弟吧。」

「皇甫老弟，是否準備在此地歇息一宵？」

「可能會多停留幾天。」

「如此甚好。你老弟可先安頓下來，有什麼話，咱們再慢慢的談。」

× × ×

遐邇聞名的西子湖，是踏青尋勝的好去處。

這天，日麗風和，來遊西子湖的紅男綠女川流不息，他們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同時也點綴了湖光山色。

皇甫華和楚靈一大早就到了西子湖，他們安步當車，遊遍了「西冷印社」，「白蘇二堤」，「雷峯塔」，「放鶴亭」，「曲院」，「花港」，「三潭印月」，「柳浪聞鶯」等名勝，也瞻仰了一代忠魂的岳王墳，和憑弔了水滸傳中最爲人所熟悉的打虎英雄武松墓。

西子湖不止景色如畫，而且是湖中有山，山中有湖，皇甫華久居山間，那曾見過這種美妙的景色，他早巳爲這「水光斂艷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大好湖山迷戀住了！徘徊不忍離去。

× × ×

靈隱禪寺是東南一大叢林，抱朴子葛洪曾題「絕勝覺場」四字在寺前的在山門上。

廟宇建築得巍峨聳然，一座大雄寶殿就有十餘丈高，而且是畫棟雕樑，飛簷舞脊，眞是富麗宏偉。

約莫巳時光景，寺內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兩個身材魁梧的中年和尚一面低聲叱喝，一面以孔武有力的胳膀，將擠擁的善男信女往兩邊分開，讓出中間一條通道。

本寺方丈靈空大師合十低眉，陪伴着霸王莊莊主「神簫聖手」楊霖緩步通過兩列人牆，向寺外走去。

楊霖年屆望六，鬢髮俱巳花白，但是精神健朗，步履沉穩，沒有一點兒龍鍾老態。

三十年前，他即曾憑着掌中的一支玉簫，遍訪天下武林高手，切磋武學，結果敗少勝多，使得整個武林爲之震動。

近來接二連三的兇殺事件發生，激起了這位伏櫪老驥的萬丈雄心，因傳聞每次兇殺都是在大庭廣衆之中，所以他選了在靈隱禪寺露面，倒要試探一下那神出鬼沒的兇手敢不敢向他下手。

這次隨同他來靈隱寺的，還有霸王莊總管「無敵金刀」莊庸和總教習「飛天豹」武勃二人。

他雖對本身武功極有自信，但也決不敢掉以輕心，那支賴以成名的碧玉簫，巳暗藏在袖內，以備隨時應變。

靈空大師雖是合十低眉，陪伴在楊霖身側，其實他的一顆心像綳得緊緊的弦，手心裏揑着一把冷汗。

楊霖跨出廟門，笑容可掬的站在大理台階上，面對着往來如織的人羣，頷下長髯飄拂，雙眸寒芒暴射，確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

「近來江南一帶，竟被一枝小小銀製桃花鬧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而且將兇手渲染得神乎其神，簡直就成了來無影，去無踪的仙俠。」楊霖傲然側顧靈空大師，說話的聲音也逐漸提高了。「老夫年屆花甲，就不信這個邪，嘿！那兇手如眞有本事將老夫……」

「夫」字剛剛吐出，只聽「噹啷」一聲，藏在袖中的碧玉簫首先墜地，人也隨着倒了下去。

這變故來得太快，也太突然了，當時靈空大師和霸王莊的莊庸和武勃兩人，巳驚得目定口呆，面色如土。

片刻之後，待他們回過神來，一探楊霖鼻息，業巳氣絕身亡，在「鼻樑穴」上留有一顆綠豆般大的殷紅血印，却未發現有如傳聞的盈寸銀製桃花。

這時，驀聽遠處遊客人叢中有人一聲清叱道：「萬惡賊子行了兇你還想逃！」

靈空大師和莊庸，武勃聞聲，同時抬頭望去，只見人叢中飛起一個身穿白色長衫的年輕人，好俊的輕功身法，就像是一隻白色巨鳥，向寺對面的呼猿澗撲去。

目光前望，在白衣年輕人的前面約二、三丈處，還有一個黑衣人，輕功身法也很驚人，似與白衣年輕人不分上下，一逃一追，眞如星飛電掣一般。

「武兄，你在此照料莊主屍體，莊某去協助那位白衫少俠擒捕兇手！」莊庸匆匆把話說完，也不等待武勃答言，人巳凌空飛起，跟踪向呼猿澗方向追去。

當他追到離呼猿澗只有十數丈距離，巳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正在拚命惡鬥。

白衣人手中是一柄摺扇，時張時闔，招式奇奧異常，黑衣人手中是一支點元金筆，舞動起來金光耀眼，招式更是詭譎莫測。

由於黑衣人臉上繫着一幅黑色紗巾，眼睛以下全被蒙住，無法看到他的面目，但從他那平滑的眼角，可以判斷出他的年齡，脚下一緊，離兩人惡鬥之處巳不足五丈，只要再有兩個縱躍，便可以助白衣人一臂之力了。

誰知黑衣人手中金筆，這時突然演出一招極怪異的招式，將白衣人逼得連退三步，嘿嘿冷笑道：「你巳來了帮手，小爺可要失陪了！」

話說完，人巳如一支疾箭般，射出呼猿澗畔。

白衣人登時一聲驚叫，當他一步縱到澗畔，下望一片濛濛濕霧，根本就看不到澗底。

莊庸趕到向澗下望了一眼，頓足嘆道：「這賊惡貫滿盈，呼猿澗上下百丈！澗底盡是嶙峋亂石，摔下去成定粉身碎骨，準死無疑，只可惜未能擒得活口……」

白衣人冷聲接道：「只怕未必，尊駕如果不信，不妨派人下去搜搜。」

「哦！」莊庸一楞，接着笑道：「少俠在開玩笑吧？如果是十丈八丈，或者可信，躍下百丈而不粉身碎骨，也未免太玄了吧！」

白衣人道：「信不信由你，在下失陪了。」

莊庸忙道：「少俠暫請留步。」

白衣人道：「在下不擅抬槓，尊駕還有何請教？」

莊庸道：「可否請少俠賜示尊諱？」

白衣人道：「皇甫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失陪！」

× × ×

集賢客棧的東跨院內，正有兩個人在對坐小飲。

這時巳是萬家燈火，桌上燃着一盞豆油燈，吐出昏黃的光綫。

對坐小飲的是皇甫華和楚靈兩人，皇甫華不擅飲酒，每次端杯，只是意思意思，楚靈却是量大如海，酒到杯乾。

「皇甫老弟，請恕楚某直率的問你一句話，」楚靈一手轉動着空了的酒杯，兩眼目光烱烱地凝視着皇甫華。「你和霸王莊主楊霖可有什麼過節？」

「過節？」皇甫華聞言一怔，道：「楚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楚某希望先得你老弟的答覆。」

「沒有。」

「沒有？這就奇了！」楚靈臉上露出一副迷惑神色。「你老弟既和楊莊主毫無過節，發現兇手而又不阻止兇手行兇，這就使楚某萬分不解了。」

「哦！原來楚兄是疑心在下故意縱兇行兇呀。」皇甫華恍然大悟的笑笑道：「那楚兄就寃枉在下了。」

楚靈仍然兩眼緊盯在皇甫華臉上，沒有接腔。

「在下發現兇手，是在楊莊主遭暗算倒下去以後……」

「哦？」

「事實是這樣的，」皇甫華正色說道：「在下自進江南，時間雖不到一個月，這巳是第六次遇到的同一手法兇殺事件，前五次在下雖然沒有目睹，但據傳聞，兇手必在行兇後留下一枝銀製桃花標記，在下因見楊莊主被殺，即開始用目光搜尋兇手，果見人叢中黑袖一抬，射出一綫銀光，大概是速度太快！如果不嚴密注意，便很容易忽略過去……」

「嗯，這點楚某瞭解了！」楚靈抓起酒壺，一連乾了幾杯，又道：「還有一點，楚某也想不通，那黑衣人躍下百丈深澗，你怎能斷定他不死？」

皇甫華雙眉一揚，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

楚靈愕然道：「你笑什麼？」

皇甫華抑住笑聲說：「我笑楚兄在鑽牛角尖，在下既非能揑會算，當然是看到他有不死的原因囉！」

楚靈也不禁「噗哧」笑道：「是不是看到他突然脅生雙翅？」

「一點不錯。」皇甫華道：「不過那不是肉翅，而是兩巨幅黑布，在他隱入濃霧中的一剎那，在下趕到澗邊看到了，兩巨幅黑布鼓滿了風，吊着人緩緩下降，我想，即使再加上一百丈，對他恐怕亦毫無損傷哩。」

「嗯，眞是好主意，」楚靈又乾了一杯酒，並挾了一箸菜送入口中，邊咀嚼邊道：「那賊子倒是隨時作了未雨綢繆的準備呀。」

「這就叫有備無患嘛！」

× × ×

眞是天有不測風雲，昨夜還是星光燦爛，晴空萬里，想不到今晨突然烏雲四合，雷電交擊，下起傾盤大雨來。

皇甫華昨夜跟楚靈聊天聊到午夜，楚靈幾壺老酒下肚，談興特別濃，談的當然都是以他自己爲中心的一些江湖軼事，皇甫華覺得很有趣，聽得也很起勁，不知不覺學了很多江湖經驗，巳獲益非淺。

雷聲和風聲使皇甫華再也無法安睡，但這時天仍未大亮，窗戶上還是灰暗灰暗的，於是他便趁着這段時光默習一遍「武學搜奇」上的武功。

「篤篤篤」幾响敲門聲過後，接着有人在門外低聲叫道：「皇甫老弟，你起床了嗎？」

皇甫華默默溫習「武學搜奇」上的奇奧武功，這時巳入天神交會，完全忘我之境，但最緊要關頭，却被門外的呼喚聲打斷了思潮，睜眼一看，天光早巳大亮，且巳風停雨歇，窗上也透進金色的陽光。

「誰呀？」皇甫華從床上一躍而下，草草整理了一下衫履。

「在下楚靈，有要事商量！」

皇甫華打開門，見楚靈站在門外，並無進來的意思，不禁詫道：「楚兄不是有要事和在下商量嗎？怎不進來坐？」

「不坐了，幾句話說完就走了。」楚靈道：「老弟可知道，杭州城巳經高手雲集？」

皇甫華愕然搖搖頭道：「不知道。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

「除了被害者的家屬戚友外，還有一劍堡堡主和少林寺的兩個和尚，武當山的兩個道人。」楚靈道：「他們爲了緝兇，對兇手多加瞭解，巳決定今午在靈隱寺集會，商議擒兇的辦法，因爲你老弟和兇手照過面，也交過手，所以命楚某專誠相請，務請你老弟屆時參加！」

皇甫華略一沉吟之後，便很豪爽的答應了。

× × ×

皇甫華從靈隱寺回來，巳是入晚時份，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一回到客棧，便招呼伙計結賬備馬。

這時楚靈從後趕了來，陪着笑道：「皇甫老弟，不看僧面看佛面，少林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特着楚某先容，他們一會兒就親自拜訪，並向你老弟謝罪。」

皇甫華氣虎虎的道：「楚兄，這是你看到的，並非是在下胸中不能容物，故意矯情，在下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本想當時就和他翻臉的，因恐攪亂了你們的緝兇計劃，才硬咬牙容忍下來……」

楚靈接口道：「這個不但楚某巳看出來，就在座的也都看了出來。老弟，請賞楚某一個薄面，等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來過後，再作決定好嗎？」

皇甫華冷哼一聲，便和楚靈相偕回到他住的東跨院。

伙計送上燈火茶水。

不過片刻，少林寺的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果然聯袂來訪，皇甫華很謙恭執江湖晚輩禮，將四位方外高人延入屋內。

兩僧兩道的年齡都約在五旬左右，兩僧法號一名法雲，一名法雨，都是少林寺羅漢堂的執事，兩道一名清虛，一名清玄，是武當現任掌門人清塵的師弟。

分賓主落座獻茶後，皇甫華欠身抱拳道：「晚輩初入江湖，對很多江湖事故，均懵然無知，今晚辱承四位前輩法駕光臨蝸居，眞使晚輩受寵若驚。」

法雲低眉合十，宣了聲佛號後含笑道：「小施主人中龍鳳，老衲等冒昧造訪，還請小施主見諒。」

皇甫華抱拳道：「不敢，前輩如有教言，晚輩當洗耳恭聽。」

法雲道：「小施主諒必巳知老衲來意，適才一劍堡的歐陽堡主出言唐突了小施主，老衲和武當道友均感內心不安，還希望小施主大度包容，仍能一本任俠初衷，帮忙到底！」

武當清玄道長冷哼一聲，道：「歐陽丕自以爲了不起，那種咄咄逼人的傲態，貧道實在看不順眼……」

清虛道長含笑叱道：「師弟，你怎麼反而在火頭上澆起油來啦。」

清玄道：「小弟倒不是存心火上澆油，只是內心有點憤憤不平罷了。」

這時楚靈也接口道：「皇甫老弟，四位前輩都是方外高人，我看你就不要再堅持離去了。」

皇甫華憤然道：「不是晚輩故意矯情，當時歐陽堡主那種說話的語氣，簡直就將晚輩當作兇手了……」

頓了一頓，改容抱拳道：「承四位前輩看得起，法駕寵臨，晚輩若再堅持己見，便是不受抬舉了。」

法雲含笑合十道：「我佛慈悲，小施主既已打消去意，現在天已不早，老衲等也不多打攪了，就此告辭！」

× × ×

兩僧兩道離去後，楚靈笑道：「清玄那牛鼻子老道倒是性情中人，不像他師兄和那兩個和尚，江湖世故太深，說話四面光。」

皇甫華笑道：「楚兄你不也是性情中人嗎，俗語說：『唯英雄識英雄』，也唯有楚兄才能賞識清玄道長呀！」

楚靈哈哈笑道：「老弟，別罵人啦，楚某在你老弟面前，可不敢自命爲『英雄』——哦！老弟，你從老遠跑到杭州來，大概不是純爲欣賞西子湖景色吧？」

皇甫華嘆口氣道：「當然不是。」

楚靈對皇甫華的答覆，似在意料中，正色道：「今日靈隱寺之會，老弟已知楚某身份，在丐帮中，地位雖然不高，但在江南一帶，還有這份力量，老弟如果有需要，楚靈當盡傾江南分舵全力，爲老弟作後盾！」

皇甫華猶豫了一會，終於抱拳道：「楚兄好意，在下心領，將來如須貴帮弟兄帮忙，再向楚兄求助。」

「好吧。」楚靈漫應了一聲，隨即低聲道：「一劍堡堡主歐陽丕心毒劍毒，是名符其實的『毒劍』，老弟今天和他鬧得不歡而散，可要特別留神他不擇手段的報復！」

皇甫華劍眉一挑，但旋又微微一笑，抱拳道：「楚兄的金玉良言，在下會時時刻刻記在心裏！」

楚靈辭別皇甫華離開客棧，時已子亥之交，街上店鋪已打烊，顯得冷冷清清。

他一路踏着溶溶月色，心裏却在担心皇甫華的安危，年歲輕輕的，雖有一身超人武功，却是毫無江湖經驗，而對手歐陽丕又是個生性陰沉，心黑手辣的老狐狸！

他急着趕往城北關王廟，那裏是江南丐帮分舵所在地，希望能在分舵調派兩名高手，暗中維護皇甫華，以免遭到歐陽丕的暗算。

不料他剛轉過兩條街，突從暗影中閃出一個人來，攔住楚靈去路，格格笑道：「楚化子，你倒逸興不淺，半夜還在賞月，可害苦了老夫，在這裏等你快一個時辰了。」

楚靈暗吃一驚，抬眼望去，攔路的是個身穿黑色長衫的瘦長老者，金魚眼，山羊鬚，口裏咬着一根長達四尺餘的鐵鑄旱烟管，說完話，「吧打吧打」猛吸，噴出一團一團的青霧。

「哦！『鐵烟管』包律，一劍堡的錢糓總管，」楚靈的語氣，有點調皮的味道。「閣下等候楚某，是欲施捨楚某一頓殘羮剩飯？嗯？」

「鐵烟管」包律金魚眼一翻，顎下的山羊鬍子翹了幾翹，冷聲說道：「楚化子，你少跟老夫來這一套，老夫只是奉命相請。」

「那想必是貴上歐陽堡主了？」

「不錯！你楚化子的面子可眞够光彩了。」

「楚某確是受寵若驚，只是——」

「怎麼樣？」

「楚某既不敢當貴上的邀請，同時現在也沒有時間……」

包律面色一變，喝道：「楚化子，你不要請酒不吃吃罰酒，給臉不要臉！」

楚靈冷笑道：「你還敢綁架楚某！」

包律陰惻惻一笑道：「閣下如眞不識相，那就很難說了。」

「了」字的語音特別亢，顯然是個暗號。

果然，聲音方落，又從暗影中閃出四個身着勁裝，手持青鋼長劍的精壯漢子，將楚靈團團圍住。

楚靈仍然冷笑道：「包律，你自信憑這幾塊料就能留下楚某？嘿！那你就把楚某估得太低了。」

「嘿嘿！能不能將你留下，試一下就知道了！」猛吸一口旱烟，撮唇噴出一串青色烟圈，突然大聲喝道：「給老夫拿下了！」

隨着喝聲，四劍齊發，雪亮的劍鋒，映着溶溶月色，反射出閃閃銀光，同時向楚靈身上刺去。

楚靈對皇甫華說他在丐帮中的地位不高，那是謙遜之詞，其實他在丐帮中的職司是長江「總巡察」，專門負責巡察長江各分舵的紀律！

楚靈也因這特殊職責關係，須要明查暗訪，所以他雖是化子帮中一員，却很少穿着化子服飾。

當然，能在長江丐帮中高踞「總巡察」地位，除了要有機敏的頭腦和守正不阿的修養之外，還得有過人的武功，才能勝任愉快。

楚靈雖年僅三旬開外，却完全具備了以上的條件，在整個武林中，他雖然名聲不顯，但是在丐帮中，提到「鐵面丐」楚靈，却是威名赫赫，莫不存有三分敬畏之心！

他的隨身兵刄是一柄短七，在兵器上說是一寸短，一寸險，凡使用這種極短兵刄的人，武功都有極高成就。

他見四支長劍分從四個不同方位刺到，伸手自腰間抽出長僅盈尺的短七，一式「分花拂柳」，格開兩柄長劍，同時以一種極爲神奇的飄忽身法，一幌一閃，避開了另外兩支長劍的襲擊，也脫出了四人的包圍。

「好身法！」

包律口中嚷着，人也欺身而上，手中旱烟管點、砸、掃、劈，一輪疾攻，四個

使劍漢子又及時圍了上來。

由於包律的加入，使楚靈感到壓力大增，加以他的兵刄太短，在五名高手的圍攻下，也使他失去了近身搏鬥的機會。

這次，他是眞的陷身重圍，陷入苦鬥了！

包律在取得絕對優勢後，更是得理不讓人，口中不停的嚷着，冷諷熱嘲，無所不用其極。

楚靈心裏雖然氣煞，但他頭腦極爲冷靜，他知道對方的惡毒用意，無非是想使他激怒躁進，或氣極分神，以造成他招式上的錯誤！

杭州是長江丐帮江南分舵所在地，其中自然不乏高手，楚靈抱元守一，苦苦支撑，自然是希望等候奥援，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城北關王廟的分舵，也被敵人侵入，將一班高手完全牽制住了，這是敵人一次計劃週密的行動。

十招……二十招……五十招……一百招……

從子亥之交到丑末時分，楚靈已記不清和敵人拆了多少招，這時他已髮髻散亂，衣服也是東掛一條，西掛一片，肩，背和大腿都負了劍傷，全身浴血，面色獰厲如鬼，但他仍然緊咬牙齦，拚命和包圍他的强敵週旋。

漸漸，漸漸……

楚靈因失血過多，神智開始有點昏亂，身法和招式都似乎失去了控制而顯得散慢呆板。

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看出破綻，攻勢愈轉愈凌厲，看情形他們是定欲制「鐵面丐」楚靈於死地了！

就在這危機一髮，生死須臾的當兒，忽聽一聲清叱：「打！」幾點黑影疾如流矢般，分襲包律等五人身上重穴。

接着自對面屋頂撲下一條黑色人影，身法之快，眞是捷逾鷹隼。

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被那疾如流矢的幾點黑影迫得一閃身，只聽「啪啪」連聲，那幾點黑影完全砸在地上，原來是幾片屋瓦，包律冷哼一聲道：「快！咱們先解決這化子！」旱烟管一掄，茶杯口大的烟鍋已泰山壓頂般擊向楚靈頭頂，四支長劍也分向楚靈各致命要害刺去。

而自屋上飛撲而下的那條黑影，也正間不容髮的趕到，左手駢指點向包律的喉結穴，右手點元金筆一攪，將其餘四支長劍格開。

「喂，你們要不要臉，幾個人圍殺他一個，何況他還受了重傷！」

包律被那飛撲而來的黑影一指逼退，心裏恨怒已極，抬眼望去，只見對方一身黑色勁裝，臉上自眼睛以下，還蒙着一塊黑色紗巾，身材頎長，手持點元金筆，雖然看不到面貌，已顯出英風颯爽，倜儻不凡。

「朋友，你如想多活幾天，最好趕快夾着尾巴滾，少管老子們的閒事！」包律怒喝道：「否則，嘿……」

「否則怎麼樣？」蒙面人冷笑道：「小爺就是看不慣你們這種以多爲勝的卑汚舉動，這樁子事小爺管定了，出手吧！」

「哈哈！够豪氣。」包律氣極而笑道：「既敢與『劍堡』爲敵，當不是無名之輩，先報個『萬兒』吧！」

「一劍堡？原來你們都是歐陽丕的爪牙。」蒙面人冷聲道：「那今晚就不能太辜負你們了！」

話剛說完，手中點元金筆已以一招極詭異的招式攻向包律，這一招不僅詭異，而且快得出奇，當時包律嚇了一跳，迫得一連退了六七步，但蒙面人並未追擊，筆式一滯，又將四個使劍的迫得連連後退。

「現在你們聯手上吧，」蒙面人冷嗤道：「反正你們已習慣了以多爲勝的！」

包律定了定神，雖然蒙面人方才那招詭異筆式使他嚇了一跳，尚以爲是自己一時疏於戒備所致，所以並不十分在意，但已鼈了滿腔怒火，再聽對方說話的那種狂傲語氣，更使他如火上澆油，一發不可遏止，怒喝道：「好！咱們上，先殺了這小賊再說！」

旱烟管一招「橫掃千軍」，首先發難，向蒙面人攔腰掃去，四個使劍漢子也如響斯應的四劍齊飛，分刺蒙面人四個不同致命部位。

蒙面人這時好整以暇，容到五件兵刄離身不足五寸，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懾人精芒，點元金筆揮洒間，只聽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同時發出一聲慘叫，人也跟着退到一丈以外，眞是來得快，退得更快，而且都是以手捂着右耳，鮮紅的血自手指縫中滲出，地上，端端正正擺着五隻不同形狀的耳朶。

蒙面人仍然站在原地未動，好像剛才這閃電般的一筆，根本不是他揮出去的。

包律兩眼睜得像銅鈴，臉上一片驚怖神色，望着蒙面人，語不成聲的叫道：「你……」

蒙面人嘿嘿冷笑道：「你是想知道小爺是誰，對嗎？」

包律仍然圓睜着雙眼，但是並沒有哼聲。

「『一枝桃』凌飛！」蒙面人——凌飛說話的聲音，就像是從水窖裏吹出來的冷氣，凉颼颼的，使人心寒：「以你們今晚這種以衆凌寡，動輒致人於死地的作風，實是罪不容誅，不過，小爺還要借重你們幾張活口傳話，所以，每人只削去一隻右耳，以示薄懲！回去告訴歐陽丕老賊，叫他隨時注意，霸王莊楊霖，就是他的榜樣！」

說完話，左臂一甩，一點銀星直奔包律。

包律下意識伸手一抓，才發覺抓到手裏的銀星毫無勁力，顯然不是暗器，但當他攤開手掌，看到抓的是一枝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時，更如見到噬人惡魔般，登時面色灰敗，托着銀製桃花的手臂，也瑟瑟抖個不停。

「你……你就是……」

「不錯！小爺就是近月來連續殺死幾個武林敗類的兇手！」凌飛殺氣滿臉的冷聲喝道：「滿意了吧。嘿！希望你們能趁着小爺主意未改變前，夾着尾巴快滾！否則……」

包律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向四個使劍漢子打了個手式，低聲喝道：「咱們走！」翻身擰腰，首先飛身上了屋背，四個使劍漢子自也不甘落後，「唰唰唰」跟踪飛

起，霎眼間便走得沒了影子。

凌飛嘴角噙着一絲傲然笑意，轉身走到楚靈身旁，低聲道：「朋友，你的傷勢不要緊吧？」

楚靈坐在地上抱拳一拱，道：「這點傷勢不要緊的。承蒙凌少俠仗義援手，使楚某倖免於難，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凌飛嘿嘿冷笑道：「閣下恐怕是言不由衷吧？」

楚靈面色突然一沉，怒道：「凌少俠雖對楚某有救命之恩，可不能任意汚辱楚某人格！」

凌飛道：「閣下方才還不是和那個皇甫華在商量着如何算計在下嗎？」

楚靈「唔」了一聲，正色道：「這不假。不過少俠救了楚靈一命是私恩，而少俠近來所造殺孽，已激起武林中的公憤，楚某參與緝捕殺人兇手是公義，兩下自不能混爲一談……」

凌飛朗聲一笑道：「楚大俠能公私分明，倒使在下萬分敬佩！」

「不敢！」

「在下想請楚大俠代辦一件事情，不知楚大俠是否願意帮忙？」

「只要不是陷楚某於不義，即使蹈湯赴火，甚至賠上楚某這條性命，也決不敢辭！」

「事情並不如楚大俠想的那麼嚴重，在下只請大俠代轉一句話兒。」

「哦！」楚靈確是有點感到意外的。

「請你轉告那位皇甫華少俠，不要憑他的武功，橫加干涉在下之事！」

「凌少俠可否容楚某問你一句話？」

「當然可以。不過在下能答才答，不能答的，還請楚大俠見諒！」

「少俠近月來連續殺了好幾位武林同道，致使武林中人惶惶不可終日，少俠目的何在？」

「這個暫時歉難作答！」凌飛仰面看了看天色，語氣異常堅定的道：「不過在下可向楚大俠保證，決不會錯殺一個好人的！」

「這……」

「現在時刻已離天亮不遠，楚大俠受傷雖然不重，但失血過多，也應該好好調養。」伸手自胸衣裏取出一隻紫玉瓶，傾出三粒殷紅藥丸交給楚靈。「這丹丸對療傷補血，極具靈效，楚大俠請自珍重，在下告辭了！」

凌飛說走就走，好快的身法，一個飛縱，便失去了他的踪跡。

楚靈想想適才的遭遇，直像作了一場惡夢，不禁搖搖頭，長長噓了口氣，然後將三粒殷紅藥丸納入口中。

× × ×

泰興綢緞莊不僅規模極大，而且歷史悠久，在杭州可算是盡人皆知，店東主何曉春巳年屆花甲，胖胖的常年一副笑臉。

這天晚上鷄巳報曉，他那間裝璜得金碧輝煌的書房裏面，却仍燭火通明，有人在把盞暢飲。

紫檀木的八仙桌上，擺滿了下酒菜餚，店東何曉春正陪着一個濃眉巨目，相貌十分威武的虬髯老者在淺斟低酌，但從他們凝重的臉色看來，似在漏夜商量着一件極爲重要的事情。

「歐陽老弟，你能確定那兇手是皇甫臣的兒子？」何曉春目注虬髯老者，懷疑的問。

「雖不敢說完全確實，相信也不會離譜太遠。」這個被何曉春稱呼爲歐陽老弟的虬髯老者，正是浙東一劍堡的堡主——「毒劍」歐陽丕。「他所殺的，都是與當年那樁公案有關的人物，小弟決不相信這是巧合。」

「這就奇了，」何曉春皺眉道：「參加當年那樁公案的，除了已死的幾位外，就只有你和愚兄了，當時計劃那個辦法，可並無外人在場，這秘密怎會洩漏出去的呢？」

「現在還沒有查出來，」歐陽丕道：「我想很可能是我們中的那一位平常說話不小心，一時說溜了嘴，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致把那個秘密洩露了出來。」

「唔，很可能。」何曉春捋着頦下長鬚點了點頭道：「你對這件事可曾想出對策？」

「老哥，你想我歐陽丕就這樣容易任人宰割！」歐陽丕微微一笑，臉上不自覺的流露出一股得意之色：「褚逑先和趙一峯被害時，我還沒有甚麼感覺，等到李夢蛟也相繼被害，我突心生警兆，覺出事態巳不尋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決定將少林和武當都拖下水，這有兩點好處，一則可以增加我們的勢力，同時有他們兩派出面，也更顯得冠冕堂皇呀……」

何曉春突然一掌擊在桌上，然後大拇指一竪，哈哈笑道：「高！這一着確實高明得很！愚兄就想不到這樣週全……哦，還有，你對那個皇甫華好像也深具戒心，晚上又派人去擄刧楚靈，並派人到關王廟騷擾丐帮分舵，不嫌樹敵太多麼？」

「老哥哥，不是兄弟褒貶你，你這個人實在太忠厚了。」歐陽丕冷冷一笑，說：「老實說吧，我根本就不相信皇甫華那小子……」

「可是人家將兇手從暗中抖了出來，這……」

「算啦！老哥哥，這只是個障眼法兒，說句不客氣的話，老哥哥請不要介意，兄弟是玩障眼法的老祖宗，那小子還嫩得很，豈能騙得了我！」

「你是說他們根本就是一道的？」

歐陽丕哈哈笑道：「老哥哥你總算想通了！」

這時，一個青衣小帽的伙計匆匆走了進來，在何曉春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何曉春臉色一變，轉向歐陽丕道：「老弟，大概是包律他們回來了，而且都負了傷，你現在要不要讓他們進來。」

歐陽丕也臉色大變，大聲道：「這幾個飯桶大概是把事辦砸了，嘿！我不會饒了他們的，老哥哥，你讓他們進來。」

何曉春向那青衣小帽的伙計一揮手，不一會兒，包律領着四個使劍漢子走了進來，也顧不得右耳根仍在冒血，誠惶誠恐地垂手躬身道：「屬下見過堡主。」

歐陽丕見到他們那副狼狽樣子，心裏早巳火冒三千丈，不過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還是忍了下來，冷聲說：「事情辦得怎樣了？」

包律巳發覺堡主臉色不對，久在積威

之下，一顆心巳「怦怦」直跳，低着頭說道：「屬下低能，未將堡主交派的事辦妥，眞是該死！」

歐陽丕一聲冷哼，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只嚇得全身一陣顫抖。

何曉春見到這種情形，似是心有不忍，先打了個很响亮的哈哈，藉以冲淡緊張的氣氛，然後向包律道：「包老弟，不妨事的，經過情形如何？你只管慢慢說，一切有何老哥担待。」

包律偸偸望了歐陽丕一眼，見他毫無表示，一顆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於是便將所有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並將一枝銀製桃花雙手呈給歐陽丕。

歐陽丕接過銀製桃花，略一過目便轉交給何曉春：「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是冲着咱們來的。嘿嘿，孫大聖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却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多大的能耐！」

何曉春沉思一會道：「老弟，老哥哥還是有點不懂，這小子姓凌，怎會是皇甫臣的兒子？」

歐陽丕哈哈笑道：「老哥哥，你不止人忠厚，而且也很健忘啊。」

何曉春突然用手掌在頭上猛拍了一下，笑道：「我眞够糊塗了，皇甫臣的老婆不是人稱『慈航女史』凌素心的嗎，當初他們夫妻分手時，將一對攣生兒子一人分一個，凌素心帶走的兒子便可能就隨母姓了……」

「老哥哥，現在一切都明朗了，」歐陽丕道：「也許少林和武當的四位方外朋友對小弟有點不滿，小弟得去穩住他們，同時也去進行小弟的計劃。」

「現在？等天亮了去不好嗎？」

「不行，咱們得爭取時間，不能讓敵人着了先鞭！」歐陽丕似心有成竹，接着又向包律囑咐道：「你們就在這裏療傷，未得我的准許，決不許離開此處一步。」

× × ×

小橋、流水、人家，是一副多富詩情畫意的素描！

在銅扣山西北麓，有十數戶人家，竹籬茅舍，倚山傍水，雖是疏疏落落的，倒是鷄犬相聞。

這裏雖然有山有水，却是沒有肥沃的良田，居民大都是靠在山坡上種點地瓜或蔬菜，以及上山採樵，挑到附近小鎭，換取日需品。

在這十數戶人家中，有一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母親是個雙腿癱瘓的中年婦人，雖然略嫌消瘦，但從她面部的輪廓，仍可找出她年輕時的俏麗影子。

兒子年約二十許，身材頎長，雖是一身粗布衣褲，經常櫛風沐雨上山打柴，但並不稍減他那與生俱來的英俊爽朗氣質。

這天晚上時份，年青人回到家裏，剛擱下繩索扁担，便聽他娘在房內喚道：「是飛兒回來了嗎？」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匆匆走進內室，向一個以棉被墊背，斜靠在床上的中年婦人道：「娘，孩兒今天給你老人家抓藥回來了。」

「唉！你這孩子就是不聽話。」中年婦人嘆口氣道：「娘的這種病，不是一般草根樹皮可以奏效的，除非……」

「可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急道：「娘是知道的，『浩氣神功』和『純陽無風指』這兩宗奇奧武功，在武林中失傳巳數十年之久，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得到的！不過，孩兒決盡……」

「好啦，飛兒，娘知道你是個孝順的孩子。」中年婦人雖是帶着微笑說話，但不難發覺微笑中滲有一份落寞和蒼涼！「眞是奇怪得很，近數日來，娘的心情突然起了極大的波瀾，不管怎樣抑制，都平靜不下來，好像要發生甚麼重大的事情，飛兒，娘眞爲你担心死了！」

「娘，孩兒不是辦得很順利嗎？」名叫飛兒的年輕人，臉上流露出一片不屈不撓的剛毅神色，連說話的語氣，也充滿了力量！「現在仇人巳大部被孩兒殺了，祇剩下兩個罪魁禍首，嘿！想不到平常以清高自詡的少林和武當兩派，居然也捲進了這場是非漩渦，給那班面善心毒的僞君子撐腰，孩兒非得好好的給他們一些顏色看看，……」

「飛兒，凡事要三思而行，切不可意氣用事，少林和武當以往清譽都很好，頗受武林同道的尊敬，娘並不阻止你警誡他們，但適可而止，也許將來咱們母子還有借重他們的地方！」

「娘的教誨，孩兒緊記在心就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突然「啊」了一聲，興奮地道：「娘，孩兒還忘了告訴妳一件事，前天在靈隱寺門口，當孩兒刺殺那惡賊楊霖時，竟然被人發覺了。」

「哦！」中年婦人顯得異常吃驚，「是不是楊霖的黨羽？」

「嘿！楊霖是個甚麼東西，恐怕給人家提鞋，人家還嫌他手笨呢。」

「你和他交過手哪？」

「嗯，因爲靈隱寺前遊人太多，恐誤傷無辜，所以孩兒將他引到呼猿澗……」

「結果呢？」

「那人使用一柄鐵骨摺扇，招式異常奇奧，顯然是受過高人的薰陶，孩兒一時見獵心喜，便撤出點元金筆，和他惡鬥了十餘招，若不是楊霖的爪牙趕來，孩兒眞想和他打個勝負來呢。」

「鐵骨摺扇？」中年婦人在心裏念着，她對「鐵骨摺扇」似有種特別感受，所以也聽得特別入神。不禁問道：「那人大概甚麼年紀？」

「娘啊，孩兒正覺着有點奇怪，那人不但年齡和孩兒相彷，就是相貌也很相像，就像是一雙攣生兄弟般。」

「你……」中年婦人的神情，突然變得異常激動，連聲音都有點顫抖起來。「他……可是身穿一襲白綢長衫，胸前綉着一株淡紅色的寒梅？」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愕然道：「妳怎會知得這樣清楚？是否那人來過這裏？」

中年婦人雙目巳滿蘊熱淚，嘆口氣道：「飛兒，你明天將那人引來這裏，讓娘看看！」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一時感到萬分迷惘，痴痴地望着他娘，口齒啓動，仍想發問，中年婦人巳拭去雙目中淚水，苦笑着道：「飛兒，娘知道你心裏是存着一個很大的疑團，你現在不要問，照娘的

話做，明天你自然就會明白了！」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顯得有點委屈的低聲應了聲。「孩兒現在給你熬藥去。」

× × ×

曙色微曦。

杭州城內雖然已有很多爲生活而早起的人，但畢竟很有限，街道上仍然是顯得冷冷清清的。

這時候，正有一個身形頎長的年輕人，穿着一件淺藍色長衫，手搖洒金白摺扇，儀態瀟洒，步履從容，似在瀏覽這個鬧市中的早景。當他經過一條交叉路時，忽然一眼瞥見少林寺的兩個和尚，和武當山的兩個道人也正從另一條路向這邊走了過來。

他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這倒好，我正想去找找他們晦氣呢，想不到機緣如此湊巧，竟在此地不期而遇，省去很多麻煩。」

兩僧兩道同時也看到了他，出聲招呼道「皇甫小施主，請稍留走，貧僧等正是來探訪你的呢！」

他忽然心念一轉暗道：「好哇，他們既將我誤認爲皇甫華，我何不就以假當眞，好好的戲弄他們一番。」主意既定，於是故作神秘地用手朝前一指，脚下不但未停，而且反而加快了速度。

在鬧市中，爲免驚世駭俗，雖不便施展飛行術，但他那種如行雲水般的步法，其實已暗中滲入千里俄頃的縮地之方，不過一般普通人不易發覺罷了。

法雲道：「皇甫小施主一大早起來急急趕路，一定是有了兇手的綫索，咱們適時趕上，正好可以協助他一臂之力！」說完，脚下突然加勁，不疾不徐地遠遠跟在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後面。

法雨和清虛、清玄兩個道人也無異議，緊隨在法雲禪師身後，跟了下去。

頓飯光景過後，他們已先後離開了杭州城，一路沿着靈鷲山麓，往前疾行。

漸漸，他們已由山麓深入山中，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突然施展開絕頂輕功身法，眞像是流星劃空一般，轉眼工夫，便翻過了兩座山頭。

後面跟着的兩僧兩道，自然不甘示弱，也各展絕學，如天龍馭風般緊緊跟在後面。

驀地，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在一座山頭上停了下來。

這裏雖是靈隱寺後山，但離靈隱寺已遠，遊客很少肯爬十幾座山頭，到這裏毫無古跡可尋的山頭來登臨。

當法雲法雨和清虛清玄兩僧兩道翻上這座一平如坻理山頂，只見他們心目所認定的皇甫小施主，這時正負手卓立，仰面欣賞着天空飄浮的簇簇白雲，因他們只看到皇甫小施主的背影，却無法看到他臉上滿含嘲弄意味的冷峻笑容。

「皇甫小施主！」法雲禪師低呼着，他，不，應該是他們四人，心裏都已油然而生警惕。

他們對皇甫華並無深刻認識，一切都是由「鐵面丐」楚靈居中引見，他們雖然絕對信任楚靈，但因楚靈對皇甫華的身世並不十分瞭解，所以他們對皇甫華的信任，暗中也作了幾分保留。

身穿淺藍色衣的年輕人聽到招呼，突然轉過身來，玉面凝霜，雙目中寒芒如電地怒視着四人，冷聲道：「諸位在招呼什麼人？」

這年輕人無論身形，相貌，都極肖皇甫華，但事實上並不是皇甫華，四人不由同時發出一聲驚「咦！」法雲尷尬地雙手合十，低宣一聲佛號道：「原來小施主不是皇甫華，是老衲師兄弟認錯了人！」

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冷笑道：「誰是皇甫華，四位從杭州城一直追踪在下，追錯了人，居然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傳聞少林和武當清譽極隆，都是修爲極深的高僧高道，顯然未必可信！」

清玄道長性子最是躁急，怒喝一聲道：「小施主說話，最好能夠留點口德，分明是你心懷叵測，將咱們從杭州城引來此地……」

清虛道長到底道行較深，修養也夠了火候，他雖已看出眼前這個年輕人行跡有可疑，好像是專心找碴來的，而師弟清玄，又是個火爆性子，說不定三言兩語，連人家的來龍去脈都一無所知便動起手來，對武當而言，實在是件欠風度，失面子的事，於是趕緊出面，阻止他師弟清玄和人家言語衝突，接着又向年輕人打個稽首，心平氣和地含笑道：「貧道武當山清虛，小施主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小可凌飛。」神色雖仍傲慢，但語氣已緩和多了。

「哦，凌少俠。尊師是……」

「嘿！小可沒有師承門戶，道長大可不必顧慮。」

「小施主一大清早匆匆趕來此地，當非無因吧？」

「喲！原來道長是在六扇門中吃公事飯的呀？」

「貧道尊重小施主是條漢子，希望小施主說話有點分寸！」清虛道長修爲雖深，也禁不住無禮的挑逗，臉上也流露出忿懣之色。

「道長既非六扇門中之人，憑什麼查問小可之事？」

凌飛咄咄逼人的傲氣，連那位佛門高僧法雲大師也激惱了，當下高宣一聲佛號，說道：「小施主，說話不要兜圈子了，你將老衲師兄弟引到此地來，到底是用意何在？」

「哈哈哈！」凌飛敞聲一陣大笑之後，又冷聲說道：「眞想不到受武林同欽的少林高僧，話說也是這般強辭奪理，故入人罪！」

「孽障！」法雨大師突然欺身而上，怒容滿面的喝道：「你敢再出言無狀，語侵本寺清譽，老衲拚着面壁三年，也非痛懲你一頓不可！」

凌飛目光斜睨，將法雨大師上下打量一遍，顯出一副不屑的樣子，冷笑道：「和尚，先別吹得太滿了，要打嘛，我看你還不一定行呢！」

這種鄙視的態度，任誰也禁受不住，何況法雨大師並沒有修到「無嗔」的境地，登時氣得鬚髮俱張，身形一閃，五指箕張如鈎，向凌飛左肩抓去，同時怒喝道：「孽障，看招！」

凌飛身形半旋，左手一揮，一招截手法中的「玄鳥劃沙」，疾劃對方抓向左肩的「腕脈穴」，右手摺扇却由張而合，抽冷子自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角度襲取法雨的「笑腰穴」。

這一招兩式雖極平凡，但凌飛使用出來，居然能化腐朽爲神奇，極平凡的招式，竟變得玄奧莫測，而使得少林高僧法雨大師也着了他的道兒。

當法雨大師發覺上當時，對方的摺扇業已沾衣，欲想變招或閃避，都已經來不及了，但爲了避重就輕，迫得硬將穴道挪移半寸，準備拚着受傷，以空穴來承受對方致命一擊。

他却萬萬想不到凌飛並未在扇上貫注內力，而且在摺扇略爲一沾之時，却突然收招後縱，緊接着抱拳笑道：「承讓！承讓！」

法雨大師不禁老臉一紅，以他的身份，雖然心裏感到十分窩囊，但輸了招又不能不承認，只有悻悻地雙手合十道：「承小施主扇下留情，老衲甚爲感激，不過老衲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再向小施主好好討教一番。」

凌飛淡淡一笑道：「不敢，小可武林末進，拳脚粗俗，只要大師不嫌棄，定當隨時奉陪！」

話雖說的很客氣，但聽在法雨大師耳中，却像猛地被鋼針扎了一下，心裏感到萬分難受，可不是嗎？「武林末進，拳脚粗俗……」雖是自謙之詞，但此時此地，却又顯出很深的調侃意味，自然法雨要感到難受了。

其實何止法雨一人，連法雲大師臉上也是訕訕的，兩道長眉跳動了好幾次，大有繼法雨出手的樣子。

正好這時清虛道長高宣聲：「無量壽佛！」緩步而出，雲帚一揮，向凌飛道：「小施主不但武功俊，口才更俊，貧道不才，願以這柄雲帚，向小施主討教幾招扇上絕學。」

凌飛微微頷首，驀然抬頭見太陽已昇起好高，不禁心中一凜，連忙搖手道：「且慢，小可暫時無法奉陪。」

清虛道長愕然道：「小施主是不屑指點貧道嗎？」

凌飛抱拳道：「道長請不要誤會，小可是奉母命去辦件極重要之事，現在都已『日上三竿』了，如果辦不到好這件事，家母是要生氣的。」

清虛道長打一個稽首，肅容地說道：「原來小施主還是位孝子，貧道倒是失敬了！」

凌飛一臉焦急神色，再度抱拳道：「不敢，小可要告辭了。」

說完話，舉步正欲離去，清玄道長却突然閃身而出，塵帚一揮，攔住去路，冷笑道：「小施主捉弄了咱們一個早晨，不作個交代，就想這樣輕易離去！」

凌飛面色一寒，怒喝道：「你準備怎麼樣？」

清玄道長冷聲道：「不交代清楚，你就休想離開這座峯頭！」

「憑你也配留住小爺！」凌飛說話間已將摺扇交與左手，右掌一揚，一股强勁無儔的掌風，直向清玄道長胸前撞去。

清玄道長已早有備，也自勁貫左臂，一掌劈去，兩股掌風中途相撞，發出沉雷般一聲悶响。

一掌相接，清玄道長被震得「登登登」連退了三步，再看凌飛時，却像斷了綫的風箏，被震得在空中一連翻了幾個跟斗，像顆隕石般疾向山下摔落。

清虛道長和法雲大師首先「呀！」的發出聲驚呼，趕到峯邊一看，因這邊正是一片懸崖，上豐下銳，根本就看不到下面的情况。

法雲大師立時雙目一閉，雙手合十，口中低宣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清虛道長也低宣聲：「無量壽佛！」轉過身來，目注清玄道長似含責備之意的沉聲道：「師弟，你……」

清玄道長滿臉愧疚神色，緩緩低下了頭，這時法雲大師也轉過身來，說道：「清虛道長，這件事並不能怪令師弟，假如令師弟不全力以赴，恐怕被震飛的不是凌小施主，而是令師弟了。」

清虛道長面色稍霽，一聲微喟道：「道友的話雖然不錯，但一個修道人隨意致人於死，總嫌不當！」

法雲大師道：「事已至此，懊惱也無濟於事，咱們不如將他的遺體埋葬，多爲他唸幾卷大悲咒，稍消罪孽！」

× × ×

自從「鐵面丐」楚靈受人暗算，這兩天皇甫華除了常到丐帮分舵去探望他的傷勢外，便是一個人坐在客棧中生悶氣，當然他也曾經好幾次去查訪暗算楚靈的兇徒，但都毫無所獲。

這天早上他略略進了飲食，正準備往關王廟去探視楚靈，客棧中伙計却拿着一張字條匆匆走了進來，哈腰諂笑道：「公子爺又準備要出去了？」

皇甫華目光落在伙計手中的那張字條上，漫應道：「嗯，伙計，你手裏那張字條……」

伙計「哦」聲道：「這是對門巷子裏那個賣糖葫蘆的小順子送來的，他說是有位穿淺藍色長衫的公子託他送給皇甫公子的。」說着雙手將字條送上，又笑着低聲道：「小的已代公子爺賞過他了。」

皇甫華接過字條，略一過目，便攏在袖中，探腰取出一塊碎銀托在掌中，問道：「伙計，你可知道銅扣山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銅扣山？」伙計兩眼瞪着銀子，一副貪婪的樣子，「公子爺要去銅扣山？那可遠着呢！」

「有多遠？怎樣走法？」

「大概有五六十里吧，由東門出城，不要走驛道，路雖然窄一點，但並不難走，騎馬兩個時辰準够了。」

「好，謝謝你，」皇甫華將碎銀交給伙計：「這給你去買壺酒喝吧。」

「公子爺可要備馬？」伙計接到銀子顯得更殷勤了。

皇甫華擺擺手，道：「不必了！我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伙計千恩萬謝離去之後，皇甫華也就拿着摺扇，離開了客棧。

（下期續完）

美蘇特務爭霸戰



勞力士·文

北極爆炸風雲

北極圈冰天雪地，形勢凶險，美蘇雙方特務都想找尋葛洛，在北極圈互相追殺，因爲他們相信葛洛懂得製造超級燃料，能使現時之噴射機或坦克車超速數倍，所以必須爭取他之方程式……

葛洛試復記憶，登上練習機上。

蘇聯的化工廠突然發生爆炸，一朵朵蕈狀雲升到高空，使到蘇聯特務頭子一怒之下，命令立刻槍斃葛洛

北極圈冰天雪地，形勢兇險，美蘇雙方特務都想找尋葛洛，在北極圈追殺，因爲他們相信他懂得製造超級燃料，能够使現時的戰機和坦克速度快了幾倍！

葛洛患了嚴重的失憶症

地球的兩處冰冠，叫做南北極，繞着它的海洋和陸地，凡係長年積雪，冰山飄浮，都有一個名稱，使人提高警覺，它就是南極圈北極圈，其實接近北極圈的地方已經奇寒徹骨，風聲如吼，除了少數捕鯨人以及經常在北極圈聚族而居的「愛斯基摩人」之外，沒有人在那種地方立脚了，不過，最爲接近北極圈的蘇聯境內，却有一座規模很大的醫院，叫做「沙米索夫」，專醫內臟病，名氣很响。

原來胃潰瘍或者腸臟出血之類的內臟，醫治的時候需要使用「冷藏治療」，先要替病人注射體温增加到華氏百度過外，然後放入冷藏庫，使他能够捱冷，失去食慾，胃囊不再分泌胃酸，不會腐蝕，有希望不必開刀亦可復元，對老翁或者體力太弱的人，這種醫術是很有用的，由於北極圈的寒流不斷南下，「沙米索夫醫院」剛剛承接那些寒氣，對內臟的病患者有極大帮助，故此蘇聯當局在「沙米索夫山脈」最爲接近北極圈之處，築了一座七層高的醫院，經常有些病人送到該處治療，並非限於俄國人，如果你有政治色彩，就算是個美國人，也同樣的收容他。

在「沙米索夫醫院」裏面，有些病房相當奇異，它有銅牆鐵壁，隔音設備，還有高級的神槍手輪流保護，當然是極重要的病人，然後有資格入居，不過，第六號「機密病房」裏面所住宿的一個病人，中等身材，肌肉結實，只有二十八歲，叫做「葛洛巴里摩」，他却是美國人，留在醫院之內，沒有被人歧視。

更奇的是這一點，「葛洛」只是在醫院裏面很悠閒的過活，沒有吃藥，更加沒有開刀，不管他走到甚麽地方，總是有人監視的，亦可以說有人負責照料他，担心他胡裏胡塗的走進北極圈。

北極圈跟貼連該處各個地方唯一的分別就是「長年積雪」，圈外的高山不管積雪多麽厚，總有一天溶化，並非白皚皚的戴了一個「雪冠」，至於北極圈內的峯巒，或高或低，甚至是平原，必然長年積雪，不會溶化。

「沙米索夫」的山脈很長，有一邊伸

進北極圈內，站在那座醫院向北方眺望，很清楚的看得出北極圈的分界綫，越過一條山路，再往北走，立刻進入北極圈，寒氣迫人，體力極強的人也支持不住。

假如「葛洛」一個不當心，胡裏胡塗的走向北方，他可能在北極圈凍殭，故此蘇聯保安局要派出許多人保護他，還有病理專家以及專醫神經系統的名醫，特別是卡羅夫醫生，他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精神病醫生，更加負全責照料他，不過，葛洛對那些人漠不關心，沒有喜歡或憎恨的情緒流露出來。

他極少開口，別人也不知道他想些甚麼。

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如果一天天的拖下去，可能令到他的感情麻木，鬥志全消，幾個名醫加上了保安局的高層幹部會商之後，決心替他進行一些難以估計成敗的試驗，讓他單獨走向北極圈。

到了他們決心讓他走動的一天，靠近中午，先行替他注射高溫的抗寒針，然後把他帶到山路的出口，說：「葛洛，你喜歡旅行，不怕冰雪，眼前是最適合你的一種環境了，你可以走向北方去。」

葛洛懶洋洋的點了點頭，加緊脚步，很快就把對方拋離。

雖然他接受禦寒針藥，不怕冷，可是，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定要找尋食物，不見得他會吃活着的海狗魚吧？就算他有這一份勇氣，如果他缺少武器，仍是沒法捕捉海狗魚的，前路茫茫，他不能碰上海獅、海豹、海象，甚至碰上一頭碩大無朋的北極熊，論理他需要携帶武器和糧食，他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昂然向北走，那一份勇氣眞的使人驚異。

不過，距離他有一百碼之遙的一處，却有兩個人遙遙的保護他，他們盡量隱蔽自己，希望看到葛洛走進了北極圈發生甚麼離奇古怪的遭遇，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出手協助他，因爲「縱虎歸山」這個計劃不准任何人在他的身邊出現。

特別是名醫「卡羅夫」，他要看清楚葛洛碰上了強敵有甚麼反應，更加不容許保安局的殺手露臉。

葛洛在中午起程，他只是向北方走，沒有目標，一直走到下午三點鐘過外，然後歇脚。

峯頭積雪的一座山，擋住去路，並非只得一座，而是一座又一座，伸展得很遠，山與山之間還有「冰湖」。

如果他不是注射了高溫的禦寒針，早已冷僵了，儘管如此，仍是不妙的，因爲針藥的力量不過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就會消失，只是十個八個鐘頭，換言之，到了午夜的一段時間，針藥失效了，那時他會感到奇寒砭肌，饑餓以及極度疲倦，無法支持，相當奇怪，他完全沒有考慮到那些必然發生的困難，自管自的走向前面去，只是他走倦了然後停步，不過休息一會，他又繼續向前走動了，一直走到黃昏，跟着，進入黑夜。

假如那個地方並非北極圈，而是美國境內任何一處，夜幕低垂，到處黑沉沉，沒法辨認前面是否有路，他無法再走了，由於北極圈獨有的北極光照映，而使靠近午夜，仍有微茫的光氣，他可以看清楚前面是些甚麼，不會滑脚跌入粘性極爲沉重的冰湖。

夜間十一點鐘，他逐漸覺得寒冷，且又覺得饑餓，不自覺的坐下來。

突然，他看見前面不遠的一處，有幾點火光，那些光亮是橙色的，在黑夜裏面透過寒冰照耀出來，變幻莫測，景色美麗，他覺得眼睛一亮，站了起來，向前面逐步走過去。

他看見三盞漁燈，那種燈有二呎高，用電力發光，可以說是手提光管，光氣很盛，跟着他看見三個人，聚在一堆火光的前面，正在燒烤肉類，身邊還有幾瓶酒。

肉香吸引他，他不由自主的走向燒烤的陣營那邊。

他沒有做聲，接過了一件烤肉，大嚼一頓，一件件烤肉到口俱是很快吃完的，他還喝了半瓶的酒。

他一直沒有開口。

燒烤的人也沒有開口，

他既飽且醉，望了望那些人，想說甚麼，但沒有說。

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人開口了，很率直的問：「你是誰？」

他搖了搖頭。

「喂！我問你是誰，你聽見沒有？」說話的人有些不耐煩，他仍是置之不理。

另外的兩個人分別問他是誰，他終於開口了，說：「我也不懂得我自己是誰，故此沒法回答。」

「你終於開口了，好的，你吃了我們燒烤的海狗魚，又喝了我們的伏特加酒，不能夠白吃的，你有沒有鈔票或金子帶在身上？」

他搖了搖頭。

問他的大漢哼了一聲，說：「你似乎想打架了，是也不是呢？」

他呆呆的站着，似乎他對「打架」這個字很是陌生，不明白所指的是甚麼，不過，那個捕鯨人模樣的人眞的伸手打他，他是懂得反擊的，很快他就把對方擊倒。

他之所以取勝，可能是他穿得太少，比較靈活，不過，三個人合力圍攻他，孤掌難鳴，後來他走下風了，酣戰了一會，他的後腦被人一棍打下來，忽然一陣劇痛，他就暈倒在雪地上面。

跟他搏鬥的人，似乎預知他一定暈倒，早就有所準備，只是吹了一聲口哨，冰湖那邊有一艘相當大的快艇駛過來，湖水還未結成很厚的冰，快艇很輕易的駛近，停在湖邊，三個彪形大漢合力把他抱到船艙去，另有一個風姿嬌媚的美人兒接收，把他放在床上。

送貨的三個人走開了，快艇駛開，他們就離開雪地和冰湖，完成了任務，越去越遠。

這一連串的活動都瞞不過殺手的一雙眼，兩個殺手只是遙遙的保護他，看見他已經被人送到快艇，悄然離去。

照情形看，他們似乎同心合力演這一場戲，最終目的就是把他打暈，送到美人兒的身邊，希望他覺醒的時候恢復記憶。

那個佈局是幾個名醫以及保安局高層人士策劃的，總算完成了上半截的戲。

下半截的戲呢？由美人兒登場，利用香噴噴的「肉體」使他感到幸福和溫暖，

刺激他的官能，希望他完全恢復記憶。

她是否成功，難以預測。

不管她怎樣利用美色誘惑他，葛洛仍是無動於中。

他已經覺醒了，只是對她不感興趣。

他在紅色的燈光照映之下，呆呆的凝視她，沒有伸手抱她，也沒有吻她。

她的上半身裸露，下邊僅穿一條半透明的內袴，葛洛居然無動於中，實在使她生氣。

船艙之內有暖氣供應，她扭了扭電掣，暖氣更強，熱到使他發汗。

他剛才喝了半瓶伏特加酒，那是蘇聯境內最辛辣而又最有刺激性的烈酒，怎會對她視若無睹。

她覺得很失望，衝口而出的說：「你認得我嗎？」

葛洛搖了搖頭。

她更加失望了，說：「我是萍姬呀，我們同睡過許多次，難道你對我毫無印象嗎？決不會對我完全沒有印象的，你想想看？」

「我似乎看見過你，可惜我不知道自己是誰！」

「天呀，你眞的甚麼記憶都消失了，你必須使勁的想，追尋失落了的回憶，你應該記得起一聲的恍如天崩地裂的爆炸，你記得起嗎？」

「似乎有一聲巨大而可怕的爆炸，我稍爲記得起，可是，那一聲爆炸跟我有甚麼關係呢？跟你又有甚麼關係呢？」

「那一聲爆炸促成我倆的結合，你苦苦的在腦海中搜索殘餘的印象吧，我是萍姬，你是葛洛，一晚又一晚的我們兩人擁抱睡覺，直到黎明！頂要緊的還是那一聲爆炸，當時你幹些甚麼？」

「我……」葛洛傾全力思索，希望從腦袋裏面找尋極微細的回憶，把它撮合。

他眞的傾全力去搜索了，可惜甚麼也辦不到。

萍姬看在眼裏也覺得有些不忍，沉住氣說：「葛洛，不必太過勉強的，你應該反反覆覆的告訴自己，你是葛洛，我是萍姬，撮合我們是是一聲恍如世界末日的爆炸！」

他只是記得起一聲爆炸

往事風翻雲湧，葛洛被巨大的爆炸使他患了失憶症，他已經無法記憶往事了！即使有些零碎的回憶，只是在腦海中偶然閃過，難以把它串得起來，不過，萍姬是記得起來的，她清清楚楚記得起那一晚的爆炸。

地點是加州的「荷佛鎭」，那一個大鎭的名氣雖然不大响，可是，它對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却有非常重大的貢獻，因爲鎭上有一連串的工廠製造激光以及電子的高級產物，包括電腦，還有一個地方研究速度最快的燃料，那些燃料顯然跟國防有關。

稍爲有點科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燃料對噴射機有極大的影响，現時超音速的噴射機多數使用液態氫加上酒精的混合物，兩種物質由兩條槽流出來，剛剛結合，便即發生火燄！酒精是用來引導液態氫焚燒的，液態氫化爲氣體的時候，本身的體積擴大一千倍，故此發生強烈的推動力，令到那一架超音速飛機的速度增加到快過音速兩倍，假如有辦法利用別的化學變化，用新的物質代替液態氫，速度可以更快，甚至追得上射月的火箭。

「荷佛鎭」有幾間大廠製造電腦以及其他科技產物，因此之故，掩護那些屬於國防部的科學實驗室，保密工作達到百份之九十五以上，可惜百密一疏，這種措施被蘇聯海外活動特務組的人發覺，立刻派遣一向在歐洲活動力最強的美女，前往該鎭定居，盡可能的搜索各種資料。

萍姬貌美如花，雖然她只有二十六歲，她的特務手法陰險毒辣，表情出色，並非普通的艷諜可比，她在工廠區之外的岸邊租賃一座花園別墅，先行住下來，以小主婦的身份出現，然後展開交際上的活動，希望找機會混入工廠區那邊，可是，這樣做需要較長的時間，不能夠操之過急，她一住三月，仍然沒有出色的表現，上峯一次又一次的催促她，快些完成任務，負責在美國攪破壞工作的「雷柯」親到她的寓所，談了很久，仍是沒有特殊發展，只好任由她處理。

她很鄭重的對他說知，工廠區幾乎全是男人，沒有家庭，且又沒有夜總會或舞廳，那些人全是很正派的，即使她不惜犧牲，把嬌軀看做秘密武器，仍然是找不到適宜的交際場合，只好等候機會，越急越糟。

「雷柯」旣然同意她的看法，悄然而去，此事告一段落，想不到他走了三天，忽然有一宗極不尋常的意外傷亡事件發生，她的活動竟然有了轉機，可以說是交上好運。

那一晚，一輪明月的高懸，已是凌晨二時，到處冷清清，她站在花園的小屋樓上，眺望月色，忽然有一聲巨大的爆炸，山鳴谷應，天崩地裂似的，她也被強大的震盪力弄跌，剛剛爬起來，遠遠的看見火光冲天，在火光中有一個人拚命向她那邊狂奔過來，似乎受了傷，她認爲向此人施救，可能有機會結識工廠區的重要份子，趕快走下來，打開了那個花園的後門，走出去迎接。

果然不出所料，那個人的身上有些地方被火灼傷，臉部和手脚都有血，沒有血的皮膚也給大火升起的黑烟薰到變成灰色，形容頓改，恍如煤礦工人。

她決心幫忙這個完全陌生的人，走過去扶他，同入屋內，想盡辦法照料他。

那個人很快就昏迷不醒，因爲他穿了「工作衣」，上面有一塊咭片寫上了他的名字，叫做「葛洛」，她讓他安安靜靜的躺下來，悄然走入自己的寢室，打了一個電話給「雷柯」，叫雷柯盡快查出葛洛的身份以及工作地點，決定怎樣對付他。

雷柯在一個鐘頭之後回覆她：「葛洛是化學師，在美國國防部指定的最新高速燃料廠研究，有很輝煌的成就，切勿放棄這一條綫索，如果他覺醒，知道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可能愛上了你，還有一點，他一向是傾全力從事研究化學變化，不單是沒有結過婚，甚至沒有女友。」

萍姬是這樣子結識葛洛的，如果他不

是患了嚴重的失憶症，必然跌進美人局，不過，他失去了記憶，各種反應也冷淡得多，痲痲木木，她就算是仙女下凡，仍然沒法打動他，碰上了這種環境，她感到啼笑皆非，旬日後，她把這種苦衷報告雷柯，再又透過他向上峯請示，結果就發生如此變化，她把他收藏在家，一再向上峯請示，最後，雷柯對她說知，總部決心把他偷運到蘇聯去，有兩種理由，第一點，希望他恢復記憶的時候替蘇聯賣命，最低限度也說出關於燃料方面有所改進的情形，第二點，聽說他們已經知道如何製造更加有份量和高速燃料，不單是可以令到飛機在空中飛行增加時速，甚至坦克車也可以利用它增加衝刺的力量，在這方面有了輝煌的成就，只是沒有公開宣佈，萬一這種科學成就是葛洛主持，他如果有力思索，把製造燃料的過程記在腦海中，回到美國效力，等於對蘇聯作一種致命的打擊，故此蘇聯保密局要把他帶走，一直送到西伯利亞的沙米索夫醫院，軟禁在第七號病房之內。

這一段旅程是很遙遠的，而且有很大困難，可是，他們能够應付得來。

萍姬跟葛洛的結合過程，她自己很是瞭解，至於葛洛，那就不同了，他只是隱隱約約記得起一聲隆然的爆炸，有如天崩地裂，以後發生的事情，忘得乾乾淨淨，甚至爆炸之前所發生的一切遭遇，他也忘記，他只是記得起曾經有一個貌美的女子陪伴在身邊，她是誰呢？她跟他有甚麽關係呢？他也忘得乾乾淨淨。

不錯的，他被逼在醫院之內接受物理治療，略有進展，可是，進展的尺度不大，他在雪地上面搏鬥，被人在後腦打了一棍，稍爲有些刺激，還加上了烈酒的刺激，他的腦稍爲有些振作，當他在快艇的床上休息之際，他的腦袋有如風車般轉動不已，很久，仍然沒法恢復舊觀。

他終於酣睡。

那一艘快艇是特別大的，一般而論，快艇沒有床，即使有床，那張床也不是特別闊大的，至於快艇的船艙，比較一般房屋的房間細得多，那艘快艇經過專家精心設計，然後製造出來，的確是別開生面，它的格式不像是一艘艇，而是百分之九十跟萍姬收留他在家的一種生活環境，大床小桌，其他雜物以及特別的裝飾物，都很逼眞，氣溫也不是北極圈那麽冷，務求整個船艙跟當時歇宿的屋內相似，那樣做有希望使他記憶力復元。

是否如此，很難預料，他就在這種情況之下酣睡，萍姬當然不會吵醒他，船上除了她，還有兩個高級特務，分別担任把舵的人以及水手這兩個職位，她吩咐他們看守船艙以外的地方，把那艘快艇慢慢的駛向「布吉鎭」，跟着，她脫到半裸，睡在葛洛身邊。

他逐漸恢復記憶能力

「布吉鎭」是捕鯨人的集中地帶，它在冰湖的另外一邊，稱爲「布吉湖」的一個大湖，伸展得很遠，有時結冰，却非整個大湖全是結冰的，因此之故，蘇聯保密局的沙米索夫山區負責人「查樂巴夫」想出這一條妙計，希望葛洛經過多重的刺激，恢復記憶，這一幕戲的終點就是布吉鎭，照理那一艘快艇靠岸是不成問題，偏是那麽古怪，它剛剛靠岸就有三個人衝入船艙，展開全面搏殺。

做殺手的特務發覺情形不對，剛剛拔槍，對方已經發動攻勢，一槍把他擊倒，手槍也抛在一邊。

另外兩個人分途搜索，一個人走到上層的船艙最尾的一截，發覺有人把舵，展開槍戰，他把對方打傷，自己却吃了一槍，倒地打滾，看來難以活命了。

衝入最機密的船艙之內那一個人，碰上了葛洛覺醒，翻身跳下床來，這傢伙有槍在手，本來是佔盡上風的，奇怪得很，他沒有發槍射擊，只是大聲喊叫。

他喊的名字正是「葛洛！」

看來他可能是葛洛的朋友，可是，葛洛的腦筋已經混淆，他不理會對方是誰，飛脚踢過去，先行把這傢伙的手槍踢飛，然後發拳，一拳就把對方打暈，這還不算，他在艙板上面檢起這傢伙拋開的手槍，向對方額角瞄準，一槍結果了他。

葛洛殺得性起，走到甲板上面，碰着一個殺手跟把舵的人駁火，他疾走過去，向暴徒發槍射擊，然後把槍嘴掉過來，把舵的人不提防他有這一手，來不及扳動槍機就給他一槍打死了，萍姬聽到幾聲槍响，由於她沒有手槍，不敢輕舉妄動，只是替葛洛担心。

末了，她看見葛洛走下來，然後鬆一口氣。

她走上去，伸出一雙手，表示歡迎，說：「葛洛，他們都死了嗎？」

「是的，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看得見的人都死了，只就除了你！」

「爲甚麽你不殺我呢？」

「男人不管怎樣兇，都是不肯殺女人的，何況你睡在我的身邊？我當然更加不會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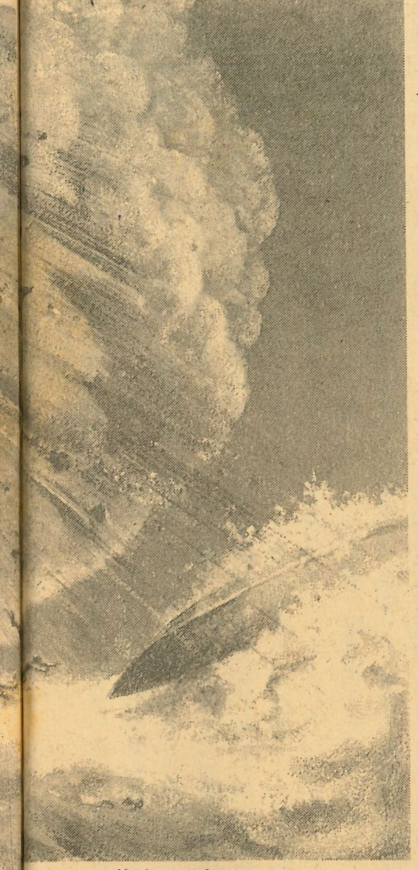
「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

「那麽，你自己是誰總會知道吧！」

他茫然的搖了搖頭，說：「我說的是眞話，我實在不知道自己是誰。」

「那麽，我有一個問題必須問問你了，既然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爲甚麽你要殺人呢？」





葛洛失憶之前，祇是記得在一聲爆炸，仿如天崩地裂，頓失知覺，茫無所知……

「他們全是有槍的，我沒有槍，如果我不殺他們，必然死在他們的手上，實情如此，我非殺他不可！」

驟然聽起來，好像他的失憶有了轉機，可是，他有勇氣跟握槍的人浴血搏鬥，那是他的本性，不能够因此就說他恢復記憶，看來保密局的組長「查樂巴夫」精心佈下來的局勢，白費氣力，她覺得很是失望，此外，又因快艇上面的人死個清光，她很是担心，萬一上峯不相信她，那就有可能受到處决。

她的運氣仍是不壞，「查樂巴夫」聽到她們所講的一切之後，說：「你暫時退下，讓我找尋一個沒有生命的證人。」

他在船上三處地方找出三個錄音機，每個錄音機都是二十四小時錄音的，證明她的話屬實，然後臉露微笑，說：「萍姬，你幹得很好！」

她沒有罪，那就反映出她有功，最低限度她可以證明葛洛的確是患了失憶症，並非僞裝出來，另外一種證據也是很重要的，葛洛走過去跟對方糾纏之際，他沒有手槍，對方不殺他，只是叫喚他的名字，顯然那些人是美國特務了，如果葛洛恢復記憶，必然認識他們，决不會奪槍射擊，那些人死在他的手上，可見他眞的患了失憶症。

一句話說，她沒有可疑之處，葛洛確是失憶！

初步的觀察如此，再進一步研究，「查樂巴夫」又想出另外一個辦法了，他認爲葛洛雖然失去記憶，還有本領施展摔角的招式奪槍，槍法很準確，這種情況證明他仍有希望治癒，因爲他還未失去求生的本能，不妨在這方面想點辦法，主意打定了，他就召集心理專家研究對策，最後，他們認爲最可靠的辦法就是讓他跟萍姬住在一起，很寧靜的過活，有如一個空軍有了假期，同在一個地方渡假，盡量製造機會使他恢復記憶。

萍姬很高興，對「查樂巴夫」說：「我一定傾全力使他恢復記憶。」

就是這樣，他倆被送到蘇聯的鄉間過活，離開了北極圈。

萍姬並非說着玩的，她在許多方面製造機會去試探他的腦力是否有了進步。

有一天，他倆同在遊樂場裏面走動，她叫葛洛試試發槍射擊「水鴨」，葛洛打了五槍，有三槍打中水鴨，得到一些獎品，雖然一排橫過的水鴨全是假的，不過是「木鴨」，打中牠是不容易的，五槍打中三槍，除非受過訓練，否則一定辦不到，她趁着他高興，迎上去說：「葛洛，你的槍法這樣準，打過仗沒有？」

「打仗？怎樣子活動是打仗呢？」葛洛莫名其妙。

「打仗就是殺人，即是說，你拿起長槍，向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射擊，我這樣說，大概你明白了吧？」

葛洛搖了搖頭。

「你爲甚麽搖頭呢？是否你沒有打過仗呢？」

「我沒有打過仗。」

「好，你沒有打過仗，那麽，你的槍法是怎樣子練習得來的？」

「我隱約有些記得起來了，我有一個時期苦練射擊。」

「在甚麽地方呢？」

「我沒法記得起來。」

「葛洛，你說過的，聽到一聲隆然巨响，你飛奔出來，那是你失去記憶之前唯一能够記得起來的景象了，除了火光之外，你還看見甚麽？」

「我看見水。」

「你看見怎樣子的水？」

「它滾滾而來，上面是火，下面是水，實在可怕！」

「哦！怎會在火光之下有那麽多的水呢？」

「炸破了水箱，就有那麽多的水。」

「水箱在那裏？」

「我不知道。」

「我可以帮助你思索，那個地方是荷佛鎭，你在荷佛鎭的化學品製造廠走出來的，如果你看見水箱爆炸，那個水箱必然在化學廠之內。」

「你怎會知道得那麽清楚呢？」

「因爲我住在荷佛鎭，當晚你燒到遍體鱗傷，全身盡濕，狂奔到我的戶外。我走過去扶你走進我的花園別墅，此後你就

住在我的屋裏，這一連串的遭遇，你必然記得清清楚楚，只是時間未到而已，我不勉強你記得起自己是誰，只要你記得起我，知道我是眞正愛你，那就够了。」

她由衷的說，句句有力，葛洛似乎有些感動，想說甚麽，却又沒有說出來。

稍停，他終於開口了，問：「萍姬，這是甚麽地方呢？」

「這是荷佛鎭，在荷佛鎭附近，改天我帶你到那邊看看它。」

「好極了，我看見以前到過的地方，可能觸發思潮，記得起它是甚麽。」

葛洛盡力而爲，她從旁協助，似乎他的記憶又向前跨進了一步。

更爲驚人的一種意外本能，突然發生，在另外的一天，在靠近中午的一段時間，萍姬帶他走近一架練習機的時候，葛洛興緻勃發，說：「萍姬，我的一雙脚站在地上，不能使我恢復記憶，可能飛到空中會出現奇蹟，使我記得起自己是誰，我想駕駛停放在那邊的練習機，可以嗎？」

「當然可以，不過，那種飛機是單人駕駛的，只是你一個人坐着駕駛，你不怕嗎？」

「我爲甚麽要怕，如果我無法把它開動，它根本不會飛起來，反之，我有辦法開動它，能够使它飛上空中，我就有本領駕駛它，而且安然降落，你明白嗎？」

萍姬想了想，說：「好的，我在下邊仰望，看你怎樣駕駛它。」

葛洛走近「練習機」，跨進去，坐下來，好像一個孩子看見一件新的玩具那麽開心，他突然扳動起飛的機件，大聲說：

「萍姬，我記得起來，以前我是經常揸飛機的，你快些讓開，我要高飛了！」

他眞的使飛機起飛，在空中廻旋，兜圈的樣子很美妙，證明他眞是一個機師。

他使飛機降落之後，萍姬迎上去，說：「葛洛，恭喜你了，你已經完全恢復記憶。」

「不，只是揸飛機在空中兜圈，算不了甚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仍未辦得到。」

「你認爲最重要的事情是甚麽？」

「單是知道我是葛洛，沒有甚麽用，最重要的是知道葛洛的身份，以前做過甚麽。」他很率直的說。

萍姬聽了，有如冷水澆背，認爲他仍未恢復記憶。

奇怪得很，他不知道自己是誰，居然懂得駕駛飛機，很順利的起飛和降落！

翌日萍姬把她眼中所見的情況報告「查樂巴夫」，他說：「別再獃下去了，我們急於找到一種能够使戰機或坦克速度快一倍的燃料，即使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要緊，最重要的是那種凌駕一切的燃料，你不妨在這方面繼續試探他！」

萍姬答應了他，自管自的想辦法。

那時已經進入初冬，氣温續降，她故意把許多種化粧品放在枱面，最大的一瓶是甘油，其他的化粧品只是襯托。

另有一大塊棉花。她當着葛洛的面前，把棉花放在甘油裏面，看看他的反應。

只是棉花放入甘油之內，當然不會發生任何不良反應的，假如那些棉花浸過硝酸，陰乾，外邊看來仍是白色，其實它已經變成「硝化纖維」，那就有很大差別，只要把它納入甘油裏面，立刻爆炸，這是最容易做得到的「爆炸劑」，假如葛洛曾經是一個的化學師，以前的印象仍得很深，他應該記得起，故此她用這種方法測驗他的反應，果然不出所料，他看見她把棉花放在甘油之內，臉色大變，立刻拖住她往外邊飛奔。

萍姬被他拖到外面去，因爲她沒有他走得那麽快，相當狼狽，站定了脚步，她就對他說：「葛洛，你把我拖得太急了，你是否以爲那一瓶甘油會爆炸呢？」

「是的，我眞是那麽想！」

他只是說了這句，便即把奇異的目光投在她的身上，冷然說：「萍姬，你是否想炸死我？」

「不，我怎會對你加害呢？如果你死去，我不能够一齊死，我就萬二分的傷心，比自己死更加難過，你不看見嗎？我把棉花投入甘油的時候，我半步也沒有走開，難道我想炸死自己嗎？我不妨對你說知，投入甘油的棉花，只是塗抹臉上油脂之用，並非硝化纖維。」

「我弄錯了，眞是對不起。」葛洛喃喃自語。

「上次爆炸是否跟甘油有關呢？」她乘機說了一句。

「是的，甘油加上酒精，又加上了氫化物，它就爆炸，整座屋子倒坍，水箱也炸開。」

她聽了，心上一喜，趕快追問：「葛洛，你說的氫化物是那一種氫化物呢？是硫化氫？抑或氯化氫？」

葛洛笑了笑，說：「我一時想不起來，如果我有機會把各種氫化物分別試驗，一定找得出最準確的一種。」

跟着又說：「並非所有氫化物跟酒精甘油混合就爆炸，只是那種化學品爆炸，眞奇了，我竟然没法想得出它是甚麽。」

連續三日，葛洛仍然想不起那種氫化物是甚麽，她没有別的辦法再測驗他，只好向上峯報告。

「查樂巴夫」獲悉此事，在電話裏面對我說：「不必再問他了，我們去自行試驗，只要使用微量的氫化物，投入甘油之內，再倒些酒精入內，即使它爆炸，充其量只是炸死拌和它的一個人，蘇聯有的是人，炸死一百個也不要緊，別担心！」

這是事實，氫化物並非有許多種，只是二三十種而已，不妨逐項試驗，爲了安全着想，「查樂巴夫」把它放在完全隔離居民的一個野外的化學工廠進行，試驗之際，不准任何人走近，車輛也不準通過該區，至於化學廠內，留下少數的人駐守，不够十個。

從表面上看來，如此安排，相當安全了，怎料這種試驗剛剛進行，突然聽到隆然巨响，一聲爆炸，平地湧起了一縷縷的白雲，又有黑烟直冒，整座化學工廠炸平，留守的人當然是全部罹難。

這個噩耗很快就傳到「查樂巴夫」的耳朶，他勃然大怒，下令抓他槍斃，同時打電話通知她，叫她到刑場親眼看看他怎樣死。

雖說是特務，仍是有感情的，萍姬聽了，發生很大反感，顫聲說：「巴夫，你

必須懂得，他只是記得起氫化物，沒有說清楚那是怎樣子的氫化物，化學工廠爆炸，不是他的錯！」

查樂巴夫冷笑一聲，說：「如果葛洛無法恢復記憶，我們就要養他一輩子？犯不着這樣做，我已經下了決心把他幹掉，不必多談，向我求情是沒用的，明天早上九時在卡斯福的刑場行刑，他已經被抓進牢獄了，任何人不准看他，你想看他最後一眼，到刑場去吧！」

她哭了又哭，突然，抬頭起來，目露兇光。

行刼刑場逃出生天

「卡斯福刑場」是秘密行刑的一個地方，並非正式刑場，它在西伯利亞高原的一邊，下面是海，在峭壁直插入海的一處，故此沙灘一片荒凉的景色，特別是早上，很遲仍有薄霧籠罩，那種地方是人間的絕境，至於高原上面的刑場，緊貼着峭壁，只是一排步槍把犯人看做「槍靶」的射擊，槍聲响過，把屍體踢下懸崖，讓它橫放在沙灘上面，遲早被海鳥啄食，留下一些白骨，不過二三個月就被波濤捲去，如此恐怖的地方，想一想也覺得心寒，何況在那邊欣賞戀人被人行刑呢？這種滋味是很難受的，萍姬是個勇敢的女子，果然依時抵達。

查樂巴夫沒有到場，監刑官「希爾多夫」，早已知道萍姬一定到場看看，他不自覺的向她打量幾眼。

天氣太冷了，風大兼有霧，張開了口，一陣冷風透過咽喉直入心肺，相當難受，故此監刑官只是看看她，沒有開口，準備行刑的十二個士兵，各自携帶步槍，時間未到，沒有向犯人瞄準。

準備行刑的犯人不止是葛洛一個，不過，他們俱是站在另外一邊輪流放出來，押到高崖盡頭，綁在一條木柱上面，有些人怕死，用黑布蒙頭。

就快輪到葛洛受刑了，萍姬毫無表情，站在較遠之處，遠遠的離開葛洛。

沒有人走到高崖的平台盡頭，向下俯瞰，事實上有一層薄霧罩住視綫，即使向下邊看也是看不見沙灘的，沙灘上面有些甚麽？無人知道。

如果有人站在高崖最遙遠的一處，負責向空中眺望，那就不會被人偷襲了，快要輪到葛洛受刑之際，突然機聲軋軋，有一架直升機從沙灘起飛，剛剛越過懸崖，就向刑塲那邊低飛，用機槍掃射。

萍姬只是聽到機聲，她就飛奔到葛洛那邊，用她的嬌軀掩護他，使機上的槍手不會傷害他。

這是刼人的原定計劃之一，她故意穿了白色衣裳，看來有如參加喪禮，因此之故，機上的人更加清清楚楚的看見她了，她緊緊的抱着他，故此他也安然無恙。

很快，機上的三個槍手把所有行刑的士兵及監刑官全部解決，甚至準備行刑的犯人也死在槍下，最後，把葛洛萍姬兩人帶到直升機上面，跟着起飛，葛洛還套上了手扣。

「查樂巴夫」事後獲得這一項報告，派人到刑場收屍，無法找到女性的屍體，疑心頓起。懷疑她跟西伯利亞的男特務一直在聯絡，無從證實，至於那一架直升機，係水機當中的一種，潛艇升起之際，把它放在水面，然後起飛，完成了任務，它就飛到指定的海面，回到潛艇，去得無影無踪。

這一次行動極端機密，可笑得很，美蘇雙方都不知道她是「兩面人」！

萍姬回到荷佛鎭居住，仍然住在原來她居住的寓所，那是很精緻的花園別墅，跟化學廠相距不遠，她希望葛洛能够有一天突然記得起他是甚麽人，幹了甚麽工作，雖然冒險，仍要在原來的地方居住。

對她來說，那樣做是很危險的，「柯雷」是蘇聯派到美國活動的特務頭子，一早知道那個地方是她的故居，那天葛洛在西伯利亞秘密刑場遇刼她也在場，要是她死裏逃生，還跟葛洛住在一起，上峯命令他出擊，清理門戶，必然有人駕臨，就算不是柯雷本人前來，也是柯雷手下最吃香的金牌殺手，她當然是很危險的，不過，情之所鍾，她沒有抛開他，只好同生共死，此外，她相信美國保密局會保護她。

出乎意外的，一個月內，毫無異狀，不管是白天或黑夜，沒有人騷擾她，更加沒有刺客登門找她算帳，她警戒的心理逐漸冷淡了些，有一個下午，氣温凍得十分厲害，空中有些雪花，她看見戶外有一個老嫗在較遠的地方單獨行走，忽然滑脚跌倒，惻隱之心如潮湧，走出去看看。

她一心一意想把老嫗扶起來，想不到老嫗是那麽沉重的，竟然把她扯跌，雙雙倒在雪地上面——她稍爲站得穩，地上的老嫗已經露出猙獰面目了，這個老婆婆原來是「雷柯」！

雷柯說：「我的手裏有槍，只要你喊叫一聲，立刻喪命，你快些跟我肩並肩的走，一邊走一邊說，別這樣快走回家裏，我知道你的屋內必有美國特務保護，你照我的說話去做好了，我不殺你！」

「好，我仍是以前的萍姬，希望你仍是以前的雷柯。」

「萍姬，你說得對，我就以從前的雷柯身份跟你交談，你先回答我，爲甚麽要勾結美國特務打刼刑場，帶走葛洛？」

「因爲葛洛沒有錯，查樂巴夫執意殺他，我看不過眼，而且想得到超級燃料的秘密，必須葛洛生還，故此我一意孤行，我這樣做只是爲了俄國。這是事實，葛洛一旦恢復記憶，他一定把特殊燃料以及超級炸藥交給美國，我是無法預防的，我只能够做到這一點，美國有這種東西，蘇聯也有，如果你認爲我可以將功贖罪，不會殺我，我就要你實行兩個條件。」

雷柯哼了一聲，說：「萍姬，你眞是胆生毛了，我沒有殺你，你居然斗胆向我提出條件！」

「不，這是必須的，第一點，我離開荷佛鎭的一天，必然帶走葛洛，同返蘇聯，希望沿途由你負責保護，第二個條件，根本很簡單，葛洛到了莫斯科，蘇聯的保密局容許他加入我們的組織，到時我也從兩面人的身份變成單方面投靠蘇聯。」

「若葛洛不肯加入我們的組織呢？」

「他跟我逃亡的一天，那一個荷佛鎭必然炸爲平地，到時他係美國的罪人，整

個世界，無地容身，非投靠蘇聯不可！」

「倘若他堅拒你的要求呢？」

「到時我親手把他殺掉！」

談到這裏，已經靠近她的家門，雷柯逼於答應她，跟着問她怎樣聯絡。

萍姬很冷靜的說：「這個地方美國特務太多，防不勝防，用電話聯絡好了，仍是老樣子，先行說了密碼，然後通話，我在鎮上的小店打電話給你。」

跟住兩人臨時說出打電話的第一句，必須包括兩個寒流，不多也不少，對方回答，就要在一句之內包括四個寒流。

天氣太冷了，多說幾個「寒流」，別人聽了也不要緊，兩人同意用「寒流」作爲密碼，便即分手。

分手之前，雷柯仍以老嫗的身份出現，收回手槍，向她道謝。

萍姬突然變成籠中鳥

萍姬以爲她所幹的勾當，神不知，鬼不覺，等候機會前來，怎料她還沒有機會走出小鎮打電話給「雷柯」，忽又發生變化，有一天，葛洛忽然對她說：「今天我要做一個驚人的實驗，或生或死，那是料不到的，我從來沒有帶你進化學實驗所，今天想帶你去，因爲你說過希望跟我同生共死，事實上這一次爆炸的實驗，吉凶難料，如果我炸死，希望兩人一齊死。」

她喜形於色，說：「好說了，甚麽時候去？」

「馬上去！」

她沒有機會打電話，仍然可以使用老方法去傳達消息，走出家門之前，她從暗處取出一個紙包，打開一隻角，讓紙包之內的臭粉，接觸空氣，十五分鐘之後，附近一帶都要呼吸到含有臭味的空氣了，那樣做表示她有災難，立刻派出援兵。

荷佛化學廠很大，「實驗所」附設在內，普通人不准走近，葛洛很輕鬆的把她帶入，當然是他得到上峯的批准了，實驗室之內有許多古古怪怪的東西，看花了她的一雙眼。

葛洛把她放在一個大堂之內，寫了一個方程式給她，說：「這是最新而又最超級的燃料製造方程式，萬一我再度失憶，你仍可以掌握這種秘密。」

她接過了它，很痛苦的喊了一聲：「葛洛！」她沒有再喊第二聲了，因爲葛洛很快離開她。

她忽然聽到鋼門關閉聲。

她有些慌張，仍然使勁鎮定自己。

突然，有一個沉重的語聲凌空而下，她一聽就知道，它不是葛洛的語聲。

那股神秘的語聲說：「萍姬，今天你逃不了，沒有人能夠救你的，五分鐘後，這個地方就要爆炸，你必然喪命。唯一可以把你救活的人，就是你自己，你還是把蘇聯境內的特務名字及地址說出來吧。」

她很堅強的說：「我是美國特務，不是蘇聯特務！」

「我們已經查明你的底細了，你是兩面人，當你在蘇聯境內的時候你替美國人做事，反之，在美國境內，你就替北極熊賣命，言盡於此了，三分鐘內，你不講述我們想知道那一份俄國特務名單，此地就會爆炸，我不再開口了，你立刻決定！」

神秘聲音停止了，她覺得自己的血液凝結，腦袋痲痹，暫時喪失了思想。

就在這時，有一個黑影自遠而近，低聲說：「萍姬，我是葛洛，帶你逃生！」

說完，他牽了她一把，她向左邊望去，地上露出了一個洞穴。

在洞穴裏面，葛洛仍然拉住她的手飛奔，那個地方雖然黑暗，一邊走，仍是可以隨意交談，葛洛喘息着說：「剛才我覺得自己有如舞台上面的演員，把你誘進化學廠內，只是奉命而行，現時冒險救你，却是眞正的葛洛！」

「葛洛，你眞好，快告訴我，我們走出秘道，怎樣逃生呢？」

「我早有準備，利用升空的氣球逃生！不過，我們能否闖過雙方特務的火網，那就要碰碰運氣了。」

「不要緊，有你站在我的身邊，美國特務不會發槍掃射，同樣的理由，你站在我的身邊，蘇聯特務決不會開火，如果雙方特務火併，我們就有機會逃出生天！」

葛洛極端欣慰，擁抱她深深一吻。

她利用臭氣傳達消息，雷柯果然帶了十二個殺手到來，他們看見兩人手拉手的飛奔，不敢開槍，也沒有向他們二人開火，美國特務發覺，先行出擊，正如她的預料，發生混戰，兩人乘機走向大氣球那邊，跳進籃子，便即解開綁住它的繩子，氣球冉冉升空。

她苦笑了一下，說：「葛洛，氣球雖然升空，我們仍是死定的，任何一架飛機都可以截擊。」

「不，他們始終想取得超級燃料的方程式，一定不會擊落我們，反而加緊的保護我們，希望我們降落的時候拘捕，相信美蘇雙方的戰機都是抱着同樣態度的。」

氣球越升越高，向北方飄過去。

十小時後，它仍是向北方飄去，萍姬說：「我們說過同生共死的，下邊是蘇聯的國土了，我保證他們不殺你，也不殺我，我們可以投靠蘇聯，你已經恢復記憶了，有如一件活寶！」

「你眞傻，我正是恢復記憶才變成不值錢的廢物，如果我們在蘇聯境內降落，必死無疑，因爲我有一個極爲重大的秘密，他們懂得，一定把我們殺掉。」

「葛洛，那秘密是甚麽？」

「只是一句話就够了！上次的爆炸只是酒精貯藏器受到高温影响，使到整個實驗所爆炸，又再引起工廠爆炸，根本上所謂超級燃料仍未研究出來。」

她呆若木鷄，很久，然後說：「那麽，我們死定了。」

「不一定是必死的，你不看見嗎？氣球仍是往北走，不久之後，它就在愛基斯摩人居處降落，等於回到我的故鄉。」

「你不是美國人嗎？」

「我雖然是美國人，三代之前，却是愛斯基摩人！我沒有派遣到荷佛鎮研究化學燃料之前，是個空軍，一向留在阿拉斯加，那個地方跟愛斯基摩人十分接近，我常常偷空到那邊去，他們一定歡迎我們，永遠不會出賣我們！」

「那太好了，我願意一生住在北極圈，做愛斯基摩人的太太！」（完）

局長之死

（本文承自第42頁）

半晌都沒人做聲，鄺力強道：「隊長，我水性好，跟你去！」

胡平原道：「我也去！」

王森道：「就咱們三個，老胡拿油布來，把槍包住，免得弄濕，不能用！」

三人準備好一切，便向左奔去，打算在遠處下水，避免讓對方發覺！

丁一彪道：「大家準備配合！」

王森他們三個跑了一陣，便見到小虎子帶人趕來了。「隊長，那邊沒人。」

「在這邊，看船來了，我另有任務，你快去協助丁處長！」王森道：「咱們就從這裏下水吧！記住，到了那裏附近就要潛泳，從船後上去！」

那電船已停在海邊，岸邊的人，涉水過去扛槍抬子彈。水深過腰，船上有三個漢子，不斷將槍彈傳給船邊的人，另外還有一個戴着毡帽的青年，嘴裏咬着呂宋烟，手穿白手套，提着一條馬鞭，揚威耀武地站在船頭，好像這海就是他的！

王森三個先游出去，再兜過來，到了桅燈照得到的地方，就潛在水裏，一直游到船尾，才冒出頭來換氣。王森要上去，鄺力強表示他要先上，王森與老胡便一人托着他一條腿，鄺力強雙臂在船舷上一按，騰地一脚爬了上去，立即伏在暗處。

王森用油布包裹着的槍遞了上來，鄺力強接了，悄悄把油布拆開，王森向老胡打了個眼色，他藝高人胆大，不用人帮助，便輕輕巧巧地滾了上去。

鄺力強抛了一柄槍給他，王森向他打手勢，示意他把老胡拉上來。鄺力強伸手過去，胡平原拉着他的手，用力騰升，豈知他用力過度，那船倏地一晃，一個搬運子彈的漢子剛好靠近船尾，探頭出艙張望，王森不敢怠慢，倏地飛出一脚，把他踢落海！「嘩啦」一聲，海水激起一條水柱，船上的人都發現了，王森當機立斷，探身進艙，掃了半梭子彈，噠噠噠的子彈聲，夾着慘叫聲，那兩個搬運槍技的漢子都死在槍下！

與此同時，岸上也傳來槍聲，王森開了槍後，退了出來，對老胡道：「小心那個甄棟樑，最好生擒，船艙下還有人！」

鄺力強十分慓悍，從船舷奔向船頭，見船頭冒出一顆人頭，他一揚手發了一槍，那顆頭便開了花，「啊」地一叫，又縮了下去！

可是那戴毡帽的青年也立即向鄺力強發一槍！鄺力強哎唷一聲，撲倒地上！

那青年露出身來，欲再開槍，不料鄺力強一抬頭，「砰」地發了一槍，正中那青年的手臂！那青年抛槍縮後，冷不防王森已繞至他身後，槍管在他後腰一抵。「乖乖聽話，到船艙裏去！」

老胡對船艙內那舵手喊話：「你們主子已經投降，快出來吧！否則斃了你！」

他一連喊了三遍，才見那舵手走了出來，鄺力強繞了進來，在他身上搜索，問道：「你的槍呢？」

「在船艙內！」

老胡問道：「老鄺，你沒受傷吧？」

「哼，憑那大少爺的槍法也想打中我？笑話！你押他們下去吧！」鄺力強抓了一柄機槍，再打開一箱子彈。裝上子彈。

這時岸上槍聲十分激烈，而且也有人向電船開槍，王森把子彈打光，也退進船艙，看見那挺機關槍，雙眼發亮，道：「媽的，岸上就是也有一挺，所以處長他們才被壓住！來，你開槍，我來弄子彈！」

鄺力強架了個支架，把它放在甲板上，扳動機掣，子彈立即發出格格歡笑聲！

這邊機關槍一叫，岸上都立即亂了起來，王森一手托子彈夾，一手提盒子炮，不斷發射！岸上幾次向這邊攻來，都幾乎射中着鄺力強，但他視死如歸，不讓機關槍稍停一刻，終於又把對方火力壓下去！

這一來，岸上匪徒死傷陡然增加，因爲海灘平坦沒地方掩護。丁一彪不斷喊話叫投降，槍聲漸漸止了，接着便聽見小虎子喊一聲衝呀，二十多人便撲向海邊……

× × ×

收隊回到分局，王森叫人把那些人都關在羈留房，他已累得睜不開眼來，忍不住躺在會議室內睡了幾個鐘頭。

審問開始了，最後弄清楚了幾個問題：傅忠正是醉八殺死的，但事前得到甄玉燕的同意，甄玉燕嫁給傅忠正的情況，正如丁一彪和王森所分析的，而且甄棟樑已爲她妹子找到了一個日本軍火商，準備幹了這一宗之後，便東出扶桑，永不回來，豈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傅忠正一早已知道甄棟樑的勾當，也知道妻子在妻舅那裏得到不少好處，但他很疼愛這小嬌娘，不忍心讓她跟自己挨窮，所以便當作不知道，可是後來甄棟樑做買賣越來越大，而且把他的手下也收買了，他才覺得嚴重起來，因爲一傳出去，他半生英名將喪盡，所以幾番跟甄家兄妹攤牌！

甄家兄妹當然勸他同流合汚，並諸般威迫利誘，傅忠正幾番搖擺，終於受不住內心的譴責，决定辭職，並把眞相公開！

臨至開會時，甄玉燕才知道，便跟他吵了一塲，並以死相脅，求他正月廿三日不要去開會，而且聲明是最後一次求他。

傅忠正沒辦法，只好硬着頭皮詐稱妻子進了醫院，不料他回去便被醉八殺死！

當然審問的範圍不會這般狹窄，其他的比如把軍火賣給誰之類的，則與本故事無關了！

到了中午，王森打了一個電話給周總局長，向他滙報情況，然後要去醫院探凌志風，把好消息告訴他，不料被鄺力強扯住。「隊長，我有一件事求你！」

「什麽事？」

鄺力強道：「我知道我殺過人，但我决心改過，想跟你一塊工作，請您……」

王森拍一拍他的肩頭，道：「上天不會虧待一個向善的人，你等判决吧，因爲你到底犯過罪，不可能完全不受懲罰，公私情理要分明！」

「是，謝謝隊長教了我怎樣做人！」

「你的前途還是光明的，再見！」王森上吉甫車，「小虎子，去醫院！」汽車絕塵而去……

（全文完）

湖海恩仇錄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湖海雙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阮家堡派出公孫洛、袁魁、宋星明、呂秉奇、彭承等人到康家店暗殺古毅、英英，杜萬里尚未去赴約鬥，先將他們殲殺，才去林家廢園。古毅隨即叫店夥將五人屍首送回阮家堡，阮家堡總管于三手未知他們巳喪命，隨後趕至，知道中計，馬上轉去林家廢園。古毅、英英離開，在路上準備迎擊阮青，却遇上岳陽桑鎭宇，英英被他殺害，杜萬里處決了崔嵐、于三手回來後，隨即趕去岳陽找桑鎭宇，原來桑鎭宇是劇盜，搶走齊氏的珠寶紅貨，殺死英英的父親，杜萬里受古毅之托，將桑鎭宇殺死爲齊氏父女復仇，將英英委托的墨玉再送去烏家店……

逞勇圖一快　種下江湖刼

杜萬里頭兩天的暴躁，空空換來了飢渴和一頓鞭子，所以從第三天開始，他聰明了，冷靜下來，安份知命。

自第四天起，他想着這件事的經過，他雖然仍舊想不出來，究竟是誰和他有這大的仇恨，不過他却能想通，對方復仇手段歹毒萬分，要使自己窩囊的變成個名叫杜狗子的兇手，然後靜等王法宣判下來的一刀！

想通了這一點，他笑了，他竟能笑得出來，不能不叫人佩服。

自此他靜靜地等待着，暗中用上「鋼樑磨繡針」的辦法，不停的磨那琵琶骨近垂胸前的鐵索，也不斷的輕輕提聚眞力，一絲絲的，緩慢的，衝向所被封閉住的啞穴！

半個月後，他等待的一天終於到了，是黃昏，牢頭笑嘻嘻的來告訴他說，本縣捕頭，將要陪着一位親戚來探監，所探看的人，就是他杜狗子。

人來了兩個，他一個也不認識。

先開口的是捕頭，道：「杜朋友，你要先原諒，手下人貪圖了別人的錢財，把你這位『無敵一劍』杜萬里杜爺，變作個痞棍杜狗子給收了監，等我弄清楚之後，生米可巳成了熟飯，有心就這樣放了你吧，杜爺，他們可又怕你杜爺出來報復，不過杜爺你也不對，在堂上爲甚麼話不說清，任他們寃枉呢？」

杜萬里不用提有多窩囊了，氣的直搖頭，另外一個後生，笑嘻嘻地接着說道：「再說憑杜爺你這一身功夫，旣能瓦解了岳陽桑府，却又怎會在『落魂溝』眞掉了魂，任人宰割而不加反抗呢？」

杜萬里猛跺脚，怒火巳冒起三丈高。

捕頭笑了，道：「發這種無名火是沒有用的，爲了我那些老兄弟，說不得只好委屈你杜爺，反正人總要死，怎麼死還不是一樣，哦？」

杜萬里陡地冷靜下來，一時他想錯了，認爲捕頭眞的事先不知，如今幾句話開了竅，一切只怕全是這捕頭的手脚，因此

他冷靜下來，仔細的看清楚這捕頭的模樣，和另外後生的面貌。

後生開口道：「杜爺，琵琶骨穿洞，肉要爛了可不好治，我帶來了好東西，先替你洗洗傷口，你可要忍着點。」

他退身欲避，捕頭上步巳捋住了鐵索，猛地一抖一帶，杜萬里硬生生被痛苦折磨得跪了下去！

後生適時取出一個葫蘆，整葫蘆的水汁，全澆進琵琶骨傷洞中，那裏是甚麼藥汁，鹽水加辣粉，杜萬里狂嚎一聲蹦起，摔下後巳然半死。

半昏死中，聽到後生狠狠地說道：「老子姓桑，叫桑形，這位是桑老子的親娘舅，桑鎭宇就是老子的父親，地獄無門你自己投到，杜萬里，杜狗子，你他娘的靜等挨宰吧！」

如今他全明白了，也眞的在氣怒，奇疼交加下，昏死過去。

× × ×

有三件突發的意外事件，救了杜萬里，從鬼門關救他回來。

第一件是縣捕頭「邱鑑」，緝盜遇難因公喪命，在人在人情在的涼薄世態下，桑形的惡行被人揭發，立足不住逃亡他處，死監中的杜萬里，不致再遭到不測的橫禍。

第二件，朝中新皇登位，大赦天下，杜狗子惡性重大，死罪巳赦，改爲終身監禁。

第三件，杜狗子改監他處，有了同房，同房恰是一位郎中，並且有一身武技。郎中拍開了他被封的啞穴，不過他巳習慣了緘默，連個謝字全沒說。

巳非死囚，取下了穿在琵琶骨上的鐵索，這本是邱鑑的私刑，經月餘時間，在郎中的照拂下，巳無大碍。

杜萬里一共在新舊監中，住了整整半年，當同監郎中被保釋之後的第二天深夜，他就不告而去，越獄而出。

倒楣的糊塗知縣，半死在床上！

安順店的店小二，被人割下頭後更挖開了肚腸。

土娼館着了火，當日人證上了吊，不過吊的邪門，一枚尺長釘子，由前額釘進，紮以繩索，高吊樑上。

縣內捕快，一共十二位，誰也沒便宜，一種罪過，斷手而死！

這可是軒然大波，用不着猜，罪名就全落到杜萬里身上，不過天下事有害則必另外有利，官家抓捕的是杜狗子，而非杜萬里！

杜萬里這次眞的失踪了，並且沒人再見過他，直到十八年後。

× × ×

十八年不是個短日了，儘管文人筆下光陰快，但十八年總是十八年，要一天一天的過上六千五百七十天才成！

不過十八年却能改變許多事，譬如勾踐，生聚教養二十年，巳能復國！

再看隋光華，十八年後的今天，他已是武林白道上的頂尖人物，擧凡天下武林中人，莫不欽尊隋光華言令而行。

也有人不！那是「烏家店」！

「烏家店」巳遷離了昆明，烏婆子巳經死了，如今統率整個烏家門戶的人，少有人見到他的眞正面目。

不過只要遇上大事，這位神秘帮主駕臨，定可迎刄而解！

於是烏家帮成了綠林江湖英豪的馬首，烏家帮的神秘帮主，則成了他們心目中的當家人。

自古水火不能相容，有不少次，隋光華令人傳言，要和烏家帮主見見面，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但是都被拒絕了，烏家帮帮主說的好，黑白兩道，其志不同，沒甚麼可以談的！

只因烏家帮還沒有犯到隋光華的「劍堡」，隋光華出師無名，遂忍在心上。

烏家帮更是乖巧，帮主在接獲「劍堡」主人爲隋光華，隋氏並巳領袖白道俠義的消息後，早巳下過嚴諭，要盡快而盡善的打聽出，直接和隋氏有關的每一件事，雖極細小，不准放過，並嚴諭凡與「劍堡」有些牽連的事物和人，暫時不得開罪，因爲雙方看似水火難容，實體上，距離交惡及必須一搏還遠得很。

「劍堡」當然也不等閒，祇因目下黑、白兩道的兩大勢力，正是「劍堡」和「烏家」，料就遲早難逃必爭，「劍堡」對有關「烏家」的一切，自也打探到十分清楚。

「劍堡」唯一遺憾的事，就是任憑用盡甚麼方法，甚至不惜專人投入黑道，仍然無法打聽出來「烏家」這位負責帮主的來歷，更不用說對方姓名了。

不過有件事却巳深知，烏家帮帮主，有一身萬夫莫敵的功夫，劍術尤精，只是罕有人見。

「烏家帮」的總寨，不知在那一年，巳自苗疆遷到了四川，佔據了「巫山」，備有「奇舟」，專渡險灘，別說偶有事故官家追之不及，就是白道英雄，也徒喚奈何！

當隋光華第三次派出專人，按江湖規矩，投帖「巫山」懇請和「烏家帮主」一會的時候，隨帖附上一封拜柬，柬文坦直誠懇，並且聲明獲知帮主向有不現威容的規矩，甚願尊重，可以本來所喜裝束相見，地點時間，任由烏家帮主指明，隋光華將單人赴約。

也許是這封坦誠的拜柬，打動了烏家帮主，這次雖仍謝拒指定相見時地，却有回函，言明遇有機會，必當拜謁，只請「劍堡」主人，毋忘信約，並能恕其幪面拜會之罪。

隋光華獲此回函，如得至寶，着實的祈盼着這一天早些來到。很多事和很多話，必須他們兩個人解決。

可是轉瞬三月，杳無消息。

滿山開遍紅艷人心的杜鵑花，那正是陽春三月，也正是「劍堡」即將舉辦一件喜事的日子。

喜事是「劍堡」主人四十整慶，日子爲三月二十，今天，三月十二。

雖然距離正日子還早，還有八天，可是「人怕出名」，誰叫隋光華目下是白道第一人物，錦上添花正是世人的慣行，越到的早，就越現出和主人交情深厚，將來說出去，某某曾和「劍堡」主人握過手，把臂行，這多光采，於是「劍堡」外大道上，已是車馬不絕，賀客魚貫！

「劍堡」不小，佔地三十畝，分內外兩堡，內堡爲「劍堡」中人家宅，自然也就是「劍堡」最最要緊的所在。

外堡是賓館及堡中親友聚族而居的地方，如同市鎮，平日外堡四門大開，任人出入，也設有酒樓飯肆，就是沒有客棧，外鄉人如果眞的走不了，要報知外堡管事，問明一切，有分作三等的賓館留宿，不收分文。

現在爲了準備待客，賓館已全部重新洗過，抹過，並且把原先分等的，如今改爲同等設備，計數大小房僅百十二間，約計正日子要留住的賀客，至少五百位，不夠，好在「劍堡」人多，東西現成，就賓館原地兩側擴建，在三月十二以前，已擴建完工。

剛完工，就到了三十多位賀客，內中十六位是奉主人諭示，先期送禮，正日子主人必到，當然在交下賀禮後，告辭而去，十四位是本人來的，自有外堡總管招待着住於賓館。

日子眞像飛也似的快，是三月十八日，「劍堡」賀客，已到了三百多位。

在這三百多位當中，能使隋光華親迎的，論說只有兩位，一位是「泰山劍派」的掌門人程棟，一是「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但是隋光華却一視同仁，俱皆親迎於賓館門外，那種眞摯坦誠的儀態，使人樂於接近。

傍黑時分，又到了七位賀客，內中之一，是隋光華的岳家，武林頗有威名的「金剛指」——劉家的小主人，也正是隋光華的舅爺、妻弟，人稱「小金剛」的劉秉烈。

劉家也是大家，劉秉烈在姊妹兄弟大排來說，是老么，俗話說老生的兒子份外嬌，不假，劉秉烈就是被父母過份嬌疼了些，作事爲人太過狂妄而不替他人多想，不過尚無大惡。

這次「金剛指」劉玄，本不要劉秉烈來的，是老伴兒一說再說，並嚴諭劉秉烈沿途不得生事，更派了位老成持重的門下高手「和氣翁」翁三泰相陪。

翁三泰是老江湖，不止成名多年，一身功力也頂尖拔一，爲人更是面和仁心，所以才有「和氣翁」的美稱。

他本來是絕對不願意陪着劉秉烈走這一趟，無奈「金剛指」正好有事，不到嬌婿壽喜正日子，分不開身，而翁三泰又是劉玄的拜弟，義不容辭，不過翁三泰去時，却面當着劉玄要求，此行劉秉烈必須言聽計從，劉玄逼着劉秉烈答應下來，就這樣，翁三泰仍是提心吊胆。

並非翁三泰人老胆量變得小了，着實是劉秉烈狂傲而剛愎，「劍堡」中，這次，聚會非比往常，所到無一不是武林高手，尤其是劉秉烈喜惹是非，萬一發生了變故，不論在劉玄或隋光華來說，對他們都是一種恥辱，他雖提心吊胆，萬幸一路平安。

在將要踏進「劍堡」的當兒，翁三泰停馬道旁，曾十分鄭重更誠坦的警告劉秉烈，說這次「劍堡」賓客，可說包括了天下白道中的所有高人，甚至江湖綠林道上，聲望作爲並不狠毒，而功力身份甚高的能手，也會前來，所以要劉秉烈盡量收斂起狂妄剛愎，多看少講，不要離開自己眼下。

翁三泰錯了，錯在他雖知劉秉烈的性情，却錯用了辦法，如果翁三泰直接了當說，不能惹任何禍事，不能使你姊丈丟人，夠了，劉秉烈雖然天地不怕，連他那老子爹媽娘全不放在心上，但是對這位嚴肅方正的姊丈，却懼上五分，就許想想厲害，遇事縮頭圖個安穩　如今翁三泰錯以「來客盡高手」的話警告他，他反而起了心意手脚皆不服的心，更決定不出事沒到他便罷，否則必然要叫羣俠看看「金剛指」劉家少主人的功夫。

翁三泰和劉秉烈一行，不算賓客，是一家人，所以，直接的去了後面內堡的內宅。

隋光華時正在前堡賓館迎客，還不知道自己內弟和翁三泰已到，巧的是隋夫人也認爲自己兄弟來了，沒有必要要趕着通知時正甚忙的丈夫，遂在內宅安置了兄弟和翁叔。

當劉秉烈一行進堡時，恰好「少林」監院大師「木木」駕臨，是代表少林一派前來賀壽。

隋光華早有安排，爲佛、道兩家特別分劃出兩棟靜樓，木木禪師年高位尊，隋光華親迎並相伴送到靜樓。

就這個空檔，其他賓館的大門前，到了十幾位武林江湖賀客，隋光華不在，由外堡管事和隋光華恭請爲總知賓的「大頭」胡暢迎接。

提起胡暢，大大有名，人已經有六十多歲了，那嬉笑頑皮的性格未變，出身「先生廬」，獨行武林任俠江湖已四十八年，沒敗過陣，沒殺過人，沒辦砸過經手拍胸所辦的事，此老特徵是那顆大頭，眞比平常人大了一倍。

隋光華和此老是道義交，此老眼皮子極雜，三教九流舉凡有些兒名望的武林或江湖人，他全認識，所以再三懇求此老答應了負這「總知賓」的責任。

這十幾位賀客，有十之八九和此老打了招呼，然後才在「禮賓簿」落名呈禮，住處自有管事奉命小厮安排。

內中一位三旬多些的普通藍衫人物，也隨着大家跟胡暢一抱拳，人多，胡暢掃了這位一眼，並不認識，不過因爲這位沒有什麼「起眼」的行動打扮，只當是和別人一路的武林人，遂沒再留心注意。

這位落下禮簿，名字是杜鵬程，禮金銀十兩，中上人參一盒，也是十分平常的禮物，自更沒人注意。

小厮恭領杜鵬程住進了「五號」賓館大樓的第「七」房，是四位一間的寬敞房子，七號早已到了三位，他來正好是住滿了。

他留心過四張床上的設備和東西，不由會心頷首而笑，東西全是一樣而都是新製成的，叫住的人絕對挑不出半星兒毛病來。

這時房中有兩位正在閒躺着，自然和杜鵬程打個招呼，並且自報出身名姓，一是「太極」的黃九楓，一是「終南」的陳飛雄，是隨掌門來的。

杜鵬程只是冷冷地嗯了一聲，說出杜鵬程三個字後，就不再理會黃、陳二人，

一登鞋子躺到了床上。

這雖然不算什麼，可是黃、陳二人覺得甚無光采，互望一眼作個無奈何的眼色，也各自重又躺下。

剛躺好，門被猛地推開，一個二十七八面白淨的漢子，快步奔入房中，對黃、陳二人道：「快快，別躺着養閒神啦，去瞧大美人去！」

陳飛雄眉頭一皺道：「于老弟，別忘記這是什麼地方，說話該多想想！」

于老弟于冲天，出身「黃山」「朝陽堡」，是「朝陽神掌」李三冬的小徒弟，有一身不凡的武技，人聰明，好事，話多，有時難免討人的厭惡，正是七號房中住客之一。

于冲天不理會陳飛雄的話，道：「別當我不懂這些，看的人多了，反正我可是請過兩位……」

黃九楓在旁接口問道：「是那一位這麼……」

于冲天話更快，道：「一位？嗨嗨！三位，三位一道來的，是……」

陳飛雄自床上坐起道：「可是『三英樓』的那三位？」

于冲天人已轉身向外走着，道：「如果不是三英，我瞧才怪！」

「怪」字出口，才瞥見杜鵬程人在，剛要向前，黃九楓起身一把已拉住了他，使個眼色，和陳飛雄一道出門而去。

× × ×

杜鵬程也到了廣場，一爲了看看三英究竟有多美，再就是，他要去一遍「劍堡」各處，瞧一瞧隋光華高人一等的各種設置。

三英究竟有多美，他沒能看到，去晚了半步，三英已被迎進專爲女賓住宿的賓館，他僅見到她們三個背影，和嗅到一陣春風。

他本不是專爲要看三英出來的，所以毫無所失的信步而行，他走得很慢，約有半個時辰，才算把目下他能到的外堡各地，看了一遍，發現隋光華在外堡並無防守重置，和普通鎮市一樣，一片和祥。

他是從賓館所在地的外堡「東城」門開始走的，專爲女賓留宿的賓館是在南側，他遂由東經南過西轉北巡行一週。

別看隋光華因爲四十大慶而招待武林賀客，並沒忘記平日往來「劍堡」外堡的各鄉人，所以特指定「北城門」那兩座賓館，留爲原用，以便過路人客借宿，更劃出幾家酒樓飯肆，專爲過客進食。

時已飯口，有規矩，各賓館都有安排，侍役小厮會挨戶往請，並告訴你該到什麼名字的酒樓上用飯。

小厮們已在紛紛走動着催了，可是在小堡街道巷子中看光景的賀客不少，不過這個隋光華早已想到了，隨到隨時有的吃，通宵達旦的招待。

這是晚飯口，天已經有些模糊灰色了，當模糊的灰色漸濃而倏忽暗下來的時候，萬萬千千盞的火把燈籠，適時亮起，雖不能說眞的照耀如同白晝，但是，不論是長街小巷，牆壁犄角，全能叫你看得清楚，單憑這種精心設計，「劍堡」中隱有能人。

杜鵬程走着走着，肚子咕咕嚕的一叫，餓了，乍到賓館時，就接到了知會，用飯在外堡靠北門的「壯士居」，巧的是他正溜躂到「壯士居」的門前，立刻拾堦登樓。

別愁沒地方，因爲這是人家按禮賓的名字人數安排好的，他來的稍早，早過被賓館侍役小厮奉請的賓客，遂挑了個靠窗座頭。

要了三個菜，一盆湯，他不吃飯，要吃道地的「葱油餅」。

放心，吃什麼有什麼，一刹那酒、菜、餅是一古腦的捧上了桌，小厮含笑解釋，要貴客多多原諒，因爲貴客太多，所以酒菜吃食被迫非一齊捧出不可，杜鵬程只是笑了笑，開始用飯。

天下就有該出事你不惹事，而事偏找上你頭頂的事，劉秉烈不知怎麽回事兒，竟避過了翁三泰，一個人溜到了外堡街上呢。

他也沒有用飯，信步進了「壯士居」，靠窗的座頭，只剩了一副，正在杜鵬程的對面。

杜鵬程衣着普通，低頭吃餅，難見整個的面目，所以劉秉烈根本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劉秉烈不常走動「劍堡」，「壯士居」的小厮們，沒人認識他，不過也不會輕視他，同別人一樣的過來問好吃喝東西，也一道搬上桌面。

儘管住的賓館，分隔男女，但用飯的地方，隋光華不願落人閒話，何况江湖人男女吃喝一堂是太過平常，所以隨俗隨衆按貴客到達早晚，安排吃處。

眞叫巧，三英也安排在「壯士居」，人來了，別的不說，座中客就沒有不停下筷子來的，要有就只有一位，這是杜鵬程呢。

杜鵬程也抬頭看過了三英，只是一掃而過，心裏是暗贊名不虛傳，眞美，形容不得的美。

可是儘管三英美，却是渴不當茶，飢難當飯，所以杜鵬程掃過一眼後，接着吃他的葱油餅。

劉秉烈雙眉一皺，認爲杜鵬程太過粗俗，由不得鼻孔裏就冷哼一聲，杜鵬程像耳聾，沒聽見。

三英座頭找在杜鵬程和劉秉烈的後旁，緊接着，三英自人巷中走過時，人多當然走路地方窄，十有八九的貴客，都會自動站起來讓讓，三英也都對之頷首一笑，表示了謝意。

三英坐定了，要過酒菜，劉秉烈已打着如何接近三英的主意，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招呼小厮道：「去請馬管事來，快！」

這時候叫小厮去找外管事的「馬大方」，等於開玩笑，那兒找去？誰又知道馬管事正在什麼地方忙些什麼，所以小厮十分爲難但仍然含笑說道：「這位貴客，您有什麼事，吩咐小的也是一樣。」

劉秉烈並沒火，他要的就是小厮這種回答，於是他雙眉故意一皺道：「只怕你並不認識我吧？」

小厮恭敬的說道：「是，是，小的眼拙。」

劉秉烈一笑道：「我姓劉，『金剛指

』劉家，你們堡主夫人，是我胞姊！」

小廝一聲，是舅老爺，立刻一揖帶笑道：「是舅老爺，您老候着，小的這就去找馬管事。」

小廝轉身了，劉秉烈也開了口，道：「同來吧，你說的對，這時候那裏去找他，算啦。」

本堡主的妻弟，也在「壯士居」用飯，可見隋光華的作風，尤其是沒人認得這位舅老爺，如今可不是，大家全都認識他了。

小廝多事，小廝討好，這難怪，舅爺跟前，敢不巴結，上一步道：「那您老吩咐，有什麽事辦，小的……」

劉秉烈手向三英座頭一指道：「姑娘們降駕，咱們是應該讓坐在靠窗座頭才對，你能辦好？」

小廝爲難了，舅老爺他不敢得罪，可是貴客們他也不敢得罪，叫誰讓呢？

劉秉烈這時已起身道：「別爲難，我們這副座頭讓。」

這多顯得他自愛、仁義、知禮，話一落，轉對杜鵬程道：「這位朋友，禮讓姑娘們靠坐窗旁可好？」

其實這是小事，如果劉秉烈不有心的告訴杜鵬程等賓客，說他是舅爺的話，讓就讓，這沒什麽。

假如杜鵬程換上別人，儘管劉秉烈是有心買三英的好，儘管看出了端倪，也會讓，有句話，僧面不看還看佛面，何況，讓座三英，至少可得到三英嫣然一笑頷首爲謝。

杜鵬程，不同於他人，緊接着劉秉烈的話，他頭一搖，乾、冷、硬的說了三個字——我不讓！

「我不讓」三個字，正好和三英的「劉少俠別客氣」同時送入衆人之耳。

劉秉烈的臉紅了，他是謀定而動，想了又想，在認定天下沒有會不開竅到不讓三英座的呆鳥，才按計行事的，沒想到呆鳥現成有，掃盡了他的臉皮！

他怒火已經到了咽喉，強忍下了，冷冷地對杜鵬程說道：「朋友尊姓？貴門戶是……」

杜鵬程話更冷，道：「我姓杜，杜鵬程，自己掌着自己的門戶，還有，我們不是朋友！」

劉秉烈更難下台，陰冷地一哼道：「很好，這是『劍堡』，劉某不能說半句過份的話，只望過了這幾天，在『劍堡』外面還能會到你閣下！」

說着，拂袖而去。

杜鵬程似是有心，竟對劉秉烈的背影道：「不錯，打狗看主人，杜某更不能說話過份，堡外隨時見得到！」

劉秉烈霍地停步回頭，怒目震聲道：「杜鵬程，今夜三更堡外左側樹林一會，你敢？」

詎料，杜鵬程嗤笑一聲，說道：「不敢……」

話沒說完，劉秉烈錯會意下巳接口道：「鼠輩，哼！」

一聲哼，轉身又去，正好杜鵬程說出沒說完的話來，道：「不敢開罪『劍堡』主人的貴戚！」

劉秉烈二次止步轉身道：「聽明白，今夜三更，是『金剛指』劉家，和你閣下的事，敢？」

「不敢！」杜鵬程道：「劉家有位了不得的姑娘，嫁得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住口！」劉秉烈眞火了，厲聲道：「是我劉秉烈，對你杜鵬程，生死各自認命，仰仗他人的不好種，敢？」

杜鵬程道：「不驚動『劍堡』中人的話，我沒有不敢的事！」

這話劉秉烈明白，立刻拱手對滿樓賓客拜托，此事要講也過了今夜三更，並嚴囑小廝們不得通知馬總管後，和杜鵬程約定好，大步而去。

杜鵬程並沒有別的心，只是要殺殺劉秉烈的火性，他若無其事把飯吃完，坦然而去。

小廝能不通知馬管事嗎？不能，也不敢，但是當小廝們找到馬管事，把一切悄稟陳清楚的時候，已是二更天了！

× × ×

馬管事焦急的幾乎隨時都能昏倒，舅老爺和杜姓賀客，當衆談妥了三更較技，並且是生死不論，這簡直是荒唐到家的事，舅老爺當然荒唐，這位杜姓賀客也荒唐得可以，撿這種日子私鬥，馬管事怎敢作主，立刻去報堡主。

他來了，這是木木禪師暫時靜修的賓樓，無奈何門口看守堡主的兩位弟子，把一步想要闖進靜樓的馬管事給攔住了。

馬管事急急聲明有要緊的大事，必須立刻見到堡主，守門的搖頭說明，自初更剛過該當飯口時，「金剛指」劉老爺子和三位朋友突然到了，接着堡主就叫人請來「泰山劍派」掌門人程棟，丐帮刑堂長老鐵心石，「朝陽堡主」李三冬，晚飯都是在靜樓用的，堡主吩咐，沒有他的呼喚，任何人不准放進樓來，所以馬管事雖是管事，一樣也只好候着。

候了足有半更天，馬管事巳汗如雨下，着實候不下去了，要這兩位隨便那位，去請「金剛指」劉老爺子，兩位答的妙，說他們也在樓外，禁令也得算上他們，所以根本進不去。

馬管事搓手抓耳，突然想起了胡老爺子胡暢，神色一喜，不覺自語道：「我可眞是急瘋了，早就該找胡爺商量。」

說着快步就走，那位叫麥民天的大弟子已接口道：「管事，你說的可是胡暢胡前輩？」

馬管事直點頭，麥民天一笑道：「不用去找啦，胡爺也在樓上。」

這可好，剛剛跳下熱鍋來，又爬了上去，急的幾乎要哭。

還是二弟子楊杰不忍，道：「究竟有什麽大事……」

馬管事沒答話，突然轉身往「內堡」狂奔而去。

× × ×

「金剛指」劉玄，本是要到嬌婿正日子那天，才能有空來，他忙着帮忙朋友渡過一場生死難關！

結果，忙沒帮上，他這位朋友巳死在中途，朋友門下子侄等共二十四人，也僅僅逃出了一人，他一怒之下，直追對方，竟失踪影，才和這位大難不死倖逃殘生的晚輩，快馬到「劍堡」，要嬌婿想個辦法

，並且預先把一件即將發生的不幸事，通知嬌婿，或許能代解決這場就要發生的慘案。

隋光華得報怒上心頭，立即召請正在堡中的各前輩，於木木禪師靜樓共商大計，因此諭令不准闖越。

靜樓中的羣俠，時巳商妥了方策，並且決定在隋光華壽誕過後的次日，就着手過問這段將要發生的大事。

適時，麥民天飛也似的奔上樓頭，恰恰正和事畢告辭木木禪師離房的羣雄相遇，隋光華一皺眉頭叱道：「有什麽緊要事，像掉了魂似的亂跑？」

麥民天接話很快，說道：「是師母來了。」

隋夫人突然來到前堡，當然有事，不過隋光華依舊哼了一聲道：「那也用不着慌成這樣子呀？」

麥民天道：「是馬管事……」

「住口！」隋光華沉聲道：「說話顚三倒四，你師母來了和馬管事又有什麽關係，你……」

「是這樣的師父，」麥民天道：「馬管事先是要見您，因爲您吩咐過，所以弟子沒叫他進來，他等了很久，又要去找胡前輩，可巧胡前輩也在此地，所以馬管事就驚動了師母。」

麥民天人太過方正，比他師父當年還老成，不善答對，費了半天勁總算把事情說了始末。

胡暢老精靈，一聽就知道必然發生了大事，並且和賀客有關，立刻道：「馬老弟他人呢？」

問着，隋夫人在前馬管事隨後已上了樓，衆人是先和隋夫人見禮，隋光華還沒開口，胡暢巳經問馬管事道：「馬老弟，可是賀客們出了事情？」

隋光華一聽，心中巳有三分焦急，雙目不由直盯在馬管事身上。

馬管事眞不知道該怎麽說明才好，還是隋夫人，不對隋光華說話，先找了一旁的「金剛指」劉玄，道：「爹您老人家也眞的是，幹麽非帶秉烈來不可……」

聞聲知意，隋光華變了臉色。

劉玄更是急不可待的問道：「這畜生惹了什麽禍？」

隋夫人微嘆一聲道：「他沒有半點分寸，在『壯士居』和一位賀客言語失和，竟然相約私鬥，三更天在堡外，生死不關任何親友，爹您說……」

隋光華寒着臉問馬管事道：「已經三更了，是在堡外何處？」

馬管事剛剛說明地點，劉玄巳迫不及待的罵一聲「小畜牲」，首先頓足飛身疾射而去。

隋光華帶有歉然的笑對程棟、鐵石心及李三冬道：「事出突然，諸前輩請多諒宥，在下暫時失陪，去看看情形……」

胡暢爽直的接口道：「這用不着客氣，老弟，我陪你去一趟，就走。」

於是隋光華、胡暢拱手而別程棟等人，急步下樓後，立即展動身形，快如過渡流星直向堡外飛馳而去。

× × ×

杜鵬程立於一個十分快速的「人影圈」中，那人影圈，正是劉秉烈施展出特殊身法的幻影。

雖說是幻影，却快到使圍觀的上百名賀客，難以分別出眞假虛實。

「金剛指」劉氏一門的絕學，端的不凡，上百賀客咸認杜鵬程恐非敵手。

「三英」也到了，這對劉秉烈來說，有意想不到的鼓舞力量，因此身法如行雲流水下，時出奇招攻撲杜鵬程。

不過任憑劉秉烈招式如何越絕猛辣，杜鵬程總是看似輕描淡寫的隨便一揮手或一翻掌腕，就化解無碍。

動手巳有五六十招，劉秉烈身法越來越快，而杜鵬程化式解招依然從容，妙的是從未還攻過一次！

劉玄到了，本要出聲喝止劉秉烈，目光瞥處，不由點頭，不怪劉秉烈狂妄，果然巳將劉氏輕功絕學精研而化，劉玄雖對乃子狂傲不滿，但也欣喜乃子深進，遂打定主意暫時看個究竟。

八十招過了，劉玄皺起眉頭，以他的經閱，業巳看出乃子絕非杜鵬程的對手，不過杜鵬程那種化解一切險、狠、猛、辣攻式的手法，巳使劉玄在震驚中難以理解，因爲他看了三十幾招，並未看出杜鵬程手法奧妙的地方。

適時，杜鵬程帶有冷嘲的開口道：「閣下應知自愛，八十招攻撲，未能沾及杜某寸衣，杜某更未還過一式，難道閣下還不知道該當如何？」

劉玄祇顧思索杜鵬程所使的手法，竟沒有聽到杜鵬程的這句話，而劉秉烈八十幾招猛撲及展動「化身幻影」輕功，眞力巳失十之四五，額頭巳見汗珠，喘息也有了聲响。

杜鵬程的話，使劉秉烈怒火猛湧，別看他相約杜鵬程時，恨不得見面立下毒手，等到相約時動了手，他甚知分寸，仍未施展出劉門絕技的「金剛指」。

這種指力十分歹毒，不必點實，指風所中，肌膚洞穿，輕則重傷，重則喪命，他和杜鵬程並無仇恨，又在隋光華的「劍堡」外動手，本身又是隋光華的妻弟，能爭回些面子，他打算的是立刻停手，最多再說上兩句嘲諷對手的話巳很够了。

不料使出全力，巳近百招仍然無功，並且眞如對手所說，連人家衣角都沒有碰到過，巳是「羞刀難出鞘」，現在人家諷言嘲語的激到，他横了心，牙一咬，巳提聚十成眞力，準備以「金剛指」獲勝。

杜鵬程巳看出內情，把臉一寒，在避過劉秉烈兩招狠手後道：「閣下記住，我並無傷你之心，相約較搏，旨在殺了你這位『劍堡』堡主妻弟的狂妄傲性，聽着，你就算再練一輩子，也絕非我的敵手，立刻自動停手，是聰明人，如果妄想以你劉氏獨絕的『金剛指』力獲勝，閣下，那恐怕你會害人不成，反害自己！」

這幾句話够長，說的時候，又避過了劉秉烈八次襲擊，引動了劉玄的注意。

劉秉烈臉上都有了汗，喘息越見粗重，右手提指前胸，食指挺動而漸粗，其餘四指，緊緊自曲扣環，這正是將發指力前的象徵。

倏然，劉秉烈找到杜鵬程一個破綻，一聲暴吼，「金剛指」點出，直擊杜鵬程丹田，狠穩而毒，如果杜鵬程無法化解這

種罕奇的指力，中則必死！

劉玄失色沉喝道：「畜生大胆，還不停手！」他喊慢了，劉秉烈指力已全勁發出，杜鵬程臉上出現了冷酷的獰笑，人沒動，也抬起了右手，也用的是食指，指挺力湧，迎向劉秉烈擊出的「金剛指」力！

劉秉烈咀角噙着獰笑，耳邊已聽到乃父的叱責聲，但他並未顧忌，反正是禍已闖下，只有過了以後再講。」

他念頭尚未轉過，突覺「金剛指」力竟被一種更爲強勁的罡風撕碎，化爲無功，心頭一緊，臉色頓變，才待疾縱而避，罡風業已臨體，全身驀覺一緊，頭一昏，人事不知。

劉玄突見愛子全身一顫隨即昏死地上，不由頓足而到，首先探視乃子，立即神驚色變，指發如雨，點拍了乃子十六處穴道，然後站起步向杜鵬程。

杜鵬程由劉玄剛才的叱斥聲中已知是誰，首先開口道：「可是劉玄劉大俠?」

劉玄是以多年經驗，在緊緊壓住內心的怒火和激動，冷冷的答道：「不敢，老朽劉玄，閣下……」

「杜鵬程！」他報出名姓。

劉玄嗯了一聲道：「杜朋友，犬子和你有仇?」

杜鵬程以搖頭當作了回答。

劉玄哼了聲道：「既無仇恨，你爲什麽下這重的陰手，使他一身功力盡失?」

杜鵬程傷了劉秉烈，本就半絲兒歉意都沒有，祇因劉玄曾經叱斥乃子，所以才以好臉相迎，如今把臉一板，冷寒的說道：「你來此已多時，何故不來時就喝止令郎?」

劉玄語塞，杜鵬程接着又道：「我用十幾句話，說明利、害。令郎不聽，你應該知道我並沒有說謊對不?」

劉玄又難答言，杜鵬程冷哼一聲又說道：「你雖喝止令郎以『金剛指』傷人，但在令郎指力發出之後，幸是我杜鵬程，如果換上別人，豈不業已身死多時?又譬如杜某功力難抗令郎指力而亡，你那時又該怎麽說?」

劉玄的老臉，紅一陣白一陣，一句話都答不出來。

杜鵬程這時聲調突然轉爲激昂，道：「似令郎這般狂妄，偶因小故就挾技殺人以圖一時之快，杜某僅僅毀去他的一身功力，說來似乎已經十分仁義厚道，不料你會是非不分竟問罪杜某，請教，就算你罪問有理，又打算怎樣對杜某呢?」

劉玄幾乎要找個地洞一頭攢將進去，可惜有時地洞也不那麽現成。

藏避既已無門，劉玄暗中咬緊了牙，決心反抗回擊，遂震聲道：「杜朋友，似乎天下那個『理』字全叫你佔盡了……」

杜鵬程更是早已不耐，沉聲道：「別的杜某不敢狂言，這次和令郎失和較技的事，杜某的是佔全了那個『理』字！」

劉玄很快的接話道：「那正好，老朽在犬子缺理之下，願代賠罪，並且希望也能領教幾招絕學！」

杜鵬程眼角一掃，已看到遠遠疾射而到的幾條人影，他知來人中必有隋光華在，立揚聲道：「有此必要?」

劉玄一聲冷叱道：「何必客氣，請！請接招！」

第一個「請」字，是交待，話聲乍止，左手倏化「二龍奪珠」之勢，直插杜鵬程雙目！

杜鵬程微移身軀，已後避丈二，但却有心的揚聲喊道：「好招法，杜某甘拜下風，老英雄指下留情。」

這句話，足使業已接近當場電掣而到的幾條人影，聽得分明。

劉玄又怎知杜鵬程早存心意，自不肯一擊收手，冷嗤出聲，人隨聲進追踪而上，左手五指箕張如爪，暴抓杜鵬程右肩，右手食、中二指並挺如刄，凌空對杜鵬程眉心點下。

杜鵬程目光及已在十丈內的來人，看出果是隋光華爲首，暗暗一笑，再次躲避並揚聲道：「劉玄，殺人不過頭點地，莫太過份自取大禍！」

劉玄雖已聽出杜鵬程話中似有所指，却想不到指些什麽，面對不少武林人物，焉能虎頭蛇尾就此作罷，沉聲喝道：「老夫是不到黃洞心不死，惹定了這場大禍，杜朋友儘管施展！」

話聲下，劉玄整個身子飛拔而起，以「天羅地網」一招，罩定了杜鵬程，雙臂狂抖如巨鷹雙翅，十指勁風撲落下來，七尺外已見狂飈。

杜鵬程笑了，這次並未閃避，微仰着頭，雙目射出寒光道：「恕過得罪！」

聲止人起，迎向撲下來的劉玄。

適時，隋光華已到達五丈以外，當聽清雙方答對，看明和岳父動手之人是誰的時候，神色立變，慌不迭揚聲道：「二弟留情，岳父請即收手！」

話雖不慢，惜時已遲，上迎下撲的兩個人，已接觸作堆，一觸之下，劉玄是一聲悶吭，倒翻出去，杜鵬程一聲長嘯，凌空一挺又拔升丈餘，從容而瀟洒的緩緩飄落，嘴角含着微笑，步向隋光華。

隋光華已來不及接扶劉玄，只好任劉玄摔墜地上，快步向前探視，劉玄已是身受重傷，十指皆斷！

隋光華傻了，呆傻了，杜鵬程已到身前，恭恭敬敬，叫了聲「師兄」，接着以大禮拜下。

隋光華的一聲揚喝，也使所有圍觀的賓客心動，但事當緊急之下，還有不少人沒去多想，當劉玄重傷摔下地上，杜鵬程從容前迎跪行大禮的時候，大家全明白了，是一場自己人的誤會。

眞正瞭解這絕非誤會的人，只有隋光華一個，而他對雙方的關係，逼使得不能也不敢去責怪那一個，面對一干賓客，又不能立刻有此決定，一橫心，強提出微笑向杜鵬程道：「二弟稍待，等愚兄探親過家岳後，再爲詳談。」

杜鵬程沒開口，只點了點頭，對隋光華稱呼劉玄爲「家岳」的話，絲毫沒有驚詫愕然的表示，這些看在隋光華眼中，越發明白這根本不是一場誤會，也許正是一場暴風兩的前曲！

胡暢時已扶起劉玄，並且一口氣點封了劉玄八處經穴，止住流血，劉玄不知是氣昏抑或忍不住十指折斷下的痛疼，竟昏死過去。

隋光華走近胡暢，胡暢和他施了個眼

色，隋光華微一頷首表示了會心，胡暢立即抱起劉玄，挾着劉秉烈，騰身疾射返回「劍堡」。

翁三泰在這個當兒，趕到了，正迎上胡暢，目光掃過劉玄父子後，帶有怒火的問道：「胡老，那人呢?」

「那人」自是問的杜鵬程，胡暢明白，先不答話將劉秉烈交給翁三泰，然後低聲說道：「正和隋堡主在述舊！」

一聲「述舊」，翁三泰神色一呆，不由道：「莫非是一場誤會?」

胡暢苦笑出聲道：「那人竟是隋堡主的師弟，翁兄，你說是不是場誤會呢?」

翁三泰嘆口氣，轉個身，和胡暢雙雙縱向堡中，不過翁三泰心中却在不停的想，如果胡暢沒有弄錯，以關係來講，這是一場誤會，但是身爲劍堡主人師弟的人，又怎會不知道劉玄是堡主的岳父?

翁三泰想不通，其實胡暢也在想，也沒想通！

看熱鬧的賓客們，散了，誰也不好意思再逗留下去，雖說全想弄弄清楚內情，但爲顧及自己和劍堡的尊嚴，都不約而同悄悄的回轉堡中賓館。

還有兩個人沒走，一位是劍堡主人隋光華，另一位自然正是杜鵬程。

隋光華緊握住杜鵬程的手，直搖頭，上上下下的打量個沒完，眼睛裏，神色上，全自然的流露出欣慰關懷之情。

杜鵬程暗呼一聲慚愧，首先開口道：「大哥恕過小弟的孤陋寡聞，竟不知劉老英雄是大哥的……」

「不關緊要的，二弟！」隋光華接口道：「事實俱在，不管他是那個，理字當先，金剛指該夠得上說是一門歹毒的指功，家岳似乎不會和二弟早有仇恨，僅僅爲了個不成材的孩子，動手不惜全力施展指功，有此結果已够幸運的了！」

杜鵬程羞紅着臉，有些難以爲情的說道：「小弟也有不對！」

「不錯！」隋光華面色一正道：「不過二弟可知你錯在那裏?」

杜鵬程微一低頭道：「錯在不該現在過問劉秉烈……」

「不！」隋光華肅穆的接口道：「你既已來了，當然不會不知道我是此堡的主人，竟不直接令人招呼我，而投身賓館，二弟，難道你也是客人?你不該先見見我，替我分担些什麽?」

「小弟知錯了。」

隋光華笑了，一拍杜鵬程肩頭道：「走，回堡，見見你嫂子，然後咱們要好好談談一別多年的往事。」

杜鵬程笑應了，手携手，肩並肩，回到劍堡。

× × ×

「見過大嫂，並祈恕過小弟堡外不知而開罪……」杜鵬程於內堡上房中，拜見了隋夫人。

隋夫人還禮，夫婦相陪杜鵬程落座，下人敬過茶，隋夫人揮手示意下人等遠遠退去後，含笑說道：「二弟，咱們雖沒見過，但光華已日夜談你多少年了，一家人，如同親兄弟，不該俗套和虛假的客氣，對二弟和家父及舍弟誤會的事，已經過去，誰也不准再談。」

杜鵬程只有應是，心中暗暗佩服隋夫人的胸襟氣度。

隋夫人接着說明已經令人在花廳上設好酒宴，她不陪，爲了必須去探視父親和兄弟的傷，但要杜鵬程別客氣，要隋光華多勸杜鵬程幾杯，暢談達旦，在下人敬陳酒宴已備好的時候，她告罪先退，隋光華和杜鵬程移坐花廳，痛飲暢述別後一切。

× × ×

探視過劉玄和劉秉烈傷勢後的隋夫人，一顆心埋在腔裏，和翁三泰悄語久久，並且召喚了馬管事兩次，才低着頭心事重重的回到上房。使女走報，花廳上酒宴剛散，杜二俠被安置在堡主的書房中。

隋夫人立刻命使女往請隋光華，夫婦上房對坐，喚去傭人，細語低談。

隋夫人神色嚴肅而鄭重的，問及隋光華一個問題，那就是不久前堡外杜鵬程和劉秉烈的較搏，是一時的氣憤，抑或一時的誤會，或是有心的一戰！

隋光華方正磊落，答覆愛妻的疑問，十分爲難，最後當然承認他的看法，不相信是場誤會。

隋夫人微微的點着頭道：「這和我的看法一樣，我已經由馬管事處證實，錯在秉烈弟，不過當時杜二弟已經知道了秉烈是你的什麽人了。」

隋光華低低地接話道：「這些我早就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麽樣呢，隋光華並沒說。

隋夫人神色轉爲愼重，道：「光華，你不認爲二弟行事有些不合常理?」

隋光華笑笑，聳聳肩道：「是又如何呢?二弟生性這樣，我總不能爲這些就責怪他的！」

「這當然，不過杜二弟在明知劍堡主人是你，而也親自來了，是有什麽原因，使他寧願以普通賀客的身份，住進賓館，而不直接找你呢?」

「這難說，也許他認爲有先觀察我這個師兄一番的必要！」

「對，相別多年，謹愼小心些總沒有錯，不過光華你呢?」

「我?我什麽?」

「你是不是也該冷靜的觀察一下杜二弟?」

「夫人，這話是你說，我不往別的地方想，如果換個人，只怕我會立刻拂袖而去！」

「光華，我知道你和杜二弟的感情，只是杜二弟多年來斷無消息，今朝突然現身，又發生和秉烈之間的糾紛，我聽翁叔說，近日黑道中又有蠢動，『烏家』曾傳秘令，而……」

「夫人之意，可是認爲杜師弟和『烏家』有關?」

「我沒有這樣說，僅僅是要你多留些心。」

隋光華站了起來，目光緊盯在夫人身上，冷冷地說道：「杜師弟的作爲，雖難盡如人意，但却磊落光明，別說他不會成爲『烏家』的一份子，就算眞和『烏家』有關，我相信對未來黑白兩道事務利害之爭，也將公平立身，我前面事還很多，妳忙累了一天，休息吧。」

（未完・四）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將古上月射來的兩團綠色毒焰，再撥射古上月，他也不敢再撥射，只好閃避，墨非子和閑雲大師不禁暗暗讚許蕭寒月的劍法，消除了不可想像的畫舫火警，而四艘快舟仍然圍着他們，閑雲大師佈置戰局，先穩住畫舫，叫陳抱山、常九對聞百奇，墨非子對向中天，自已對古上月，蕭寒月對白玉仙。蕭寒月不敢怠慢，知道對方是主敵，擺下一個「大羅飛、七煞劍招」，煞氣凌厲，白玉仙知道厲害，畫舫漸向岸邊靠攏，敵方不敢跟隨，悄然遁去……

遣散僧侶圖避難　投身江湖惹是非

金山寺一百多位僧侶，一夜間散去了十之七八，留下的，除了閑雲訓練的八大弟子之外，只有不到二十個老邁的僧侶，他們幼年出家，一直住在金山寺中，大半生未離開過山門一步，縱然面臨生死的抉擇，也只好硬着頭皮留下來了。

世上很多事，是那麼無可奈可，縱然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的僧侶們，也是如此。

蕭寒月回到客棧，面對着朱盈盈，愁緒萬千，想到日後行程的兇險，以朱姑娘的身份，實在不易同行冒險。

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到什麼措詞，才能說服朱盈盈暫回王府中去。常九雖然明白蕭寒月的心事，但他却知道很難說服朱姑娘回到王府去，只好明白裝作不明白，閉口不言。

朱盈盈看着蕭寒月愁眉苦臉，忍不住說道：「蕭大哥，有什麼心事？為什麼這樣的悶悶不樂？」

蕭寒月苦笑了一下，說道：「我正在担心的是？……」

「担心？担什麼心？是不是掛念趙姑娘的安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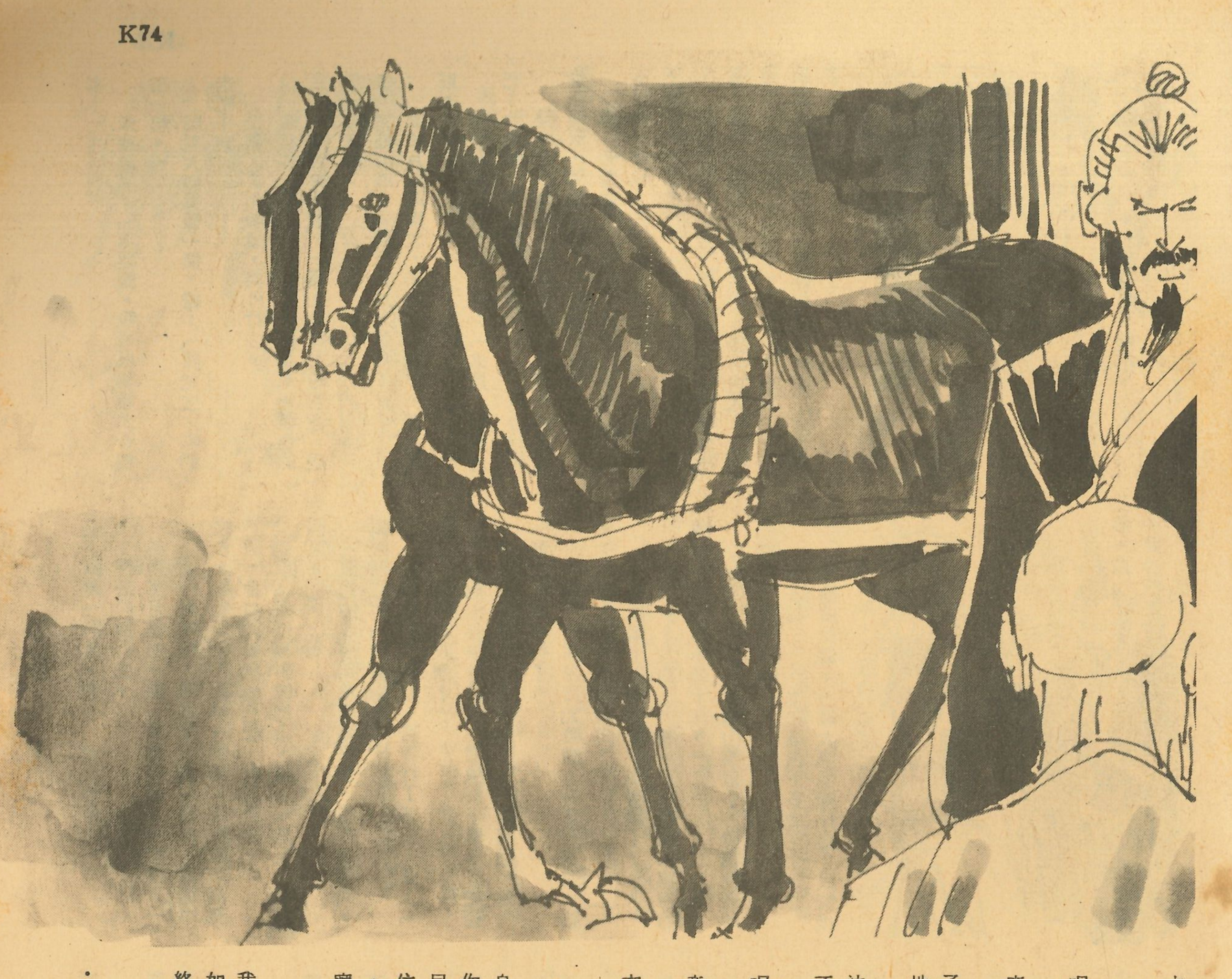
「不是趙姑娘，是妳？」

「我……」朱盈盈嫣然一笑，無限溫柔的說道：「你這樣關心我，我聽得好開心，不過，我一直在你身邊，就算遇上了什麼危險，你也會帮助我，對麼？」

寒月道：「話雖如此，可是我担心一下子照顧不到，使妳受到傷害。」

朱盈盈眨動了一下大眼睛，看着蕭寒月，却未多問。她雖然不解世道險惡，但她却絕對聰明，已從蕭寒月口氣中聽出苗頭不對。

蕭寒月原來想誘她開口，再行設法勸她離去，但朱姑娘不講，蕭寒月只好硬着頭皮說下



去，道：「盈盈，我不願你涉險，所以，最好，妳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朱盈盈接道：「蕭大哥，你說，那裏安全呢？」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當然是先回到王府最好……」

朱盈盈黯然說道：「這不太可能，我沒面子再回王府，除了王府，你告訴我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就住在那裏等你！」

她回答得很婉轉，但却使得蕭寒月有着無法回答的感覺，他孑然一身，隻劍飄零，識人不多，也沒有可靠的朋友，呆了一陣，說道：「就算不願回王府去，妳自己看那裏最為適合呢？」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眞的，要聽我的意見？」

「當然，妳識人衆多，想必也有安全的地方？」

朱盈盈道：「跟在你的身側最安全……」

蕭寒月道：「唉！盈盈，我……」

朱盈盈道：「不要為我担憂，也不為我歎息，我决心離開王府時，就打定了主意，要跟你江湖飄零，這些日子中，我覺得很快樂，平民生涯，自由自在，你一定逼我離開，不管我住在那裏，都不會覺得安全，也不會覺得快樂，蕭大哥，難道到了現在，你還不知道我的心麼？」

「我……知道……」

「知道了，就不要撵我離開你，近日中，我除了苦練『銀月飛霜』之外，也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對你有些帮助，我想了很久，很久，終於想通了……」

常九哈哈一笑，道：「想通了什麼？」

朱盈盈道：「第一，不能給蕭大哥找麻煩；第二，我要練好武功；第三，我要很溫柔，聽話，不能惹蕭大哥生氣。」

想她金枝玉葉的身份，說出此等之言，是下了多大的决心，需要多大的勇氣，蕭寒月聽得大為感動，道：「走！盈盈，我教你劍法，妳要和蕭大哥共赴險難，一定要學會蕭大哥的劍法！」

朱盈盈突然躍起，抓起了蕭寒月的手，道：「眞的要教我劍法麼！」

蕭寒月道：「自然是眞的了。」

朱盈盈的臉上泛現嬌羞之情，把身子緩緩的偎入了蕭寒月的懷中，柔聲說道：「蕭大哥，我好高興！」

這時，常九已悄然離去。

× × ×

蕭寒月教得很用心，朱盈盈也學得很認眞，只是成效不大。

第二天，中午時分，閑雲大師、墨非子聯袂而至。

閑雲大師換了一身淡灰色的僧袍、白襪、芒履，手中却多了一根青竹杖。

陳抱山匆匆趕到，道：「車馬備了，諸位準備幾時動身？」

墨非子說道：「抱山，有沒有人跟踪着我們？」

陳抱山道：「沒有發覺，不過，晬進不敢肯定了」

閑雲大師道：「只怕逃不過他們的監視，不過，顧不得了，蕭施主，咱們幾時動身？」

蕭寒月道：「救人如救火，那自然是越快越好！」

墨非子目光一掠朱盈盈，道：「這位姑娘，也要去麼？」

朱盈盈點點頭，道：「道長，我有保護自己的能力。不會拖累你們。」

陳抱山道：「姑娘，我們現在只有一輛馬

車！」

朱盈盈道：「不要緊，我可以和蕭大哥擠在一起。」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陳施主，咱們走吧！」

說罷，當先舉步，向外行去。

客棧外，果然已停好了一輛馬車，黑色的車篷，黑色的垂簾，一個全身黑衣的老者，垂手站在車前。

陳抱山道：「蕭大俠請上車吧！」

蕭寒月掀開車簾，朱盈盈一邁步，登上篷車。

閑雲大師微微一笑，道：「道長，咱們走吧！」大袖一揮，凌空而起。

墨非子低聲道：「蕭大俠，我們會追隨兩位老前輩，聽候差遣，三位請上車吧！」

常九低聲道：「陳兄，此行危險重重，用不着多人涉險，在下趕車的工夫不錯，就由在下暫作掌鞭吧？」

陳抱山略一沉吟，點點頭，望着那黑衣老者，道：「陳壽，你回去吧！告訴夫人，立時遷居，我如能安全歸來，自會去尋找你們，如果我不回去，要夫人好好照顧少爺、不用等我了。」



陳壽一躬身，道：「老奴遵命！」轉身向前行去。

蕭寒月心中一動，突然喝道：「站住！」

這一聲喝叫，雖然是未提名道姓，但場中之人，都聽得出，是喝叫陳壽，但陳壽却聽而不聞，步如行雲流水一般，向前行去。

蕭寒月低聲對陳抱山，道：「陳兄，叫他回來。」

陳抱山心中雖是疑竇重重，但却未多問，高聲喝道：「陳壽回來！」

陳壽停下了脚步，回身行了過來，道：「主人，是叫老奴麼？」

陳抱山心中忖道：「這陳壽平常十分機警，今日怎麼變的有些胡塗了，」一皺眉頭，道：「蕭大俠招呼你！」

「噢！」陳壽目光轉動，望望蕭寒月，接道：「蕭大俠有什麼吩咐？」

「請教閣下，到陳府多少時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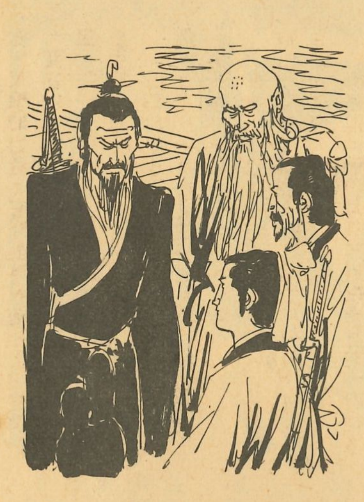
「不多，大約三十幾年了，我進入陳府的時候，主人還不到十歲。」

「不錯……」陳抱山接道：「陳壽在府中已經三十多年了。」

「這個……」也許是在下多慮了！」

陳抱山說道：「蕭大俠懷疑什麼？只管請說！」





陳壽冷冷說道：「間不疏親，蕭大俠不過剛剛認識我家主人，就想挑撥我們主僕間的情義麼？」

「不許胡說……」陳抱山大聲喝叱着說：「怎能對蕭大俠如此無禮！」

陳壽神情冷厲的說道：「主人，蕭大俠有意誣陷老奴，又豈能就此罷了？」

蕭寒月本來滿臉慚愧之色，聽完話冷笑一聲，道：「陳管家，蕭某誣陷閣下什麼？」

陳壽微微一呆，道：「你懷疑老夫？」

「不錯，我懷疑老管家是什麼？你明白了麼？」

「我……我不知道。」

蕭寒月冷笑一聲，道：「你不知道，要不要在下告訴你？」

陳壽厲聲喝道：「你說！」

蕭寒月道：「你通風報信，陷害主人，難怪我們的行踪，全在人掌握之中！」

陳抱山一皺眉頭，道：「陳壽說實話，我約蕭大俠和閑雲大師，墨非子等泛舟江上，除你之外，再無他人知曉，行踪是如何洩露出來的？」

陳壽道：「老奴冤枉啊！」



陳抱山緩步向陳壽逼去，一面冷冷的說道：「近來，看你行動怪異，仔細想來，甚多疑點……」

陳壽接說道：「老奴在府上已三十餘年，你……」

突然一揚手，扣住了陳抱山的右腕脊穴，疾快的向後退了兩步，道：「你們那一個敢動，我就先殺了陳抱山？」

蕭寒月嘆息一聲，道：「陳管家，你在陳府三十餘年，主僕之情，何等深厚，爲什麼竟然出賣主人？」

陳壽冷笑一聲，道：「老夫可以告訴你，不過，你得先告訴我，你是如何懷疑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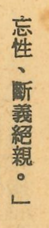
蕭寒月道：「我只是覺得懷疑，陳兄約我在江中泛舟淸談，本是極爲機密的事，竟然被白玉仙事先偵知，最可疑的是，圍攻我們的敵人，竟有兩個是閑雲大師的多年故人，而閑雲大師是隱身佛門的一代高人，數十年未過問江湖是非，甚至連他交往數十年的朋友，也不知道他身負絕世武功，但白玉仙那一批人却能及時而至，這絕非偶然，而是，事先有人通風報信，對万有了很充裕的時間，才能有所安排，這個必然是我們之間，最受信任的人，而且又參與這件事情……」

陳壽道：「就憑這點推斷？……」

「自然還有……」蕭月寒緩緩接道：「攻心爲上，作賊心虛，我們拒絕你趕車同行，原來是一番好意，怕你涉險受傷，但你却神情惱怒，好像受了很大委屈，這等反常的表現，是引起我懷疑的原因之二。」

陳壽略一沉吟，道：「還有麼？」

「事實上，蕭某的經驗不足，抱山兄喚回老管家時，我心中有着抱歉之感，陳管家去而復返，可能是在下多疑，但陳管家的激忿神情，頗有欲蓋彌彰之嫌，使在下心中肯定了陳管



家心中有鬼，自然，你下手扣拏抱山兄的腕穴，那便是鐵證如山了。」

陳壽冷冷說道：「就算你知道了，又能如何？陳抱山的生死，握在老夫之手，只要你們稍有妄動，我就立刻取他之命。」

脈穴受制的陳抱山，此刻却十分冷靜，長長歎息一聲道：「陳壽，我早該懷疑到你的，只是我太信任你了，兩代老僕，三十餘年，父子、夫妻，能相處如此之久，亦非易事，就此一念，使我排除了對你的懷疑。」

陳壽冷然一哂，道：「那要怪你自己無能了。」

陳抱山道：「告訴我，爲什麼要背叛我，陳家待你不薄，尤其是，先父過世之後，我對你的尊重，幾乎視同長輩，事事和你商量、研究。適才，我又對你託妻、寄子，如非蕭大俠一言點破，我却把自己的妻兒，送入虎口之中了。」

陳壽道：「這就是江湖，凶險重重，變化難測，小主人，那你就認命吧！」

蕭寒月緩緩向前逼近了兩步。

「站住……」陳壽厲聲喝道：「再往前走，我就立刻殺了陳抱山。」

陳抱山脈門受制，功力全失，完全沒有掙扎、反擊的力量，直到此時，他心中方才明白，陳壽的武功高强，絕不在自己之下。歎息一聲，道：「蕭公子，不用顧慮我的生命，只管出手殺了這個老奴才！」

陳壽冷哼一聲，道：「小主人，別逼我殺你，念在三十年相處的份上，我也許會想辦法，留下你一條命……」

陳抱山怒道：「無心無肺的老奴才，我陳抱山如有三寸氣在，絕不會放過你，有種的，你就立刻殺了我！」

陳壽道：「殺你只不過舉手之勞，有何不可。」

「且慢……」蕭寒月接道：「陳管家答應我的事，還未兌現？」

陳壽哈哈一笑，道：「一切都如你所料，老夫在五年之前，就已經被吸收入門，不錯，陳抱山的一切安排，都是由老夫傳送出去，這一次，老天本來是準備借趕車的機會，就把你們送入鬼門關中，想不到，却被你這毛頭小子，瞧出了破綻，於是使老夫好好一塲大功勞，功虧一簣，想來實在可恨。」

蕭寒月聽他口風奇緊，不禁爲之一皺眉頭，道：「你出賣了三十年共處的老主人，總該有個原因吧！什麼原因？會使你如此的滅情、





忘性、斷義絕親。」

陳壽道：「別想由老天口中問出什麼？老夫能說的，自己會說，不能說的……」

「好？那就檢你能說的，說出來吧！」

陳壽沉吟了一陣，道：「陳抱山這一家人，只不過是大森林中一隻燕雀，是那麼微不足道，他會受到重視的原因，是因爲他認識了墨非子的緣故，閑雲老和尚絕高武功，使我們這一次的江上截擊，功敗垂成。」

蕭寒月道：「那究竟是個什麼組合，他們的目的何在？」

陳壽道：「這個，老夫恕不奉告……」

蕭寒月道：「陳管家不能再說了？」

「對！老夫只能說出這些了。」

蕭寒月道：「好！那就請老管家放了抱山兄，蕭某人保證你安全離開。」

陳壽笑道：「蕭寒月，你要和老夫鬥心機，只怕是年輕了一些，老夫這把年紀，還會上你的當不成？」

蕭寒月搖搖頭，道：「陳壽，你沒有機會殺死陳抱山的……」

「老夫倒是不信！」

蕭寒月突然一上步，一指點出，一股暗勁，直逼咽喉。

陳壽早已有備，一拉陳抱山，擋在自己身前。

蕭寒月身子一轉，人已閃到了陳壽的身側，左手疾快的拍出一掌。

他在鬼刀侯玄手中，搶救了趙幽蘭。心中甚有信心，在陳壽出手殺死陳抱山之前，把他搶救下來。

但蕭寒月却未想到一點，侯玄不知道他會武功，對他全無戒備，但現在，陳壽却把他看成了第一强敵，隨時對他防範。

而陳壽的武功之高，也完全出了蕭寒月的意料之外。

蕭寒月連轉了三個万位，出手三次，都被陳壽及時用陳抱山作爲屏擋，使蕭寒月無法得手。

但蕭寒月的快速指掌，也逼得陳壽無法騰出手來殺死陳抱山。

兩人動手有如電光石火的快速，招招間不容髮。

陳壽右手帶動陳抱山的身子，左手輔助化解蕭寒月的攻勢，竟然成了一個相持不下的僵持之局。

蕭寒月心中固然焦急，但陳壽也是越打越驚，只覺得對方那種快速，逼的人喘不過氣，如非手中有陳抱山可作阻擋，只怕連兩招也接不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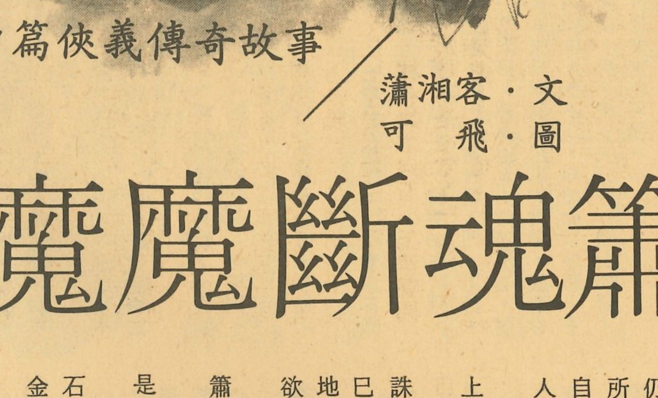
忽然間，寒芒一閃，銀月飛霜有如一道流矢，疾射而至，飛擊陳壽。

只道是一般的暗器，陳壽身子一側，險險的讓過。

但他却不知道，這銀月飛霜是活的，有一種細索可以操縱。

陳壽側頭避過，銀月飛霜掠面而過，但突然一轉，却去而復返，疾快的一個倒轉，由陳壽的腦後剷過。

（未完．卅三）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瀟湘客・文
可飛・圖

魔魔斷魂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化民、石中英隨石小玉來至湯紫烟的臨時居所，湯紫烟熱情招待他們，還把十多年前的不幸遭遇詳細敍述出來，使他們了解事情眞相，林化民、石中英聽得義憤塡膺，决心和湯紫烟一起攻入呂家堡，報仇雪恨，而湯紫烟却要以一月時間傳授絕技給林化民、石中英兩人，使他們功力急增，便以應付強敵……一個月後，辛超心感不安，預測強敵隨時來襲，决定先派牛冲、計全兩大護法暗中「保護」石中玉，待戰事一起，立即挾持石中玉爲人質，林化民、石中英，石小玉果然來到呂家堡，交手便廢去六大護法，攻勢凌厲……

一招馭劍術　鏟除惡總管

不錯，那隱含殺伐之聲的神秘簫聲，仍在嬝嬝地傳來，不過，却不是八指頭陀所說的時斷時續，而是飄忽不定，像是發自你的耳邊，也像是由四面八方發出，令人莫知其所自來。

很顯然，湯紫烟使的是傳音功夫中最上乘「六合傳音」之術。

還有一個奇異的現象就是那與業已伏誅的六個護法同來的五十多個勁裝大漢，已一個個像鬥敗的公鷄，也像是中了邪似地，以兵刄拄地，支撑着身子，顯得搖搖欲倒。

這情形，很明顯，那些人，已被斷魂簫音所制住了。

林化民，傷人於無形的奇跡，他們算是已經親眼見到了。

但八指頭陀却是臉色一變，旋即目注石小玉邪笑道：「小娘子，春宵一刻値千金，妳就早點對佛爺我佈施一番吧……」

「老賊找死！」

早已蓄勢待發的石小玉，隨着嬌叱聲，身隨劍進，只見一道精虹朝八指頭陀疾射而去。

金鐵交鳴聲連綿不絕，人影飛閃中，傳出八指頭陀的邪笑聲：「小娘子勁道十足，佛爺好開心呀！」

略爲停了一下，又邪笑道：「小娘子，令堂是一位大美人，佛爺對美人是最有胃口，我已要求辛總管莫傷了她，交由佛爺享用，人家說，先砍竹子後挖笋，現在，佛爺我是先吃嫩笥再砍竹，哈哈……」

旁觀的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只見到兩團人影飛旋着，感覺到勁風激盪，劍氣侵肌，至於打鬥的兩人誰佔了優勢，可根本看不出來，甚至於誰是誰的人影，也沒法分辨。

但由於八指頭陀在不斷地說着那些邪話，而石小玉居然悶聲不响的情況中，不難想見，石小玉即使不是落了下風，也必然是由於所受壓力奇重，而沒有分神說話了。

這情形，自然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

人暗暗心焦，可是他們却沒法帮忙，而只有暗地祈禱，希望湯紫烟能趕快趕來。

八指頭陀的邪笑又起：「小娘子，別吊胃口了，給佛爺躺下來吧……」

「嗆」地一聲，石小玉被震得連退五大步才拿樁站穩。

八指頭陀一面一步步地進逼，一面邪笑道：「小娘子，妳不躺下，佛爺可要霸王硬上弓啦……」

這情形已很明顯，石小玉不是八指頭陀的敵手。

但一般女兒家的傲勁，却在支持着她不肯後退，仍在默運神功，準備拚命。

八指頭陀邪笑着，仍然在一步步地逼近……

危機已迫在眉睫，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已忘去自己的份量，不自覺地一齊飄落石小玉身邊。

八指頭陀邪笑道：「是啊！這種事，多少姑娘家想都想不到，又有什麼可怕的，而且，佛爺雖是粗人，却很懂得憐香惜玉……」

「打！」一聲勁叱，打斷了八指頭陀的邪話。

只見一綫黑影，帶着破空銳嘯，向八指頭陀疾射而來。

八指頭陀揮杖一格，但聽「噹」地一聲，飄落一片枯葉。

一片枯葉擊在禪杖上能發出「噹」的响聲來，這一份功力，已到駭人聽聞的程度。

因此，使得八指頭陀當場臉色大變地，沉聲問道：「什麼人？」

「魔魔尊者……」

隨着話聲，只見一道人影，由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柏有如行空天馬似地，疾射當場。

這位驀地出現的怪客，身形乍落，不容許有人看清他的外表，立即悶聲不响地，展開一場搶攻，將八指頭陀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這一場惡鬥，比起片刻之前的那一場，更爲精彩激烈得多，不但石中英、林化民二人更無法看清楚戰況的實際情形，連石小玉也禁不住張口結舌地呆住了。

少頃之後，林化民才向石小玉悄聲問道：「小玉，那是不是令堂？」

石小玉苦笑道：「不是。」

「那麽，那是誰呢？」

「他不是自稱魔魔尊者嗎！」

「妳認識魔魔尊者？」

「不！我聽都沒聽說過。」

林化民向石中英苦笑道：「是啊！這麽高明的人物，怎麽我們都沒聽說過？」

石中英輕嘆道：「以江湖之大，身懷絕藝，而不爲人所知的人物太多了，你想想着，一個月前，你可知道有白石庵這麽個所在嗎？」

接着，又苦笑道：「不管他的來歷如何，他是友非敵，那是錯不了的。」

「廢話！」林化民搶白了對方一句之後，轉向石小玉問道：「小玉，妳要不要上去助他一臂之力？」

石小玉搖搖頭道：「用不着。」

「妳已看出那賊頭陀落了下風？」

「是的，而且我也看出這個帮我們的人，使的也是咱們白石庵的慧光劍法。」

「啊！那就更不可思議了。」

「連我都猜想不出他究竟是什麽人，二位伯伯當然更是沒法猜測呀……」

那嬝嬝簫音忽然中止。

只聽辛超的語聲怒喝道：「湯紫烟，咱們不用捉迷藏了，妳如果算一號人物，就該大大方方的站出來，咱們一刀一劍的當面解決。」

激戰中的八指陀頭忽然促聲說道：「辛兄快來帮我……」

辛超的語聲訝問道：「那是誰？」

八指頭陀道：「是一個蒙面怪客，他自稱是什麽魔魔尊者。」

呂勝男冷笑一聲，道：「好！我來帮你……」

沉沉夜色中，一道人影，由大廳屋頂上疾射而來。

一聲清叱：「老賊躺下！」

也不知是挨了一掌，還是挨了一脚？只見八指陀頭那高大的身軀，被震飛七八尺高，飛向丈遠之外，他那根巨大的鐵禪杖墜地時所發出的「嗆」然巨震，使得剛剛射落當場的呂勝男，爲之掩耳不迭。

八指頭陀一被擊斃，林化民等人總算已看清了這神秘的魔魔尊者的外表。

那是身材修長，身着青布短裝，頭上戴着黑布套，只有一雙精目露在外面的怪人。

這時，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但他却沉穩如泰山似地站在那兒，動也不動。

石小玉首先打破沉寂，向他福了一福：「多謝這位伯伯……」

魔魔尊者精目中異彩連閃，凝注着石小玉揮揮手，却沒說話。

呂勝男叱道：「拿下你的鬼布罩。」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未說話。

呂勝男怒聲道：「你是啞巴？」

魔魔尊者目光炯炯地凝視着呂勝男，還是沒開口。

呂勝男冷笑道：「你以爲不說話，老娘就奈何不了你？」

這回，魔魔尊者輕輕地嘆了一聲。

「好！老娘先揭下你這個鬼布套……」呂勝男說話之間，身形捷如鬼魅似地，一幌而前，五指箕張地，向魔魔尊者的頭部抓下。

但魔魔尊長竟然視如未見地，仍然靜立着，一直等對方的五指即將抓下時，才身形一閃，同時雙手一式「分花拂柳」，向外一撥。

原來呂勝男作勢要抓下對方的布套，是虛招，因而在她的手指業已接近對方頭部時，忽然冷笑一聲，雙手改抓爲掌，倏地一沉，擊向對方的前胸。

呂勝男這一手，算得上是既狠且毒。

但魔魔尊者似乎看透了對方的心思，也對對方的招式極爲了解，因而很從容，也很巧妙地，那麽雙手一撥，就將對方的攻勢化解了。

依常情來說，呂勝男的用心被看破，招式被化解了，她的處境也非常危險，因而心頭一驚之下，本能地向後疾退三丈。

但更令她感到意外的是，魔魔尊者並未把握有利的時機，乘勝反擊，仍然靜立

原處，只是莫測高深地，又輕輕地嘆了一聲。

這情形，自然使得呂勝男滿不是滋味地，一張俏臉由紅變白，由白變青，片刻之間，變了好幾種顏色。

終於，她老羞成怒地，雙目中寒芒畢射，「嗆」地拔出了肩頭長劍。

只見她劍尖上悉芒吞吐，有如蛇信，向對方沉叱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亮兵刄！」

魔魔尊者搖搖頭，仍未開口。

一個纖巧身影，疾奔而來，並邊走邊嚷道：「啓稟少主，大事不好。」

那是一個勁裝佩劍的青衣女郎，只見她俏臉煞白，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當她到達呂勝男身邊時，竟像是脫力似的倒了下去。

呂勝男臉色微微一變，喝道：「什麽事？」

那青衣女郎道：「少主……本堡所有男女鐵衛，都……都像中了邪，全身都軟癱了。」

呂勝男一挫銀牙道：「我知道，妳再辛苦一趟，回去告訴牛護法和計護法，聽到我的嘯音時，立即帶人到這兒來。」

「是……屬下爬也要爬回去……」

那青衣女郎對呂勝男很忠心，也很倔強，儘管她也是受了湯紫烟的簫音禁制，而被廢了功力，却仍能趕來報信，並仍然掙扎着站了起來，踉蹌地向裏面奔去。

魔魔尊者又輕嘆了一聲，轉身緩步離去。

呂勝男怒叱一聲：「給我站住！」

魔魔尊者倒眞還聽話，竟然聞聲止步了。

不過，他站是站住了，却仍然未開口，甚至也沒有轉過身來。

呂勝男精目中厲芒一閃，突然振劍疾撲。

但魔魔尊者却像是背後長有眼睛似地，當對方的劍芒臨體的刹那之前，突然橫移二丈，長身疾射而去。

呂勝男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也飛身追撲。

但她身形才起，大廳屋頂上却傳來辛超的急促語聲道：「勝男快來帮我……」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兩道人影如流星趕月似地，疾瀉廣場。

呂勝男那凌空騰射的嬌軀，半途一個折轉，橫裏截向後面追趕的人。

「嗆」地一聲巨震過處，呂勝男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這時，石小玉等人才看清楚，最先瀉落廣場上的是辛超，追在後面，一劍將呂勝男震退的却是湯紫烟。

湯紫烟凜若天神似地傲立當場，俏臉含霜，精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披唇一哂道：「呂勝男，不用急，既然來了，總得作個了斷。」

呂勝男冷然接道：「湯紫烟，呂家堡待妳不薄。」

湯紫烟冷笑一聲道：「也包括你所設圈套，以下流手段，污我清白，奪我丈夫嗎？」

呂勝男怒聲道：「妳要不要臉，誰是妳的丈夫？」

「妳知我知，在場的人都知道，石中玉是我事實上的丈夫，這兒，還有他的親骨肉，」湯紫烟表現得很平靜地，接着說道：「不錯，有一段時間，呂家堡的確待我很好，也爲了眷念這一點香火情，今宵我不殺妳，但這個危害江湖的組織，却必須剷除，妳呂勝男得自白石庵的武功，也必須追回……」

一個蒼勁語聲截口冷笑道：「湯紫烟，你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語到人到，一道人影，像天蛛倒掛似地，疾瀉當場，現出一個身裁魁偉，鬢髮斑白的灰衫老者來。

此人就是久已不過問堡務，閉關苦練武功的呂家堡堡主呂嘯天。

湯紫烟淡淡地一笑道：「堡主別來無恙？」說罷微一欠身。

呂嘯天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托福！托福！」

湯紫烟接道：「既然堡主覺得我的話很好聽，我就索性多說幾句。」

呂嘯天冷然接道：「事到如今，我想，已沒甚可說的了！」

湯紫烟道：「有得說的，比方說，方才我跟令嫒所說的話，也同樣適用於堡主你。」

「這是說，妳也可以饒我一命？」

「不錯！」

「盛情心領了，湯紫烟，老夫勸妳還是替妳自己安排後事吧！」

這當兒，在一旁的辛超，精目溜轉，忽然冷不防地，騰身而起，向堡外疾射而去。

林化民忙大喝道：「紫烟，快截住那厮！」

但湯紫烟却一點也不急，居然淡淡地一笑道：「這賊子逃不了的……」

她話聲未落，圍牆上忽冒起一道人影，揮掌向辛超迎頭痛擊，並沉叱一聲：「回去！」

「蓬」地一聲巨震，辛超那凌空激射的身形，被震得凌空翻了三個觔斗，瀉落地面。

那截住辛超的人，竟然是那神秘的魔魔尊者。

他，卓立圍牆上，戟指着辛超，冷然叱道：「辛超，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快退回去！」

辛超冷笑道：「見不得人的東西！你以爲辛大爺想逃走？」

魔魔尊者道：「你是不是想趁機開溜，你自己心中明白！」

辛超怒聲道：「我是察覺有人潛伏在這兒，才特地趕來一看究竟的。」

魔魔尊者道：「是嗎！本尊者不會走，現在，你可以退回去了。」

這位很少說話的魔魔尊者，此刻居然一下子說出很多話來，但他的嗓音很不自然，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而不是他本來的嗓音。

這時，呂勝男手下的那個青衣女郎去而復返，向呂勝男低聲說道：「少主，那……那個人不見了。」

呂勝男一怔道：「妳說的是誰？」

青衣女郎回答道：「屬下說的是……姑爺。」

呂勝男臉色一變道：「怎麽會不見了呢？」

「屬下不知道。」

「牛冲和計全呢？」

「他們全被制住了穴道，屬下沒法解開。」

「妳下去。」

「是……」

呂勝男臉色陰晴不定沉思之間，辛超已回到她身邊，悄聲道：「勝男，妳瞧出那個蒙面人的來歷了吧？」

呂勝男一怔，道：「你是說，蒙面人的就是——」

辛超道：「我敢斷定，九成就是石中玉。」

他們的交談，雖然用的是最低的音量，但由於在場的人都是內功精湛的武林高手，兼以又沒人打岔，因而都能聽得很清楚。

因此，辛超的話聲一落，所有的目光，都一齊向魔魔尊者投射過去。

不！也有一個人是例外的，那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湯紫烟。

湯紫烟像是早已知道了魔魔尊者的眞實來歷，當現場中所有的目光都投射過去時，她却狀如未覺似地，仍然靜立着，只是俏臉上的肌肉在不停抽搐着。

呂勝男目注魔魔尊者，口中漫應道：「不錯，經你提醒，我也有同感。」

辛超苦笑道：「我早就提醒過妳，設法將他除掉，可是妳却不同意……」

呂勝男截口接道：「可是，他整日裏喝醉後蒙頭大睡，目前這身高明武功，又何由而來的呢？」

辛超道：「一定是白石庵那個老賊尼在暗中攪鬼……」

「唔……」呂勝男點點頭：「讓我來問問他。」

一頓話鋒，目注仍然卓立圍牆上的魔魔尊者，揚聲問道：「你就是石中玉？」

魔魔尊者的嗓音忽然變得很自然地道：「不錯，不過那是多年以前的姓氏，現在，我叫魔魔尊者。」

由於他的嗓音已恢復正常，現場中，凡是過去認識石中玉的人，都已聽出那的確是石中玉的嗓音。

因而現場中除了湯紫烟、石小玉二人之外，全都身軀爲之一震。

其中，激動得最厲害的是林化民，石中英二人，但他們二人却都強忍着，沒出聲招呼。

呂勝男沉聲喝道：「石中玉，揭下你頭上的布套！」

「可以……」

石中玉應聲將頭上的黑布套揭了下來，現出一張清癯而略顯蒼白的臉龐，但是頭上却是牛山濯濯，而且戒疤都是新炙成的。

呂勝男冷然道：「你……你是幾時出家的？」

石中玉道：「這是今宵天黑以後的事，主持受戒的是百了神尼……」

「你的武功，也是那個老賊尼傳給你的？」

「勝男，神尼雖然不計較妳，但是妳該留點口德，不錯，我的一身武功是神尼傳授，而且，遠在十年以前，當她老人家發現了八指頭陀落脚在這兒時，就已經開始了。」

「你的保密功夫，可够出色！」

「……」石中玉輕輕嘆了一聲。

「那麽，對於過去的一切，你也早就知道了？」

「不！對於過去的一切，我雖然暗中懷疑，却沒人將內情告訴我……」

「這是說，你還不知道？」

「現在我已經知道了，那是今宵受戒之前，當着神尼面前，由紫烟親口告訴我的。」

「你相信她的一面之辭？」

「我相信事實。」

「百了老尼傳你武功，爲的是要對付我？」

「不！我的主要任務是對付八指頭陀，至於對付呂家堡和辛超，是紫烟的事，我不過是站在輔助的立場。」

這時，一旁的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總算已解開了心中的一些疑團；原來湯紫烟已經和石中玉面談過，知道有石中玉的暗中協助，所以方才才肯讓石小玉獨膺艱鉅，她自己却放心大胆地，在暗中戲弄呂家堡的人，並乘機以簫音毁去了堡中的次要人物的功力，一則避免那些人碍手碍脚，再則也可以減少殺孽，算得上是一舉兩得。

呂勝男一挫銀牙道：「哼！石中玉，我一向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却在暗中計算我！」

石中玉由圍牆飄落當場，首先向小玉深深地盯了一眼，然後向林化民、石中英二人歉笑道：「林兄，大哥，請原諒我，待會再作詳談。」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都默然點了點頭。

石中玉這才向呂勝男正容說道：「勝男，妳的確有過待我不薄的時候，這一點我非常承情。」

呂勝男冷笑道：「現在，你帮我的敵人對付我，這就是非常承情的表示？」

石中玉臉色一沉道：「可是，你們父女故設圈套，沾污紫烟的清白，拆散我跟紫烟的姻緣，陷我於忘恩負義之境，無顏見人而不得不進入空門，這份隆情厚誼，我却消受不起！」

呂勝男默然垂首。

石中玉長嘆一聲道：「至於妳的額外贈品——綠頭巾一頂，我倒並不計較。」

呂勝男截口怒叱道：「住口！」

這時，一直在一旁發呆的石小玉，忽然挨向乃母身邊，悄聲問道：「娘，他……他就是我爹？」

說着，並抬手向石中玉一指。

湯紫烟點點頭道：「是的。」

石小玉蹙眉道：「他爲什麽要去當和尚？」

湯紫烟道：「方才，他自己不是已經說明了嗎！他負疚太深，無顏見人。」

石小玉道：「可是，這不是他老人家的錯啊！」

湯紫烟道：「但站在他的立場，却不能不引疚自責。」

石小玉搖撼着乃母的手臂道：「娘！

你不肯原諒他老人家？」

「沒有啊！」湯紫烟長嘆一聲，說道：「事實上他也是被害之一，我又怎能怪他？」

石小玉含淚嬌笑道：「娘，你眞好，待會，我一定要求爹立即還俗……」

湯紫烟截口苦笑道：「傻丫頭，眞是孩子話……」

只聽石中玉沉聲說道：「勝男，我正告訴你：我和紫烟都珍惜你們父女倆過去的一點香火之情，都不願過爲已甚，只要毀去你們一身功力就行了……」

呂勝男截口冷笑道：「我眞該感謝你們的仁慈！」

石中玉道：「呂家堡變成目前這等爲害江湖的藏汚納垢之所，追根究底，辛超實爲罪魁禍首，首惡必誅，呂家堡更須徹底改革！」

辛超挺身而出，截口怒叱一聲道：「放屁！」

呂嘯天怒叱道：「小雜種，你辦得到嗎！」

呂勝男揚聲說道：「爹！別再跟他廢話了，咱們先聯手宰了這個忘恩負義的匹夫！」

石中玉苦笑道：「兩邊都是忘恩負義，我眞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裏外都不是人啦！」

這時湯紫烟也向她的愛女悄聲吩咐道：「孩子，先帮你爹支持五百招，記着，三人中，以呂勝男功力最高，莫跟其他兩人硬拚……」

只聽呂勝男怒叱一聲，道：「你本來就不是人……」

石小玉疾射乃父身邊，低聲說道：「爹！玉兒帮你。

石中玉臉上的肌肉抽搐着，以左手撫摩着他愛女的如雲秀髮，輕輕一嘆道：「孩子，爹對不起你。」

石小玉目中淚光閃爍，却是仰臉嬌笑道：「爹！你沒什麽對不起我，對不起我們的是他們。」

說着，並抬手向呂家父女和辛超等三人一指。

呂勝男冷哼一聲：「小雜種！乳臭未乾，何苦要強行出頭！」

石小玉也冷笑道：「呂勝男，別廢話了！你們三個聯手上吧！看我們父女倆能不能超渡你們！」

呂勝男厲笑道：「好！老娘先擠出妳的蛋黃來！」

緊接着，扭頭沉喝一聲：「上！」

「上」字出口，人已當先揮劍進擊，呂嘯天、辛超二人也幾乎是同時撲出，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也隨之展開。

三對二，在人數上，是呂家堡方面佔盡了優勢。

而且，論個別功力，呂嘯天與辛超都並不比石中玉差上多少，而呂嘯天更是比石小玉要強上二三籌。

因此，惡鬥一經展開，連林化民、石中英二人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所受的壓力是相當沉重的。

但他們也看得出來，石中玉父女雖然處於劣勢中，但他們防守相當嚴謹，並且間或還能伺機反擊，所以短時期內，不致有什麽危險。

正在一旁掠陣的湯紫烟，靜立原地，顯得氣定神閒，對目前這一場罕見的惡鬥，似乎漠不關心，就像她是一個局外人似地。

石中英殊感不安地，拉了一下林化民的衣袖，悄聲問道：「林兄，紫烟她是怎麽了？」

林化民悄聲答道：「我想……她是方才以簫音廢除堡中數以百計的人的功力時，消耗眞力太多，目前是在借機會調息一下。」

石中英連連點頭道：「唔……有道理，有道理……」

林化民輕嘆一聲，說道：「可惜你我都太差勁了，在這個緊要關頭，却沒法帮忙。」

石中英蠻自信地說道：「那不要緊，再過個一年半載，總有你我揚眉吐氣的時候。」

林化民道：「你還好意思要他們傳授武功呢？」

石中英笑笑說道：「他們好意思不敎嗎？」

林化民道：「目前是特殊場面，才顯得我們太差勁，其實，有着這一個月以來的成就，你我都應該很滿足才對。」

「你忘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啊！」

「眞要如你所說，一年半載之後，你我可沒有用武之地了哩！」

石中英不禁一怔，問道：「林兄，你我到時候還會有够份量的壞人，讓你我去殺嗎？」

石中英禁不住啞然失笑道：「哦！你原來說的是這個。」

林化民笑問道：「怎麽，我的顧慮沒道理嗎？」

「有道理！」石中英含笑接道：「但你儘管放心，天下壞人，就像是專供宰食的豬仔一樣，永遠殺不絕的。」

他們口中在談笑着，目光却始終不曾離開鬥場，也偶而向湯紫烟投過匆匆的一瞥。

此時，正邪雙方惡鬥已逾二百招，但戰況却仍然是拉鋸式的膠着狀態，石中玉父女固然不曾扭轉劣勢，呂家堡的人也沒法佔更多的優勢。

對石中英，林化民而言，目前這場惡鬥，固然是見所未見的激烈，同時也還另有一個奇特之處，那就是正邪雙方的劍法，都是源出於白石庵的慧光劍法，不過，石中玉父女所使的，係經百了神尼改良過的，招式顯得更爲玄妙而已。

至於湯紫烟，早已以長劍拄地，正式在閉目養起神來。

當雙方惡鬥快要接近五百招時，石家父女長劍運轉已顯得遲滯起來。

呂勝男一面加緊搶攻，一面冷笑道：「看你們還能支撐多久！」

湯紫烟雙目忽張，黑夜中看來，有如電炬似的目光向鬥場一掃，沉聲喝道：「辛超聽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現在，我要替我的師妹和屈死在你手中的千千萬萬寃魂，向你討還！」

辛超縱聲大笑道：「湯紫烟，妳儘管

將妳的渾身解數使出來，辛大爺一定伺候得妳淋漓盡緻就是……」

湯紫烟冷笑一聲：「不知死活的東西！死到臨頭，還要逞口舌輕薄！」

緊接着大喝一聲：道：「中玉，小玉，你們閃開！」

石中玉父女應聲虛晃一招，倒縱五丈之外。

在此同時，一道精虹，騰昇三丈有奇，以無比快速之勢，繞場一匝。

只聽呂嘯天驚呼一聲：「馭劍術！」

像刀切似地，呂嘯天語聲戛然而止。

那繞場精虹也忽地消失。

那罪魁禍首的辛超，已身首異地，橫屍當場。

那無頭屍體的四肢，還在抽搐着。

呂嘯天，呂勝男父女倆，滿臉沮喪，無比萎頓地站立當場，各以長劍拄地，支撐着那搖搖欲倒的身體。

湯紫烟則是一臉肅容，仰首凝着月朗星稀的夜空，默然無語。

她的臉色是蒼白的，胸脯也劇烈地起伏着，很顯然，方才這石破天驚的一劍，固然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威力，却也使她消耗了太多的眞力。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連空氣也好像凝結了似地。

少頃之後，石小玉悄然然挨近乃母身邊，悄悄地叫了一聲：「娘！」

湯紫烟收同凝注夜空的目光，手撫愛女香肩，凝注呂嘯天父女沉聲說道：「堡主，我再說一遍，爲了顧念過去的一點香火情，我已替二位保留一成眞力，希望二位革面洗心，找一個隱蔽所在，好好安渡餘年。」

接着，又轉向石中玉說道：「中玉，這兒的善後事宜，還得請你費神，我已請石大哥、林大哥二位，暫時在這兒帮助你，玉兒也暫時留在你身邊，讓她領略一下，渴望了已久的父愛……」

石小玉截口訝然問道：「娘，你不留下來嗎？」

湯紫烟苦笑道：「娘是苦命，也是勞碌命，今宵這一戰，還只算是拉開序幕，以後，還够忙的哩！」

抬手一指辛超和八指頭陀的屍體，輕輕一嘆道：「這兩個人的師門，都大有來頭，也最護短，今後的痲煩，勢必接踵而來，所以諸位的武功，不但不能放下，而且還必須隨時隨地，利用機會進修……」

聽到這裏，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禁不住互相投過會心的一笑。

石小玉苦笑一聲，道：「娘，現在你要去哪兒？」

湯紫烟道：「我現在去見妳師祖，爲了上述的事情，向她老人家請示機宜。」

「幾時回到這兒來？」

湯紫烟道：「我想，最多半月一定回到這兒來。」

這時，呂勝男以無比怨毒的目光，凝注着湯紫烟，切齒恨聲說道：「湯紫烟，妳不殺了我們父女，總有一天，妳會後悔的！」

湯紫烟嬌笑道：「呂勝男，僅憑妳這句話的用心，我敢斷定，將來後悔的，必然是妳自己。」

緊接着，目光環掃羣豪，揚聲說道：「諸位，湯紫烟暫時告辭，再見！」

話落，長身而起，像經天長虹似地，在夜空中畫一個美妙的半弧，一閃而消逝於沉沉夜色之中。

× × ×

月黑風高，正是歹徒們活動的大好時光。

一幢甲第連雲的巨宅屋頂中，兩道纖巧的人影，正藉着沉沉夜色的掩護，在快速地移動着。

那是兩個綺年玉貌的女郎，左邊一個身着紫色勁裝，右邊一個，却是一身青色短裝，作侍女裝束。

兩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年紀，都是肩插長劍，也都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輕功也都相當高明。

時正三更，巨宅中一片死寂，也一片黝黑，只有靠後花園邊的一座高樓上，還有着微弱的燈光透出。

這兩個年輕女郎，也就是朝着那座還發出燈光的高樓，悄然趨進。

當她們距那高樓約莫還有百來丈距離時，在屋頂上的一處陰影中停了下來，兩人悄聲商議了約莫袋烟工夫，才重行向那高樓趨進。

只見那青衣侍女忽然「咦」了一聲道：「小姐，幹嗎將我的劍取出了？」

紫衣女郎一怔道：「沒有啊！」

說話間，兩人都停了下來，青衣侍女伸手撫着肩頭的空劍鞘，蹙眉接道：「那麼，那麼，我的劍呢？」

紫衣女郎一臉肅容，舉目四掃，忽然抬手一指，道：「那不是嗎！」

不錯，就在十多丈外的屋脊上，出現一道光影。

儘管能見度甚低，但對於自己慣用的兵刃，青衣侍女仍能一眼就辨別出來，而點點頭道：「是的……」

緊接着，又蹙眉笑道：「奇怪？長劍怎會掉出來，而我竟然一點都不知道。」

紫衣女郎目注那道光彩，臉色凝重地道：「妳再注意一下，是否還有更奇怪的地方？」

青衣侍女注視了少頃，才發笑道：「小姐，我看不出有甚麼蹊蹺來。」

「傻丫頭，」紫衣女郎接道：「難道妳沒看出，那枝劍是劍尖朝上，好像是筆直地，以劍柄插在屋面上，是嗎？」

「是的。」

「妳想想看，如果是掉下去的，會可能成爲這個樣子嗎？」

青衣侍女臉色一變道：「小姐，妳是說，我們碰上很高明的對手了？」

「妳還能有更好的解釋嗎？」紫衣女郎輕嘆一聲，說道：「妳又不是木頭，有人從你的肩頭將長劍取走，竟然會未察覺出來。」

「那……我們該怎麼辦？」

「今宵的行動，必須停止。」

「小姐，你……你認爲那是一個甚麼人？」

「可能不會是敵人，否則，你我的腦袋，早就搬家了。」

「鬼！鬼！」青衣侍女忽然打了一個寒噤語不成聲地接道：「小……姐……快

瞧……」

事情也的確是很奇怪，只見那枝長劍，仍然是劍尖朝上地，却在屋面上徐徐移動起來，而且是向她們的來路上移動，一下子越過屋脊，只能看到一段劍尖在移動着了。

儘管在沉沉夜色中，能見度極低，而距離又遠在十多丈之外，但她們都很自信，如果是有人持着那枝寶劍在移動，她們必然可以看出來的。

但她們却都能確定，並未看到人。

她們也都能確定，那枝長劍的劍柄，幾乎貼着屋面移動的。

既然沒看到人，而長劍又絕對不可能自己行動，那麼，除了解釋爲鬼之外，誰還有更好的解釋哩！

「別胡說！」紫衣女郎雖然否定着，但她全身的汗毛，也不禁豎了起來。

青衣侍女期期地接道：「小姐，妳說，世間是否會有鬼？」

紫衣女郎强定心神，問道：「妳看到過？」

「可是，眼前的怪事，如何解釋呢？」青衣侍女發笑着接道：「小姐，妳瞧，那枝長劍，停在那兒沒有移動了。」

不錯，屋脊對面所露出的那一段劍尖，一直靜止着，沒有繼續移動。

紫衣女郎注目沉思少頃，悄然拔出長劍，一挫銀牙道：「走！咱們瞧瞧去。」

說完，當先向屋脊邊疾射過去。

青衣侍女雖然已暗中沁出了冷汗，却又不得不硬着頭皮跟進。

說來也煞是作怪，那枝停在屋脊對面的長劍，竟然好像能看到兩位女郎的行動，當她們向屋脊間追過去時，竟然發出「吱」地一聲怪叫，帶着一道光影，疾射而去，它的每一個起落，都在二三丈之間，很有規律地在沉沉夜色中劃出一連串美妙的半弧，向巨宅外飛馳，而且不曾發出一點聲音。

紫衣女郎啣尾疾追，並低聲冷笑着：「姑奶奶不信邪，你就是逃到森羅夜殿，我也非得將你追上不可。」

但事實上，却不由她不信邪。

因爲，儘管她們的輕功造詣很高，但是比起那枝作怪的長劍來，却仍要遜上一籌。

當她們開始追逐時，不過相距十來丈，但追到巨宅外時，雙方距離却已拉長到二十丈以上了。

巨宅外半里遠處，是一片茂密的竹林，那枝作怪的長劍，再度發出一聲刺耳怪叫，投入竹林之中。

兩位年輕女郎，似乎忘記了「逢林莫入」的例規，不加攷慮地，雙雙清叱一聲，跟踪而入。

那枝作怪的長劍，分明是「釘」在一根竹子的半腰上，但當兩位年輕女郎撲入竹林時，又再度發出「吱」地一聲怪叫，劍身也跟着幌了兩下。

由於距離已在三丈之內，兩個年輕女郎都已看清楚了。

原來不是有鬼，也不是長劍作怪，却是一隻嬌小玲瓏的小白猿在戲弄她們。

那是一隻高不滿尺，火眼金睛，全身不見一根雜毛的小白猿。

當兩個年輕女郎入竹林時，牠正以後肢盤在竹幹上，前肢捧着長劍，顯得很頑皮地向她們「吱吱」直叫。

紫衣女郎恍然大悟之後，禁不住苦笑着嬌叱一聲：「你這隻小畜牲，也敢捉弄我！」

不料她的話沒說完，還在竹幹上的小白猿，竟然「吱」地一聲，頭下脚上地，向她揮劍俯衝下來，不但劍勢凌厲，而且使得還是非常美妙的蒼鷹搏兔之勢。

紫衣女郎儘管心中氣惱，却也衷心的喜歡這隻小白猿，因而一見面就有將其收服企圖。

但她一見目前這情景，已心知這小白猿是有人豢養的靈猿，而且，牠的主人也必然是一位非常高明的人物。

因此，心念電轉中，她已放棄收服牠的念頭，只想將對方的長劍磕飛，以便引出牠的主人來。

不料她的這一構想也落空了。

「噹」地一聲過處，不但小白猿手中的長劍不曾被磕飛，她自己的手臂，反而覺得有頗爲强勁的震力，而小白猿却是「吱」地一聲，凌空三個觔斗，又射落另一株竹幹上，向着她咧咀直笑。

一隻小小的白猿，居然會有如此强勁的臂力，紫衣女郎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她正啼笑皆非之下，脫口清叱一聲道：「小畜牲，我不難爲你，叫你主人出來吧……」

小白猿顯然聽得懂人言，也很顯然地，不喜歡「小畜牲」三字。

因此，紫衣女郎的話聲未落，又是「吱」地一聲，揮劍俯衝而下。

而且，牠顯然是被「小畜牲」三字激怒了，儘管牠的俯衝攻勢，仍然被紫衣女郎一劍給反擊回去，但牠接着而來的一串連綿快攻，却使得紫衣女郎越打越心驚。

牠，就像是一枝織布機上的梭子，忽上忽下，快如電掣地在紫衣女郎的週圍，和附近幾株竹幹之間，飛快地縱跳着。

由竹幹上向下俯衝，還比較容易應付，但當牠在地面攻擊時，却使得紫衣女郎有運轉維艱之苦。

因爲，小白猿的身軀矮小，速度特別快，攻的又是她的下盤，而且，牠還有一套完整的劍法，也就是很普通的「白猿劍法」。

不過，這套普通的「白猿劍法」似乎經過極高明人物的改良，因而此刻在小白猿手中使來，不但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也顯得得心應手地，如虎添翼。

幸虧紫衣女郎的身手也不弱，嚴格來說，在目前武林中，她也够得上稱爲一位一流高手的了。

因此，儘管她奈何不了那隻小白猿，却也不曾現出狼狽不堪的窘相來。

雙方纏鬥了約莫五十多招，仍然是一個誰也奈何不了誰的膠着狀態。

只聽竹林深處，傳來一聲朗笑道：「够了，小白快回來。」

那人的身法好快，兩個年輕女郎都聽得很清楚，當語音起時，至少是在百丈之外，但最後那個「來」字的尾音未落，人却已到了鬥場邊緣，而且，像天蛛倒掛地

，悄無聲息的由林梢飄落，這情況很顯然，他是由林梢踏枝飛奔而來。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四五，身裁頎長，面容俊秀，神態瀟洒的白衣書生。

當他飄落現場，似笑非笑地，向紫衣女郎作劉楨之平視時，小白猿却已「吱」地一聲，射落他的肩頭上。

紫衣女郎俏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顯然她的心中很激動，却强忍着沒開口。

「吱」地一聲，一道寒閃，向青衣侍女面前射落，青衣侍女接劍在手，却是一副啼笑皆非的尷尬相。

白衫書生向紫衣女郎似笑非笑地說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手！」

紫衣女郎俏臉一變道：「你是在譏諷我？」

「不！在下是由衷的讚美。」白衫書生含笑接道：「不瞞姑娘說，能跟小白猿打成平手的人，都算是當代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你是替你自己臉上貼金！」

「也可以這麼說，」白衫書生搖頭幌腦地接道：「只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呢？」

紫衣女郎漠然地冷聲問道：「你是劉莊的人？」

「不是。」

「那你爲何含血噴人？」

「我親耳聽到妳們在客棧中密商，也親眼見到妳們進入劉莊，這還不够嗎？」

「够又怎樣？劉百城爲富不仁，仗着乃兄貪瀆所得的巨額金錢，魚肉鄉里，無惡不作，我準備以非常手段，迫那厮交出一筆巨欵來，作爲濟貧之用，對我的清譽，又何損之有！」

白衫書生笑道：「我承認姑娘說得理直氣壯，也非常嘉許妳的俠行義舉……」

「我不稀罕！」

「那是妳自己的事，但在下我却不能不加以說明，姑娘，妳曾想到，方才二位是冒着多大的風險嗎？」

紫衣女郎冷冷地道：「是嗎？」

白衫書生道：「信不信，那是姑娘妳的事，但在下却還是要加以說明，像二位姑娘這等綺年玉貌的美人兒，一進入劉莊，等於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如此說來，我還應該感謝你將我們引出來。」

「我何止將妳們引出來，事實上，妳們一進入劉莊，就已被人察覺，如非是我多管閒事，暗中掩護妳們，並代爲淸除阻礙，那後果可不堪設想哩！」

紫衣女郎沉思着道：「我姑且相信你說的都是事實，但我事先曾經暗中調查，劉莊的護院武師，都是一些只會欺壓良民的庸手。」

白衫書生點了點頭道：「不錯，那些護院武師，都是飯桶，但眞正的高手，却隱於幕後，妳曾聽說過劉莊出過甚麼紕漏嗎？」

「沒有啊！」

「這就是啦！妳仔細想想看，以劉莊財富之多，名氣之大，怎會不引起一些江湖宵小的覬覦，但多年來，却一直是風平浪靜，這，表示着一些甚麼呢？」

紫衣女郎道：「你是在特別强調那高手幕後的了不起？」

「不錯，借用姑娘方才所說的一句話，也算是替我自己臉上貼金。」

「你？」紫衣女郎一怔道：「你就是劉莊的那個幕後高手？」

白衫書生笑着問道：「姑娘認爲我像嗎？」

紫衣女郎苦笑道：「能否請你乾脆一點說？」

白衣書生道：「就要說到節骨眼兒上了，但我還要先行請教一個問題，在下的武功如何，姑娘還不曾正式見識過，但妳該由小白的身上，多少有一個概略的估量，是嗎？」

「唔……」

「那麼，姑娘認爲我够不够料呢？」

「我想閣下應該是我自出道以來，所遇上的最高明的高人。」

「多謝誇獎！」白衫書生正容說道：「現在，我可以坦白說明，隱於劉莊的幕後高手，他的藝業，和我在伯仲之間。」

紫衣女郎禁不住驚「啊」一聲，說道：「眞的？」

「當然！因爲他是我的師兄。」

「那你爲甚麼反而帮我？」

「因爲，我是奉命淸理門戶而來，另外我還負有特殊任務。」

紫衣女郎那像兩把小扇子的長睫毛，連眨了幾下，才注目問道：「令師是哪位高人？」

白衫書生肅容垂手答道：「家師法號上一下燈……」

紫衣女郎又是一聲驚啊道：「原來是一燈大師的高足，那我今宵這個觔斗，栽得並不算冤。」

白衫書生笑道：「連小白也算是家師的半個徒弟哩！」

紫衣女郎道：「怪不得有那麼高明身手，教人好生羨慕。」

白衫書生洒脫地一笑，忽然將話題岔了開去，說道：「姑娘也不問問我的尊姓大名？」

紫衣女郎俏皮地一笑道：「我爲甚麼要問這些，你也不曾問我呀！」

「好！在下現在敬謹請教！」

「白鳳儀……」

「有鳳來儀，好預兆！」

白鳳儀的俏臉上，沒來由地飛上一片酡紅，訕然一笑道：「其實，你該先問我師承。」

白衫書生說道：「我已由白姑娘的身法與劍招上，瞧出妳是太湖止水師太的高徒。」

「高明！高明！」白鳳儀苦笑了一下，說道：「閣下是否也該說出你的尊姓大名了？」

「應該，應該。」白衫書生含笑接道：「小生丁志中，年方二十四歲，九月初九子時降生，尙未定親……」

白鳳儀雙頰緋紅，頓足嬌嗔道：「誰問你這些來着！」

丁志中抱拳長揖，笑道：「白姑娘天仙化人，足能顚倒衆生，小生情不自禁，難免話多了一點，唐突之處，尙請多加包涵。」

（未完・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索毅夫和無住大師拚鬥，暗中被人絆跌兩跤，便一聲唿哨，廣明也不敢戀戰，二人急忙遁走。霍萬清担心宋文俊、岳少俊的安危，連忙率領衆俠躍上崖頂，大石壁之上發現一石窟，宋文俊、岳少俊守在窟口，不敢入內，無住大師率領宋文俊、史傳鼎探索，一入洞口，見對方沒有人施襲，便繼續深入，提高聲調，引敵人出現，史傳鼎、宋文俊，側身貼壁疾進，掌風自洞內發出，史傳鼎昏倒，中了崔嬤嬤——催命婆子的催魂針，宋文俊也中了她的「陰手」，無住大師、禿頂神鵰急忙為他們施救，並繼續分配人手，由孟達仁率領繼續搜索……

攻破石壁洞　嚴陣對敵援

飛虹羽士大笑道：「大師說對了，巫婆子狡獪如狐，咱們自然也要找一個老狐狸來對付她，才能知己知彼。」

禿頂神鵰道：「你這野鴨子，居然把兄弟說成了老狐狸。」

飛虹羽士大笑道：「大師說你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不是老狐狸還是什麽？」

無住大師道：「阿彌陀佛，陸道兄這一引證貧衲的話，就是貧衲的罪過了。」

甘玄通道：「咱們還是說正經要緊，大師高見極是，咱們方才三次攻洞，都徒勞無功，看來確該有個軍師，統一指揮，孟兄也不用推辭了，咱們悉聽你調遣就是了。」

「好龍！」禿頂神鵰爽朗的道：「兄弟那就做一次老狐狸吧！」

伸手朝無住大師攤掌道：「大師把竺姑娘的火筒，交給兄弟，兄弟在調兵遣將之前，先要去洞內實地察看一番。」

無住大師連忙遞過火筒。

禿頂神鵰接到手中，又朝宋文俊、史傳鼎二人說道：「史道兄，少莊主二位，替兄弟護法，咱們這就去走一遭。」

霍萬清因少莊主傷勢初癒，怕他有失，忙道：「孟大俠，老朽也隨你同去。」

禿頂神鵰一擺手道：「本軍師只是去察看情形，人數不宜太多，諸位就請留在洞外吧！」

說完，大袖划動，人已當先朝石窟中走去。

史傳鼎、宋文俊二人不待吩咐，一左一右，緊隨他身後進入洞去。

禿頂神鵰以「傳音入密」說道：「二位不可和老朽距離得太近，最好保持七八尺遠近，注意對方暗器。」

口中說着，腳下絲毫不停，一直逼近離右首轉角處，約莫八尺光景，才駐住足，擦的一聲，打亮火筒，一道火光，直向洞窟中照去。

這是大反常之情，因為敵暗我明，正是予人以攻擊的目標，乃夜行人的大忌，何況進入黝黑如墨的石窟之中，這不是自己暴露行藏麽？

但火光亮起之後，石窟內依然毫無動靜，也沒有猝起發難，只是靜悄悄的不聞聲息。

禿頂神鵰輕咳一聲，提高聲音說道：「老朽六合門孟達仁，請巫婆子答話。」

石窟中依然靜寂如死，沒人理會。

要知這管火筒乃是賣花婆婆行走江湖所特製的，火光極強，可足射出一丈多遠，禿頂神鵰站在離洞口只有八尺距離，火光可以一直照射到洞內深處。

他自報名號，明着向對方叫陣，正是要對方按江湖過節，不好出手施襲。

何況他距離洞口有八尺來遠，任何暗器，打到八尺遠處，也成了強弩之末，威力大減了。

禿頂神鵰明着是向巫婆子叫陣，其實只是為了察看洞內的形勢而來，因此在他喊話之時，目光如炬，迅快的朝洞中一陣打量。

這一打量，禿頂神鵰禁不住暗暗攢下眉。因為這座石洞，竟然十分曲折，這裏是向右的轉彎角，洞口足有一人多高，但到了裏面，不過兩三步遠，又是一個轉彎角，向左彎去。

你想在洞口探看，所能看到的不過兩三步遠近，就被巨石擋住視綫，根本休想看到裏面的情形。

禿頂神鵰眼看石窟內毫無動靜，心頭不禁一動，暗道：「莫非這座洞窟，另有出路，果真如此，那麽巫婆子擊傷宋少莊主，又故意說出『般若禪功』可救，果然是緩兵之計，志在掩護春梅，可以從後洞逃走，由此推想，盟主必然為春梅所劫持無疑。」

心念轉動，口中依然大聲叫道：「巫婆子，老朽請你答話，你聽見了麽？」

口中喊着，腳下卻緩步朝前逼近。

只要能跨進這轉彎角的洞口，就可看到向左的彎道。

但就在禿頂神鵰緩步走近轉角，距洞口還有三四尺遠近之時，突聽幾聲嘶嘶輕響，三支竹筷，迎面激射過來。

這人自然是巫婆子了！

禿頂神鵰孟達仁那會把三支竹筷放在眼裏，心中不覺微微一笑，忖道：「巫婆子並未離去，那就證明這座石窟，並無出路了。」

他入洞之初，早已全神戒備，功凝右臂，此時大袖朝前一揮，施展「合字訣」，迎着竹筷捲出，口中呵呵一笑道：「巫婆子，老朽請你答話，妳不敢作聲，原來卻躲在暗處，暗箭傷人。」

大袖這一捲，立時把三支竹筷，捲得倒飛回去，奪，奪，奪三聲，釘在迎面一方岩石之上。

目光一瞥，只見袖底端端正正刺着一排三支細如牛毛的鐵針，心中不覺暗暗震驚，忖道：「這賊婆子的『催命針』，果然是厲害，來得悄無聲息，肉眼難見，差幸自己有了防備，不然豈不着了她的道兒麽？」

一面微哂道：「好歹毒的暗器，妳居然在丟手箭中，夾雜着飛針，差幸老朽早就知道妳有這一手……」

口中雖在說話，人已站停下來。

巫婆子冷冷的道：「孟老頭，這是老婆子給你們一個警告，你若再逼近一步，老婆子保管你直着進來，橫着出去。」

「好……」禿頂神鵰撚鬚笑道：「那麽咱們就在這裏談談，也是一樣。」

巫婆子沉哼一聲道：「你有什麽，就請說吧！」

禿頂神鵰極力諦聽巫婆子說話的聲音，藉以研判她隱身在何處，但聽了很久，依然聽不準巫婆子隱身之處。

他江湖閱歷何等老到，先前看到石窟內的情形，心知巫婆子故意面對石壁說話，把聲音撞到岩石上，再轉折傳出，故而聽起來好像在很遠的地上發出，實則極可能就隱身在轉彎角上的岩石後面。

但却故作不知，依然提高聲音說道：「巫婆子，你們縱然憑險堅守，但躲在石窟裏面，終非良策，雙方相持下去，最後吃虧的還是你們……」

巫子婆說道：「咱們吃些什麽虧？你們撲進洞來的人，不是已經連傷了兩個人麽？」

禿頂神鵰道：「咱們用不着和你硬拚；就有兩種方法，把妳巫婆子逼出來。」

巫婆子道：「你要把老婆子逼出去，只怕不容易呢？」

禿頂神鵰呵呵一笑道：「第一，是用火攻，咱們只要在洞口堆起乾柴，燒將起來，縱然洞窟曲折，燒不到裏面，但濃烟嗆入喉鼻，你們未必能忍受得了，不消多時，就要你們一個個爬着出來。」

巫婆子哼聲道：「諒你們不敢出此下策。」

「諒你們不敢出此下策」，這句話，豈不是暗示盟主在裏面麽？

禿頂神鵰心中暗暗一喜，接着道：「就算咱們不放火燒洞，但只要在洞外和你們乾耗下去，你們帶的乾糧，爲數有限，時間一長，縱不活活餓死，也將奄奄一息了。」

巫婆子道：「那就耗下去看吧！」

禿頂神鵰道：「依老朽相勸，只要你們躲在洞內的人，放下兵刄，走出洞來，老朽保證你們完全離去。」

巫婆子深沉一笑道：「孟老頭，咱們鹿死誰手，尚難預料，你要老婆子投降，這不是說夢話吧？」

禿頂神鵰說道：「鹿死誰手，哈哈，巫婆子，憑妳一點鬼門道，是咱們的對手麽？」

巫婆子哼道：「老婆子未必把你們這些人放在眼裏，就算老婆子不是你們對手，自然也會有制得你們的人。」

禿頂神鵰聽得暗暗一笑，現在他已經從她口中，聽出口風來了，這賊婆子果然是緩兵之計。

敢情方才狼山一狽匆匆逃走，是討救兵去了，守住這座洞窟，等候後援，拖長時間，自然對他們有利！

這麽看來，咱們利在速戰速決，方不致腹背受敵，心念這一轉動，立時有了計較，口中却嘿嘿乾笑道：「好，老朽那倒要瞧瞧什麽人能制得住咱們，巫婆子，老朽就在洞外候教。」

巫婆子冷笑，說道：「你等着瞧就是了。」

禿頂神鵰倏地轉過身去，同時熄去火筒，說道：「史道兄，宋少莊主，咱們回去。」

史傳鼎，宋文俊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麽藥，只得先行退出，禿頂神鵰也相繼出洞去。

無住大師迎着道：「孟道兄察看地勢，不知可有成竹？」

禿頂神鵰微微搖頭道：「洞內極爲曲折，易守難攻，但兄弟却從賊婆子口中，聽到一點端倪。」

飛虹羽士問道：「道兄聽出什麽端倪來了？」

禿頂神鵰道：「兄弟先前只當賊婆子故意拖延時間，那春梅却刦持着盟主從洞後逃走。」

霍萬清矍然道：「這也大有可能。」

禿頂神鵰笑了笑，道：「但兄弟從她口氣中聽出，此洞並無後路，而且盟主就在洞內。」

說到這裏，壓低聲音道：「方才狼山一狽和九指羅漢匆匆逃走，可能是討救兵去的，時間拖長，對咱們極爲不利。」

無住大師道：「那麽依孟道兄之見，咱們該當如何？」

禿頂神鵰道：「咱們必須在對方後援趕到之前，衝入洞去，先救出盟主，方爲上策。」

甘玄通道：「那就看你軍師如何調兵遣將了。」

禿頂神鵰一手拈鬚，笑了笑，招手道：「大家過來，聽兄弟的軍命。」

轉身走到石窟左側，當先蹲了下去。

大家看他說得神秘，也一起跟了過去，圍着他蹲下身子。

禿頂神鵰壓低聲音，徐徐說道：「咱們這次要全體進去，但各人的任務可不一樣，無住大師，甘道兄，陸道兄三位，負責守住洞口，萬一敵人後援趕至，也不能讓他們衝入洞來。」

無住大師和甘玄通，飛虹羽士一齊點了點頭。

禿頂神鵰又道：「霍總管，宋少莊主，史道兄三位，隨兄弟逼近轉角洞口正面，向巫婆子叫陣，作出就要撲攻之狀，但必須記住，這不過是虛張聲勢，切切不可欺到離洞八尺之內。」

霍萬清疑惑的道：「孟大俠，咱們只是虛張聲勢，那麽誰去攻洞呢？」

禿頂神鵰微笑，說道：「山人自有道理，霍總管待會只要依兄弟所說行事就是了。」

他目光一掠竺秋蘭、岳少俊二人，說道：「行軍要有先鋒，竺姑娘，老朽就派妳爲攻洞先鋒，岳少俊爲副，妳可否敢去麽？」

他這句話，聽得大家都爲之一怔！

一行人中，自以無住大師、飛虹羽士、甘玄通等人，武功最高，如今他要無住大師三人去把守洞口。

他自己和霍萬清等人只不過虛張聲勢，却要一行人中武功最弱的竺姑娘去當攻洞先鋒。

攻洞而稱先鋒，自然去衝頭陣了，他到底是怎麽想的呢？

就在大家紛紛猜測之際，竺秋蘭掠掠

鬢髮，嫣然笑道：「小女子謹遵將令，只是軍師一定會給我錦囊妙計的了！」

禿頂神鵰笑道：「這個自然，好了，大家先散開去，法不傳六耳，只留先鋒一人，聽老朽命令。」

飛虹羽士說道：「看來，孟道兄確有幾分軍師模樣，不知你的錦囊妙計管不管用？」

禿頂神鵰道：「不管用還配當軍師，時間寶貴，你們快些散去。」

無住大師等人，依言站起，退了開去，岳少俊也隨着大家退到洞口。

只見禿頂神鵰低低和竺秋蘭說了幾句話。

竺秋蘭似乎有些爲難，也低低的說了幾句。

禿頂神鵰又和她說了一陣，竺秋蘭似乎是被他說服了，點了點頭，禿頂神鵰又和她低聲的說了幾句，兩人才一同站起身來。

禿頂神鵰才一招手道：「好了，咱們可以進去了。」

接着又朝岳少俊叮囑道：「岳少俠，你的任務，是掩護竺姑娘，老朽已和竺姑娘都說清楚了，你只要跟着她身後，如果她不遇危急之時，你千萬不可出手。」

岳少俊道：「在下記住了。」

禿頂神鵰道：「對，竺姑娘、岳少俊，可隨在老朽身後，看老朽手勢行事。」

說罷，當先往石洞中走了進去。

竺秋蘭，岳少俊跟隨他身後而行。

接着是霍萬清、史傳鼎、宋文俊三人，相繼入洞。

最後才是無住大師、甘玄通、飛虹羽士三人，他們的任務，是守住洞口，因此入洞之後，就沒有隨着衆人深入。

此刻，三更已過，本來石洞入口處，還可從洞外透進一些稀微的星月之光，但這許多人魚貫入洞，立時把根本已黯淡的光綫，全都堵住了。

入洞數尺，已經伸手不見五指，到了轉角處，當然就更黑了。

禿頂神鵰入洞不遠，就敞笑一聲道：「巫婆子，老朽在洞外恭候多時，怎麽，你們還縮在洞內，不敢賜教麽？」

說罷，跨大步子，朝轉彎角口逼近過去。

巫婆子冷然喝道：「站住，你再逼近過來，老婆子就要不客氣了。」

禿頂神鵰敞笑一聲道：「老朽逼近過來，看妳又能奈我何？」

只聽霍萬清洪聲道：「孟大俠，這賊婆子昔年橫行陝北，積惡如山，且不去說它，還胆敢到天華山莊臥底，刦持老莊主，犯下滔天大罪，霍某今晚非親手把她拏下不可。」

說到這裏，暴喝一聲道：「巫婆子，妳還不出來受縛？」

側身從禿頂神鵰身邊搶出，直奔洞口，身形還未衝到，揮手一掌，直拍過去。

他衝向石窟，雖是虛張聲勢，但這一掌却是運集了畢生功力而發，掌勢出手，一團強猛的掌風，挾着尖銳厲嘯，排空直撞過去。

就在他掌勢出手之勢，禿頂神鵰立即朝身後的竺秋蘭打了個手式，以「傳音入密」說道：「竺姑娘，是時候了。」

竺秋蘭點點頭，暗中拉了一下岳少俊的衣袖，翩然朝右首石壁閃了過去。

岳少俊不敢怠慢，立即跟着閃到壁下，兩人以背貼壁，緩緩向轉角洞口移去。

但聽「砰」然一聲巨震，霍萬清這一記掌力，撞擊在石窟內的一座岩石之上，擊得石屑紛飛！

連窟頂也被震得砂石簌簌下落，塵灰瀰漫，聲勢十分驚人！

只聽巫婆子怒聲道：「霍總管，光是擊中岩石，又有何用？」

在她說話之時，竺秋蘭已經掩住了洞口，伸手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個小瓶，傾了兩顆藥丸，一顆納入自己口中，把一顆悄悄送到岳少俊口邊，輕聲道：「你快含在口中。」

說罷，把藥丸納入他口中，然後又從革囊中取出一根比竹筷略粗的銀管，身子一轉，面向右壁。

身形微撲，左手執着銀管一端，緩緩湊向洞口，按了一下機簧，就有一蓬輕烟朝洞窟中噴了進去。

她使的正是賣花婆婆昔年特製的迷香——百里香。

那根銀管，本可縛在袖內，同時只須輕輕一按機簧，一丈之內，人畜俱會毫無抗拒，昏迷過去。

賣花婆婆後來在江湖上武功漸高，萬兒也响了，一個人誰不愛惜自己的名聲。認爲使用迷香，總究是江湖下五門的伎倆，因此早在十年之前，就不再使用迷香了。

直到竺秋蘭長大了，跟着她闖蕩江湖，女孩兒家有時難究會遇上歹人，有時深山夜行，也會遇上毒蛇猛獸。

因此就把這管「百里香」噴筒，傳給了女兒，藉以防身，備作應付緊急情況之用。

禿頂神鵰就是猜到了這一點，他認爲賣花婆雖然已有多年不使用迷香，但她女兒年齒極輕，「百里香」，正是最好的防身武器，她不會不傳給女兒。

這座洞窟易守難攻，如由竺秋蘭施展迷香，把巫婆子迷昏過去，豈不是事半功倍。

但竺秋蘭却因娘再三囑咐，不到萬不得已的緊急關頭，不准使用，甚感爲難。

後來經禿頂神鵰曉以大義，才把她說服。

閑言表過，却說禿頂神鵰爲了掩護竺秋蘭的行動，大笑一聲道：「巫婆子，妳以爲咱們不敢衝進來麽？」

「鏘」的一聲，從肩頭撤下八卦劍，左手一記劈空掌，朝裏劈去，右手揮動長劍，但見劍光流動，護住全身，往石窟衝去。

所謂「衝」，只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他本來和洞口相距足有八尺之遠，但剛衝上兩步。

霍萬清就搶着道：「孟大俠，還是讓老朽來對付他……」

史傳鼎大喝道：「賊婆子，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

宋文俊也跟着大喝叫道：「巫婆子，你敢用『陰手』傷人，本公子今天饒不得

妳。」

石窟內瀰漫的灰塵，還未落定，視綫自然更加不清，就在大家叱喝聲中，竺秋蘭噴入迷香，人也輕悄的跟着閃了進去。

岳少俊怕她有失，也以最快速度，跟在她身後，掠入洞窟，兩人轉過石壁，進入石窟。

這裏不過是兩三步遠近，數尺來寬的一座石窟，往裏去，又有一個洞窟，却向左彎去。

如果前洞是大門的話，那麽這座中洞就是二門了。

擋在轉彎處洞口的這堵石壁相當厚，竺秋蘭一下閃到岩石後面，脚下就被軟綿綿的東西一絆，差點跌下去。

心頭吃了一驚，但又不敢叫出聲來，一手扶着石壁，用脚一探，那是一個人，躺臥地上，一動不動。

不覺又是一喜，不用說，這人準是巫婆子無疑，敢情她聞到「百里香」，昏迷過去了。

當下急忙轉身向後，壓低聲音叫了聲：「岳大哥！」

岳少俊跨上一步，低聲問道：「什麽事？」

竺秋蘭道：「這裏躺着一個人，大概就是巫婆子了，她已被我迷昏，你快以拍手爲號，要他們進來，等他們進來了，咱們就得繼續往裏面進去。」

岳少俊喜道：「蘭妹，妳本領眞大，用什麽方法，把巫婆子制住的？」

竺秋蘭幽幽的道：「迷香，娘一直告訴我，這是江湖下五門的東西，但它足以防身，才要我帶在身邊，不到萬分危急，不准輕易使用，方才孟前輩一再相勸，這是爲了救宋老爺子，不得不使……」

岳少俊自然聽得出她的意思，忙道：「蘭妹，妳用得對，迷香、毒藥，本身並不是壞東西，這要看它的用途而定，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咱們爲了救老爺子，用的雖是迷香，但也可以說用得正大光明，有何不可？」

竺秋蘭一對眼睛在黑暗之中，閃起了異樣的光采，輕聲說道：「岳大哥，你這麽一說，我心裏就遢實了。」

岳少俊笑了笑，立即轉身朝外輕輕擊了一掌。

禿頂神鵰聽到掌聲，喜道：「竺姑娘已經得手了。」

宋文俊聽得一怔，奇道：「竺姑娘得手了？她眞有這份能耐？」

霍萬清微微一笑道：「這就是軍師的妙計？」

禿頂神鵰道：「咱們快些進去。」

當先朝石窟中奔去。

竺秋蘭迎着低低的道：「來的是孟前輩麽？」

禿頂神鵰低聲道：「正是老朽，那巫婆子可曾放倒了麽？」

竺秋蘭道：「她就躺在地下。」

禿頂神鵰道：「姑娘手到擒來，眞是大功一件。」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軍師過奬了，諸位進入此洞，我和岳大哥就要再進入洞去了。」

「且慢！」禿頂神鵰道：「咱們不明虛實，既不知道洞有多深，更不知道裏面還有些什麽人？因此，老朽之意，這進入裏洞，雖然仍須以姑娘爲主，但却要多派一個人手，隨姑娘同去。」

接着回頭道：「宋少莊主，你和岳少俠一同隨竺姑娘進入，如果竺姑娘遇上危險，就由你們二位出手。」

宋文俊抱拳道：「在下遵命。」

這時霍萬清已點了巫婆子幾處穴道，問道：「孟大俠，咱們如何處置她？」

禿頂神鵰笑道：「兄弟只是攻石窟的軍師，此行主要還是聽霍總管的。」

霍萬清道：「兄弟不敢。」

竺秋蘭道：「軍師沒有吩咐，咱們就進去了。」

禿頂神鵰伸手把火筒遞了過去，說道：「此洞不見天光，這裏已經伸手不見五指，再進去自然更黝黑了，姑娘可把火筒帶去。」

竺秋蘭接過火筒，低聲道：「宋少莊主，岳大哥，咱們走。」

轉身朝左首彎道上行去。

岳少俊、宋文俊一個接一個的緊隨她身後，跟了過去。

從中洞到轉彎角，只不過三個步路，他們這回有了先前的經驗，依然貼壁而行，脚下放得極輕，不敢弄出絲毫聲音。

到了洞口，秋蘭立即站停下來，右手輕輕朝身後的岳少俊碰了一下，這是叫停的暗號。

岳少俊也依樣朝身後的宋文俊碰了一下，三人同樣貼壁站停。

這裏已經黝黑如墨，即使對面有人，也不易發覺，竺秋蘭屛息凝神，聽了一回，不見有什麽動靜。

左手緊握「百里香」噴筒，脚下緩緩移動，上身俯前，左手隨着向洞口伸去，把銀管送入，輕輕一按，她怕的是沒按機簧，就被對方發覺，衝出洞來，等機簧按下，她就放心了，因爲這時如被發覺，也不足爲慮了。

竺秋蘭收回銀管，直起身子，依然貼壁站好，口中緩緩吁了口氣。

岳少俊忍不住壓低聲音，問道：「已經好了麽？」

竺秋蘭點點頭道：「差不多了，咱們不知裏面究有多大，還得再等一回，才能進去。」

隨手取出一顆藥丸，遞到岳少俊手中，說道：「你遞給宋少莊主，要他含在口中。」

岳少俊接過藥丸，轉身遞給了宋文俊，低低的道：「宋兄，你把這藥丸含在口中。」

宋文俊問道：「這是什麽？」

岳少俊道：「解藥」」

宋文俊依言納入口中，又道：「岳兄，竺姑娘她……」

岳少俊道：「她使的是迷香。」

宋文俊哦道：「原來如此，難怪很快就把那賊婆子制住了。」

只聽竺秋蘭說道：「咱們現在可以進去了。」

岳少俊道：「蘭妹，還是讓我先進去吧。」

說罷，一躍而起，朝洞口搶入。

宋文俊說道：「不錯，竺姑娘，妳已經把裏面的人放倒了，該由咱們先進去開路。」

緊隨着岳少俊奔了進去。

竺秋蘭摸索着石壁，相繼走入，但走了沒有幾步，就發覺洞勢開朗，已經到了另一個石窟，側耳細聽。

除了自己三人發出的輕微脚步聲，洞內毫無動靜，這就「擦」的一聲，打亮火筒。

火光乍亮，她目光迅快的朝洞內一瞥，只見這座石洞，足有四五丈見方，入口處，一方大石上，伏着一個手仗長劍的青衣女郎，正是晚餐時伺候酒菜，後來和巫婆子一起逃走的春梅！（春梅當然不是她的眞名）

離她不遠，還有一個青衣小郎，和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老頭，也一齊倒臥在地上。

這穿藍布大褂的老頭，竺秋蘭一眼就「出來了，他就是在瓜州開小酒館的虎爪孫無忌！

這座洞窟，已經到了裏洞，靠裏首還有一個人靠着岩石而坐……

就在火光這一亮，宋文俊驚喜的「啊」了一聲，叫道：「爹，爹，果然是在這裏！」

急步朝向靠着岩石而坐的老人奔了過去。

那老人，正是被賊黨刼持的武林大老宋老爺子宋鎭山，這時雙目微闔，看去極爲安詳，其實，自然也被迷香昏迷翻過去了。

宋文俊急忙轉過身來，說道：「竺姑娘，家父大概也中了迷香，就請姑娘快給家父解藥。」

竺秋蘭笑了笑道：「少莊主暫請稍候，還是等孟前輩、霍總管進來再說，賊黨詭計難防，咱們小心些爲是。」

宋文俊臉上一紅，說道：「竺姑娘說得極是。」

岳少俊望望竺秋蘭，問道：「咱們可以請孟前輩進來了吧？」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不用請了，咱們亮起火光，孟前輩他們就會進來了。」

話聲未落，果見禿頂神鵰和霍萬清已經並肩走入洞來。

禿頂神鵰目光一抬，呵呵笑道：「竺姑娘辛苦了。」

竺秋蘭連忙欠身，說道：「孟前輩好說。」

霍萬清一眼瞧到老莊主，不覺神色一喜，說道：「老莊主果然在這裏！」

正待舉步奔去。

禿頂神鵰伸手一攔，說道：「霍總管且慢。」

霍萬清道：「孟大俠有何見教？」

禿頂神鵰沉吟了一下，緩緩說道：「賊黨曾以狼山一狽假冒盟主，幸而爲竺姑娘識破，他們會不會重施故計，頗値得咱們小心。」

霍萬清聽得一呆，道：「依孟大俠之見，該當如何？」

禿頂神鵰道：「咱們只有一個辦法，等他解去迷藥，試試再說。」

接着抬目道：「只是要試驗盟主眞假，少莊主和霍總管就不宜在此，天下沒有兒子試驗父親之理。」

霍萬清點頭道：「孟大俠說得極是，少莊主和在下這就告退。」

一面從懷中摸出一個瓷瓶，遞到岳少俊手中，說道：「這是岳少俠送來的散功奇毒解藥，狼山一狽形迹敗露，由老朽收着，老莊主身中奇毒，賊黨不會給他解去的。如果他眞是老莊主，就用得着這解藥了。」

岳少俊點一點頭，接過瓷瓶，揣入懷中。

霍萬清、宋文俊二人，隨即便退出洞去。

禿頂神鵰回頭對岳少俊、竺秋蘭二人道：「此事還須仰仗二位大力才行。」

岳少俊道：「前輩有何差遣，還請明示。」

禿頂神鵰一手拈鬚，朝兩人低低說了一陣。

岳少俊、竺秋蘭兩人同聲道：「晚輩遵命。」

禿頂神鵰道：「好，竺姑娘可以給他聞解藥了。」

竺秋蘭答應一聲，欵步走到宋鎭山面前，取出一個瓷瓶，打開瓶塞，用指甲挑了少許，彈入他鼻孔。

宋鎭山昏迷的人，如響斯應，打了一個噴嚏，立時清醒，霍地睜開眼來，看到禿頂神鵰，和岳少俊二人，站在他面前，不覺喜道：「孟道兄、岳相公，你們如何找到這裏來的？」

禿頂神鵰抱拳，說道：「盟主醒過來了就好，只是兄弟冒昧，想請教盟主一句話。」

「噢！」宋鎭山看了他一眼，問道：「孟道兄想問什麽？」

禿頂神鵰道：「兄弟如果說錯了話，還請盟主多多原諒才好。」

宋鎭山莞爾笑道：「八大門派，誼如一家，道兄縱然說錯了什麽，老夫焉有見怪之理？」

禿頂神鵰道：「有盟主這句話，兄弟那就放肆了。」

說到這裏，就朝岳少俊、竺秋蘭二人一揮手道：「搜！」岳少俊和竺秋蘭一同走上前去，抱抱拳道：「宋老爺子，晚生得罪。」

宋鎭山說道：「岳相公，你們要做什麽？」

岳少俊道：「晚生二人是奉孟前輩之命，要搜索宋老爺子全身。」

宋鎭山道：「搜索老夫全身，那是爲了什麽？」

岳少俊面有難色，看了禿頂神鵰一眼，說道：「這麽……」

宋鎭山道：「岳相公但說無妨。」

岳少俊道：「因爲……因爲……」

他說了兩個因爲，還是說不出口來。

竺秋蘭接口道：「那是因爲想看看宋老爺子有沒有戴了人皮面具？」

宋鎭山奇道：「老夫何用戴人皮面具呢？」

竺秋蘭道：「那自然有人假冒宋老爺子了。」

宋鎭山道：「老夫宋鎭山，難道還會

有假不成？」

竺秋蘭冷冷的道：「那很難說，誰知道你是不是又是狼山一狽假冒的呢？」

「狼山一狽？誰是狼山一狽？他假冒了老夫？」

宋鎮山神性顯得有些激動，問道：「姑娘可否把此事眞相，說給老夫聽聽？」

竺秋蘭遲疑地道：「我不知道該不該說呢？」

禿頂神鵰道：「竺姑娘但說無妨。」

竺秋蘭這就把岳少俊得到散功奇毒的解藥，和自己同上天華山莊說起，如何識破狼山一狽索毅夫假冒宋老爺子，一直說到自己等人找到山洞，發現宋老爺子爲止，擇要地說了一遍。

宋鎮山聽得凜然道：「他們刦持老夫，居然還出了這許多事！」

一面點頭道：「這就怪不得你們懷疑老夫了，但不知你們要如何才能相信老夫不假？」

竺秋蘭說道：「要分辨宋老爺子眞假，本來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只是現在只怕……」

宋鎮山道：「姑娘且說出來聽聽！」

竺秋蘭眨眨眼睛，答非所問的道：「宋老爺子在這裏，他們怎麽沒有制住你穴道，也沒有綑住你手脚呢？」

宋鎮山苦笑道：「老夫誤中『散功奇毒』，一身武功俱廢，他們何用再制住老夫？」

竺秋蘭道：「這就是了，老爺子一身所學，武功劍法，俱已入化，被大家尊爲武林大老，如果没中散功奇毒，眞假一試就知道了。」

岳少俊忙道：「蘭妹，有了，我們本來就是專程給宋老爺子送解藥來的，只要宋老爺子服了解藥，功力恢復之後，就不難眞僞立辨了。」

這原是禿頂神鵰事先就授意的，但竺秋蘭却故意回頭望望禿頂神鵰，說道：「孟前輩，你看岳大哥的辦法可行麽？」

禿頂神鵰一手拈着疏朗朗的長髯，沉吟道：「這倒可以一試，不知盟主意下如何？」

宋鎮山頷首道：「孟道兄認爲可行，老夫自表同意。」

禿頂神鵰抬抬手道：「岳少俠那就取出解藥來，請盟主服了。」

岳少俊答應一聲，從懷中取出瓷瓶，揭開瓶蓋，傾了五顆藥丸，送到宋老爺子面前。

宋鎮山接過藥丸，納入口中。

岳少俊道：「宋老爺子服下解藥，還得靜坐片刻，藥力才能行散。」

宋鎮山依言在地上盤膝坐好，緩緩闔上了眼睛。

禿頂神鵰退後一步，低聲道：「盟主服下了解藥，大概需要頓飯的時光，方能復原，趁這段時間，咱們也可以稍事休息了。」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向二人說道：「不過咱們也得小心，防他突起發難。」

岳少俊、竺秋蘭暗暗的點了點頭，就各自找了一塊大石坐下，但暗中却只是注意着宋鎮山的動靜。

就在此時，突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傳了進來。

禿頂神鵰爲人何等機警，他巳聽出來人脚步雖快，但走得有些匆忙，似乎發生了什麽緊急之事，這就轉身朝洞口迎了出去。

只見人影一閃，進來的乃是遊龍劍客史傳鼎，他本是自己要他留守洞中的人，敢情宋文俊、霍萬清二人不便進來，（裏面正在試探宋老爺子，宋文俊、霍萬清自然不便進來了）才要他進來的，那麽前面果然發生了事故？

這原是他（禿頂神鵰）心念一動之間的事，立即迎上一步，低聲問道：「史道兄，前面可有什麽事麽？」

史傳鼎一怔，道：「孟道兄如何知道的？」

禿頂神鵰搖頭道：「兄弟也是猜想罷了。」

史傳鼎道：「孟道兄猜的不錯，方才陸道兄進洞來說，前洞已經發現賊黨有後援趕到，好像人數還不少呢？要道兄抽調人手，作必要的準備。」

禿頂神鵰道：「陸道兄可曾說對方來的是什麽人嗎？」

史傳鼎道：「目前還不大清楚，裏面如何了？」

禿頂神鵰低聲道：「盟主剛服下解藥，此刻是眞是假，還很難說。」

史傳鼎道：「那該怎麽辦？」

禿頂神鵰道：「咱們必須等盟主功力恢復，醒來之後，才能試出眞假，在這段時間，只有憑險堅守。」

說到這裏，回身朝竺秋蘭招招手。

竺秋蘭迅快奔了來過，低聲道：「孟前輩有何吩咐？」

禿頂神鵰嘴皮微動，以「傳音入密」說道：「目前賊黨後援巳經趕到，老朽要出去瞧瞧，盟主醒來之後，仍照咱們的計劃行事，這裏只有妳和岳少俠二位留守，萬一他趁咱們內部空虛，企圖突然發難，姑娘只好以『百里香』對付了。」

竺秋蘭點頭道：「晚輩遵命。」

禿頂神鵰朝史傳鼎道：「史道兄，咱們走。」

匆匆回到中洞，霍萬清迎着問道：「孟大俠，老莊主……」

禿頂神鵰没待他說完，低聲道：「盟主巳服下解藥，目前還無法看出他的眞僞來，最少還要頓飯工夫，方可分曉，兄弟巳要竺姑娘、岳少俠二位留在後洞，不會有什麽意外。」

接着朝史傳鼎說道：「史道兄先把巫婆子運到後洞去，然後可去外面接應，這裏（中洞）可由霍萬清、宋少莊主二位留守。這座石窟，以中洞最爲曲折，易守難攻，也十分重要，必要時，咱們可以退守中洞，只有等盟主醒來，試出眞僞，咱們就可以出洞去和對方一決勝負了。」

史傳鼎答應一聲，一手抓起巫婆子，往後洞而去。

禿頂神鵰別過宋文俊、霍萬清二人，出了中洞，（轉過彎）就看到無住大師手持禪杖，當門（洞口）而立。

洞外月光斜照，隱約可見一片石崖上，果然人影幢幢，少說也來七八個人，他

們既沒有搜攻，也沒有人叫陣，大家只是靜靜的站在那裏。

禿頂神鵰心頭不禁一動，暗自忖道：「看這情形，莫非對方還有身份較高的人，尚未到達！」

甘玄通一眼看到禿頂神鵰走出來，立即迎着，問道：「孟道兄，裏面情形如何了？」

禿頂神鵰就把盟主服下解藥的事，大概說了一遍，接着問道：「對方這些人，來了有多久了？」

甘玄通說道：「不過一盞茶的工夫，孟道兄仔細瞧瞧，可看出他們是些什麽人麽？」

禿頂神鵰聽得一驚，問道：「甘道兄之意，他們之中，大有高手了？」

甘玄通道：「貧道只認出其中二人，裝束古怪，是湘西雙屍，據說武功甚高，在兩湖一帶，兇名久著，由此推想，其餘六人，也絕非泛泛之輩了。」

禿頂神鵰朝外望了一眼，點點頭道：「不錯，那身穿紅衣的婆娘，就是火魔女祝巧巧，在那女魔身旁邊的，身材高大的老者，是百步神拳袁廣傑，長髮披肩的道人是五叉眞人聞天風，就憑這幾個，已經够扎手的了。」

飛虹羽士也悄悄走近，說道：「他們人手似是尚未到齊！」

禿頂神鵰道：「兄弟却認爲他們之間，還有一個身份較高的人，尚未到達。」

飛虹羽士道：「何以見得？」

禿頂神鵰道：「就憑眼前這幾個人，那一個不是兇名久著，桀驁不馴的人，如果没有一個武功、聲望高過他們的人，誰能指揮他們？」

甘玄通聽得頷首道：「孟道兄這推測大有道理！」

正說之間，只見崖右似有燈火閃動，因三人站在洞口以內，又有無住大師擋住視綫，看不到兩側的情形。

飛虹羽士道：「又有人來了！」

甘玄通道：「從閃動的燈光看來，好像不止一盞！」

禿頂神鵰道：「來的大概就是賊黨爲首之人了。」

飛虹羽士道：「孟道兄好像有未卜先知之能。」

禿頂神鵰道：「兄弟雖是推測之言，却也八九不離十。」

飛虹羽士道：「貧道願聞其詳。」

禿頂神鵰撚鬚笑道：「兄弟這是按有悖常情而言，試想江湖上一般夜行人，誰用得着打燈走路？此人一路行來，有人替他打燈，而且燈光不止一盞，可見來人自恃身份，擺出來的場面，以示與衆不同，若非賊黨爲首之人，還會是誰？」

飛虹羽士不覺點頭笑道：「看來道兄有軍師之才……」

洞外，燈光漸近！

走在前面的，正是方才逃走的狼山一狽索毅夫。

在他身後，是兩個身穿紫色衣裙，面貌姣好，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手提大紅紗燈，並肩前導。

稍後，則是一個劍眉朗目，玉面朱唇的俏書生。

身穿一襲青紗長衫，腰繫軟帶，懸一柄白穗長劍，手搖摺扇，神態瀟洒，丰姿俊朗，緩步走來。

這下，直看得洞內禿頂神鵰等三人不覺一怔！

他們原以爲來人既能領導這羣黑道魔頭，必然是一個名震武林，聲望極高的老魔無疑。

那知這人竟然會是一個三十不到白面書生，看他丰神如玉，舉止從容，身上根本看不出半點邪氣！

甘玄通輕聲問道：「二位道兄，可知此人是誰？」

禿頂神鵰、飛虹羽士各自微微搖了搖頭。

就憑他們三個，在江湖上行走了幾十年，大江南北，黃河兩岸，黑白兩道中，稍有名頭的人物，即使沒見過面，多少也有個耳聞，但這位青衫書生，却連聽都不曾聽說過！

這時原先站着的八人中，忽然有二個人越衆而出，躬身道：「屬下祝符祥，參見總護法。」

他正是法號廣明的九指羅漢祝符祥，其餘七人，敢情是他帶路來的。

青衫書生目中神光如電，朝站着的七人看了一眼，含笑點頭，道：「諸位久候了。」

話聲清朗，笑得十分親切。

那站着的七人，連忙抱拳行禮，只要看他們的神情，似乎對這位青衫書生，十分虔敬。

要這些平日桀驁自大的兇人心生虔敬，可不簡單！

青衫書生一直走到一片石崖的中間，才行停步，兩名紫衣少女不待吩咐，退後一步，站到青衫書生身後，一左一右，持燈伺立。

青衫書生目光一抬，看看石窟門口，手抱禪杖，當門而立的無住大師一眼，摺扇一指，問道：「這個老和尚是誰？」

狼山一狽索毅夫站在他右首，忙道：「他是少林羅漢堂主持無住大師。」

青衫書生輕唔一聲道：「這麽說，他們巳經攻佔了洞窟。」

狼山一狽道：「看情形只怕……」

青衫書生没待他說完，截着道：「不用說了，你去問問無住大師，咱們守洞的人，是生是死？」

狼山一狽應了聲「是」，立即趨前幾步，朝無住大師抱抱拳道：「大師請了，總護法想請教大師一聲，諸位攻佔洞窟，不知咱們守洞的人，是生是死？」

無住大師雙手合十，低宣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貧衲只知守護洞門，旁的一概不知道。」

狼山一狽不悅道：「大師一代高僧，怎好如此說話？」

無住大師道：「貧衲眞的不知道。」

青衫書生問道：「怎麽他不肯說？」

狼山一狽連忙欠身道：「這位大師固執得很。」

青衫書生道：「你叫他退開去。」

他敢情平日頤指氣使慣了，也不想想無住大師扼守洞口，豈肯輕易退開。

（未完・十六）

大財團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來到賭場要帮黃老千，但最後却知道他是興隆集團的大財主而叫游天虹收手，不要再追查下去，但游天虹看出事情有許多疑問之處，好奇心使他決心非要追查下去不可，所以游天虹也不顧黃益的要求，繼續追查下去，接着，繆仁傑的忽然失踪，賀英的電話，以及賀英家中一位中年婦人的被殺，使得案情更爲複雜，曲折……黃益似乎有難言之隱，游天虹追問他，黃益却說，因他有興隆集團的幾十股股票，而繆仁傑的失踪已使股票劇跌，董益担心手中股票會變成一堆廢紙……

賭場出千　事有可疑

游天虹道：「是的，可惜我沒有這種興趣，否則，憑他們這種氣勢，我也會購下十萬八萬股。不過，萬一這裏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與他們父子扯上了關係的話，『興隆集團』就有可能像骨牌一樣倒下來。」

黃益苦着臉說：「希望那只是忖測，否則，我們的損失就無法估計。」

「你們？」游天虹怔了一怔又問：「你的意思是指除了你之外，還有親友擁有這種股票麼？」

「是的，不怕坦白對你說，除了我之外，老妻和許多親友都買下了大量的『興隆股票』。」黃益道。

「嗯——」游天虹面上僅有的一點點笑容突然之間消失了。他很認眞地沉思着。

黃益似乎無法猜測他正在想着什麼，不過他的担心却是十分表面化的。

黃益道：「就在數天之前，我才在大城聽到一個消息，興隆集團要標投一幅官地，準備興建他們的總部，此事已傳遍了地產界。」

「我很少注意工商界的事情。」游天虹忽然站直了身子，「但是現在，我倒想返回大城去一次！」

「好極了。」黃益道：「難得你肯立即離開這裏。說眞的，只要你一天留下來，我也放心不下。」

「我才不明白，到底你担心什麼？」

「担心你的安全。」

「你以爲我的安全有問題嗎？」

「有這種可能。」黃益道：「你也看見了，那些死去的人，似乎都死得不明不白。」

「那你這一份担心似乎還要保留，因爲我返回大城之後，不久又會再回來。」

黃益又怔了一怔：「爲什麼？你以爲有此必要麼？」

「是的，當然我認爲有此必要才回來啊！」游天虹又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一張船票——那是黃益派人送給他的。然後他問黃益：「這張船票，是不是隨時可以用的？」

「是的，這是我常用的一種特殊船票，隨到隨用。碼頭上的職員見了我的簽名，會給你許多方便。」

「那眞是好極了。」游天虹笑了笑：「這是用錢也購買不到的方便啊！」

「你是否立刻就要走？我可以派人送你到碼頭去，我本人則担心沒有空。」黃益道。

「不必客氣了。」游天虹伸手與主人握了一下：「我還要到酒店的房間去一次。」

主人家黃益親自把游天虹送到門外；直至游天虹走了之後，他才對身邊一名大漢低聲的說道：「叫人繼續監視他，隨時向我用電話報告。」

那大漢應聲退下。

黃益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之後，又撥了幾個電話。

× × ×

游天虹回到酒店房間，關上了房門之後，他想撥一個電話到外面去。但是，當他拿起了電話筒之後就覺得有些不大對勁，不過他並未立即放下手上的電話筒。

他只稍爲猶疑一下，就搭了一個電話到服務部去。

游天虹自我介紹道：「小姐，我是黃老闆的貴賓游天虹，我手上有他的特別船票，請代查一查，最快開往大城的水上飛船，大約在什麼時候開出？」

那服務小姐立即在電話中說道：「二十五分鐘之後有一班開出。」她又問：「游天虹先生，要不要我們爲你預備一部車子送你到碼頭去？」

「好極了。」游天虹道：「五分鐘之後，我就到大門口來。請爲我預備一輛車子吧！」

游天虹把電話筒放下之後，又跑回到露台去。

露台是面對後巷的，俯視之下，街道上不見有人。游天虹再放眼四望，也見不到有人，於是他就用最快速的動作，爬到隔鄰去！

游天虹一直沿住露台過露台，最後到達邊緣——這間酒店的彎角邊緣，原來這兒最接近一幢舊樓的天台，那兒比這裏只低了十數尺而已。游天虹站在露台的水坭欄杆之上，雙足一彈，人已凌空飛了出去！

只見他凌空翻了一個觔斗，一條人影輕飄飄地降落天台之上。然後他就沿住樓梯，急急跑到街道上去。

那幢大廈與酒店是背對背的，所以現在游天虹就出現在另一條街道之上。

游天虹明知黃益派人監視他，因此巧妙地利用了酒店服務部的人。他不難想像到，負責監視他的人，現在可能仍在酒店正門等他出現呢。

× × ×

游天虹乘計程車來到碼頭附近。這兒並非客船碼頭，而是漁船聚集之處。

時近黃昏，碼頭上出現的人不多，有一男一女的年青人正在修補一張尼龍魚網。

游天虹走過去問那男子·「請問阿勝哥住在那一艘住家艇上面？」

「阿勝？」那青年人抬頭打量了游天虹一番。「這裏有許多阿勝，你到底找那一個？」

「我記得他好像姓劉的，大概就是叫劉勝吧？」

「嗯——你找他有什麼事？」

「我們是朋友，有些事要找他談談。」

「勝哥就在前面那艘船上，船杆上掛有一盞燈籠的，見到嗎？」

游天虹回頭張望，果然見到一艘「住家艇」之上，有一枝船桅懸掛了一盞燈籠。於是就回轉身，走了過去。

所謂「住家艇」，一般是指用作住宅的船隻，却未必一定是小艇，有些會用一些不能再出海捕魚的漁船。眼前這一艘有桅杆的就是這一種了。

浪不大，但搭在船頭與岸邊之間的那條跳板，却搖擺不定。游天虹踏足其上，也要小心翼翼。

豈料就當他走到跳板一半時，船上突然有人將跳板推開了。

游天虹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當初他以爲那男子的出現是爲了接應他登船的，想不到却有此一着。

還好游天虹是個身懷武功的人，他的反應也快得出奇，當那跳板還未離開船頭時，他已彈跳而起，飛身上岸去了！連暗算他的人也看得呆住了一陣。

游天虹這邊才踏足於岸邊，那邊一張斗大的尼龍網已飛蓋而來，剛才那一男一女終於也露出了原形，出手以尼龍網掩捕游天虹，把他作魚類看待。

游天虹顧得前來顧不了後，終於也被罩在網中，但是，這刹那間他却明白到此事的後果，要是他失去了自由，後果實在很難想像。

因此，游天虹雖則人在網中，手脚動作却沒有停止下來，揮拳踢腿之間，尼龍網外面的一男一女均先後倒了下去。

游天虹見狀正舒了一口氣，以爲可以揭開尼龍網跑到外面去，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他整個人頓失重心，身不由主地，倒在尼龍網之內，說時遲那時快，整張尼龍網已被吊到了半空中去。

事情的確來得十分突然，令到游天虹防不勝防。

游天虹人在網中，頓覺天旋地轉，那完全是由於困擾着他的尼龍網不停在半空中轉動的緣故。

儘管如此，游天虹仍然可以覺得到尼龍繩受人操縱，事實上一條吊臂正拉着一條尼龍網，迅速把游天虹連人帶網放到海中去。

游天虹大吃一驚，因爲只要尼龍網被人投入水中之後，大概不出幾分鐘光景，他就會活活溺斃。

因此，除非他能在尼龍網未投入水中之前製造奇蹟，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但是，此時此地，奇蹟又如何會出現呢？

游天虹也明白到，眼前一切只有依靠他自己，他不但要親手去製造奇蹟，而且還要爭取時間，否則，不久之後，他就惟有去見海龍王了。

尼龍網的網眼不大，但總也可以容納得手指由那兒穿過，游天虹就利用他靈活無比的身手，讓十隻手指由那兒穿過，然後迅速抓住吊住尼龍網的一條粗大的尼龍繩。

當然，那是須要頗大的臂力和腕力，因爲人在網中，既無處可供借力，更加要懸空往上爬，而且還要爬得快，稍遲也會被浸入海水之中。

但是，游天虹不但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又快又好。

他沿住尼龍網繩往上爬，迅速爬到了吊臂的鐵鈎之上，急急就扶穩了身體。

現在他不但可以穩定了自己，還可以居高臨下，俯視下面的情形。

下面就是碼頭，吊臂却是附在一輛大貨車上面的。

游天虹驚魂未定，貨車已急急開動，同時那吊臂也迅速收回，游天虹也因此落入貨卡之內。

一幅巨大的漆油帆布飛快地捲過，將那龐大的貨車遮掩捲起來。一切看來都是自動控制的。

游天虹刹那之間彷彿置身於地獄之內，難免感到有點心驚胆跳。

「喂，你們幹什麼？」游天虹在無可奈何的情況底下，惟有揚聲高叫。

但是，根本就沒有人理睬他，他唯一可以聽到的，只是汽車的馬達聲。

他還想不到對方的企圖，貨車已經停下來了。

一陣「沙沙」的聲响，車頂上的漆油帆布被人扯開了，游天虹高興也來不及，幾支强光的射燈已集中投射到他的身上，令到他連眼睛也張不開。

貨車上面的吊臂又在活動，把游天虹連人帶網再次吊上半空去，不過這一次却緩慢得出奇，同時游天虹也不再掙扎。

游天虹並非輕易認輸那一種人，只是他感受覺得到這兒也是室內；雖然一時之間他還弄不清楚這是什麼地方，也不難想像得到，大概已到了雙方攤牌的時候了。

燈光忽然收暗，一個男子的聲音，在不遠處傳來：「你是什麼人？爲什麼偏偏要自找厤煩？」

「我只是找我的朋友劉勝，並非找厤煩啊！」游天虹的眼睛雖然睜不開，因爲那射燈仍然射着他，只是燈光較爲暗了一些而已。

「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又問：「你找劉勝幹嗎？」

「我叫游天虹，來自大城的。」

「游天虹？」那人怔了一怔！

然後好一會兒也聽不到一點兒聲音，游天虹這才勉强以手遮住光綫，試張開眼睛。

他果然沒有猜錯，這兒是一間貨倉——足以容納大貨車開入的大貨倉。

那些射燈終於也熄滅了。

有幾個人影出現在游天虹的四周，令到他在心理上又引起戒備。

那幾個人逐漸迫近他，但游天虹並沒有任何行動，因爲他視覺已回復正常，他看不出對方有任何惡意，所以他只好靜觀其變。

那數名大漢過來合力將尼龍網解下，把游天虹放了出來。

「對不起啊！游天虹，怎麼會是你呢？」

游天虹還未見其人，已先聞其聲，那男子的聲音十分宏亮，中氣十足，游天虹認得出，此人正是劉勝。

當游天虹張開眼睛，視力恢復正常時，一高大的身形已出現在他的面前。

游天虹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地說：「勝哥，這算是什麼呢？就是要開玩笑，也應該先問清楚才動手啊。」

劉勝一邊伸出手來，一邊說道：「是我的手下一時魯莽，剛才的事完全是誤會。」

他又熱情地捉住游天虹的手不放，示意着說道：「我們到裏面去喝杯酒，讓小弟來陪罪吧。」

游天虹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見過劉勝，只知道他原是一名碼頭苦力，後來不知怎的，竟做起偷渡的偏門生意來。

在劉勝的引領下，游天虹登上了一處閣樓，這兒不但有空氣調節，一切陳設得也頗爲講究。

劉勝親自去倒了兩杯洋酒過來，把其中的一杯，交到游天虹的手上。

游天虹與劉勝碰杯喝了一口酒之後，忍不住苦笑問道：「你習慣了用這種方式去接生意麼？」

劉勝一邊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一邊嘆了一口氣說：「不知是你倒霉，還是你來得不合時宜，這陣子剛巧有一班人要找我們算賬，所以，我的手下們一時不察，竟然以爲你是仇家。」

「在這裏也有人敢找你算賬？」游天虹故意說。

劉勝道：「在黑道上混，這種事情總是無法可以避免的，何况這一個地方，更是龍蛇混雜。」

「可不是爲了爭生意吧？」

「不，剛好相反，是有人怪我們多做了一宗不應該做的生意。」劉勝解釋道：「有人要追究一個年青人的下落，但我劉某做偏門生意也要講商業道德的。他們要知道的，我偏不讓他們知道，事情便是由此而起。」

「嗯——」游天虹靈機一觸，乘機說道：「我知道你做的是偷渡生意，剛才你所講的，可是因爲你把一名年青人由這兒送走，所以引起某一方面的不滿，於是引來尋仇？」

「是的，事情就是這樣。」劉勝又呷了一口酒：「游老弟！你也知道我的爲人，我不願意做的事，沒有人可以左右我；相反，我願意去做的事，絕對沒有人可以阻止得了我。」

游天虹心裏想着：他目前所講的，到底是什麼人？此時此地，還有誰敢與劉勝這種人作對？

劉勝在這兒，也算得上是個地頭虫了，而且游天虹知道他一向在黑道上很吃得開，與他過不去的人相信只有兩種：一是警方，二是在這兒也有相當勢力的人。

游天虹忽然連想到另一個更加微妙的問題上面去，就是劉勝口中所講的「年青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爲什麼會有人追究他的下落？他又有什麼值得劉勝代爲隱瞞，因而開罪了別人呢？

游天虹越想越覺得奇怪。

他終於也忍不住試探地說：「你剛才所講的年青人可是一個來自大城的富商？」

「嗯——」劉勝怔了一怔，面色一沉，立即反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我只是胡猜而已，我有個姓繆的年青富商，他是我的朋友。」游天虹故意這麼說，「我們一齊由大城來到這兒博彩，但他這傢伙却喜歡單嫖獨賭，撇開了我，我們亦因此失去了連絡。我担心他被人綁架，因爲誰也知道他的父親極之富有——」

游天虹果然還沒有說完，劉勝已忍不住說道：「如果你講的人就是繆仁傑，那你放心好了，他已平安離開了這裏，返回大城去了。」

「他媽的！」游天虹突然裝成十分生氣的樣子，破口大罵：「那小子也太過份了，怎可以一聲不响就溜了回去呢？最低限度也應該給我一個電話通知啊！」

劉勝道：「一家不知一家事，也許人家有難言之隱亦未可料。總之，他已平安歸家，這大概你也應該放心了吧。」

游天虹不難想像得到，繆仁傑能摸到這門路，悄悄地離去，相信一定有人穿針引綫，而且也必然付了不少金錢給劉勝這傢伙。

但是游天虹却沒有去問劉勝，因爲他明知問了劉勝也不會答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游天虹只作試探地問道：「那小子本來就有齊各種證件的，何必如此鬼鬼祟祟呢？會不會是輪到要把證件也典押給別人啊？」

劉勝笑道：「你再問下去我也不會告訴你，因爲這是我業務上的秘密，所以我們雖是朋友，我也只好說一句對不起了。」

游天虹也只好苦笑道：「算了吧，反正我知道他平安回到家中，我的責任也完了。」他又站了起來向劉勝告辭：「幾時有空到大城來，記得找我啊，屆時讓我作東道，痛痛快快地再喝一杯吧！」

「你也明知我這種人見不得光的。不過許多時我也會到大城去，留下你府上的電話號碼吧，有機會我一定會去找你的。」劉勝也很熱情地與游天虹握手告別。

當劉勝親自把游天虹送走時，游天虹的心

裏又在想：爲什麼繆仁傑要偷偷回去？是他知道有人不肯放過他嗎？然則這些不肯放過他的人又是誰？

想到這裏，游天虹自然而然又想到了黃益的身上去。

黃益一直派人監視游天虹，顯然對他不放心，到底是好意還是惡意？也只有黃益自己才明白。

不久之前游天虹故意逃避過黃益手下的嚴密監視，跑到這兒碼頭來找到劉勝，相信現在黃益一定也接到了他手下的報告：知道游天虹失踪了！

眨眼間游天虹已走到了貨倉門口。

游天虹忽然又回過頭去問劉勝：「除了繆仁傑之外，還有一男一女，他們都是敎會醫院的工作人員，一個姓賀的女工以及一個姓宗的男工，他們有沒有找過你？」

劉勝笑得很勉强說：「你明知我是不會告訴你的，除非我能證明你與這件事直接扯上關係。」

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苦笑聳聳肩，然後就走去了。

× × ×

回到了酒店門口，游天虹剛下了車，也未走進酒店裏面去，陳總管已不知由那兒閃了出來，他一邊迎着游天虹走過來，一邊埋怨道：「游先生，你可知道這麼樣跟我們捉迷藏，等於害苦了我們。」

游天虹故意抓抓後腦，道：「這是什麼意思？」

「可不是嗎？」陳總管說道：「你這邊才用電話知會我們酒店的服務部派車送你到碼頭去乘船，那邊竟然這麼快就失了踪。」

游天虹笑道：「除非你派人釘梢，而派來的人又十分之低能，否則你沒有理由對我這麼說。我爲什麼要跟你們捉迷藏？只不過突然想起有些事還未辦完，所以我才離開酒店片刻而已。」

這時候一輛豪華房車開了過來。

陳總管做了一個手勢：「請先上車再說吧，我們已等了你很久啊！」

「嗯—」游天虹猶疑地說：「我的行李還在酒店的房間裏啊。」

「不，我們早已派人替你搬到車子裏來了。」陳總管指指豪華房車的後座。

游天虹彎腰望入車廂之內，果然看見他那簡單的行李，就放在後座之上。

陳總管親手爲他拉開了車門，這時，游天虹還故意說道：「我還沒有跟你們黃老闆道別呢！」

「黃老闆今天忙得不可開交，晚上有應酬出去了。」陳總管又說：「他雖然忙，但他已吩咐了一艘快艇在碼頭等住接載你。」

游天虹心裏想：爲什麼他一定要自己走？還特地派出快艇接送，可見黃益急於要游天虹離去。

陳總管一邊催促他，一邊說道：「游先生，我們一班弟兄，爲了侍候閣下，至今仍未能下班休息，你可不是又準備要跟我們捉迷藏的吧？」

游天虹終於也有點不好意思地，登上了那輛豪華房車裏去。

陳總管也彷彿担心游天虹中途變卦似的，跟隨着游天虹登上了汽車，他就坐在游天虹的身邊，關好了車門之後，立即吩咐司機開車到碼頭去。

游天虹把視綫放到望後鏡去，發覺後面最少還有另一輛滿載住一些彪形大漢的汽車，如影隨形地，在後面亦步亦趨地跟來，游天虹不難想像得到，那一定又是黃益的人，但是他當作沒有看見。

沿途上，游天虹並沒有主動去跟陳總管談話。

陳總管也沒有追問他「失踪」後去了何處，只告訴他：最後一班快船已經開出了，所以現在他們必須另外用快艇載住游天虹，希望能在大海之上追得上最後一班快船。

這種安排的確罕見，難怪游天虹更加感到忐忑不安，同時也想不通，爲什麼黃益急於要送走他？

到了碼頭之後，快艇已升火待發。

有人向陳總管報告，最後一班開往大城的快船，已接到了他們的無綫電話，答應將速度稍爲減慢，希望在大海之上遇到他們。

游天虹於是採住簡單的行李，匆匆與陳總管告別。

× × ×

所謂「快船」，就是來往於大城與隣埠之間的噴射客輪。由於速度奇高，所以晚間是不准航行的，因此黃昏開出的已是當日最後一班的班次。

這類快船是爲了方便賭客趕注的，船東正是賭場老闆黃益。所以他才可以用無綫電話叫快船在公海上稍爲慢一些，直至游天虹追上他們爲止。也只有這樣才能令到其他快船的乘客不致發出怨言。相反，如果快船留在碼頭無限期地等下去，乘客們一定會大爲鼓燥。

快艇只是黃益私人的，未正式報關之前，它是不可以直接開入大城碼頭去的。

由於快艇的速度奇高，所以不久之後終於也能在公海之上追上了最後一班快船。

游天虹雖然可以舒了一口氣，但內心的疑團却無法放下，黃益爲什麼既要請他去，又急於送走他？繆仁傑爲什麼要用偷渡方式急急返回大城？可是因爲怕黃益派人對付他嗎？

還有利家大小姐利可卿，她也返回大城去，可是因爲她也知道繆仁傑已安返家中？

太多太多的問題，都等待着他去找出一個答案來。

× × ×

游天虹終於堂堂正正地回到大城來了。

他登上碼頭，讓海關人員在證件上蓋了印之後，就挽住行李，步向附近一座多層停車場，因爲他的汽車就停放在這裏。

就在這時候，他發覺有幾個人突如其來地，出現在他的四周，而且全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

再細看清楚，這些人個個虎臂熊腰，雖不致目露凶光，也可以輕易看得出他們極不友善，同時目標顯然是針對游天虹的。

游天虹停住了腳步，四下裏張望了一遍，約略估計一下，這一層停車場之內，大約有超過八名大漢，他們分別站立於一些汽車與汽車之間，所處的角度，正好把游天虹包圍在核心之內。

游天虹很冷靜地，瞪住一個最接近他的男子。那傢伙很年青，雙手义腰，戴住一副黑眼鏡。他也向住游天虹迫近了一步。

「是那一方面的朋友？」游天虹用江湖口吻試探地問道。

「絕對不是江湖上的人和事，而是善意的邀請。」那戴黑眼鏡的男子說道。

游天虹苦笑道：「這種方式的邀請，在我記憶中，似乎還是第一次。請問閣下代表那一位大老闆？」

「到時你自會明白。」那男子把手一攤，「我們已爲閣下準備好一輛車子，就是你背後那輛黃色的六房車。請上車吧！」

「我自己也有車，何必勞煩你們呢？」游天虹覺得對方不但沒有禮貌，也有如被人綁架

的感覺。

因此，他只回過頭去，瞥了那輛黃色大房車一眼，卻沒有依對方的指示走上車去。

相反，他仍繼續走向另一不同的角度，因爲他的汽車就停在那邊。

那戴黑眼鏡的男子把手伸出，攔住了游天虹的去路。游天虹忍不住冷然問道：「這算是什麼呢？」

「我們這番是誠意邀請，怎麼閣下卻不賞面？」那男子嘿嘿地說。

「第一，你們代表誰我根本弄不清楚。第二，我從來不慣被人用這方式綁架的。」游天虹說着，就用手去撥開了對方的手。

那戴黑眼鏡的男子乘機襲擊他，豈料卻給游天虹反手摔倒地上！

圍繞在游天虹四周的其他大漢，都吃了一驚！他們雖然知道游天虹的來頭，却不知道他的身手如此厲害；剛才那幾下動作，簡直快到令他們看也未看得清楚，那大漢已跌得屁股開花。

其他大漢分別湧了上去，游天虹却是不慌不忙，蹦蹦跳跳的左攢右竄，忽兒與數名大漢拳脚交加，忽兒又閃入汽車叢中去，圍攻他的人均感疲於奔命。

游天虹不但身手靈活無比，出手又快又勁，八名大漢之中雖則最少有數人手持武器，可惜那些武器眨眼間都轉到了游天虹的手上去了。因此不但帮不了他們，反而害苦了他們。

儘管如此，但對方却是人數衆多，令到游天虹多番走避，避過了正面衝突！

突然之間游天虹被迫竄到停車場邊緣的欄杆去！眼看無路可逃，而數名彪形大漢却是一步也不肯放鬆。

欄杆下面是數十尺高的繁榮街道，即使游天虹有着驚人的身手，夠胆由這兒一躍而下，只怕街道上穿梭地往來的車輛亦會把他撞死！

那數名大漢分明也想到了這點，所以他們正在交換着眼色，看看是否應該再迫近游天虹。想不到就在這剎那間，游天虹忽然在欄杆之上失了踪，嚇得那數名大漢都呆住了。

有人感到震驚地說：「怎麼辦呢？老闆要我們帶回去的是個活人，不是一條死屍啊！」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呢？」

「是的，他身手不凡，不可能這麼輕易死掉吧？」

「除非他長了一雙翅膀，否則，他由這兒掉下去，決不可能還有生存的希望。」

衆人七咀八舌地爭論着，這邊已有人走到欄杆這邊來，俯視下去，只見街道之上，車來車往，似乎沒有任何車輛停下來，更見不到有什麼「交通意外」發生。要是游天虹掉到馬路上，被車撞死的話，街道上似乎不可能這麼平靜。

各人又再交換了一個眼色，立即又有人說道：「他果然未死，眞是奇啊！」

「是的，眞奇怪啊！下面一切很正常，怎麼可能呢？這兒是六樓啊！」

「也許他運氣好，就像電影中的鏡頭一樣，剛巧掉在一輛剛剛駛過的貨車車卡之內，而那車卡又可能載住一些紙盒，或者棉花之類。」

「我想未必這麼巧吧！」有人獨持異議：「他身手不凡，要他由這兒欄杆失足墮落街上，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想，他一定跳落下一層——亦即五樓的停車場去了。」那名大漢又發出命令：「大家快些去追！」

於是，衆大漢又一窩蜂似的，齊齊跑到五樓去！

五樓同樣是停車場，各處停車位均停滿了汽車。衆大漢四處張望，就是不見游天虹的影子。

各人又再落一層，這時四樓停車場正有一輛私家車沿住車道往下駛去。眨眼間的印象，坐在車子裏的人倒很像就是游天虹。但由於車子開得頗快，所以他們看不清楚，車子很快已轉到三樓去了。

衆大漢後來逐層搜索，可惜仍然找不到游天虹。

有人主張放棄搜索。但也有人說：「我們如何回去向老闆交代呢？」

更加有人說：「是的，我們這麼多人連一個游天虹也抓不到，只怕老闆一怒之下，把我們一齊解僱呢。」

「好了，我倒想到了一個好辦法。」又有人提議：「我們已知道他的車子仍留在六樓停車場，不如就將他的車子開走，讓他來找我們吧。」

立刻又有人提出反問：「他怎麼知道我們是何方神聖呢？」

「他是個聰明人，遲早總會查出我們來龍去脈的。」

「那就把他的車子開走吧！」

後來他們果然就把游天虹停在六樓停車場一個停車位的一輛房車開走了。

× × ×

在興隆大廈的頂樓，繆仁傑正在大發脾氣！他責罵着一名大漢——這男子正是不久之前率領衆大漢，企圖圍捕游天虹的人。

豈料就在這時候，他辦公桌一角的內部通話機突然傳出女秘書的聲音：「繆經理，有個電話要找你。」

繆仁傑也沒有等她說完就生氣地說：「我不是吩咐過你嗎？這段時間暫時我什麼電話都不接聽——」

但是，女秘書同樣也不等繆仁傑講完就搶先說道：「經理，那男子自稱是游天虹，還說與你有約呢。」

「游天虹？」繆仁傑剎那間彷彿觸電似的，怔了一怔，隨即吩咐女秘書將電話接駁入來。對方果然就是游天虹，他冷冷地問：「繆公子，你好？」

繆仁傑故意反問：「你是那一位？」

「你不是派了大批飯桶去找我麼？可惜你用錯了人，也用錯了方法，其實你要見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我就是不喜歡太過大陣仗！」

「我根本不明白你說什麼。」

「別裝蒜了！本來我的確不可能知道這班飯桶是你的手下！大概他們也奉了你之命，不得暴露身份，可惜他們的確太蠢，偷了我的汽車還不算，更將我的車子停在你樓下的停車場之內。這就等於不打自招！」

繆仁傑氣得發抖。

他只好在電話中說：「好了，游大俠，我承認我用錯了方法把閣下請來，他們的確是飯桶，請問你現在何處，我很想單獨見見你。」

游天虹道：「本來我想去警局報案的，還好及時在你樓下的停車場裏面發現了失車。」

「這小小事情，何必驚動警方，閣下若有任何損失，就由我來負責好了。」繆仁傑又說：「請到我的辦公室來詳談好嗎？」

「好吧，」游天虹也很爽快：「我現在就上來。」電話掛斷了之後，繆仁傑立即吩咐下去：「你們一錯不可以再錯，快叫他們避開，我不想游天虹再見到你們！」

那大漢匆匆離開了繆仁傑的辦公室。

這是興隆大廈的頂樓，亦即三十三樓，也就是整個「興隆集團」的控制中心。

興隆大廈本來不是用這名字命名的，但是自從整幢大廈被興隆集團收購之後，不久就宣佈改用此名，這件事曾經轟動當地的工商界。

繆仁傑的辦事處就設在頂樓，這兒離地足

有三四百呎，雖然沒有專用電梯，估計游天虹由樓下上來，最少也要三幾分鐘，即使到了三十三樓，也要經過警衛查問，秘書傳達，不可能一下子就出現在繆仁傑的眼前。

因此，繆仁傑仍在思索着一些問題，打算等會兒向游天虹查問。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有人推開了他辦公室的門入來了，通常這是不合規矩的。即使是他的女秘書，也會先在門板之上輕叩兩下，得到了他的反應，然後才可以入來，而這個人就沒有。

繆仁傑正想責備他，但當他抬頭看清楚這不速之客是誰時，却又呆住了一陣。

來者正是游天虹！

奇怪！游天虹怎麼可能這麼快就來到了他的面前？

繆仁傑一時之間也有點不知所措，結果還是强作鎮定地站立起來，與游天虹打招呼。

「眞好！又在這裏見到了你。」游天虹笑了笑，然後在沙發上坐了下來說：「其實，這次由隣埠回來，即使你不找我，我也會找你談談。」

「我派人到碼頭等你是有原因的。」繆仁傑一邊遞過香烟，一邊也在游天虹對面的一張沙發坐下來說：「在隣埠我有過麻煩，要不是你，我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因此我必須先多謝你。」

「不要客氣。其實就算沒有我，你也可以平安回到這裏來，何況我根本也沒有怎樣帮過你的忙呢。」

「你不必裝蒜了，關於閣下的來頭，以及與黃益的關係等等，利小姐已經告訴過我。所以我才知道，若非你直接影响了黃益，我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我與黃益只是朋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游天虹又說「其實，如果你沒有出老千去騙他，他再惡也奈何你不得！」

「聽說閣下乃有名的千門奇俠，我是否出老千，你一定看得出的。」

「在輪盤賭具上出千的，另有其人，你可能只是代罪羔羊而已。」游天虹故意瞪住繆仁傑：「教會醫院接受了你的大筆捐欵之後，證明你絕不稀罕贏來的區區之數，你又何必鬼鬼祟祟地光顧劉勝？如果我是你，我就會堂堂正正地回來。」

「黃益是你的朋友，你當然帮着他說話，也只有我這個當事人才最清楚，在隣埠，他隨時隨地都可以派人對付我。好漢不吃眼前虧，我也惟有走爲上着。」

「不過照我忖測，你要逃避的，並非黃益，而是另有其人。」

「嗯——你這是什麼意思？」

「洪六姑、宗龍和賀英這些名字，你可曾聽過？」

繆仁傑的面色十分難看：「我完全聽不明白，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首先也想弄清楚，你派人到碼頭來等我，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除了感謝你在隣埠帮過我的忙之外，就是要告訴你一個老千故事。因爲我從利小姐口中知道閣下乃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向來對那些用不正當手段去欺騙別人錢財的歹徒，從不肯放過。」

「聽故事我一向很有興趣，尤其是老千故事，我更加喜歡聽，所以你只須口頭通知一聲我就會來，又何必派出十個八個人帶齊武器在停車場等我？」

「關於這點，我除了要向你道歉之外，還要解釋一下。」繆仁傑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之後，又說道「自從在隣埠遭遇到一連串不愉快事件之後，我深感本身的安全須要獲得一定的保障。所以回來後就僱用了一班人，目的無非爲了自衛，但想不到他們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同時也可能因爲他們本來就是粗人一個，結果就鬧出了事來。剛才我知道他們開罪了你，所以除了狠狠地責備他們之外，還將其中一些人解僱，算是對你的一點點表示。」

游天虹明知這是門面說話，爲了徹底了解繆仁傑這個人的來龍去脈，以及他的用意何在，游天虹只好說道：「過去的事我們不要談了。然則，閣下想講給我聽的老千故事，又是怎麼樣的？」

「這故事本來不是發生在我本人身上的，而是家父告訴我的。」繆仁傑道：「若干年前，家父在南洋營商，偶然須要應酬一些商場上的朋友，結果在一場賭博之中被人出千騙了一筆鉅欵，可惜對方做得十分乾淨，沒有留下任何證據。家父亦爲了息事寧人，沒有追究。後來，那個精於賭術的人失踪多年，家父亦以爲他上得山多終遇虎，想不到最近才知道他在隣埠開設了一間賭場。這個人相信不必我多說，你也猜到他是誰了。」

游天虹一怔：「黃益！」

「對了，就是你的朋友黃益！」繆仁傑道：「這次我到隣埠去渡假、博彩，事前絕對不知道那是他經營的賭場，更加想不到他在隣埠樹立了勢力。因此當我發覺的時候，非走不可！游先生，說到這裏，相信你也同情我當時在隣埠的處境吧？」

游天虹心裏想：假如繆仁傑所講屬實，他用偷渡方式離開隣埠也的確是情有可原的。

他不知道繆仁傑是否杜撰上述老千故事，也無法確定繆仁傑的父親繆隆是否被騙；不過他卻從朋友的口中知道若干年前黃益曾在南洋經商。

游天虹雖然與黃益是朋友，但彼此來往也只不過是近年間的事。

至於黃益以往的歷史，他自問不清楚。萬一黃益眞的是一名老千，那麼，身爲千門奇俠的游天虹竟然還要去幫他，將來一定會被江湖中人恥笑！

繆仁傑這時又說道：「有關家父過去與黃益的恩恩怨怨，我也不想說了。反正現在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天各一方，相信只要我們不再到隣埠去，他再霸道也沒有辦法對付我們。因爲這裏到底也是法治之區啊！」

「是的，閣下如果是正正當當商人，根本不必去理會他。正如你剛才所說，這兒是法治之區。」游天虹又說：「不過這裏有兩件事，閣下可否解釋一下？」

「那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隣埠教會醫院收留過的女病人洪六姑，到底是閣下什麼貫親？」

「嗯——」繆仁傑怔了一怔，但他很快又鎮定下來，說道：「關於剛才你所提及的名字，我根本聽也未聽過。我更加不明白，爲什麼你會把一個女病人的名字扯到我的身上來。」

「如果你不認識她，爲什麼卻要偷偷到醫院去探望她？」游天虹苦苦追問道。

「這件事，我相信純粹出於誤會，因爲那間教會醫院辦事不錯，我一直想捐一筆錢給他們，院長於是帶我到各處看看。可能就因爲這樣，在我慰問一些女病人時，給人誤會了。」

「那麼我要提第二件事了。」游天虹說：「宗龍和賀英這一男一女，閣下可曾認識？」

繆仁傑苦笑道：「這些名字，我連聽也未曾聽過，更不可能認識他們。」

「他們是勒索者！」游天虹道：「後來卻莫名其妙地失了踪！」

「這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不知道是否與你有關，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在你偷渡回這兒前後，他們先後失踪。而最不幸的，就是賀英的母親被殺，目前隣埠的警方正在追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謝謝你告訴我這許多事情，可惜這些都與我無關。」繆仁傑又看看腕表，然後站了起來：「對不起，我實在很忙；幾分鐘之後，我要主持一個會議。所以現在我要準備一下。」

這是變相逐客令，游天虹自然也聽得明白。他也站立起來，與繆仁傑告辭。

繆仁傑很客氣地親自把游天虹送到他辦公室門口，直至他目送游天虹走了，才召來一名助手，質問他爲什麼游天虹這麼快就可以跑到這兒三十三樓來？

助手說：「我已問過守在樓下的人，他們從未見過游天虹。我相信他是偷入來的，否則也一定化了粧。」

繆仁傑正想責備他的助手，想不到他父親這時候正有電話來要找他，他只好先將助手摒退。

繆隆在電話中說：「我吩咐你去辦的事情怎麼樣了？」

「已經約好了明晚。」繆仁傑道。

「你認爲機會如何？」繆隆很關心地問。

「我也無法預測，不過你放心，我一定盡力而爲。」

「這件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你切勿分心！」

「我明白了。爸爸。」

「此外，你最近鬧出了一些新聞，我恐怕影响了我們的信譽和形像，你一定要設法來補救。」

「嗯——」繆仁傑抱歉地怔了一怔：「對不起，事前我絕未想到此事的後果會是這麼樣的。」

「我並非責怪你，事實上我們目前有困難，如果不設法解決，就會出事。爲了避免外間諸多忖測，我看，你最好借個機會，公開露面一次。」

「好吧！我十分明白你的意思。」繆仁傑又說：「今天有一間著名報社，想派人訪問你，爲你寫一篇專訪特寫，還要爲你拍照，你認爲這是否算得上好機會？」

「是那一間報社？」

「華爾街日報。」

繆隆立刻在電話中作出了反應：「那是一張十分著名的權威報紙，尤其是對經濟方面。要是我們能夠好好的利用他們，目前的危機，也許可以渡過。不過，絕對不可以讓他們拍照片。」

「但是，他們却有此要求，以求達到圖文並茂。」

「嗯——你可以說：我並非故作神秘，只不過我一向深信命相。就說相命先生千叮萬囑，吩咐我切勿拍照，更加千萬不可以讓照片見報。」

「好吧，如果他們再來電話，我叫女秘書照你的意思回覆他們好了。」

「不！只要他們有電話來，你一定要親自接聽，這才顯得我們尊重他們，切勿讓女秘書爲你擋駕。」繆隆又說：「但是，萬一他們今天明天還不來電話，你就要叫女秘書找他們。總之，我正希望他們派人來訪問我；我要借他們宣傳，只是不可以拍照。」

「我試試說服他們吧。」繆仁傑又看看腕表：「你還有什麼吩咐嗎？我有個會議要召開，夠鐘了！」

「那麼，回頭再連絡。」繆仁傑忽將電話掛斷。

他的確是個大忙人。這時已是接近午夜時份，許多人這時早已入睡，只有繆仁傑仍在忙個不了。

繆仁傑把他的女秘書叫入來，首先吻了她一下，然後對她說：「很對不起，每晚幾乎都要你超時工作。你以爲我應該是怎麼樣感激你呢？」

女秘書勞絲絲苦笑：「除了加薪之外，最好你能坦白點對我說清楚，『興隆』這種股票能否反彈？」

「怎麼連你也對我們失去了信心？」繆仁傑整理桌子上面的文件，一邊說道：「股票市場經常都有起有落的；今天跌了，說不定明天就起。」

「但是你一定知道今次爲什麼會跌破十元一股的關口。」

「你以爲到底爲了什麼？」

「因爲你在隣埠鬧出了新聞。」

「這點我否認。」繆仁傑又說：「不過這也好，反正我們可以趁低吸入，這正是賺大錢的大好機會啊！」

「嗯—你的意思是——」

繆仁傑不等她說完，就反問道：「絲絲，你手上有多少興隆股票呢？」

「不足三萬股，但對我來說，却是全部財產了。」

「如果你對本公司也失去了信心，那麼這樣好嗎？你就以每股十三元的價錢，全部讓給我。」

「十三元？」勞絲絲提醒她的波士：「你眞的不知道，今天收市的價錢還不足十元一股嗎？」

「我當然知道，這是我們自己的股票，怎會不知道。」

「那麼，你的意思是：這兩天一定會起？」勞絲絲問。

「我當然無法預測，但却有這份信心。」繆仁傑又說道：「反正明天我們也會派人上市搜購，所以你可以直接賣給我。」

他沒有問勞絲絲手上的「興隆」股票多少錢一股購入的。因爲他的記憶力相當好，當初「興隆」股票以「一元」面額上市，「二元」認購時，申請書多到要用抽簽方法決定配額。勞絲絲因爲是「自己人」，又是他的女秘書，所以繆仁傑就配給她二萬股，而且完全不用抽簽。至於後來她再由市場購入多少，他就不得而知。不過無論如何，即使勞絲絲目前手上擁有三四萬股「興隆」股票，也不會虧本的；因爲最少有一半是她以原價購入的。原價就是兩元一股，而目前仍值九元多一股。

但是看見繆仁傑這麼大方，勞絲絲反而有些猶疑起來；這也正是喜歡炒股票的人的本性——總希望多賺一些。既然繆仁傑肯出十三元一股，三兩天後有可能起到十四、五元一股亦未可料呢。——絲絲心裏就正是這麼想。

當然，她這樣想也是有根據的，因爲她替繆氏父子工作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她明白到他們父子二人的手法，要炒起一種股票，他們有的是辦法。

因此，勞絲絲當時就拐了一個彎說：「對不起，我知道你有許多事情要處理，這些小事，還是算了。」

繆仁傑這時已將一些文件收拾好。他漫不經心地說：「好吧！你幾時要放手，就隨時告訴我好了！」然後他又問道：「他們都到齊了嗎？」

「都到齊了。」勞絲絲道：「他們在會議室等你。」

「好極了！」繆仁傑說着，就捧住大叠文件，在勞絲絲的帶領下，跑向會議室那邊。

會議室就在他的辦公室旁邊，那兒有一度

橫門可以通過去。

這時候在會議室裏面等候的，都是「興隆集團」屬下各機構的主管。此外還有繆氏父子的法律顧問。

繆仁傑坐在主席位之上，首先向各人抱歉地說：「這個時間大家本來應該好好的留在家中睡覺，但我却要你們趕回來參加這次緊急會議，相信大家一定心中有數，知道事不尋常。對嗎？」

繆仁傑故意頓了頓，他主持會議經已不是第一次了，對下屬們的情緒反應，一向都掌握得非常之好。因此有人說過：要是他去做電影明星，可以穩得「最佳演技獎」。但做電影明星決不可能有他目前的收入。

目前「興隆集團」屬下的企業，幾乎包羅萬有，連一向財雄勢大的外資大財團也畏懼三分。

這幾年來，繆氏父子管理下的「興隆集團」，不但整幢幢的購下價值數以億元計的辦公大厦，也參加政府官地的競投；甚至收購飛機公司、輪船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等。幾乎無孔不入，同時更以大手筆見稱。

因此「興隆股票」亦一度節節上升——由兩三元一股升至每股十多元。

可惜最近就因爲繆仁傑在隣埠鬧出了新聞，一向敏感的股票市場，很快就有了反應，一夜之間「興隆股票」跌破了十元一股的關口。這就是繆仁傑今晚緊急召開這次會議的最大理由。

繆仁傑故意頓了頓，讓他的下屬們先鬆了一口氣之後又說：「爲了我個人想鬆弛一下神經，想不到被人造謠，彷彿明天我們就要結束營業似的。不過在這裏我不妨讓各位先吃下一顆定心丸，我們不但不可能會撤退，還要進攻！」在場參加會議的人果然有如服下了一服興奮劑。他們面部那些收得繃繃緊的肌肉，刹那間都放鬆了，有些甚至立刻露出笑容來。

參加會議的人都是經理級的，他們分別向繆仁傑報告最近的經營情況以及收支情況。

興隆集團屬下的工商企業，的確是多到屈指難算，他們幾乎是無孔不入，所以單是召來每一個部門的主管，也夠坐滿了這間會議室。

繆仁傑突然宣佈召集這一次緊急會議，目的固然是爲了安定軍心，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緊急任務分發下去。例如派人明天一早到股票市場去，將「興隆股票」盡量趁低價吸入，此外派人參加政府運輸局明天公開競投的計程汽車牌照。參加會議的人看見繆仁傑不但給他們吃了定心丸，還指揮若定的，部署出擊大計，自然放下了心頭大石。

當散會後，所有人都走光了，就只有一個中年人留下來，而且又不是繆仁傑叫他留下的。他並非別人，正是興隆集團的會計總監何世才。

何世才束着眉梢，故意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之後才說道：「總經理，最近我們的經濟狀況不大好，即使節省開支，也要十數億元才可以助我們渡過難關。剛才我聽你吩咐他們去競投計程汽車的牌照，我怕——」

繆仁傑卻不等他說完，立刻就說道：「你放心，三數天之後，我們就有四十億元注入。目前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怎麼可以坐失良機？」

何世才苦笑一下，又說：「我並非潑冷水，總經理，你父子二人對得我這麼好，我一直把這間公司當是我的生命去珍惜，所以我只是照事論事，據我所知，最近這一兩年來，市道似乎不大好，計程車收費增加了，政府發牌似乎沒有節制。因此，我擔心計程車牌照不會再值錢，除了我們自己想經營計程車業務，否則，根本就不應該參加競投。」

「何伯，我的想法與你不同，」繆仁傑也知道他父親一向很信任這位會計奇才，所以他也把何世才當作世叔伯看待：「計程車牌照目前仍有價，上一批最高標到二十一萬元一輛。這只不過是我看好的原因之一，另一最大原因，就是本市人口越來越多，交通乃首要問題，我認爲計程車仍然大有可爲。」

何世才道：「既然你這麼說，又說有新資金注入，我就無話可說了。」

這時候，女秘書走過來對繆仁傑說有電話找他，於是他匆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去。

對方是利可卿。繆仁傑聽到了她的聲音之後就有如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他故意問道：「怎麼你還未睡？」

「虧你還敢這麼樣問我，你不是答應過今晚給我電話嗎？怎麼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利可卿在電話中有些生氣。

「噢！是的，眞對不起！」繆仁傑抱歉地說：「我今天由早忙到晚，眞的是忙到魂頭轉向，我剛剛才主持完一次會議，再這樣子忙下去，我担心我會支持不住呢。唉！」

「好了，別唉聲嘆氣了，我不怪你。」利可卿又在電話中說：「其實較早時我已經撥過一次電話來，你的女秘書說你正在開會呢。」

「怎麼你不叫她把電話接過來？」

「何必呢，我又不是有什麼緊要事，明知你忙，我惟有等吧！」利可卿道：「可惜你父親非要你主持大局不可，否則，好像你這麼能幹而又勤奮的男人，正是我父親渴望的好人才啊！」

「不要開玩笑了，即使我沒有目前這份工作，只怕也沒有資格替令尊服務呢？」

「我不是開玩笑，我父親的確很欣賞你，明天晚上他還吩咐我約你到舍下吃晚飯呢。就是不知道你這位大忙人肯不肯賞面。」

「難得你們不嫌棄，就算我更忙也要抽時間的，但是，較早時我和你談過的那件事，不知你有沒有跟他老人家談過呢？」

「當然有，所以我才這麼急約你。」

「他的意思——……」

「明天中午我們先一齊吃午飯，到時見面談好了，然後晚上你才到我家見父親好嗎？」

「嗯——好吧？」繆仁傑心裏雖然患得患失，却不好意思追問下去。

電話筒擱上了之後，勞絲絲立刻走過來問：「剛才那女子可就是利現金的女兒？」

「是的。」繆仁傑反問道：「較早時她是否已來過一次電話？」

「是的，我說你正在開會，怎麼啦？你是否因此而生氣？」勞絲絲的態度顯得有些不高興。

「不！我們只是有約在先，事先我却忘記了告訴你。」繆仁傑又說：「絲絲，以後你接聽她的電話最好客氣一些，因爲我們公司目前有困難，正要求助於利現金。」

「我接聽電話對人客一向都十分客氣。要是她有什麼不滿，也只是表示她小器而已。」

「她並沒有對我說過你不客氣，我只是趁此機會向你解釋而已。明天中午，她會到我這裏來，約我一齊出去午膳。」

勞絲絲只瞥了他一眼，不再作聲。

繆仁傑和勞絲絲都是年青人，他們在工作的接觸中許多時都會情不自禁地親熱起來。但繆仁傑就從來沒有見過絲絲像今晚這麼樣酸溜溜的。他當然也很明白她的心裏想一些什麼。只是佯作不知而已，事實上在工作方面她是他的好助手，在公司的業務上她也知得最多。因此繆仁傑雖然貴爲總經理，仍是忌她三分。

（未完・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

海匙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貝茜按照司馬洛的吩咐，跟踪畢虎派來的人，直抵叢林裏的一座巨宅，然後竄入去，果然發現明珠、夏明的兒子，被囚在房裏，便同去同司馬洛商量，暫時不去驚動畢虎，以免打草驚蛇，反爲不妙。晚上去參加夏明的葬禮，到殯儀館循例參拜一番之後，便和主事人露露分手，出來後，發現夏明的父親夏雨水從後門內入去，被兩個大漢將他綁架上汽車，絕塵而去，司馬洛和貝茜也駕車暗中跟踪，發現他們也到了叢林的巨宅中，但不是畢虎的住宅，而是萬山的住宅。司馬洛趁深夜將夏雨水救出來……

擬定計劃　找覓沉船

司馬洛伸出一隻手騷着後腦：「這就使我有了許多疑團了！」

「唏，你小心開車！」貝茜說。因爲車子開得快而司馬洛祇是有一隻手放在方向盤上。

「別傻吧，貝茜，」司馬洛說：「難道你以爲我一隻手就不能開車了嗎？」

夏雨水哈哈笑起來，似乎很高興的。他說：「司馬洛，你幹得很好，你把我救了出來！不然的話，你們就可能失去了一位大老板了。現在，讓我來計劃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吧！」這個人一講到生意的時候似乎又立即變成豪快得多了，剛才的險遇，就馬上已經置諸腦後似的。

「等一等，」司馬洛困惑地說道：「夏明不過是叫我去找那條保險箱的鎖匙吧了。」

「不是。」夏雨水說。

「鎖匙他沒有，這很有道理，」司馬洛說：「但難道你也沒有嗎？」

夏雨水聳聳肩說道：「我的兒子告訴你的實在祇是一半眞話吧了。實在鎖匙是祇有一條的，也就是沉到了海底的那一條，沒有了它，我們就無法把那保險箱打開了。」

「但你是主人呀，」司馬洛說：「難道你不可以找鎖匠來把保險箱打開嗎？」

「我怎能呢？」夏雨水苦惱地說：「我根本不敢出現，你也看到的，我一出現，萬山就把我抓起來了，我的寫字間也是受着萬山的人監視，我根本不敢回去，不能出現。」

「萬山究竟是什麼東西？」貝茜不平地說：「你這樣有錢也這樣害怕他？雖然有錢亦並非就是代表有勢，但是無論如何，有錢的人也總是比窮人有辦法的呀。」

夏雨水苦笑：「我告訴你吧，假如你想找這島上最大的人物，那你不是去找總督，而是找萬山，因爲萬山是最大的。」

「他有這麼威風？」貝茜說：「我們倒不知道。」

「你們沒有調查吧了，」夏雨水說：「一查一查你就知道了，有許多地方都是有這樣一個人的。」

「也許你是對的，」司馬洛說道：「萬山是大人物，而他要得到這一件龍宮寶貝！」

「正是，」夏雨水點點頭說：「他要就必須到手。」

「爲什麼呢？」司馬洛提出這個一直都困擾着他們的問題，「這件龍宮寶貝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顯然不是本身的珠寶價值！」

夏雨水遲疑着，似乎不大願意回答這個問題，但當然他是不能夠逃避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說：「夏先生，假如你眞想我幫你的話，你是得讓我知道眞相才行的，把我蒙在鼓裏，對事情的進行未必順利。」

夏雨水仍然遲疑着，吞吞吐吐地說：「你可以不問問題，而祇是做好這件工作嗎？」

司馬洛冷笑：「貝茜，你是知道我的習慣的，你說出來提醒一下夏先生吧！」

貝茜吃吃地笑：「夏先生，我這位老板是有一種很古怪的習慣的，也許你認爲是多餘，但是我們却認爲必須堅持，那就是我們一定要知道一切眞相才能替別人着手做一件事。」

「我的兒子也沒有告訴你們全部眞相呀。」夏雨水說。

「他跟我講的時候我以爲他是講眞話，」司馬洛說：「也許就是因爲他對我說謊，所以他才會弄到有現在這樣的收場。你也可以對我講一些謊話的——假如你不重視自己的性命。」

夏雨水祇能夠苦笑着。

「你一定要瞞着我，」司馬洛說：「那我就不感興趣了，我祇好把你還給萬山了。」

夏雨水嘆一口氣。「你眞會逼人，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冷笑說道：「我也祇是不想做傻瓜吧了，所以你還是把眞相告訴我聰明一些。」

夏雨水又嘆了一口氣：「好吧，司馬洛，我從頭告訴你一遍好了，我們——有什麼適合說話的地方嗎？」

「這裏就是一個最好的談話之所了，」司馬洛說：「車子正在行走着，沒有人能夠偷聽，也沒有人能夠跑來參加聽一聽的。」

「好吧。」夏雨水又說。

於是他開口對司馬洛說出有關這件龍宮寶貝的事情，他告訴司馬洛，不錯這件事情是因爲這件龍宮寶貝押給他而起的。

夏雨水與夏明父與子之間的感情，其實不至如外傳得那麼壞，但是也不太好，主要就是爲了錢的問題。夏雨水對夏明的財源的方面管制得很嚴，而這亦不能夠說他是沒有理由的，他的理由就是他認爲夏明已經成年了，在經濟上不應該完全依靠父親，而是需要有自立的能力的，事實上，他肯給夏明零用錢，也已經算是很有人情味了。一個成年的人，怎麼能夠不事生產呢？也因此，當夏明向他要額外的使用錢時，他就要夏明拿一些値錢的東西來抵押了。

夏明却拿來了龍宮寶貝。

「我也很喜歡這件東西，」夏雨水說：「這是坦白話，不過，說我要把它謀佔，那則未免是冤枉一些了，事情是這樣的，因爲這件東西很美麗，有一次，我在招待一些朋友的時候，我也把這件東西拿出來向客人們炫耀一下，却不料這一耀就耀出禍來了。」

「唔，」司馬洛說道：「給萬山看見了。」

「差不多是這樣。」夏雨水說。

這件東西在他的手中，有別人知道了，就傳了開去，於是就有兩個人要買這件東西，其中一個人是萬山，另一個就是畢虎。他們說要買，就使夏雨水很爲難，兩個人的潛勢力都很大，雖然萬山比畢虎大，但是畢虎的手段則是毒辣一些。兩個人要買，就是願意賣也是不行的，因爲東西是祇有一件而已。

假如夏雨水把這件東西賣給萬山，他就會開罪畢虎，假如他把這件東西賣給畢虎，他又會開罪萬山。

「而且這件東西根本不是屬於我的，」夏雨水說：「我也不能賣，我亦不敢還給明珠，不然眞的逼上頭來時——而事實在商言商，明珠不拿錢來贖的話，我亦是沒有理由還給她的，你說是不是？」

司馬洛與貝茜都沒有在這一點上表示意見，沒有回答夏雨水的問題。

夏雨水又說：「我告訴畢虎，我已把東西還給了明珠，畢虎相信了，他就向我的兒子夏明的身上去設法。不過，萬山是不肯相信的，他還是繼續逼我，這樣我就沒有辦法不失踪了。」

「但是，」司馬洛說：「講來講去，這件龍宮寶貝有什麼値得他們爭奪的地方呢？」

夏雨水又再沉默了一陣，似乎仍然惋惜於要洩露一個重大的秘密，但是他終於嘆了一口氣，說：「他們是沒有對我講的，不過我已經私人調查過了，原來這件龍宮寶貝是有着一種連明珠自己都不知道的價値的！」

「夏先生，」貝茜說：「不要吞吞吐吐好不好？」因爲貝茜照例是心急的。

「這是一種迷信的價値，」夏雨水說：「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座熱帶的海島，這裏的土人都是迷信的，對於許多事情都有迷信的觀念。也許畢虎與萬山這兩個傢伙並不迷信，但是他們也無法改變傳統的迷信觀念，他們亦是要隨俗，而且在可能的時候還利用這種迷信的觀念。總之，有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給迷信的觀念規限着的，譬如黑社會就是其中的表表者，我不知道明珠的父親究竟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是從何處得到這件龍宮寶貝的，總之原來這件東西是一件失落了已久的黑社會的權力象徵。」

「唔，」司馬洛說：「這種事情發生在這個地方，我倒是肯定的。」

「這東西是一種權力的象徵，」夏雨水說：「就等於國王的皇冠或者權杖，假如連這兩件東西都丢了，就難以爲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祇有握着權杖的人才有權。以前，這島上的黑社會是統一的，就是由這件龍宮寶貝象徵權力的統一，持有的人就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後來，一次火山爆發，大亂起來，過後，龍宮寶貝就失落了，沒有人找得到，於是黑社會也就分裂了。我實在不明白這件東西是怎會到了明珠的老頭子之手的，但是總之，他顯然不明白他手中執着的是一件多麼重要的實物。」

「唔，」貝茜說：「你的意思就是，假如現在有人把龍宮寶貝拿出來，就可以統一黑社會了嗎？」

「是的，」夏雨水說道：「這裏的島上人，十九仍然是迷信的，觀念並未有改變。」

「因此，」司馬洛說道：「萬山和畢虎都想得到龍宮寶貝了，他們都想自立爲王。」

「對了，」夏雨水點着頭：「正是這樣，當然，我拿出來稱王是不行的，因爲我本身沒有其他的條件，我不受本地人的尊敬，我亦不是黑社會，然而萬山和畢虎

兩個人則是有很充份的條件。萬山已經是最大的了，畢虎雖然想碰他也碰不來，然而萬山要吞畢虎，亦是吞不下，因爲畢虎是一件大骨頭，很可能把他哽死而至兩敗俱傷，但是假如他們其中一人得到了龍宮寶貝，那又不同了，迷信的力量是很大的，亦是不可以理喻的，有了這東西在手就會得到強大的支持。」

「我已經說過了，」夏雨水又說道：「我根本沒有做這個王的條件，我就是想做也做不來的，而且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那你爲什麼又還是把龍宮寶貝霸着不放呢？」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知道它對你的生命是有危險的嗎？」

夏雨水苦笑着說：「我當然是有我的難言之隱的了。」

「現在就是要把難言之隱說出來的時候了，」貝茜說：「你必須把一切都坦白，事情才能夠做好的，你爲什麼還把龍宮寶貝霸着不放呢？」她又再度提出這個問題。

「我並不是霸着它不放，」夏雨水苦惱地說：「其實我剛才也已經講過了，我是兩頭不能討好，所以不敢還給明珠，而且我亦是沒有時間處置它的，你明白嗎？畢虎和萬山都在虎視眈眈，畢虎在向明珠上打主意，而萬山則在逼我，我不能把它還給明珠，除了因爲怕會使她有危險之外——」

「主要還是因爲明珠還不會把那筆押欵還給你。」貝茜說。

「唉，」夏雨水說：「你怎麼說都好吧，總之是禍不單行，我那遊艇剛好在這個時候給風打沉，鎖匙也因此不見了，我怎辦呢？假如興工動衆去開那保險箱，萬山會知道的，那他就會來搶！」

「因此你就祇好失踪，暫時避避風頭了。」司馬洛總算比較明理似地代講一句對他比較有利的話。

「是的，」夏雨水苦着臉，「你想得到一個更好的辦法嗎？」

「這祇是一個暫時的辦法。」貝茜說道。

「你也不能永遠逃避下去的，」司馬洛說：「好像這一次，你就是終於給捉到了。」

「我也知道，」夏雨水說：「幸而你們救了我，不過在這之前，我就已經跟我的兒子接頭，設法把那條鎖匙找回來。」

「你打算把龍宮寶貝取出來，」貝茜說道：「那麼，之後你又打算怎樣處置它呢？」

「我——我也不知道，」夏雨水一攤手掌，「我祇是認爲我應該把它收藏在另一個地方，起碼要是一個我隨時拿得到的地方。」

「然後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夏雨水又一攤手掌，「我一直都想不出應該怎辦。」

「也許，」貝茜說：「當你給逼得太緊時，你就會把它交給畢虎或者萬山了，你當然不會爲了保護它而犧牲自己的性命的。」

貝茜顯然還是不大看得起夏雨水這個人。

「也許，」夏雨水說：「逼得沒路可走時，我還是會交給萬山，萬山這個人總算沒有畢虎那麼卑鄙，而且他本事亦是比畢虎大的。不過這實在是我很不願走的一步。總之，就是拿到手之後，我也是不願意還給明珠，你知道，東西到了她的手上會更危險，因爲她是必然拚了性命去保護的。」

「現在，」司馬洛說：「假設我替你拿回了龍宮寶貝，你又會怎辦呢？」

「我不知道，」夏雨水聳聳肩，「我眞的不知道，實情就是這樣了，也許你們會有什麼比較好的提議吧？」

「提議是先要考慮清楚了，」司馬洛說：「不過假如把它還給了明珠，我卻知道，她一定會怎樣做，她一定會交給畢虎的。」

「爲什麼呢？」夏雨水問。

「因爲，」司馬洛說：「她要把她的兒子換回來嘛！」

「你——這是什麼意思？」夏雨水問着，忽然之間，臉也發靑起來了。

「畢虎並不那麼笨，」司馬洛說：「你使他相信在明珠之手，夏明死了之後，他沒有一個可以利用的人，而他似乎也知道，使用暴力對付一個女人，未必就是最好的辦法，於是他就把明珠的孩子捉走了，綁去了。」

「那是——誰的孩子？」夏雨水沙聲問。

「那當然是夏明的孩子，」司馬洛說：「至少明珠是這樣講的，她沒有極力強調這是夏明的骨肉，不過有時，這反而是可信的，而且你認識她，你清楚她的爲人的。」

「那……那是我的孩子！」夏雨水發抖起來，抖得很厲害，呻吟地說着：「我的孩子，是我的……我的……噢，天！」

「是你的孫兒！」司馬洛指出。

無論如何，夏雨水的意思就是，這個孩子乃是他的骨肉，他就祇有夏明一個兒子，現在夏明已經死了，而這個孩子就是他唯一的後代了，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來你不知道有這孩子嗎？」貝茜問。

夏雨水的臉色變成灰敗，但是隨即又漲成紅色，而低聲咆哮說道：「畢虎，這個狗！他這樣的卑鄙，我要殺死他！殺死他！」

「你不是一個殺人的人，」司馬洛微笑着說：「我看，你還是另外想一個辦法吧。」

「那麼——那麼——」夏雨水吶吶着說道：「我們快把鎖匙找出來吧！不能夠讓孩子留在那傢伙的手中的，那是一個野獸！」

「也許我們也需要你的帮忙了，」司馬洛說：「我們就是找不到那艘沉船，你知道在何處嗎？」

夏雨水用手搔抓着後腦：「我——我也不知船是沉在什麼地方，假如我知道的話，我們也用不着找得那麼辛苦了！」

「聽你的口氣，」司馬洛說：「似乎你現在是已經決定把龍宮寶貝要交給畢虎了！」

「有什麼辦法呢？」夏雨水抖得很厲害，臉部的肌肉簡直是抽搐起來，「孩子給他拿走了呀！」

司馬洛又哈哈笑起來：「現在，倒不由我不佩服畢虎這個人的能幹了，他眞的是看準了這弱點的，他拿走了孩子，就使兩個最倔強的人，也要對他屈服了！好像伙！」

夏雨水低着頭，簡直整個人都崩潰了似的。「可憐的孩子！」他不斷地喃喃着：「可憐的孩子不能夠讓人家糟蹋呀！」

「這也算是一個解決的辦法。」貝茜說。

「怎樣呢？」司馬洛看着她問道。

貝茜聳聳肩說：「既然明珠是願意交給畢虎的，夏先生也是願意給畢虎的，而畢虎可不是強搶，他也老早就已經聲明過，他是願意出一個滿意的價錢的。這難道不算是一個圓滿的解決嗎？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呀。」

司馬洛搔抓着後腦：「但是，在屈脅的情形之下作這樣的交易，我卻是不大服氣了。」

「這又不是由你決定的。」貝茜說。

「反正東西又還沒有拿到手，」司馬洛說：「我們大可以先考慮清楚的。」

「怎麼樣了？」貝茜說：「我們的車子也不能夠老是在路上兜圈子的呀。」

「好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先送你回家好了，夏先生，你住在哪裏？」

「送我到海邊去吧，」夏雨水說，「我向朋友借了一艘遊艇，就住在上面。」

「唔，」貝茜說：「以躲藏來說，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地方呀，住在遊艇上。是隨時都可以搬家的。」

「我也就是這樣打算！」夏雨水說：我不能夠給萬山捉到我，他捉到我，我就不得了，正如剛才，你們也看見的。」

「爲什麼你不請保鑣呢？」貝茜問。

「保鑣？」夏雨水說：「在這個地方，保鑣又有什麼用處？這裏是他們的地方，不是萬山就是畢虎了，請保鏢更糟，可會請着他們的人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他們把夏雨水載到了海邊，那裏是停泊着許多遊艇的地方，而這些遊艇，許多都是屬於外來的遊客的，夏雨水指出了哪一艘遊艇是他所躲藏的，然後就回到遊艇上。

司馬洛與貝茜亦把車子開走了。

「現在，」貝茜說道：「我們回家去嗎？」

「是的，」司馬洛說：「回家去吧，現在我們也沒有什麼別的地方好去了。」

他們開車回到了他們的居住的別墅。

貝茜打着呵欠，說：「眞累，我們需要睡覺，我眞的要睡了，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不停地工作的！」

「我還是要想想辦法，」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說道：「畢虎這個卑鄙的傢伙，我們可不能就這樣把龍宮寶貝雙手奉上給他的！」

「我眞是累得腦筋也不會動了？」貝茜又打着呵欠說。

然而，他們暫時還是沒有機會睡覺，當他們回到家的時候，發覺探長已在門口等着他們了，帶着兩個助手一起。

司馬洛皺眉看着那個皮膚黧黑的探長。他是也由這一位探長問過話的，所以他也認得這個是什麼人，司馬洛說：「希望你不是來拘捕我的，探長。」

「不，不！」探長說：「不是，我祇是來跟你談談吧了，你不介意我進來坐一坐吧。」

「老天，」貝茜打着呵欠，呻吟地說：「我們要睡覺了呀！」

但是探長卻像沒有聽見似的，還是跟着他們進屋，貝茜說：「恕我沒有咖啡招待了！」

司馬洛說道：「我希望你有重要的話講。」

探長微笑：「司馬洛先生，到現在，我相信你對這件案子所知的大概已增加了許多了吧。」

「我？」司馬洛表示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知情不報當然是有罪的，」探長說：「不過我也不打算追究了，祇要你肯合作！」

司馬洛抬起一邊眉毛看着探長，問道：「合作什麼？」

「你找尋龍宮寶貝，已經有了頭緒了嗎？」探長問道。

司馬洛的心中不由得一跳，不過表面上還是不置可否。他說：「探長，你好像知道很多！」

「是的，」探長點着頭說：「我能夠證明的事情是很少，但是我知道的卻是相當多的，譬如，我知道你把夏雨水救了出來，」頓一頓，「事實上，假如你不把他救出來，我也會救他的！」

「唔，」司馬洛說：「夏雨水一家人似乎流年不利，你知道他們還有誰給捉住了嗎？」

探長點了點頭，說道：「還有夏明的兒子，和這孩子的媬姆，也是給捉走了，是嗎？」

「唔，」司馬洛說：「這樣，你果然是知道得很多了，探長，既然如此，爲什麼你又不去把這孩子也救出來呢？」

「我不知道孩子在什麼地方，」探長說：「所以要找你。」

司馬洛看着探長，聳聳肩：「那麼，你也不是知道得太多了。」

「這就是我希望你合作的一點，」探長說道：「也許，你是可以告訴我他是給收藏在何處的吧！」

「也許是可以的，」司馬洛說：「事實上他就是給困在畢虎的家裏，你肯出頭是最好了，你去把孩子救出來吧。」

貝茜不贊成司馬洛這樣說，但是在她能夠開口反對之前，司馬洛都已經說出來了，而且，司馬洛這樣講，其實亦是胸有成竹的。

探長怎樣反應，司馬洛亦早已猜出來了，探長撫着下頷說：「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頗有問題的，第一，並沒有人投訴有人被綁票，第二，我亦沒有什麼證據，你知道的，畢虎在這座城市裏並非善男信女，假如我去搜他的家，搜不出人來的話，那我可能連這份職也丟掉的。」

「唔」司馬洛也學着他的手勢撫着自

己的下頷，看着探長。

「怎麼了？」探長皺眉看着他，「你似乎對我有什麼懷疑。」

「你說假如你在畢虎的家裏搜不出什麼來的話，你就會連這份職也丟掉！」司馬洛說：「那麼你是很害怕畢虎了。」

探長深吸一口氣似乎生氣起來。他咬着牙說：「我並不是害怕他，祇是——我的權力實在有限，他們——太猖狂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說：「歸附他們不是比較與他們作對更好嗎？」

「連你也對我這樣的提議？」探長說：「你使我感到意外。」

「我祇是覺得，」司馬洛說：「人是應該看風駛悝的，識時務者爲俊傑……起碼多數人都是這樣，假如逆水行舟，那是吃力不討好！」

「我偏偏就是這樣一個人，」探長說：「這件事情就必須有人做的，你不是在告訴我，你也是打算跟他們交易吧。」

「不，」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弄清楚你這個人是怎樣的吧了，因爲在目前這樣環境之下你這份工作，假如向惡勢力屈服的話，可能是容易做得多的。」

「是的，」探長說：「假如我肯這樣做，我早已經升了職了，但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司馬洛看了他一會，才說：「我相信你。」

「多謝你，」探長說：「我實在的確是這樣的，你相信好，不相信也好。」

「好吧，」司馬洛說：「你既然認爲你很難去搜畢虎的屋子，那麼你認爲應該怎樣做才對呢？」

「我知道，」探長說：「你是有能力把孩子偷出來的！」

司馬洛禁不住微笑，點點頭：「你倒是知道得不少的，探長！」

這位探長，倒是使他感到有點意外的，原來這是一位明察秋毫的探長。

探長又說道：「我是會調查的，別以爲我眞的相信你上次的口供，你是胡說八道。」

「但是你仍不打算拘捕我？」司馬洛問。

「不，」探長搖頭說道：「你沒有犯什麼重大的罪，與他們所犯的比較起來實在算不了什麼，而且，你對於我還是重要的！」

「我不是不可以把孩子救出來，」司馬洛皺着眉頭說：「我祇是覺得這不是一個好辦法，我救了孩子出來之後，畢虎還是不會放過明珠的，明珠要逃亡，而且要永遠逃亡。」

「那麼你認爲，」探長說：「假如把龍宮寶貝送給畢虎，換回孩子，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嗎？」

司馬洛狡猾地打量着探長，問道：「對於這件龍宮寶貝，你實在又知道多少呢，探長。」

「知道得夠多了？」長微笑道：「總知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太重要了，不能夠落在畢虎這種人的手上的！」

「也不能夠落在萬山那種人的手上？」貝茜問道。

「這個自然了，」探長說：「雖然萬山是沒有畢虎那麼糟的，但是仍然是以不落在他的手上爲佳。」

「那麼，」司馬洛說：「你不是在提議我把它交給你吧。」

「也不是，」探長微笑着搖頭，似乎胸有成竹似的，我有一個提議，而且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提議。」

「好的提議值得參考的，」司馬洛說：「你不妨提出來研究一下。」

「你也知道，」探長亦取出香烟來抽吸着說：「這座島上的人，大部份都是迷信的，因此我工作也特別難做，我們的法律力求現代，許多地方與這裏的人的習慣和觀念根本就不配合，假如硬要拿着法律書來辦事是會頭頭碰壁的，我不能夠常常用正統的辦法，首先必須顧及那些迷信的人的反應。」

貝茜和司馬洛還是在等着他說下去而並不參加意見。探長又說：「你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這島上有一座廟是很出名的，你們是遊客，在旅遊手册上大概也看過了。」

「你所指的就是巫道廟吧？」司馬洛問。

因爲照他所知，祇有巫道廟乃是島上最出名的一座廟宇。

「是的，巫道廟，」探長說：「這是一座很特別的廟，你有去參觀過嗎？」

「還沒有，」司馬洛搖着頭：「還是緣慳一面的。」

「在這座廟裏有一把寶劍，」探長說：「是一件很出名的寶物，你在旅遊手册上，亦同樣是可以看到的。」

「呀，沒有錯，」司馬洛說：「我記得了，是的！」

他是知道而沒有機會去看，因爲他與貝茜雖然是到這裏來旅遊渡假的，然而他們還不曾怎樣有機會遊覽就碰到了夏明這件事情，以後他們最多機會看的祇是那空蕩的海和海島而已。

「這寶劍雖然不能說是價值連城，却也是一件很貴重的寶物，」探長說：「它的歷史和古董價值且不去論吧，單單是劍的珠寶價值，由於劍套上和劍柄上都是鑲滿了寶石，照我估計，也要值得上一百萬美元。」

司馬洛與貝茜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他們不明白探長這樣講究竟是什麼用意。

「而且，」探長又說：「這件東西也並不是受着太嚴密的保護，沒有武裝的守衛守着，亦沒有什麼鎖鍊鎖着，也沒有防盜的玻璃箱子裝着，要把它偷走，實在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

「你——不是叫我去偷吧？」司馬洛難以置信地問。

「不是，」探長搖着頭：「絕對不是，因爲這會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

「說下去吧。」司馬洛說。

「這件東西在廟裏已經存放了差不多五十年，」探長又說下去，「從來就祇失竊過兩次，都是外來人下手偷的。第一次，偷的人出了廟門，走了大約一哩路，就忽然倒下來死去了。第二次，那賊半路上給人發覺，就給活生生打死了。這說明了土人們所相信的，巫道廟的神很靈，它會守衛屬於它的東西，所以寶劍不必嚴密保

護。」

「唔，」貝茜說：「因此祇是這樣放在那裏，亦不會有人去偷了。」

「你不是提議我想辦法去把這寶劍偷回來吧？」司馬洛又問。

「當然不是，」探長又搖頭：「要偷的話，老實講，我自己亦可以去偷了。我不過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東西放在這廟裏是很安全的，不會有人偷，亦不會有人敢去偷。」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談的是那件龍宮寶貝，」司馬洛說：「而不是放在巫道廟裏的那把寶劍，我對那把寶劍是一點興趣都沒有的！」

「這把寶劍是一個很重要的例子，」探長說：「以這寶劍爲例，假如另有一件寶貝，你不想給任何人搶到手，那麼你大可以把它送給巫道廟，與那寶劍放在一起，那就可以說幾乎是絕對安全了！」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與貝茜交換着眼色，考慮了幾秒鐘之後才說：「把這件龍宮寶貝送給巫道廟嗎？」

「你以爲這是不是一個好主意呢？」探長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

忽然，司馬洛又覺得這是一個不壞的探長了，眞的不壞！

他想了一會之後又說：「你以爲放在巫道廟裏，萬山和畢虎就不會去搶了嗎？這兩個都是不擇手段的人呀！」

「我已經講過了，」探長說：「這島上的土人是相當迷信的。」

「也許畢虎與萬山並不迷信，」司馬洛說：「他們這種人通常祇是表面迷信，而心裏並不迷信的。」

「但是，」探長說道：「人們之所以會信服龍宮寶貝，也實在不過是基於迷信的心理吧了。假如這件東西已經送給了巫道廟而又再失去了，却出現在萬山或畢虎任何一人的手中，人們就會知道是他們偷的，你以爲人們會信服他們任何一個嗎？人們決不會信服一個到巫道廟裏偷東西的人！」

「唏！」貝茜也興奮起來了，「這主意眞不壞！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這件東西雖然是明珠的傳家之寶，但明珠是不打算出賣的，祇是求保存着而已，假如放在那廟裏，就可以保存着，而且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了。」

司馬洛看着探長，心中仍是抱着懷疑的，而這乃是基於小心的懷疑。他說：「你的意思就是，假如我把龍宮寶貝交給你，你就會拿去交給巫道廟嗎？」

「不，」探長又搖着頭：「別交給我，不然你會懷疑我是圖謀奪寶了。你祇是要安排它有一天忽然出現在廟裏，與那把寶劍一起就行了。以你的本事，這件事情做起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困難吧？」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撫着自己的下頷尋思着，本來聲言無論如何都要去睡覺的貝茜，此時亦興奮起來了，她覺得這探長是一個好人，好人是難得找到的，而見到了好人，也難免開心。她說：「讓我弄一些咖啡來給你們提一提神吧。」

本來她也是聲言不會有咖啡招待的，現在却亦改變主意了。她很快就把咖啡拿出來了，而司馬洛與探長這時仍沉默着，還未曾交換過一句說話。後來，探長呷了一口咖啡，又說：「這樣做是還有一個好處的，這龍宮寶貝可以鎭壓黑社會，假如是受巫道廟所管，黑社會就不敢太猖獗了。雖然這是一種迷信，但是多數的迷信都是以導人向善爲宗旨的，這一種迷信，亦是並不例外，龍宮寶貝在巫道廟，那麼，與巫神之道有所抵觸的事情他們就不敢做了，因爲龍宮寶貝在廟裏，等於由巫神領導黑社會，萬山和畢虎都是不敢太猖獗的了！」

貝茜一向都是比司馬洛容易衝動得多的，她馬上又稱讚道：「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我就想不出來了。」

「那是因爲你不是本地人，」探長說：「你不熟悉本地人的習慣。」

「這個主意我會考慮一下的。」司馬洛說。

「但是——」貝茜說。

「別忘記，」司馬洛插咀打斷她說：「這是明珠的東西，不是我們的，我們不能夠代替明珠作主呀！」

「對得很，」探長說：「東西都有主權，主權是應該分清楚的。」

「唔，」司馬洛說：「你果然是一個明白人，亦很有人情味。」

「我相信你也是非要快些作出一個決定來不可的，」探長說：「畢虎捉去了孩子，他給明珠多久的期限呢？」

司馬洛聳聳肩：「一星期。」

「一個星期，」探長說道：「你能夠做好你們的事情，解決應該要解決的困難嗎？」

「誰能肯定呢？」司馬洛說：「也許很快就可以，也許要很久，總之我們是正在盡力的，無論如何，我一個星期之內給你答覆好了。」

「你用不着答覆我，」探長說：「這又不是一個命令，甚至不是一個請求，而祇是一個提議吧了，你大可以完全忘記掉，不加接納。你認爲値得這樣做的，你就去做好了，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出力的，你也不怕開口。」他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司馬洛，說：「你打這個電話，就可以跟我聯絡到了。」

「謝謝。」司馬洛接過了名片，他覺得有點滑稽，因爲給人家一張名片而叫人家有事打給他電話，這是他自己所常做的事情，但是現在却是探長對他這樣做了，眞是世界輪流轉。

「你是一個好人，探長，」貝茜說：「來吧，讓我給你添一些咖啡吧！」

「多謝，用不着了，」探長說着站起來，「我要說的話已經說過，我也不希望再打擾你們了，而且，小姐，你說你要睡覺。」

「哦，是呀。」貝茜說。給探長這樣一說，她又不由自主地打起呵欠來了。

探長離開了他們的屋子，司馬洛把他送出去了，回來的時候與貝茜面面相覷。

「他是講得對的，」司馬洛說：「處置龍宮寶貝，就祇有這一個辦法最完善，也是最有價值，否則的話，明珠雖然可以帶着它亡命天涯，也始終不能夠眞正放心，而夏雨水亦是沒有辦法脫身。」

「那我們快去找！」貝茜說。

「你不是說要睡覺嗎？」司馬洛說。

「我當然是說明天，」貝茜說：「我們睡醒了之後再去。」

「在這之前，」司馬洛說道：「我們却還得是與有關的人商量清楚的我們可不是龍宮寶貝的主人，甚至亦不是它的持有人。」

「好吧，」貝茜又打一個呵欠，說道：「我得先洗一個澡，然後睡覺，眞的睡覺了！」

× × ×

於是第二天，司馬洛與貝茜就乘着一艘快艇，行駛在海面上了。

此時他們的目的地乃是海灣中心的一艘遊艇，這裏亦正是夏雨水的避難之所。

正如夏雨水所說，這遊艇是他向朋友借來的，並不是一艘很豪華的遊艇，祇是勉可容身吧了，假如是在別的地方，夏雨水當然可以住在最豪華的一流大酒店，但是在此地就不行，在此地，他就祇能够將將就就地躲着，躲在這樣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

他們還是把明珠帶着一起來的。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夏雨水看到明珠，難免大表詫異，不過他也明白，司馬洛這樣做，一定是有一個充份的理由的，因此他也把他們請上艇去。

司馬洛也不浪費時間，這件事情，他對明珠是已經講過了的，現在，他又把探長來訪的事情以及所提供的計劃告訴了夏雨水。

夏雨水沉吟起來，他也是在考慮着利弊的問題。

「你認爲這樣做好不好呢？」明珠終於忍不住開口問他。

夏雨水聳聳肩：「怎麽你會問我呢？你是主人，東西是你的呀。」

司馬洛則在旁邊微笑：「以前是你爭我奪，現在呢，却又忽然禮讓起來了。」

夏雨水嘆一口氣：「其實我本來也不是存心你那件東西的，我的目的不過是懲戒一下夏明，你知道的，他那種花錢的方式，我實在不能贊成！」

「因此你也有點恨我了！」明珠說。

夏雨水感慨地嘆一口氣：「錢，實在有什麽大用處呢？現在想起來也眞是滑稽，我是那麽有錢，然而我闖的這個禍却不是能够用錢解決的，我亦不能够不承認我是對你有點反感，我不高興你庇護我的兒子，他有錢花就不肯上進，那將來他怎麽繼承我的事業呢？」

「你給我的日子也不見得就是很好過的。」明珠說。

「現在人都已經死了，」夏雨水傷感地看着她，「現在，明珠，我和你——我們和孩子，就是唯一的親人了。我們——是自己人——自己人——」

這個老人現在也顯得泫然欲涕的。

「那麽，」司馬洛說：「現在大家都沒有異議了？願意接受探長的提議？當找到龍宮寶貝的時候就把它送給巫道廟？」

「我不反對，」明珠說：「不過最要緊的還是把孩子救出來！」

「這一點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司馬洛說：「不過，你們認爲探長這個辦法眞是可行的嗎？這裏的土人眞的是那麽迷信的？龍宮寶貝放在廟裏，就眞的不會有人去偷麽？這廟的威力，眞的是這麽厲害的？」

「是的，」夏雨水點着頭：「這裏的人都相信這個的，別的廟，我可不敢說，但這座廟，對人心的影响就眞的是跟探長所講的一樣了。」

「既然是這樣，」司馬洛撫着下頷，「我就會作安排了。」

夏雨水看着明珠，眼中的神情變得十分慈祥的。他說：「這件事情過去了之後，你會帶着孩子回來嗎？」

「回來？」明珠迷惘地看着他。

「那是我的孫兒，」夏雨水說：「你是我的媳婦！」

「我是你的媳婦，」明珠說：「那露露又如何呢？」她明顯地有着醋意。女人與女人之間，似乎總是難免如此的了。

夏雨水搖搖頭：「露露對夏明不及你對他好，你對他是眞正有愛心的，你獻出一切，不像露露，祇是肯付出有限的代價，她不過是把夏明當作一件工具。」

明珠看夏雨水，在考慮着，而夏雨水的眼中則露着哀求的神情，他的確是一個很孤獨的老人，他需要的是親人，正如他自己所講的，空擁這許多錢，又有什麽用處呢？

貝茜看看司馬洛，司馬洛則是站起來踱步，目的是走得遠一些，這是他們夏家的私事，與他無關，因此他認爲他是不好參加意見，亦沒有資格。

不過，以司馬洛個人的意見而言，他則認爲夏雨水是講得對的，眞正對夏明好的人還是明珠，明珠的確是給了夏明一切，雖然說，明珠這種愛乃是縱溺式的愛，對夏明的前途實在並無好處，然而，露露的那一種方式，則根本就不是愛，祇是利用而已，她並沒有設法增加夏明的快樂和幸福，而祇是在爲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着想，盤算着如何才能把夏明利用得長久一些，也許她後來替夏明辦喪事也是一種後悔的表示吧，不過，在人死了之後才表示後悔，那也是遲一點了。

夏雨水又以顫抖着的聲綫說：「回來吧，明珠！」

明珠也終於聳聳肩說：「實在，我也是沒有什麽地方好去的，當這件事情結束了之後，我們再打算一下……」

「現在！」夏雨水說：「別做那酒吧的工作了，我的生意裏可以容納你的職位多的是，而且，我的財產亦是有一個繼承人！」

這時司馬洛則不能不參加意見了，他說道：「還是遲一點再算吧，明珠怎麽可以忽然之間變成是在你的公司裏做事情的呢？」

夏雨水聳聳肩，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也許你是講得對的！」

「我看，」司馬洛站起來說：「我們現在也該走了，我們要盡快開始工作！」

他們乘坐着來的快艇回到岸上去。明珠亦是跟着他們一起走，在這件事情解決之前，明珠是實在不適宜與夏雨水在一起的，到底夏雨水現在還是躲藏之中，而他剛從萬山那裏救回出來，他是更非要躲得好好的不可了。

上了岸之後，他們就分手，司馬洛叫貝茜把明珠先送回家去，而他自己則是到警局去跑一趟，他到警局去是找探長。

「什麽風把你吹來了？」探長問着，把司馬洛延進了他的私人辦公室中。

「是無定向風，」司馬洛說：「你說過你會帮我的忙，現在我就是來要求你帮忙了。」

「怎麽了？」探長說：「萬山在逼你把夏雨水交還出來嗎？」

「很奇怪，」司馬洛說：「萬山倒是沒有這樣做的，而我們亦並沒有感覺到有人跟踪，也許萬山不知道那件事情是我幹的吧。」

「那麽，」探長說：「到底你現在又是要我帮你一個怎樣的忙呢？」

「我是要找尋那條鎖匙。」司馬洛說道。

「什麽鎖匙呢？」探長倒是顯得莫名其妙的問道，因爲他對那條鎖匙的事情並無所知的。

司馬洛把鎖匙的事情對探長講了一遍，而且亦告訴了探長，夏雨水與明珠都同意了他所提議那個處置龍宮寶貝的方法，將之送交給巫道廟。

探長搓着下頷，沉吟着，他說道：「我很高興，他們也總算是有了一個比較愉快的結局，起碼他們是和解了。但是，你要我帮你什麽忙呢？把那隻保險箱與警局接通的警鐘關掉，好讓你去把保險箱打開來？」

「這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說：「不過，我却還是希望找到那鎖匙，因爲那保險箱實在麻煩，即使你們警局這裏不响，我去一弄的話，大厦本身亦是會有警鐘响得天也要塌下來似的，就是沒有辦法。」

「因此，」探長說：「你是非要找到那條鎖匙不可了。不過，我怎樣可以帮助你找到那條鎖匙呢？這種事情，你是專家，我是門外漢呀！」

「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司馬洛聳聳肩：「本領倒不是大問題，而是需要人多，祇有人多才能够節省時間，不過是找尋幾座小島吧了，假如能够多一些人做這件事情，那就必然可以快一些完成，早些完成，那是會好得多的，我不想超過畢虎所給我的時間限制！」

「好吧，」探長說：「我盡我的能力好了，我也有一些飛機可以調派的。」

「守秘密的問題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我相信這不是一個大問題，」探長說道：「我是不必把這件事情講出來的，我派人出去做事，不一定需要講什麽理由的。」

「這樣做好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傳到畢虎或者萬山的耳朶裏，都是很不妙的。」

「你可以不必担心，」探長說：「不過，你那張地圖，你却得複印幾份給我，讓我交給每一位機師。」

「這是很容易的事情，」司馬洛說：「當然不會有什麽問題的。」

於是，他們就這樣合作起來了。

在警方的協助之下，他們開始了大規模的搜索，而這種事情，多一組人工作，就可以快兩倍，再多一組人，就快三倍。

數就是這樣計算的，假如是複雜的事情，那當然不能够用簡單的算術去計算效果，但是這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人數多就效果好得多了的。

果然，在人多帮忙之下，進度當然是不同的，一塊面積，假如一組人搜索需要十天時間，那麽兩組人搜索就祇要五天，四組一起搜索則祇要不到三天時間了。

結果，也許是因爲幸運之神降臨，他們祇是花了兩天時間就找到了，他們找到的却是五個相差不遠的地方，還需要做一番鑑別的工作的。

兩天以後的晚上，在探長的寫字間裏，司馬洛、貝茜及探長三個人一起，比對着他們的搜索的心得。

五個地點，哪一個才是呢？司馬洛和貝茜上次也是潛下了一個錯誤的地點。

司馬洛等三個人在作着精密的分析，五個地點之中，以哪一個的可能性最高呢？好在飛機是在偵察時也拍下了照片的，他們可以用照片比較，作更精密的比較。

他們當然不希望盲目地去亂碰，每一個地方都搜遍，而是希望向最有可能的一個地方下手，以便盡量節省時間。

後來，司馬洛終於選中了其中一張照片，放在桌上，說：「我看，我們還是先試試這個地方吧。」

「有什麽特別的理由嗎？」貝茜問。

「沒有什麽特別的理由，」司馬洛微笑着說：「我祇是碰碰運氣，隨便抽一張吧了，希望我的運氣給我們帶來成功。」

探長皺起眉頭：「祇是碰運氣？」

貝茜微笑：「你不及我那麽明白司馬洛這個人了，他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對於他，生命根本就是一種賭博，而當他不能作出一個決定的時候，他就是用賭博的辦法。」

「這個……」探長則顯然是相反地是一個穩打穩紮的人，並不贊成賭博。

「你也別忘記，」貝茜說：「他這個人的運氣，也向來都是很好的！」

「好吧，」探長無可不可地說：「你說要先探這裏，就先探這裏好了，需要我什麽帮忙嗎？講到潛水，我手下亦有些潛水的好手，你也知道的，這裏的是在海邊長大的人。」

「多謝你了，」司馬洛微笑道：「但是還是不要給我們太多的帮忙吧，我們是自尊心很強的，喜歡盡可能自己把事情辦好的。」

於是第二天，司馬洛與貝茜便又再度下水了，祇是他們兩個人，他們租了一艘遊艇，開到那個指定的地點，他們又是全副蛙人裝備下水。

仍然是像上次那樣，他們兩個人分兩路去進行搜索。

司馬洛碰運氣，倒是眞的給他碰着了，他們很快就有了成績，在那一片蒼茫之中，貝茜首先發現了一團黑影。

那是一團船形的黑影子，就在她的前頭。

這裏的水較深，而水底的珊瑚和岩石的分佈也是複雜得多的，所以這裏雖然有這樣一件東西，在空中觀察也是看不出來

古代歷史人物傳奇連環圖故事

穰苴執法

袁富隆・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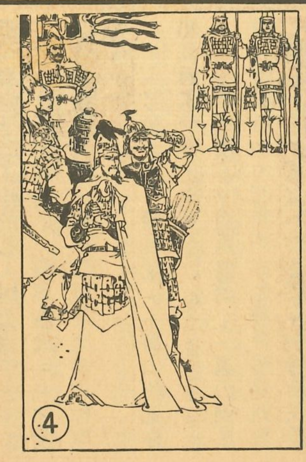
1 春秋時，晉國和燕國同時進攻齊國，把齊國的軍隊打得大敗。





2 齊景公焦慮萬分。齊相晏嬰對齊景公說：「有一位田穰苴，文武雙全，爲人很正直，請君試用此人。」齊景公請來穰苴，與他談文論武，深感滿意，當即拜爲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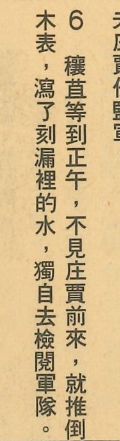
3 穰苴說：「臣地位卑賤，新任將軍，恐將士不服，希望大王派一位寵愛的大臣担任監軍，以鎮軍心。」齊景公答應了，就派大夫庄賈任監軍。



4 穰苴與庄賈相約：第二天正午在營門會面，一起檢操三軍。庄賈一口答應了。次日清晨，穰苴來到軍營，樹立了觀測時間的木表和刻漏，等候庄賈到來。



5 向來驕橫的庄賈，根本不把穰苴放在眼裡。又認爲所率軍隊是自己原來的部下，所以雖近中午，仍不着急，只管與前來相送的親友宴飲。







6 穰苴等到正午，不見庄賈前來，就推倒木表，瀉了刻漏裡的水，獨自去檢閱軍隊。



7 直至日銜西下，庄賈才醉醺醺地來到軍營。穰苴先問清了他遲到的原因，厲聲道：「如今國家危在旦夕，你却與親友宴飲，延誤軍機。」他問軍正官按軍法應處何罪。軍正官答：「當斬！」

8 庄賈驚駭萬狀，他的隨從見事不妙，連忙飛馬向齊景公求援。

9 報信的還沒返回，穰苴就處斬了庄賈，並且號令三軍。將士們個個無不敬畏。



10 過了一會，齊景公派的使者衝進軍營，向穰苴傳達赦免庄賈的命令。

11 穰苴喝令使者站住。又問軍正：「在軍中跑馬，該當何罪？」軍正答道：「當斬。」使者被嚇得黃汗直淋。

12 穰苴說：「你是大王的使者，不能殺你。」於是命令武士砍斷使者的車杆，宰了駕車的馬匹，號示三軍，然後開拔。

13 行軍中，凡逢扎營安寨，穰苴總要親自檢查將士的伙食及病號的醫葯，穰苴總是十分關心。他將自己的餉祿，全部拿出來與士兵共享。全軍上下，鬥志昂揚。







14 入侵的晉國和燕國的軍隊聽到這些消息，望風而逃。齊軍跟踪追擊，很快收復了失去的全部國土。



15 穰苴率軍凱旋，齊景公和文武百官都來郊外迎接。齊景公犒勞三軍將士後，又晉封穰苴爲大司馬。

。在水底，以不同的角度平望過去，則是可以看到了。

貝茜迅速地踢動着脚上的膠鰭，游竄過去，果然就發覺，那是一艘沉沒了的遊艇。

這遊艇他們雖然都巳知道乃是在風暴中沉沒的，不過現在看則發覺損壞的程度不很嚴重，倒是艇身上巳經長了很多青苔和蠔殼珊瑚等等。還不太厚，仍然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這艘船的輪廓。

貝茜馬上就向上冒升，一直升上了水面，因爲她並不打算一個人獨自進去，尤其是經過了上次那隻巨形八爪魚的事情，她是猶有餘怖的，而且，現在反正亦是差不多到了她要與司馬洛在水面上會合的時間了。他們是每隔一段時間就在水面上會合一次，交換一下彼此的發現的，由於他們在水底下無從通訊。

果然，她在水面上略一休息之後，司馬洛便也在另一處水面出現了。

貝茜祇是看見他發出來的一陣紅色的烟升起，那是他們用以作爲聯絡訊號的烟彈，因爲分頭找尋，相隔自然是較遠，單單是人浮出水面也未必就看得到的。貝茜則是取出一隻小小的圓筒，打開來，讓一股紫色的烟冒出，這顏色則不但指出她是在何處，而且還是指出她巳有所發現，司馬洛應該到她這邊來，而不是她到他那邊去或者兩個人中途會合。

於是司馬洛便也迅速地向她這邊游過來。

貝茜告訴了司馬洛她在海底的發現，兩個人便又潛進了水中，分頭向那艘沉船游去。

他們到達了之後，司馬洛用刀子把一些青苔和蠔殼刮去，露出了船邊上漆着船名，便知道這果然就是夏雨水失去的那艘遊艇了。船總是有名字的，同名的未必沒有，但同名而又是沿在這裏，這却是不可能的巧合。

司馬洛領先游進了船艙之內，貝茜則緊跟在後。船艙裏面是陰暗的，他們需要開亮了水底的電筒照路。總之，現在巳經找到了船，就不會有什麽困難了，他們對這艘遊艇的構造是相當清楚的，因爲夏雨水巳經對他們講過了。

船艙的裏面巳經長了很多海藻，在熱帶地方，海藻是生長得特別快速的，他們撥開海藻進入了船的最內部，找到了那間最重要的艙房。

司馬洛在這房間裏找到了一隻入牆櫃子，把櫃門打開了，裏面便再露出了另一度門，那却是一度保險箱的門，一座號碼鎖的保險箱。

司馬洛在這保險箱的面前蹲了下來。貝茜是一個好助手，她巳經用水底電筒照住了這保險箱的號碼盤。司馬洛祇要依着夏雨水所給的密碼扭動就行了，在以前，受夏明之所託時他們不能够這樣做，因爲夏明不知道開箱的號碼，但現在，他們則是容易得多了！

這時的司馬洛，心中亦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保險箱他是開過不少的，但是在水底開保險箱，在他來說却還是第一次，而這亦是一種新鮮的經驗。（未完・四）

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胡姬（續完）

齊雲飛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慧光大師截住齊雲飛、韓鐵衣、關笛三人，他的徒弟圓眞、圓悟指證他們殺人，幸好此時走出五虎門掌門田中郎承認是他擊斃了中條山雙煞，爲民除害，一場風波，就此告息。但齊雲飛覺得事有可疑，爲甚麽慧光誣衊他們殺人，嫁禍生事，便暗中到嵩山少林寺找到主持慧空大師，將胡姬和黃彪寫的日記呈上，將事情發生的始末一一細述，懷疑慧光和此事有關，經過慧空大師的調查，慧光知道難以隱瞞，遂將自己和溫七娘生下胡姬，暗中交苗疆的同人撫養，並敎她武功，因不想齊雲飛過問此事，故設法擱止。齊雲飛聽慧空勸告不想再調查下去……

眞假柳三姐　狹道上相逢

關笛「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人家不要你，你還去胡纏作甚，沒的把小妹的臉也丟了！」

齊雲飛道：「誰說你大哥這般不長進？咱們也要睡覺也要吃飯！不進城去那裏吃？」

「虧你還是男子漢大丈夫，你怕什麼？不吃一頓，又不會餓死的！」

「好啦，你準備去那裏？」

關笛把頭轉開，道：「去找你那個黑炭頭呀！」

齊雲飛哈哈大笑，道：「也好，就陪你去吧！」

兩人走了一陣，天色已全黑，但天上有月，雖不明亮，已足可照路。關笛說道：「大哥，你說柳三小姐約了那個少年郎君？」

齊雲飛一怔，澀聲道：「你怎知道她約了少年郎君？」

關笛笑嘻嘻地道：「若不是的話，她怎會連你也不值一顧？」

「也許她另有要事！」齊雲飛心中酸溜溜的，卻不斷為她找尋理由來開解自己。「可能她爹就在附近！」

關笛道：「她不是跟她爹爹在一起的麼？還來這裏找什麼爹？」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沉，覺得她所說有理，而且柳擷紅並非好動的人，除非有什麼特別的事，否則必定跟她爹回江南！

「大哥，你怎地不說話啦？」

「還提她作甚？」齊雲飛道：「你要去見黑炭頭，便走快一點！」他忽然提氣急奔，關笛無奈，只得也展開輕功馳前。

馳了幾里，關笛已累得氣喘吁吁，嗔道：「大哥，你找不到嫂子，也不該找妹子來出氣！」

齊雲飛一笑，放慢步伐，關笛這才緩下氣來。月色朦朧，周圍的樹木灰灰淡淡的，另有一番風味，關笛道：「原來月不太亮時，反倒好看一點！」

忽聞旁邊樹林內有人咦了一聲，齊雲飛道：「小妹，你聽見沒有？」

「好像有人……」

齊雲飛道：「你在這裏，待愚兄進去看看是什麼山魈樹精來作祟！」

話音剛落，林裏又傳來一個聲音：「齊兄不必進來了，是小弟在這裏！」

關笛歡呼一聲，叫道：「韓大哥，你怎會在這裏？」

她像小鳥一般飛了進去，齊雲飛反在她後面！

只見韓鐵衣沒精打采地坐在樹椏上，關笛一見到他這副神態，登時冷了一半，冷哼一聲：「不用問，一定是人家柳三小姐不給你好臉色看！」

齊雲飛問道：「是不是如此？」

韓鐵衣嘆息道：「她跟上次在揚州，好像完全是兩個人般，不但態度冷淡，而且還……」

「她還怎樣？」

「出言相識……」

關笛冷笑道：「她是不是說你不知自量？哼，死相！大丈夫何患無妻的，你心急什麼？枉你是個男人，天下的女人還沒死光，這般快便把臉拉得像孝子一般，眞是窩囊！」

齊雲飛失聲笑了出來。「韓兄何必沮喪，小弟何嘗不是吃她的白眼！」

韓鐵衣一怔，問道：「什麼時候？」

「咱們昨晚在城外遇到她！」

韓鐵衣一怔，問道：「她去登封縣城麼？」

齊雲飛反問：「她告訴你，說她要去那裏？」

「沒有，她說她要去找個朋友！」

關笛笑道：「我早說她是去找她的情郎了！」

齊雲飛道：「韓兄，如此良夜，咱們何不踏月而行？」

韓鐵衣道：「對啦，齊兄，你少林之行有了結果沒有？」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果然不出吾兄之料，他們死要臉子，不過有一件事，在下要請你們兩個遵守的！」

韓鐵衣與關笛齊聲問道：「那是什麼事？」

「等下小弟所說之事，你們聽後只准放在心中，不要告訴任何人，這是小弟答應少林寺的長老們！」

韓鐵衣正容道：「小弟自然遵守！」

關笛笑嘻嘻地道：「誰稀罕，他們怕我偏要說！」

齊雲飛把臉一沉，道：「那麼請你退出樹林外去！」

關笛從未見過齊雲飛神色這般嚴肅，聲音如此嚴厲的，幾乎哭了出來，跺足道：「人家跟你說笑，你也聽不出來！」

齊雲飛這才把慧光是圓緣生父的事說了一遍。關笛又問道：「那麼誰是她生母呢？」

「便是溫七娘！」

韓鐵衣張大了嘴，心中之驚詫，筆墨難喻，而關笛則叫了起來：「小妹早說溫七娘是她母親了！」

齊雲飛嘆息道：「正因爲如此，所以這件事千萬莫傳出去，否則難免引起少林寺與梅園的一場風波。」

關笛吐了吐舌頭，這才知其嚴重性。

三人談談說說，踏月而行，直走了三更過後才停下來歇息。

次日，三人漫無目的南下，關笛道：「大哥，你打算去那裏？」

「吾輩行走江湖，那裏有個定處，」齊雲飛道：「小妹，你還是返回黃龍帮去吧！」

關笛道：「不，兩手空空，我才不回去。」

韓鐵衣問道：「關姑娘，你要帶什麼東西回去？」

「圓緣。」

韓鐵衣一愣，道：「慧空禪師說得有道理，她殺你們，你們殺別人，寃寃相報何時了。」

「但她欺騙黃龍帮主，利用完畢，還把其殺死，這怎是一般的武林仇殺？這種狠毒的女人，也不知大哥爲何會答應那些和尚，輕饒了她！」

齊雲飛啊了一聲，道：「我當時爲何沒想到這點！」

「現在也不遲啊，見到她先把她捉住，然後再交給本帮發落，這樣你便不算食言了……」

「不行，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而且做人理該光明磊落，怎可以這樣？」

關笛轉頭道：「韓大哥，你帮小妹一臂之力，把她抓住行不行，你沒有應允少林和尚任何諾言，沒人能阻擋你。」

齊雲飛故意走前，表示默許，韓鐵衣沉吟了一下，終於答應，關笛大喜，道：「謝謝你韓大哥。」

忽然面前的齊雲飛「啊」了一聲：「

柳擷紅！」

韓鐵衣與關笛抬頭望去，果見前面有一個女人，看打扮正是柳擷紅，柳擷紅是由一條小路穿出這條官途的，她聽見後面有人叫她，便停了下來，轉頭望後。

齊雲飛苦笑一聲，道：「想不到在這裏又見到你。」

柳擷紅眼光露出一絲笑意，淡淡地道：「是的，眞巧，齊少俠欲往何方？」

齊雲飛道：「並無去處，不知你有何去處？」

柳擷紅眼中的笑容不見，道：「家父到臨汝訪友，小妹來找他，欲與他同道回江南，不想他提前回家！」

齊雲飛一怔，脫口道：「你說你昨夜在那裏？」

柳擷紅輕哼了一聲。「齊少俠，你耳朵沒問題吧？」

「但在下昨晚明明在登封城外遇到你呀！」

關笛插腔說道：「不錯，當時我也在場！」

柳擷紅目光一變，但隨即又淡淡地笑道：「也許有個女子穿的衣服與小妹相同，兩位認錯而已。」

關笛道：「她自認是你呀！」

柳擷紅訝然問道：「她如何自稱是小妹？」

齊雲飛道：「在下叫你的名，她承認了，且跟在下交談了幾句。」

柳擷紅道：「你又不會見過小妹的容貌，怎會胡亂認人！」

韓鐵衣道：「你眞的沒去登封？」

柳擷紅生氣地道：「你昨日黃昏不是剛見到我麼？」

「是啊，但是昨晚你也有可能去到登封！」

柳擷紅生氣地道：「見你的鬼，我分明南下，怎會北上！」

韓鐵衣心想：「我是見你南下，但你也有可能在後來改爲北行！」不過他却不敢說出口來。

柳擷紅對齊雲飛的態度稍佳，道：「齊少俠還未答小妹的話！」

「那女子臉上也掛着一方紗巾，但眼、眉、額以及額上之劉海與小姐幾乎一模一樣。」齊雲飛咀上這樣說，心中實在還有疑問。

柳擷紅笑道：「任何女人在臉上掛上紗巾，難道你都會把她當作小妹，眞是笑話！」

齊雲飛道：「是在下魯莽，三小姐要回江南了麼？」

柳擷紅反問：「你們也要去江南？」

齊雲飛與韓鐵衣還未回答，關笛已搶着說道：「不是，咱們在附近還有點事要辦！」

齊雲飛瞪了他一眼，正想用話轉圜一下，柳擷紅已經道：「如此小妹告辭了，三位後會有期！」

齊雲飛不便挽留，只得與韓鐵衣拱手相送，那柳擷紅慢慢地走，頗有閨秀之風，韓鐵衣道：「齊兄，不知你是否有所發覺，最近幾次柳擷紅的態度變化極大，忽冷忽熱，敎人無從捉摸。」

他見齊雲飛並無答話，便轉頭望之，齊雲飛瞪着柳擷紅的背影呆呆地發怔，他不由問道：「齊兄，什麼事？」

「這才是柳擷紅！」

韓鐵衣聽得一怔，脫口道：「誰說她不是？」

齊雲飛道：「上次那個不是！」

韓鐵衣再一怔，關笛問道：「在梅園見到的那個？」

「她父親豈有認錯之理。」齊雲飛道：「我指的是揚州那次，還有去年我去杭州所遇到的那個也不是！」

韓鐵衣呼吸急促，胸膛不斷起伏着。「你怎麼分辨？」

「第一，走動的姿態，人的相貌雖有相似之處，但一個人的風度儀態和神韻是不易學，因爲這是性格，氣質和出身敎養有關。」齊雲飛道：「第二，柳擷紅稱小弟齊少俠，那假的叫雲飛，態度也親暱了不少！」

韓鐵衣沮喪地道：「這樣看來，擷紅還是……對小弟好的只是那個西貝貨。」

齊雲飛對他投過一瞥同情的目光，說道：「韓兄，天下美女多如雲，你沮喪什麼？」

韓鐵衣嘆了一口氣，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

關笛冷冷地說道：「她若是不嫁你，你便終生不娶！豈不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韓鐵衣臉色一變，連忙岔開話題，道：「齊兄，你說那西貝貨是誰？她爲何要假冒柳三小姐？」

齊雲飛苦笑一聲，道：「小弟又怎知道？不過如今想起來，她們的確有頗多地方不盡相同，一個沉默文靜，一個活潑熱情，一個端莊，一個狐媚……」

關笛道：「只因爲你們爲其美色所惑，所以才會分不出來！」

韓鐵衣忽道：「齊兄，咱們去喝酒如何？」

「喂，還喝什麼酒？」關笛道：「你忘記巳經答應我去抓圓緣麼？」

「姑娘乂沒限定日期！」

「那你是故意要欺侮我這個弱女子！」關笛傍在齊雲飛身旁，道：「大哥，你要替我作主了！」

齊雲飛不想韓鐵衣重新沉淪酒鄉，便道：「韓兄，不是小弟數說你，你雖是英雄好漢，但對一個小姑娘言而無信，却令人心冷。」

韓鐵衣紅着臉道：「小弟又怎知圓緣在那裏？何況咱們連她長得什麼模樣也不知道。」

這一刹那，齊雲飛與關笛同時叫了起來，齊雲飛問道：「小妹，你想到了是不是？」

關笛道：「假柳擷紅便是圓緣。」

「不錯，她要假冒任何人，都不如假冒柳擷紅的容易，因爲柳擷紅一向都是以紗巾幪臉，而她自己的面貌也沒幾個人看過！」

韓鐵衣精神一振，道：「何況圓緣的生母溫七娘，與擷紅的生母霍雙娘是表姐妹，而且長得很相像，她們的女兒面貌相像也不奇怪！」

關笛道：「小妹現在也知道圓緣爲何

要殺黃彪和潘伯伯他們了，因爲她認爲這些人都見過她的面貌，他們若還活着，對她十分不利！」

「不錯，一定是這樣！」齊雲飛神情頗爲激動：「不過她假冒柳擷紅的目的何在？」

關笛斜乜了韓鐵衣一眼，問道：「韓大哥，你知道麼？」

韓鐵衣惘然搖頭，關笛道：「看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喂，大哥，咱們是不是去登封走一趟？」

齊雲飛道：「且慢，咱們先商討一下，圓緣在登封城外出現的原因！」

關笛不假思索地道：「那還用討論，她必是去找她生身之父！」

韓鐵衣也點頭道：「料是如此，否則她去那裏作甚，而且你不是說她行色匆匆，還說有急事要辦麼？」

「但她應該知道少林寺不准女客上山，她怎見得到慧光？何況根據慧空的話來推測，慧光巳有數年未見過她。更不可能約她在那裏相見！」

關笛問道：「那麼，她去那裏幹什麼呢？」

齊雲飛道：「無論她長得如何像柳擷紅，但有柳擷紅在，她始終寢食難安，而她以前爲何不先殺她？理由只有一個：她得進一步了解柳擷紅的一切，才可以繼續假冒下去，也才不虞被人看穿！」

韓鐵衣道：「齊兄，你還未說到骨節眼處！」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道：「以小弟之見，圓緣來登封不是爲了找慧光，而是要找殺手！」

韓鐵衣失聲道：「她要僱殺手殺死柳擷紅？」

「這只是小弟的推測，假如沒有猜錯的話，咱們只要跟着柳擷紅，便可以找到她！」

關笛道：「假如她不是要找殺手殺柳擷紅，咱們跟着柳擷紅豈不是白白浪費時間？」

韓鐵衣道：「這時間值得浪費！」

關笛跺足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心中想些什麼？不過要殺柳擷紅的是那個殺手，不是圓緣，你們跟着柳擷紅，也不會等到她！」

齊雲飛淡淡地道：「她不來咱們便慢一點找她，她若要自投羅網，那就更加如意，省得咱們再花時間去找她！」

關笛道：「你們都去吧，不要再來！」她叫着，淚水巳湧出了眼眶。

齊雲飛只得把她拉到一旁去，輕聲道：「你要放棄他了麼？嘻嘻，像他這等人材，可不容易找！」

關笛怒道：「他的心都叫狐狸精咬去了，還要帅來作甚！」

「越是這種專情的人，才越要爭取，你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得麼？乖乖跟咱們走吧！」

關笛擧袖拭淚，大聲道：「好啦，我再聽到你一次，下次我便，我便眞的不再理你們啦！」

「這個自然，下次連我也不敢再勸你！」齊雲飛走了過來，道：「韓兄，咱們分開南下找尋擷紅，最好暗中跟着，待那西貝貨出現才現身！」

韓鐵衣道：「南下之路，千千萬萬，假如找不到她呢？」

齊雲飛道：「咱們在信陽城最大的那間客棧集合，再商量下一步的行止！」

韓鐵衣點頭道：「好吧，如此小弟先行！」他因關笛忽笑忽哭，心中對她自然而然生了畏懼，不想再跟她在一道，是以言畢立即轉身大步走去。

齊雲飛向關笛打了個眼色，輕聲道：「你還不跟上去？」

關笛白了他一眼，雙脚却不由自主地跟上去。

齊雲飛待他們走了一段，自己才上道，到了前頭有條岔道，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拐過去。

那條路也是南下的，却偏向東邊，齊雲飛心想：「管他的，找得到是福氣，找不到也怪不得誰！」

他走了一整天，來到襄城，找了家客棧歇下了，次日再上道，到了午後，忽然前面林中走出一個綠衣少女來，臉上幪着輕紗，他心頭一跳，擷紅兩字幾乎脫口叫出！

他沉吟了一下，便快步追上去，那綠衣少女轉頭過來，見到齊雲飛，雙眼透出幾分喜悅之色。「雲飛，眞巧！又遇上你了。」

齊雲飛心頭一沉，雙眼瞪着她，只見她眉黛如山，眼如剪水，香風襲人，心中乂猶疑起來：「如果她是眞的，我貿貿然出手，豈不唐突？但她叫我雲飛，分明是西貝貨……啊不，誰知道昨晨她是否因爲有他人在場，尤其是韓鐵衣在旁，她害羞才叫我齊少俠……」

綠衣少女幽幽地道：「雲飛，你在想什麼？」

齊雲飛霍然一驚，忙道：「三小姐欲去何方？」

「小妹離家日久，現在正想回轉，你呢？」

「我要去信陽找個朋友！」

「信陽有什麼成名人物？」

「我朋友不是什麼成名人物，咳咳，其實也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有個朋友是黃龍帮的堂主，他託我捎些家用給他家人！」齊雲飛雙眼緊瞪着她。

「哦！堂堂的『銀劍白龍』幾時做了人家的私人保鏢！」綠衣少女臉色恒常，聲音悅耳地道：「雲飛，咱們到林子裏去，我有事要求你！」

「什麼事！不能在這裏說麼？」齊雲飛怔了一怔。

綠衣少女眼波下垂，嬌羞地道：「我前日跟人打了一架，後肩受了傷，想求你替我換藥……」

齊雲飛鼻端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再聽這種話心頭怦怦亂跳，失魂落魄地跟她走進樹林。

綠衣少女一直往林木濃密之處走去，才停了下來，自懷內掏出一包傷藥，道：「你拿着！」轉過身去。

齊雲飛心頭一片凌亂，不知此人是眞是僞，呆呆地抓着那包傷藥，只聽綠衣少女嬌嗔道：「你怎樣啦，還不動手？」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問道

：「姑娘傷在何處？」

「就是肩上，你把衣領拉開一點，便可看到了！」綠衣少女聲如蚊吶地道。

齊雲飛左手捧着藥，右手五指發着抖，輕輕把綠衣少女的衣襟拉後，就在此刻，那綠衣少女的右手忽然在左腰側透出，食中兩指，急戳齊雲飛腰際的痳穴！

齊雲飛在這刹那，已肯定此人是西貝貨，奈何要閃避已來不及，加上左手捧着藥，不易阻擋，千鈞一髮之間，他急吸一口氣，把痳穴向旁挪開半寸！

「噗！」指頭戳在腰上，齊雲飛雖然已把痳穴移開半寸，但仍感到一陣痳木！一個念頭閃電般竄上他心頭，他立即裝作被制服，啊的一聲跌倒，手上的傷藥散了一地！

綠衣少女哈哈一笑，轉身過來，道：「人謂齊雲飛智勇雙全，不料是浪得虛名之輩！」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三小姐，你跟在下開什麼玩笑？請把在下的痳穴解了吧！」

綠衣少女格格一笑，冷冷地道：「膿包，眞令人失望。」

齊雲飛裝出一副傻相，道：「在下雖然自詡智勇雙全，但也有一個致命傷，便是風流成性！剛才只道風光旖旎，怎知會變成這個模樣！」

「你以爲我是誰？」

齊雲飛故意過了半晌才道：「聽你這樣說，你一定是個西貝貨，只是你假冒柳三小姐有何用意？」

「算你也不太傻！」那女子冷哼一聲：「誰說我假冒柳擷紅？剛才是你自己叫我的，可不是我向你報姓名！」

「好啦，現在你大概可以自揭身份了吧？」

「你怎不問我的目的？」

「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綠衣少女道：「有兩條路，任你選擇。第一是死，第二是說！」

齊雲飛身上痳木之感早已不存在，但他仍裝假受制。苦笑道：「在下相信姑娘必有條件！」

綠衣女子格格而笑。「哼，你莫自逞英俊，你姑奶奶要殺人可不用皺眉頭！」

「不知道有何辦法才能夠不惹你起殺機？」

綠衣女子輕輕一笑，道：「做我不貳之臣……」

「是入幕之賓？這……這算是什麼條件？」

綠衣女子冷冷地道：「那得看你乖不乖，聽不聽話！」

「你的條件就這般簡單？在下當然想活！」

綠衣少女自懷裏掏出一顆藥丸來，道：「說無憑，服藥爲準！」

「這是慢性毒藥吧，不知發作時有什麼反應？」齊雲飛嘴上說着，心中暗暗叫苦：「想不到她會出這一招，我該不該出手，還是再放長綫釣大魚……」他心頭電轉，決是採取後者。

綠衣女子悠悠地道：「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痛苦，三個月服一次解藥，否則便斷腸而亡！」斷腸而亡那是多麼痛苦悽慘的事，但出自其嘴，極平常之至，就像在討論菜色酒飯般。

「仙子大概有很多手下吧？不知在下做了您的不貳之臣後有什麼任務？」

「你如今還不用知道，將來需要時，自然告訴你！只要你知情識趣，姑娘便嫁給你又何妨！」綠衣女子道：「你把嘴張開吧！」

齊雲飛笑得有點乾澀：「姑娘此話却無趣之至！」

綠衣女子冷哼一聲，聲音轉爲冰冷。「廢話別說，快把嘴張開！」她慢慢地走前。

齊雲飛忽然叫道：「咦，後面有人！」他一臉認眞，使得綠衣少女不虞有詐，轉頭望去。齊雲飛拾起一塊小石子，向左前方彈出！

那石子落在草叢中，野草亂動，綠衣女子寒聲道：「不要高叫，待姑奶奶過去看看！」

她向右掠去，幾個起落，身形便被樹木擋住！齊雲飛立即自地上斜飛起來，射向另一端！

綠衣女子在林內走了一匝不見有人，返回原地，已經不見了齊雲飛！她吃了一驚，叫道：「哪位高人在此，敬請現身一見！」

她連叫兩遍，都沒人應她，只見她雙腳一頓，穿林而出，在官途上跑了十餘丈，忽然射入斜對面的一棵樹後。

齊雲飛就匿在她頭上的葉叢中，綠衣女子等了一陣不見有人，便悻悻然地上道了。

齊雲飛自樹上跳了下來，要想跟踪她，又怕給她發現，還在焦慮，忽見一個樵夫挑着兩捆枯枝走進樹林，料是來解手的！齊雲飛心頭一動，問道：「這位大哥，你這担枯枝賣不賣的？」

「俺本來是準備自用的，你若要便賣與你！」

「把扁担也賣給我吧！」齊雲飛說道：「還有，你這套衣服也賣給我，我把這件白衣送給你！一共是兩両銀子，你幹不幹？」

那樵夫恍然遇到神仙般，難以置信地問道：「眞……你不是騙俺的？」

齊雲飛無暇跟他閑扯，把銀子塞到他手中，道：「快把衣服脫下來！」

當他換了衣服挑着枯枝走出官途，綠衣女子的身形只剩下一個巴掌般大小，他立即快跑前十數丈，然後收起輕功，大步流星而行。

綠衣女子幾次轉頭過來，都不曾留意，到了一個小集，綠衣女子進去買乾糧，齊雲飛把枯枝賣了，又去買了一套灰色的衣衫，一頂帽子，把劍暗藏起來，又抓了一把泥在臉上抹了幾下，見綠衣女子又起程，便悄悄跟下去。

黃昏到了鄲城，綠衣女子入城，齊雲飛急跟，只道她要投店，豈料她到成衣店一轉，出來時已換了一套黑色的緊身衣褲，然後買了一匹馬，出城去了。

齊雲飛也不買馬，因爲他一看便知那馬不但劣，而且長力不足，步行追上去還比騎馬追她方便，是以不慌不忙地出城。

果然走了三四里，便遠遠見到那一人

一馬在前面緩緩地走着，齊雲飛暗暗好笑，沿路旁的樹後而行，慢慢追上去。

忽然那假柳擷紅跳下馬來，用脚蹬踢馬匹，那馬兒悲嘶一聲，快步跑前，但奔了幾丈，又停了下來，假柳擷紅更怒，標前一掌擊在馬臀上，罵道：「你還不給姑奶奶滾，留在這裏惹人生氣！」

忽然路旁一棵樹上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姑娘何必跟畜生生氣！」

齊雲飛心頭狂跳，暗道：「好啊，眞的假的都湊上了，這下可有戲瞧啦！」

假柳擷紅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管你家姑奶奶的事，有種的便現身給姑奶奶看看！」

可是沒人現身，也沒回音。假柳擷紅吃吃笑道：「原來是見不得光的婊子！」

話音剛落，只見一條綠影飛到官途上，可不正是柳擷紅，假柳擷紅哈哈大笑：「原來是你這個小賤人，眞是踏破鐵鞋沒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柳擷紅無端受辱，雖然她庭訓嚴厲，但也忍不住怒道：「你是誰？爲何總愛出口傷人？」

「我是誰？哈哈，有人叫我柳三小姐，也有人叫我柳擷紅，你想不想知道是誰的麼？」

齊雲飛此刻已來至她倆附近，伏在一棵樹後，只聽柳擷紅問道：「是誰？」

「他們是齊雲飛和韓鐵衣！」

柳擷紅臉色一變，道：「原來假冒我的便是你，可惜齊雲飛不在！」

假柳擷紅眼神一變，隨即笑道：「他有眼無珠，就算在此也辨別不出！」

「那唯有請你收起幪面巾，以後勿再假冒我了！」

「哈哈，笑話！柳三小姐你好威風呀，除了你之外，別人都不許在臉上掛紗巾的麼？」

柳擷紅轉身欲行，却被假柳擷紅攔在她身前，手一翻，劍已在手，柳擷紅訝然道：「妳假冒我，我都不與你計較，你還想殺我？」

假柳擷紅道：「殺了你，我便是眞的柳擷紅了！」

柳擷紅笑道：「眞是痴心妄想，你可以騙得了別人，又怎能騙得了家父及家姐們！」

假柳擷紅淡淡地道：「這有何難，把她們也一併殺了，便沒人知道了！」

柳擷紅退了一步，萬分驚詫地問道：「你爲何要這樣做，難道你長輩與寒舍有仇？」

假柳擷紅搖搖頭，道：「你們杏園在江南聲譽無人可比，潛勢力不亞於一個大門派，假如我能變成柳擷紅，便可輕易逐鹿中原了！」

柳擷紅冷聲一笑。「單憑你一個？你若有此能力，便不必做這種見不得光的事了！」

假柳擷紅道：「這便是姑奶奶要假冒的原因了，哼，我去年到杭州遊玩，那齊雲飛一見到姑奶奶便又是三小姐，又是擷紅地叫個不停，使姑奶奶更加有信心假冒你……」

柳擷紅道：「哼，原來你去年已開始假冒我！」

齊雲飛則聽得滿面通紅，只聽假柳擷紅道：「姑奶奶在蘇州用你的身份召集了一批人，去刦殺泰州城的鹽梟，搶了好些金銀財物！哈，想不到那些傻蛋事後還把那些東西全部交給我！」

柳擷紅截口道：「眞是卑鄙！」

齊雲飛暗道：「哦！原來刦鏢是她主使的！」

假柳擷紅得意洋洋地續道：「想不到齊雲飛瞎了眼，連韓鐵衣也瞎了眼，把姑奶奶當作是柳三小姐！好笑好笑，眞是天助我也，於是我便利用那黑炭頭，替我把刦鏢的首領殺死，以絕後患，所以你不用担憂，杏園的聲譽不受影响！」

「那個首領是誰？」

「是揚州大豪『獅子頭』樊喬的兩位表弟『九環金刀』聶賽雄和『賽狸貓』聶豪！」

柳擷紅氣得嬌軀亂抖，假柳擷紅道：「想不到韓鐵衣潦倒到要去替鹽梟當保鏢，事後我才知道，所以派人去殺他，却被齊雲飛救了，後來我從齊雲飛口中得悉他的落魄是因爲痴戀妳而引起的，所以才加以利用！」

她忽然仰頭大笑一陣才道：「所以你雖然拒絕他的愛意，但却又救了他一命，若非如此，我早已取了那酒鬼的命！」

「這等無恥之事，虧你說來還沾沾自喜！」柳擷紅道：「請你住口，免得汚了我雙耳！」

假柳擷紅道：「我計劃雄霸江湖，可惜你沒法子看得到，不過今夜能聽到這些計劃，你死後也該瞑目了！」

齊雲飛在暗處聽得一清二楚，心中的很多疑難也一一解開了！

假柳擷紅道：「你還不抽劍？我要證明給你看，我眞實本領比你大，我要讓你死得口服心服，你有今日的風光，完全不是你的本領，只是上天待你太厚而已！」

柳擷紅把劍抽了出來，道：「上天待我如何厚？」

「你美麗的容貌，你的身份地位，你一生下來，便要什麼有什麼，其實你付出了什麼？什麼都沒有！」

柳擷紅道：「但我沒有逆天而行，像你這樣爲了私慾而騙人殺人！」

假柳擷紅大怒，大聲道：「但上天對我太不公平了，我父親是個和尚，我母親是人家的妾侍，我自小便得吃苦，跟着一個年老體弱的胡人，在那風沙瀰漫之地討活！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

「但上天也沒有虧欠你，祂賜你一張美好的容貌，又給了你一副好身手，你也該滿足了！」

「我一切得來太辛苦，而你則一切是現成的！」

「想不到你父親是和尚，你却沒一絲慧根！」

假柳擷紅怒道：「姑奶奶雖沒有慧根，却有殺人的本領，看劍！」她長劍一吐，直指柳擷紅的胸膛。

柳擷紅劍一橫，把對方的劍格開，但假柳擷紅一招未了，第二招又至，她的劍招不但快，而且又準又狠，更加力道十足，與一般劍走輕靈的有異。

齊雲飛看了一陣，已知道再打下去，

柳擷紅必敗無疑，那假柳擷紅的「達摩劍法」火候甚够，看得出她爲了達到目的，眞的下了很多苦功，吃過不少苦頭！

再過五十招，柳擷紅已落在下風，她的劍式姿勢十分美妙，但殺傷力却大大不如對方！

齊雲飛決定現身，他從樹後射了出去，立在假柳擷紅後面，假柳擷紅一下風車大轉身，長劍急削齊雲飛脅下！

齊雲飛一擰腰，半蹲着身，長劍反刺對方的脅下！

假柳擷紅沉劍格開，道：「以衆勝少算得什麼英雄！」

柳擷紅道：「哼！你放心，我早巳退出！」

齊雲飛笑道：「好厲害的『達摩劍法』，可惜奈何不了我！」

假柳擷紅直至此時才看清楚他的面目，訝然道：「是你？」

齊雲飛道：「圓緣你把齊某看得太低了些！」

假柳擷紅果然是圓緣假扮的。「若不是有人救你，你早巳死了！」她長劍急攻，頗有降虎伏魔之氣概。

齊雲飛對少林武功並不陌生，面對對方的拚命攻擊，應付起來並不吃力。「你錯了，沒有人救我！」

「我明明巳點了你的麻穴……」

「我根本有機會殺你，不過殺你容易，要你說出一切却困難，所以才暫時留下你一條命！」

圓緣道：「你何必多管閑事，你到底有什麼要求？」她忽然扯下紗巾，向齊雲飛拋了一個媚眼。

齊雲飛哈哈一笑。「好厲害！齊某巳經發昏二十一章了！」

柳擷紅失聲笑了出來，圓緣大怒，叱道：「你以前叫我什麼？」

「我以前叫你什麼有何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配得起！我叫你仙子，難道你便能由蛇蠍化爲美女麼？」

圓緣長劍舞得更急，齊雲飛心頭也暗吃一驚：「想不到這妖女眞有幾分本領，幸虧慧空替我打通了任督兩脈，否則今日要生擒她也不容易！」當下便專心應戰起來。

鬥了百多招，圓緣一招「四大金剛」，一招四式，剛猛無比，向齊雲飛攻去！

齊雲飛雙眼倏地一亮，因爲這一招招式威猛無匹，若換作由一個內功深厚的男子使來，足可令風雲變色，但如今圓緣既是弱女子，而且內功的火候也還不足，是故使到最後兩式時眞力巳不繼，便露出破綻！

齊雲飛急吸一口氣，長劍如長虹貫日，自圓緣劍網中突進！

圓緣拚力而使，餘力不足以在瞬息間變招，是以只得飛身後退！

齊雲飛一招便取得先機，豈容錯失艮機，標前一步，攻勢如水銀瀉地般，迫得圓緣香汗淋漓，那張如花似玉的臉掛滿了汗水，神情却十分猙獰。柳擷紅靜靜地立着，像路旁的一株翠竹！

激戰中，只見圓緣不斷後退，她幾次欲逃，但都被齊雲飛及時攔住。再過幾招，她連衣袖也被削斷，露出一截粉藕般的玉臂。

「齊雲飛，你狗咬耗子，多管閑事，我死後做鬼也不放過你！」圓緣惡狠狠地罵道：「你這殺千刀的，你是登徒子！你母親做婊子，父親是龜蛋！你死後要下十八地獄，下一生要做鷄……」

她滿口都是難以入耳的污言穢語，柳擷紅秀眉一皺，道：「齊少俠，不如放了她吧……」

圓緣道：「你聽見沒有？你的姘頭也叫你放了姑奶奶！」

她在瘋狂中，口不擇言，姘頭兩字，激怒了兩個人，齊雲飛攻勢更急，柳擷紅道：「你這人眞無可救藥！」

「噹！」齊雲飛用力一震，雙劍互撞之後，圓緣虎口發麻，手中劍脫手飛出，她吃驚之餘，倉惶而退，齊雲飛手臂一長，劍尖巳抵在她胸前，「別動！」

圓緣臉色雪白，但隨即狂笑起來，接着雙手把上衣扒開，月光下，只見她胸前雙峯發出一陣令人目眩的銀光，夜風中，輕微地顫動着！

齊雲飛心頭怦怦亂跳，急忙吸氣定神，沉聲道：「你作甚？」

「你不是很想得到柳三小姐麼？柳三小姐不一定肯嫁給你，但我現在便可以給你！」

齊雲飛心中忽有欲嘔的感覺，這剎那，他才深切了解內在美的重要，更甚于外在美！也在這剎那，她胸前雙峯也變得醜陋起來！他粗聲問道：「請你尊重一點，把衣服弄好！」

柳擷紅羞得轉頭不敢看，圓緣格格笑道：「齊雲飛，你別假正經！你的姘頭也自認不如我呢，不信你叫她給你看看，大家比較一下，便知高低了！」

「住口！」柳擷紅氣得嬌軀如抖。「你，誰跟你一樣無恥！」她庭訓極嚴，翻來覆去都只是一句無恥。

齊雲飛怒道：「你眞以爲我不敢殺你麼？」

圓緣道：「姑奶奶就是知道你要殺我，所以故意讓你方便一點！來吧，你快殺呀！姑奶奶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算輸給你！」

齊雲飛趁她說話分神，左手倏地探出，一指戳在她腰上的麻穴，圓緣身子不能動彈，嘴上仍罵個不停！柳擷紅喟然道：「雲……齊少俠，不要再讓她罵了！」

齊雲飛封了圓緣的暈穴，把她放倒，道：「請三小姐替她穿好衣服，在下還有話問她！」

柳擷紅走前替她整弄衣衫，連她也覺得圓緣實在是個大美人！齊雲飛把圓緣抱進樹林，柳擷紅道：「我，我要走啦！」

齊雲飛一怔，道：「三小姐，你且等等……嗯，請你進來吧！」

柳擷紅猶疑了一下，終於走進樹林，齊雲飛解開圓緣的暈穴，在她人中上一按，便悠悠醒來，她一醒來，便又要罵，齊雲飛喝道：「你再罵，我便把你的衣服脫光，然後將你掛在路旁讓人看！」

「妙呀，你好順便也可以看個清楚是不是？我早就知道你是因爲得不到我才恨我的！」

齊雲飛見她胡言亂語，心頭有氣，却又想不出辦法，忽見她腰帶中間凸起，心頭一動，伸手到她腰帶中一按，一包東西跳了出來，齊雲飛忙把之解開，却是一包藥丸，他忽然吃吃笑了起來。

圓緣一怔，問道：「你笑什麼？」

「你不是要請我吃藥麼？現在我反要請你吃了！」

圓緣臉色大變，聲音發顫：「但，但你並沒有服食呀……」

齊雲飛目光何等銳利？知道她心中着實害怕，忖道：「看來這種毒藥服後必甚痛苦，待我嚇她一下！」當下道：「你乖乖的聽話，便不喂你吃，否則苦頭有你受的！嘿嘿，你大概不想我帶你到你父親那裏去，使他蒙羞吧？」

圓緣急了起來：「你，你不能這樣做，齊雲飛你算不算是個男人？」

「那你就聽話，我問你，你爲何要嫁給黃彪？」

「黃龍帮靠近中原，耳目通靈，他又貪戀女色，對我言聽計從，這種人不嫁，還要嫁給誰？」

「但他根本未得到你！」

「他配麼？要想得到我，起碼也得有你八九成，姑奶奶才心甘情願！柳擷紅，天下間最便宜的事，都教你佔盡了，我好恨！」

柳擷紅雙頰發燒，芳心怦怦亂跳，幸而沒人知道，她低着頭囁嚅地道：「他……我……」

齊雲飛心中也有異樣之感，輕咳一聲，道：「還是說你的！你是利用他？」

「這個當然，當他沒利用價值時，便沒用了！」

「就算他沒用，也不該殺！」

「但他見過我的容貌，還有潘元濟和安容！」

「史斌也見過！」

圓緣雙眼一睜，道：「眞的？這倒便宜了他！」

「你僱那個殺手去殺他們？」

圓緣嘴角泛上一絲笑意，道：「不知道！」

「你要迫我喂你食毒藥？」

「眞的，他一直幪着面，是他見到韓鐵衣替我殺人之後，毛遂自荐的！」

「好，我且相信你，你那天去登封是爲了什麼事？」

「找人。」

「找誰？」

圓緣沉吟了好一陣才道：「找那個殺手！」

「你想殺誰？」

圓緣又笑了起來，道：「現在告訴你也不怕，我要他替我殺死柳舞風！」

柳擷紅啊地一聲叫了起來，齊雲飛道：「三小姐不用怕，你爹的武功還有幾個人能殺掉了他！」

圓緣又笑了：「不知你有否聽過一句話：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柳擷紅道：「少俠，小妹告辭了！」

「且慢，在下跟姑娘去！」

「那她呢？」柳擷紅輕聲問。

圓緣格格亂笑：「齊雲飛，你要怎樣處置我？哈哈，你一定是想享盡齊人之福了！」

齊雲飛爲之氣結，只得又封了她的暈穴，把她扛在肩上，道：「三小姐知否令尊走那一條路麼？」

柳擷紅心慌意亂地道：「小妹那裏知道？」

「既然如此，咱們向信陽的方向走去吧！」

×　×　×

齊雲飛駕着一輛雙套馬車進入信陽城，到了最大的一家客棧才停下來，他先扶柳擷紅下車，再把圓緣抱進客棧。客棧裏外的人都十分奇怪，齊雲飛道：「請讓路，我妹子病倒了！」

那些人聽見一個病字，都忙不迭讓開，齊雲飛賃了兩間房，把圓緣留下交給柳擷紅看管，轉身欲走，柳擷紅道：「少俠，你……請你費神找一找！」

齊雲飛道：「在下曉得。」他出了店棧，去城內走了一匝，找人打探一下，都沒有柳舞風的消息，只得返回客棧。

「三小姐不用担憂，令尊必然無恙，否則江湖上必有傳聞！」

柳擷紅思之有理，心頭略寬，到了黃昏，韓鐵衣與關笛才到。齊雲飛把擄獲圓緣的經過說了一遍，然後道：「請韓兄把她送到黃龍帮去！」

韓鐵衣一怔，看了看關笛，齊雲飛忙道：「小弟生怕關丫頭路上照料不來，有你同行，愚兄便放心了，不過請韓兄提醒黃龍帮，希望他們在處理圓緣時，愼重一點！」

韓鐵衣邊點頭邊問道：「那麼齊兄你呢？」

齊雲飛道：「小弟要陪三小姐去找柳園主！」

柳擷紅道：「是的，希望韓大俠辛苦一趟！」

連柳擷紅也這般說，他還有什麼辦法？轉頭一望，齊雲飛與關笛都臉有得色，他心頭一酸，肚子裏的酒虫又開始爬動起來了！

吃晚飯時，韓鐵衣悄悄地祝福齊雲飛道：「齊兄，小弟衷心祝福你，希望你成功！」

「多謝韓兄，屆時少不免請你喝一頓喜酒！」齊雲飛含笑而答，又轉頭悄悄對關笛道：「小妹，愚兄也祝你成功，希望你屆時莫忘記我，記得叫黑炭頭買一對鞋送我！」

關笛雙頰飛起兩朶紅雲，輕輕擂了齊雲飛一下。

×　×　×

次日一早，齊雲飛與柳擷紅買馬南下，他倆馬不停蹄，馳了一天，已來到了鄂北。

暮色中，路上行人甚稀，前頭忽然出現兩騎，聯袂而行，不緩不急，柳擷紅雙脚一挾，催馬追前，齊雲飛不知何事，只得跟上去。

他認識柳擷紅已有兩年，數度見面，但兩人結伴而行，却是第一次，心頭甜滋滋的，說話也有點語無倫次，屢次引起柳擷紅忍不住「噗嗤」而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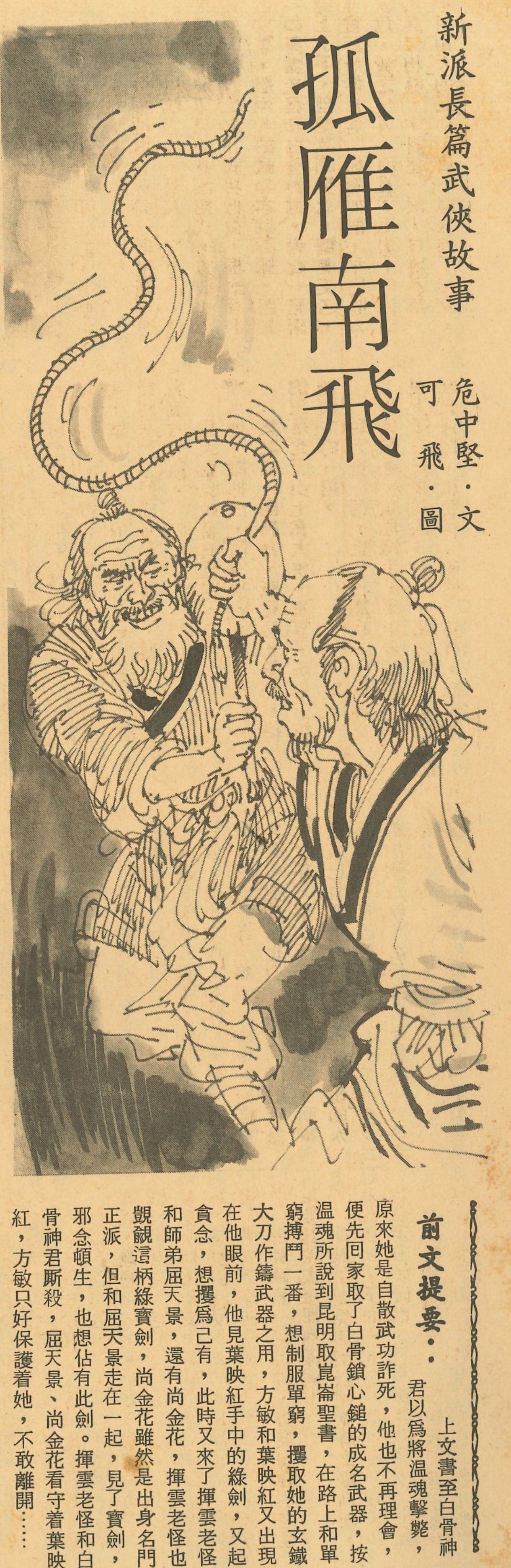
「爹！」

（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白骨神君以爲將温魂擊斃，原來她是自散武功詐死，他也不再理會，便先回家取了白骨鎖心鎚的成名武器，按温魂所說到昆明取崑崙聖書，在路上和單窮搏鬥一番，想制服單窮，攫取她的玄鐵大刀作鑄武器之用，方敏和葉映紅又出現在他眼前，他見葉映紅手中的綠劍，又起貪念，想攫爲己有，此時又來了揮雲老怪和師弟屈天景，還有尚金花，揮雲老怪也覬覦這柄綠寶劍，尚金花雖然是出身名門正派，但和屈天景走在一起，見了寶劍，邪念頓生，也想佔有此劍。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厮殺，屈天景、尚金花看守着葉映紅，方敏只好保護着她，不敢離開……

失寶劍脫險　聯袂取聖書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乃是萬古不易的至理，揮雲鞭這一特點，雖然厲害，此時一鞭抽在杉木之上，鞭身立即將杉木纏定，再要換招，未免慢了一慢，而白骨神君所求的，也正是這電光火石般的一瞬間的機會，一聽到「叭」地一聲，立即身形展動，向揮雲老怪疾衝了過去，一照面，便是一招「白骨紅顏」。那一招「白骨紅顏」是他得到鎖心鎚的圖樣之時，同時在石碑上學到的十二招鎖心鎚法中，最是神妙的一招，一招使出，看來軟柔無力，虛無飄渺，實則內中虛實變化，千千萬萬，全都應機而生，不可方物，揮雲老怪急忙撤鞭，自白骨神君背後反襲而至時，眼前像是不知有多少個骷髏，懸空浮遊一般，白骨鎖心鎚已襲到，想起鎚中還藏有五種厲害之極的暗器時，更是大吃一驚，顧不得再去傷害對方，急忙向後躍出時，白骨神君好不容易，欺到了他的身前，如何肯輕易放過？跟踪而上，一按柄上機簧，機簧響處，藏在第一隻鋼骷髏上的「麒麟針」，已然電射而出。

那「麒麟針」實則上就是黑道上下三流所用的，那些專破內家氣功，其細如髮，針身上又如毒芒也似，有着極密倒刺的細針，一經射出，便是百數十枚，如天羅地網，四面八方，罩了下來。

兩人相隔，本就甚近，麒麟針一射，最先的便已離揮雲老怪，不過五六尺，揮雲老怪一見滿空細針飛舞，更是大驚，尚幸他揮雲鞭未曾放盡，尚餘七八尺一截在手，已在外的急切間收不回來，那一截却恰好用上，手腕翻起，幌眼之間，連使三招「雲深處處」、「浮雲三鼎」，「巒峯插雲」。

那三招全是揮雲鞭法的絕招，七尺來長的一截軟鞭，幻成了萬千光影，宛然一口漆黑的鐵鐘，將他全身盡皆罩住。

麒麟針如電湧到時，不是被他砸飛，便是射在揮雲鞭上，祇有三枚，穿隙而過，但被揮雲老怪一口眞氣吹出，並未射中他的身上！

白骨神君見揮雲老怪竟能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之下，將麒麟針全都擋落，心中也不禁大是嘆服，又看出此時對方祇顧防守，再發暗器，徒自損失，並不能傷他，反倒不如再使殺着的好。

踏步進身，白骨鎖心鎚「呼呼」有聲，斜斜砸到，「叭叭」兩聲，和揮雲鞭相觸，將揮雲老怪揮出密如鐵鐘的鞭影，蕩開一個空隙，手臂一沉，白骨鎖心鎚「嗆嗆」數聲，抖得筆直也似直，逕向揮雲老怪胸口砸到！揮雲老怪見他雖未再使出暗器，但鎖心鎚却已然攻到胸前，長嘯一聲，身形幌動向旁疾滑出七八尺去，在如此被動的情形之下，竟對白骨神君那一招「人生幾何」，從從容容，避了開去！

白骨神君祇覺眼前一花，對方人已不見，明知自己已佔上風，那裏肯息，連忙趕過去，頭頂突然一股大力，壓了下來。

抬頭一看，祇見揮雲鞭成了七個圓圈，向自己直落而下！

白骨神君吃了一驚，暗忖他這一招是什麽時候使出的，怎麽來得那麽快法？

同時又認出那一招名喚「金剛圈」，若是被他套中，和剛才被纏中腳踝，大不相同，萬無生理，生生地收住了向前竄出之勢，撩起鎖心鎚，向上迎去。揮雲老怪剛才一退出之時，便揮鞭成圈，使出了一招「金剛圈」，一見白骨鎖心鎚向上來，正中下懷，手臂向下一沉，內力疾吐，七個圓圈，本來每一個徑可二尺，突然成了徑才五寸，向下一壓，便將白骨鎖心鎚牢牢纏定，兩人同時向後躍出，祇聽得「崩」一聲，將那條揮雲鞭，拉得筆也似直！

這一來，各以「千斤墜」法，穩住身形，一動也不動了！

由剛才的極動，變成了現在的極靜，在一旁觀看的衆人，才得鬆一口氣。

方敏和葉映紅兩人，明知這兩人之中，無論是那一個勝了，對自己來說，都是大找麻煩，應該趁兩人動手之際，及時退避。

但自從古杉被白骨神君一掌推斷，發出「轟」然巨响之後，兩人一交上手，龍騰虎躍，全是罕見的身法招式，方敏和葉映紅兩人，若是本身武功低微，根本看不出名堂來，但兩人的武功本就不低，但却又不如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因此一見兩人動上了手，但覺其間變化，精奧莫名，絕非言語所能形容，如痴如醉，早已將本身安危，置之度外，直看了下去，一直到兩人兵刃相纏，才對望一眼，口雖不語，心中對兩人的武功，眞是佩服到了極點，好半晌，方敏才想起，這兩人兵刃相纏，必然不會相持太多的時間，遲早要分出勝負，爲何自己祇顧觀看，還在此戀棧不去呢。

一想及此，連忙回頭，低聲道：「姑娘，咱們走吧，別在這兒逗留下去了！」

葉映紅秀眉一蹙，道：「我反正是沒有地方去的，何不再看一會？看來這兩人功力悉敵，一時難分勝負，眞要走，等他們勝負將分時，再走也不遲！」兩人談論，簡直沒有將屈天景放在眼中。

屈天景剛因尚金花離去，鱉了一肚子的氣，此時聽得兩人如此說法，怒道：「你們想走？」

方敏本就沒將他放在眼中，聞言祇是斜睨一眼，並不理睬，葉映紅却道：「怎麽，要走你還管得着哇？」

屈天景大怒道：「就是不准你走！」

葉映紅也因爲方敏對尚金花的態度，心中鬱悶之極，恨不得翻山倒海，發洩一陣才好，一聽得屈天景如此說法，一聲冷笑，道：「方大哥，咱們就走，看這小子能將我們怎麽樣？」一轉身，便向旁逸出去五六尺遠。

屈天景見她當眞要走，心中大急，「呼」地一鞭揮出，隨後擊到。

葉映紅一個轉身，祇見綠光縈繞，使的正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所傳三招劍法中的一招。

屈天景一楞，想要收鞭時，已然不及，綠光閃處，急忙縮手，手中長鞭，已祇剩下了三尺來長的一截，一呆之下，眼前綠光連閃，祇聽得「嗤嗤」連聲，急忙向後躍出時，祇覺得胸口一涼。

低頭一看，一件外衣已被劃成了七八塊，隨風飄蕩，分明是對方不想傷害自己，否則那幾劍若是被劃上了，焉有命在？

本來，屈天景的武功，也不致於如此不濟，祇是因爲他一見長鞭被削斷，呆了一呆，葉映紅才乘虛而入，屈天景却是大驚失色。

葉映紅冷笑一聲，道：「憑你也敢攔住我們的去路？」

屈天景滿腔怒火，但是又不敢動手，回頭一看，方敏倒提七孔刃，淵停岳峙，站在一邊，他在貴陽城的酒樓之上，也曾吃過方敏的苦頭，知道與這兩人爲敵，自己萬萬不是對手，祇得向後躍出，高聲叫道：「師哥，他們兩人要走啦，我攔不住了！」

方敏和葉映紅兩人，見他發急大叫，行徑有類潑婦，相視「哈哈」大笑，祇是當揮雲老怪正和白骨神君對峙，怎麽也無法抽出空來對付自己，怎知突然聽得「崩」地一聲，又聽得白骨神君一聲怒吼，道：「老怪別走！」

緊接着，便是一條人影，捲起極是勁疾的旋風，自半空中，疾撲了下來，在他的背後，跟着一蓬「嗚嗚」作響，盤旋飛舞，宛若一窩黃蜂也似，晶光閃閃的暗器！變生倉猝，兩人尚未弄清是怎麽一回事，葉映紅已見眼前一黑，那自空而墮的人，已然站到了自己的面前，急待使出馬算子所授的劍法時，已是不及，手腕一緊，那柄綠色神劍，已被那人劈手奪去，眼前一花，人又不見，同時，那一大蓬暗器，也夾着嗚嗚之聲，沒頭沒腦地罩了下來，祇得急忙向旁閃出，看方敏時，也是愕然不知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

這幾下變化，兔起鶻落，實在太快，也難怪他們未曾弄清，原來揮雲老怪和白骨神君，各以內力相持了片刻，心中已在怕那手持綠色神劍的少女，趁機逃脫，一聽得屈天景的叫喚，心中大急，疾伸左手食中兩指，便向自己的揮雲鞭夾去。

他那揮雲鞭，長四丈七尺，一條渾成，乃是他費盡心機，捉到一條五丈開外的鐵綫蛇的背筋，珍逾一切，但此時見到那柄綠劍，竟然能將玄鐵斷去，可知其神奇鋒利，天下無雙，相形之下，揮雲鞭雖然難得，但尚在其次，因此才出手夾去，疾吐內力，被兩人大力拉得筆也似直的揮雲鞭，應手而斷！

白骨神君做夢也料不到揮雲老怪竟會自斷神鞭，正使大力，在向後用力拉去，一下子力道便沒有了着落，武功雖高，也不免向後踉蹌退出一步，急忙收勢，站定腳跟，剛好踏在一塊石上，竟將那塊石頭踩碎，但揮雲老怪却是有備而行，忍痛將揮雲鞭斷去兩丈許長短之後，立即足尖一點，筆也似直凌空拔起，在半空中一個轉折，直向葉映紅撲去！

白骨神君一個定神，方發現揮雲老怪是要趁機去奪那柄綠劍！

他爲了一見那柄綠劍能將玄鐵削斷，連已然到手了的玄鐵大刀都不要，由得單窮溜走，如何肯息？左臂揚起，將白骨鎖心鎚抖得筆也似直，一按機簧，第二種暗器，「鳳凰釘」已然激射而出，連頭都不

同，依然向葉映紅疾撲了過去，一落地，便使「空手入白刃」中的絕招果然一舉便將劍奪到！

劍巳到手，他不禁心花俱放，立即向旁滑開，白骨神君所放的那蓬「鳳凰釘」，除了一個長約半寸的尖刺之外，便是兩片其薄如紙的圓葉，一發出之後，便隨風飄蕩，人一趨避，便能跟踪而至，和苗疆惡人，七指神魔石石所使的廻風鏢，有異曲同工之妙。揮雲老怪在半空中向葉映紅撲到，所帶起勁風，如何之盛，鳳凰釘自然跟踪而至，變成了向葉映紅罩了下來！

葉映紅此時，雙手空空，心中又關切着方敏，向他看了一眼，鳳凰釘更是蜂湧而至，還是方敏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好，連忙撲了過去，七孔刃帶起陣陣厲嘯之聲，舞起一團晶光，左臂一探，攔住了葉映紅的腰，將她按了下去，這才將那一蓬鳳凰釘擋開，再停睛看時，揮雲老怪手持綠劍，和屈天景並肩而立，巳在七八丈開外，白骨神君頭上書生巾巳然落下，滿頭亂髮，起伏不定，想是心中巳然怒極，正向揮雲老怪疾撲過去，但是被揮雲老怪綠劍一伸，便收住了勢子，不敢再向前撲去，怒叱道：「老怪，你幹得好？」

揮雲老怪「桀桀」怪笑，道：「白骨老鬼，你認命了吧，這柄劍，自今日起，便是西崆峒鎮山之寶，你要做夢才能沾上它的邊兒了！」說着踏步進身，「刷」一劍分心刺出，那柄綠劍本來就一經揮動便光華流轉，揮雲老怪內功又深，這一劍雖然看來祇是平平刺出，並不出奇，但猶如綠虹陡生，氣吞山河，白骨神君不得已退出數步，連聲怪吼，却是無可奈何！

葉映紅將劍失去，心內也是好生難過，高叫道：「揮雲老怪，你好不知醜！那柄劍叫什麽名字，你都不知道，還說它是西崆峒鎮山之寶？」

揮雲老怪一怔，但隨即怪笑道：「我今日便爲此劍取名爲鎮天劍，誰敢不認？」他孤注一擲，毀鞭奪劍，居然能將劍奪在手中，也難怪他得意。

白骨神君冷笑一聲，道：「揮雲老怪，你自度能將這柄劍保持多久？」

揮雲老怪長笑道：「鎮天劍世世代代，永爲西崆峒子弟所有！」

白骨神君自恃有那幅地圖在手中，祇要一到昆明，便可將崑崙聖書取到，則三五年後，武功當然可以超過揮雲老怪，就算暫時交他保管也不怕什麽，冷冷地說道：「老怪物，你敢不敢答應三年之後，再與我相會麽？」

揮雲老怪立即應道：「隨便你幾時，祇要你上西崆峒來，我便一定奉陪！」

白骨神君知道眼前無論如何，無法將劍奪回，要的就是他這一句話，道：「好！到時希望你不要做縮頭烏龜！」

他因心中氣竟連這種大失身份的話，都講了出來，揮雲老怪更是「哈哈」大笑，向屈天景一使眼色，兩人疾馳而去！

白骨神君定了一定神，鎖心鎚「錚錚」連聲，突然一翻手腕，抖得筆也似直，用力向外砸去，「叭」地一聲，又將一顆巨杉砸斷，怒氣勃發，不可收拾，方敏和葉映紅兩人看得暗暗心驚，正待引身退避之時，白骨神君巳然冷笑一聲，指着方敏罵道：「小雜種，你過來？」

方敏忍住了氣，道：「白骨神君，你雖然是邪派中人，但也算是一代宗主，武林高手，口中請放尊重些！」

白骨神君本是因爲雖然得了崑崙聖書之後，遲早可以向揮雲老怪算帳，但眼前却是惡氣難出，因此才想找人出氣，再加又想到方敏如今巳然武功不凡，若再過幾年，又是一個勁敵，魔母温魂死時（他一直不知道温魂乃是詐死），雖無人看見，難保事情不傳出去，不如趁他羽毛未豐之時，先行將他結果了再說！

一聽方敏如此說法，心中又是一懔，暗忖這小子不但武功巳是一流，而且行事說話，亦大具高手風範，確是不可輕視，去之之心益堅，「嘿嘿」兩聲冷笑，一抬手臂，道：「這件兵刃叫着什麽，你知道不？」

方敏回頭向葉映紅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令她離去，但葉映紅却一個勁兒地搖頭，方敏心中祇感到這個連姓名都不知道的美麗姑娘，對自己的感情，極是複雜，在心中嘆了一口氣，答道：「這是你仗以成名的白骨鎖心鎚，是也不是？」

白骨神君又是「嘿」地一笑，道：「不錯，你可知道它共有幾招？」

方敏不知他爲何要問這些，道：「不知道。」

白骨神君突然間厲嘯一聲，道：「白骨神心鎚，共是十二招，我現在一一演來，你如果有本領的，諒可看全，若是本領不濟，看到一半，便自死去，却不要怪我，祇怪你本領不濟！」

他雖然祇說是「演」十二招，但和下文一對照，分明是要方敏接他十二招「白骨鎖心鎚」！

從關外到現在，方敏曾數度和他交手，深知自己的武功，和白骨神君之間，還有一段距離，這段距離雖然不大，自己絕不須到他的年紀便可以趕上，但目前却還不是他的敵手！

因此怔了一怔，道：「你要演鎚法，就請便罷，我沒有空看。」

白骨神君「桀桀」怪笑，道：「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踏步進身，「蹌蹌」三响，白骨鎖心鎚曲成了三角形，平平向方敏推到，喝道：「這是第一招，叫作『白骨槼槼』！」方敏見他竟然動上了手，知道走不脫，一揮手，令葉映紅避開，同時，使一招「橫棹江上」，七孔刃「噓」地一聲厲嘯，迎了上去。

眼看兩下裏勢子，均極爲急驟，兩件兵刃，非相交不可，方敏也巳有了準備，巳將內力貫在七孔刃上，至不消也可以抵擋一下，但就在兩件兵刃，祇相差尺許，就要碰上的時候，突然「嗆」地一聲，白骨鎖心鎚抖了開來，避過了七孔刃，直向方敏胸口撞來，而白骨神君也舌綻春雷，大叫道：「第二招，『一將功成』！」

剛才他那柄白骨鎖心鎚，曲成三角形時，不過兩尺長短，而兩人兵刃即將相交，兩人之間距離之短，可想而知，如今鎖心鎚突然彈了開來，無形中長出三尺，離方敏胸前，巳不過半尺遠近，鎚上那股大力，巳然在方敏胸口上撞了一下，若換了尋常武林中人，就這一下也便禁受不住。

方敏幸而功力巳深，還不怎樣，但是那第一隻鋼骷髏晶光閃閃，直襲而至，七孔刃又在外面，急切間收不回來，若被撞中，却也是萬無倖理！

方敏起先也想不到他鎖心鎚法，如此厲害，此時，若是使「鐵板橋」身法，上身後仰，本來還可以避過，但是避過之後，他第三招接踵而至，也是便萬萬逃不過去，略一遲疑間，突然覺得風生近側，「砰」地一聲，肩頭被人撞了一下，突然打橫跌出一步，「刷」地一聲，鎖心鎚就在肩頭旁邊，不過五寸處擦過，當眞是千鈞一髮，險到了極點！百忙中回頭一看，向自己撞來的，正是葉映紅，若不是她這一撞，祇怕巳然遭了不幸，心頭大是感激，但情勢緊急，巳不容得他道謝，急忙手腕連翻，七孔刃陣陣厲嘯，一口氣使出了三招，「日落西山」、「七星連環」、「一竅不通」。

但是方敏這裏使開了刀法，白骨神君却又好整以暇，祇是來回游走閃避，祇將鎖心鎚抖得「鏘鏘」作聲，並不進攻。

等到方敏那一招「一竅不通」使出，七孔刀無聲無息，疾刺而至時，白骨神君才一側身，堪堪避過，突然向前欺了一步，白骨鎖心鎚自肩後倒扔起來，喝叫道：「人生幾何！」

方敏又是大吃一驚，急忙改招，「順手牽羊」，使刀法中的「拖」字訣，反手便拖，同時身子向旁一側，祇當刀身在使「一竅不通」時，就在他身旁擦過，這一招「順手牽羊」，」定可削中，怎知白骨神君突然雙足一蹬，人便凌空拔起，方敏一刀拖空，白骨鎖心鎚招式未變，巳然帶起一股大力，直壓了下來！

方敏情知又上當，祇得不顧以後怎樣，且避過了他這一招「人生幾何」再說，身子一坍，一骨碌地向外滾了出去，白骨神君果然立即跟踪而至，白骨鎖心鎚「刷」一聲，又凌空砸了下來，看得出招式仍未改變，而方敏向外滾出之勢巳盡，眼看被砸中，忽聽葉映紅一聲嬌叱，道：「白骨神君，留心本姑娘的餵毒暗器！」嗤嗤」兩聲，兩枚暗器，嘶空而至！

其實那裏有什麽餵毒暗器，祇不過是葉映紅見方敏處境危險，一時情急，順手在地上檢起了兩枚小石子，故意如此說法，要藉以分開白骨神君的注意力而巳。

但白骨神君却祇聽得暗器嘶空之聲，甚是急驟有勁，不禁呆了一呆，反手一掌拍出，掌風過處，將兩枚小石子盪出老遠，方敏巳趁此機會，一個鯉魚打挺，倒躍出去老遠。

白骨神君哈哈大笑，道：「小畜牲，如今祇不過三招，還有九招，眼看你無福將這十二招鎖心鎚法，全都看完了！」

方敏一躍出之後，便用心戒備，葉映紅突然向白骨神君走了過去，道：「如果能看完呢？」

白骨神君兩次眼看功成，都爲葉映紅所搗亂，大叱道：「丫頭滾開！」反手一抓，便向葉映紅抓到，葉映紅急忙躲避。

但是白骨神君出手如風，葉映紅的一隻衣袖，巳然被他撕了下來，祇聽得「錚」地一聲，在衣袖之中，跌出一件圓形巴掌大小東西來，跌落時還有晶光一閃。

葉映紅自己也是一楞，因爲她既然記憶全失，自然想不起自己會將什麽秘密事物，縫在衣袖之中，但此時却不容得她拾起來看個仔細，身子一側，斜斜地向外竄出老遠，才敢站定，白骨神君一聲怪笑，又轉向方敏撲去，方敏見情形不好，若是葉映紅有綠劍在手，還不致於怕他，此時就算兩人合力，他的鎖心鎚法，如此神妙，也不是他的敵手，叫道：「姑娘，咱們分頭走！」

葉映紅呆了一呆，道：「不，咱們在一塊兒！」

一面說，一面身形展動，向方敏靠來。三人兔起鶻落，開始還是互相追逐，不久，便成了白骨神君一人向兩人追來的局面，方敏看着不是路，一任自己逃得怎樣快去，白骨神君都是在身後七八尺處，這還是他未將鎖心鎚中暗器放出，不然更難躲避，百忙中回頭向身旁的葉映紅一看，說道：「姑娘，你要再不肯走，只怕連你都帶累了！」一講話，略一躭擱，白骨神君又近了兩尺，鎖心鎚上的眞力，巳然襲到，方敏急忙運氣相迎，總算未曾受傷，又唯恐白骨神君再使辣手，連忙身子一伏，就勢拉了葉映紅，向前滾出兩丈開外去，也不管白骨神君是否隨後追到，反手便是兩刀。兩刀削出，便巳然覺出身後並沒有人趕來，心內不禁大奇，暗忖以白骨神君的爲人，既然講明了要自己接上十二招鎖心鎚法，除非自己眞能接得住，否則萬無倖理，他豈肯半途罷手？

正在疑惑，巳聽得身邊少女道：「你看，白骨神君在做什麽？」

方敏回頭一看，只見白骨神君站在兩丈開外，那地方正是他剛才一鎚揮到，自己拉了葉映紅疾滾開去之處，也就是說，他和葉映紅滾開之後，白骨神君一動也未曾動過，兩眼發直，向前面望着。

此時，單窮所燃起的大火把，幾乎巳經燒盡，四周圍重又黑暗無比，方敏順着白骨神君所望的方向看去，只見黑漆漆，什麽東西也沒有。

但是看白骨神君的情形，又不像是在故作神秘，而的確像是在他前面的黑暗之中，看到什麽奇怪巳極的物事，因此才連追襲方敏一事，都棄之不顧，而眼定定地望住了前方！

方敏起先莫名其妙，試着一拉葉映紅，翻起身來，悄悄地後退了一步。他動作雖然寂然無聲，但是和白骨神君相隔如此之近，白骨神君斷無不知之理，但最奇怪的就是白骨神君非但不向他們兩人追來，反倒向前踏出兩步，但緊接着，又向後退了兩步，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兩眼仍是隱射異光，注定了前方，可以看出，正在全心全意地戒備。方敏又向他雙目注視的地方，用心看了一下，實在看不出什麽來，只是聽得一陣「唰」、「唰」、「唰」的聲音，但在荒野之中，有這種聲音，實在也算不了是怎麽一回事，不知爲什麽會引起白骨神君那樣的注意？

兩人略呆了半晌，又向後退了幾步，白骨神君仍是不加理會，葉映紅踮起了足尖，悄聲道：「方大哥，這人不知是中了什麽邪？咱們快趁機溜走罷！」

方敏見白骨神君臉上，充滿了緊張、

奇異的表情，像是早將自己丟在腦後，也知道此時是趁機離開的最好機會，但究竟是什麽東西，會令得這宇內四邪之一的大魔頭如此模樣的呢？他心中實在想弄個明白，同時，他也想到，白骨神君久在陝西軒轅古墓中居住，一定練成了黑暗中視物的本領，否則何以自己什麽都看不到，他却如此地被吸引住了呢？

他好奇心雖然很烈，但想了一會，權衡輕重，眼前又浮起溫婆婆臉如黃蠟，睡在石屋中的形像，也顧不得再去理會白骨神君究竟是爲了什麽，又悄悄後退丈許，忽然覺得脚下晶光一閃，像是踢到了什麽物事，低頭一看，認出正是剛才從葉映紅斷袖中跌出的那個物事，順手拾了起來，抓在手中，因爲唯恐白骨神君突然追了過來，也顧不得看一看是什麽東西，也不敢轉身而行，只是一路後退，不一會，轉過了一個山頭，微弱的火光映中，只見白骨神君仍是呆立不動，兩人才鬆了一口氣，葉映紅笑了一下，道：「雖然掉了綠劍，但總算被我們看到了一場好鬥！」

方敏心中，對葉映紅失了綠劍一事，着實不值，但看葉映紅本身，並不難過，也就不再提起，笑了一下，道：「那白骨神君——」

才講到此處，下面「究竟是幹什麽」一語，尚未出口，忽然聽得二里開外的白骨神君，突然一聲驚呼。那驚呼驟然之間，劃空而至，方敏和葉映紅兩人，都不是武功差的人，也不禁被嚇了一大跳，相互對望一眼，驚愕不已，到底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

接着，便又聽得傳來了「蓬」地一聲巨響，又是白骨神君的聲音，厲聲喝問道：「你究竟是什麽人？」

剛才那一聲驚呼之中，顯然含有不少恐怖的成份在內，此時這一問，語音在空中搖曳不絕，可以聽出白骨神君已經恢復了鎮靜。葉映紅奇道：「方大哥，你說那白骨神君是武林中一等的高手？」

方敏道：「不錯。」

葉映紅道：「這就奇了，他像是碰到了比他本領更大的人呢！」

方敏道：「對啊！我也是這樣想法，不知那個高手是誰？」

就那麽幾句話的工夫，「轟隆」、「乒乓」之聲，不斷地傳來，葉映紅伸手一拉方敏，道：「我們快些過去看看！」

甫離險地，又要過去，方敏搖了搖頭，道：「不了，我們要看，不如上高坡去，相隔兩里來地，大約也可以看清白骨神君是和誰在動手的！」

葉映紅道：「眞是，我怎麽會想不到的呢？」

兩人身形展動，一齊上了一個高坡，但是向前一望，黑沉沉地，只是聽得石裂樹斷的聲音，不斷地傳了過來，顯然是有兩個絕世高手，在那裏爭鬥，但是却連一點人影都看不到！其中一個，是白骨神君，是可以肯定的，但另一人又是誰呢？

兩人呆了一會，方敏道：「不會是揮雲老怪，去而復轉吧！」

葉映紅側耳細聽一會，答道：「不像，未聽見有軟鞭的揮動之聲！」

兩人猜了一會，猜不出是誰來，又不敢冒險過去看一下，便下了高坡，自顧自趕路，跑出五六里去，那惡鬥之聲，才漸漸地聽不見了，又走出幾里，天色已明，方敏因爲一直心情緊張，那從地上拾起的物事，仍抓在手中。旭日升起，心情一鬆，又望見不遠處有一條小道，正是向南通往雲南去的，才道：「好了，咱們找到路了！」一面說，一面攤開手來，剛剛將那物事交還給葉映紅，突然一呆，再定睛一看，更是吃驚，原來在他手掌中握着的，是一面圓形的小銅鏡！

那圓鏡的大小式樣，方敏可以說再熟悉也沒有，正是他在塞北雪地之中，和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動手不幾招之後，葉映紅給他照看臉上血手印的那面銅鏡，背面的鈕紋方敏還清清楚楚地記得！

在方敏心目中的葉映紅，始終只是一個奇醜無比的女子，他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個天仙化人也似的美麗少女，就正是葉映紅，一見葉映紅的銅鏡，竟會在她的袖中跌出，自然呆了一呆，忙問道：「姑娘，你可識得一個女子，叫着葉映紅的？」

葉映紅秀眉緊蹙，將「葉映紅」三字，翻來覆去地唸了好幾遍，道：「這名字多麽熟啊，你怎麽會突然提起她來的，她是——」

只講到此處，方敏又是一聲驚呼，原來方敏一面問她，一面反過鏡子來，對鏡一看，只見自己的臉上，竟然齊齊整整地多了一個血也似的血手印！中指直透額角，驚怖之極！

那血手印突如其來，方敏自然不免吃驚。葉映紅此時對往事全都茫然，見方敏吃驚，訝道：「方大哥，什麽事呀！」

方敏抬起頭來，面色已變，道：「姑娘，血手印紅掌祖師到了！」

葉映紅道：「在什麽地方？」

方敏苦笑道：「我也不知，但是你看我臉上，難道你竟然一直未曾注意？」

葉映紅踏近一步，仰起頭來，將一雙秀如秋水的大眼睛，睜得大大地，向方敏面上望來，看了半晌，才「撲嗤」一笑，掩住了嘴，道：「方大哥，你叫我看你的臉，你臉上有些什麽呀？」

方敏聽她如此說法，也是一呆，反問道：「我臉上不是一隻血也似的血手印麽？那便是紅掌祖師所留的血手印功夫！」

葉映紅見方敏說得一本正經，更忍不住「格格」嬌笑起來道：「方大哥，你也會鬧着玩，你臉上那有什麽紅手印？」

方敏見她不像是故意如此說法，以安慰自己，心中也是大訝，問道：「當眞沒有？」

葉映紅道：「我騙你作甚？難道光天化日之下，我連你臉上有沒有紅手印都看不清楚？」

方敏忙舉鏡一看紅手印赫然仍在，但此時他心中已知葉映紅不會說謊，再仔細定睛一看不禁連他自己，也啞然失笑了！

原來他臉上當眞是沒有什麽紅手印，只是那光滑無比的鏡面之上，以紅漆劃出一隻紅手印而已。而那面鏡子，不過巴掌般大小，足足以反映出人的臉面來，因此對之一照，加上血手印紅掌祖師的威名，和他所練血手印功夫的厲害，心中一怔的話，一個大意，確是會以爲自己的臉上，

多了一個血手印！

方敏既然發現了鏡上的秘密，照理應該心情輕鬆才是，但是他却只是笑了一下，又面色嚴肅地望住了葉映紅。葉映紅不知他心中想的是什麽，只是笑吟吟地望着他，道：「方大哥，又是怎麽啦？」

方敏正色道：「姑娘，你好好地想想，是不是認得一個女子叫作葉映紅的。」

葉映紅皺起了眉頭，道：「我剛才已經想過，但實在是想不起了，只覺得這個「葉映紅」名字很熟悉，像是和我有極大的關係似的！」

方敏頓足道：「唉！你難道對於自己如何進入古墓去的事情，眞的一點也不知道麽？」

葉映紅惘然地睜着眼睛，眼中淚花旋轉，道：「我確是記不得起來呀！你說，那葉映紅和我究竟有什麽關係，她又是什麽人？」

方敏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在古墓中乍見你的背影的時候，便曾將你當作是葉姑娘，怎知你一轉過了身來，才發覺不是！」

葉映紅道：「眞的我與她很像麽？」

方敏一想到他所認識的葉映紅，不由得笑了起來，道：「不是，葉姑娘生得奇形怪狀，奇醜無比——」講到此處，頓了一頓，道：「不過她心地却是極好的，你和她全然不同，她那有你那麽美麗？」

葉映紅臉上浮起了一個極是甜蜜的笑容，低下頭去，喃喃地道：「方大哥，你讚我美麗，我心中很高興。」一句話還未曾講完，她的臉上早已飛紅了！

方敏心內一呆，竭力避免去深思眼前這位美麗的姑娘，爲什麽會講出這樣的話來。實則上，也正是由於他已然聽出了人家的話中，含有極深的情意，他才竭力避免去想它的！

呆了一呆之後又道：「姑娘，旁的我不知道，但是從你衣袖夾層處跌出來的這面銅鏡，却的的確確是那位葉姑娘的！」

葉映紅將銅鏡接過一看，模模糊糊地，又好像對這面銅鏡，有一點印象，想了一會，道：「只怕未必，這樣子的鏡子，到處都有得賣的！」

本來，方敏也是如此想法，但是當他弄清楚了那隻紅手印，原來是畫在鏡面上的時候，立即想起當時在塞北，葉映紅將銅鏡遞給自己的情景來。

當時，一見到自己臉上出現了一個紅手印，也是嚇了一跳，但後來，到了客店之後一看，臉上又什麽也沒有，可知那時令得自己嚇了一跳的鏡子，正是眼前的這一個，便將那時的情形，大約和葉映紅說了，葉映紅自然記不起來，只是奇道：「難道我是在古墓中人事不省之際，被那位葉姑娘換了衣衫去？」

方敏一想，此事也大有可能，只要再見了葉映紅，便可以多一點綫索，却不知道眼前此人，就是葉映紅本身！想了一會，道：「姑娘，我要到雲南昆明，笻竹寺去走一趟，然後便要趕回塞北去，你——」方敏覺得和她相處，雖然只不過一日一夜，但剛才和白骨神君爭鬥之際，已蒙她兩次相救，而她又連自己的姓名都想不起來，留她一個人流落在江湖上，難免受人欺負，但人家是女孩兒家，又不能和自己一齊上路，因此才想問一問她，是否肯和自己一齊上路，他有此一問，自然心中也已有了不願和她驟然分手的意思。

怎知葉映紅却會錯了意，只當方敏要自顧自地離去，眼眶一紅，低聲問道：「方大哥，你到笻竹寺，可是去尋那位尚姑娘麽？」

方敏一楞，道：「不是啊。」

葉映紅踏前一步，道：「方大哥，你是不是很喜歡那位尚姑娘？」方敏又是一楞，側頭想了一想，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很喜歡她！」

若是三天以前，無論什麽人問方敏這個問題，方敏一定毫不考慮地回答一個「是」字，但是經過了昨夜那麽多事情之後，這個「是」字，他實在講不出口，因此才根據實在心情，回答了葉映紅的問話。

葉映紅面上微露喜容，向方敏深深地望了一眼，道：「方大哥，請你多珍重，我要走了！」

方敏道：「姑娘你一個人獨自去什麽地方？」

葉映紅泫然欲淚，低下頭去，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兩人，本來雖然是相識的，但此時葉映紅已然除了「葛蛽蓋」，又喪失了記憶，可以算得是萍水相逢，但是兩人心中均已產生了一種難以解釋的感情，方敏聽得葉映紅如此說法，想了一想道：「姑娘，若是你……你不嫌我冒昧的話——」

才講了一半，葉映紅便滿面驚喜，抬起頭來，道：「便怎麽樣？」

四個字一出口，又想起自己終是女孩兒家，不應該這樣子問人，紅滿俏臉，她本就美麗無比，這一害羞，更如一朵盛放的花，嬌艷之極，方敏忙道：「姑娘不妨跟我一起到雲南去！」

葉映紅驚喜道：「那——方大哥，我和你在一起，不碍你的事麽？」

方敏想了一想那崑崙聖書江湖上不知有多少人想要搶奪，當然最好是一個人去，但是又怎麽讓這位姑娘一個人在江湖上流落呢？便毅然道：「怕是不怕，只希望我到雲南去的事，你不要和外人講起。」

葉映紅睜大了眼睛道：「方大哥，我答應你。」停了一停，接着又道：「方大哥，你上雲南笻竹寺去，究竟是做什麽？如果眞是有我在旁，不方便的話，我還是不要壞你的事才好。」

葉映紅講這幾句話，倒一點也不是做作，而是眞心誠意地想要不對方敏有所妨碍，方敏一聽就聽出了她話中的意思，急道：「姑娘，其實也沒有什麽事。」

葉映紅一笑，說道：「你能和我說一說好麽？」

方敏呆了一呆，他在初見葉映紅時，便將自己眞實的姓名，告訴了她。

雖然，那時方敏對於對方的姓名來歷，一點兒也不知道，而他自己的姓名，又和他本身的安危，有着莫大的關係，他對陌生人向來是自稱「孔七刀」的，連他曾對之大生好感的尚金花，都只知道他是「孔少島主」。但是，方敏却感到，在葉映紅那樣完美，那樣麗質天生的少女面前，若是說謊，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罪過，因此

也毫不猶豫將自己的名字，講了給她聽。

此時，葉映紅問他為什麼要上昆明笻竹寺去。他上昆明，是為了要取崑崙聖書，但是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目的是什麼，本來，事關重大，方敏也不會和任何人談起，但是他一樣地感到，在葉映紅的面前，他無法說謊，便將事情的經過，從自己在六年前，跟着媽媽，向北流浪逃亡，直到塞北，在冰天雪地之中，母親身死講起，源源本本地和葉映紅講了一遍。

這一講，便講了大半天，葉映紅聽得如痴如醉，等到方敏講完，才舒了一口氣，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方敏的手，低聲道：「方大哥，以前，你只是一個人，以後，你有人帮你了，我說什麼也要帮着你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上去！」

方敏也是直到講完，才鬆了一口氣，心中頓時自己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將自己的一切，全都講給她聽？但這個問題，他目前是找不到答案的，直到以後，他才明白，喔！原來那時候，他已經對她生了愛念，否則，那裏會將自己從不對人言起的身世，會向她作那麼詳盡的敘述？但等他明白了的時候，情形就已與如今大不相同了，這是後話，表過就算。

兩人邊講邊趕路，到天色黃昏時分，已然來到雲貴交界之處，但覺沿途景色奇幻，花草樹木，全是見所未見，兩人一路施展輕功，到天黑時分，又走出了三二十里，尋到了一個山洞，抱了兩堆乾草進去，權作臥所，兩人此時，雖然已經心靈互通，只差沒在口中說了出來而已，但各自心中，却又顧全禮義，男女有別，是以葉映紅睡在山洞盡頭，而方敏則睡在山洞口處。那山洞甚是寬敞，兩人相隔，也有七八丈遠近，遙相講了幾句話，都感到疲倦欲睡，道了晚安，便各自朦朦睡去。

一直到午夜時分，方敏在夢中，突然為一陣爬搔之聲驚醒。

他長在旋風島上居住，耳力之靈敏，自有其過人之處，一醒來，便感到那聲音異常刺耳，想是有什麼人以指甲拚命在抓山洞的洞壁一樣，人當然不會做這種傻事，因此方敏立即便想到可能是什麼奇禽怪獸，來到了山洞之中，更想到那少女的耳力，怕未必有自己那麼靈敏，她若是受了傷害，還當了得？

連忙翻身坐起，但是一坐了起來，便是一呆，只見黑暗之中，有一團異樣的光華，正在緩緩向山洞內移動。那一團光華，本身也是暗黑色的，但是却和原始的黑暗不同，又有一點烏油油的感覺，方敏起先，想不出那光華是什麼東西所發，繼而，突然有三個字，閃電也似地襲上了他的心頭──寒玉七！

只有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首，才會發出這樣的光華來──烏油油地，即使在白天看來，也是毫不顯眼，但却是真正的寶光，在黑暗之中，一樣顯出它的光芒，只有寒玉七是那樣！

一想到那團光華，一定是寒玉七所發，方敏心頭不禁大顫。因為那寒玉七，最初是崑崙鎮山三寶之一，後來落到他自己的手中，再後來，便留在塞北三強莊上，以後，又給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偷了出來使用，方敏前幾天在那所紫色大宅時，還曾見過，但就是在那所紫色神秘巨宅之中失去的，而引起方敏心頭震動的，正是寒玉七失去的經過，當時，就是那隻不可思議的金毛怪手，抓了過去的！

如今，寒玉七已然來到了山洞之中，莫非那金毛怪手的主人，也來到了洞中！

方敏一則心頭大駭，二則立即發現，寒主七移動的方向，正是向葉映紅所睡的地方走去，而那抓石壁的聲音，也是在寒玉七的附近傳出。

方敏的眼前，像是重又浮起了自己在密室中時，所見到的那幽靈似的眼睛，又驚又懼，定了定神，才沉住了聲音喝道：「誰在山洞之中，還不止步，意欲何為？」一言甫畢，眼前突然出現了一點碧光，閃動了幾下，那點碧光，正是他至今想起，仍然心有餘悸的密室幽睛！一時之間，竟然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同時，又聽得葉映紅問道：「方大哥，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有了人混進山洞中來了麼？」

方敏聽得葉映紅出聲，心中更是着急，唯恐她受害，暗忖自己何以如此害怕？世上豈真有鬼魅？就算真有鬼魅，又怕他何來？七孔刀猛地一擺，一陣厲嘯，時當黑夜，又在一個大石洞之中，刀上所發的厲嘯，聽來格外驚心動魄，一刀削下，他已縱了過去，但只聽得地面上傳來「沙」地一聲，一陣輕風，在身旁掠過，分明自己出手如此快疾的一刀，已被對方避過。

而葉映紅此時也驚問道：「方大哥，洞中真是有人麼？」

方敏道：「不錯！」一個「錯」字才出口，猛地瞥見寒玉七那團光華，就在自己身邊，再不怠慢，反手一刀斜砍而至。

那一刀砍到一半，仍未見那團光華移動，刀去如風，如何快疾！方敏在疑惑何以那人竟然不躲避時：「噹」地一聲，七孔刀已然砍在極其堅硬的物事之上，方敏這一刀，足用了九成功力，一與那麼堅硬的物事相觸，將力道震了一半回來，手臂向上直揚而起，胸前門戶大開，人也向後踉蹌退出一步。

急切間方敏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左掌當胸，「呼」地一掌推出，以免要害為人所趁，只覺得身後微風倏然，剛待一刀向後砍去時，已聽得身後的人發話道：「方大哥，你幹什麼要刀砍洞壁的呀？」

語音嬌軟清脆，正是葉映紅，方敏忙道：「姑娘小心，洞中有人來了！」

葉映紅笑道：「山洞之中，除了你我兩人之外，並無第三者。」

方敏道：「姑娘莫說着玩，當真是有人進入了山洞！」

葉映紅可是「格格」一笑，道：「剛才你一刀砍在石壁之上，冒出那一大串火花時，我已然看得清清楚楚，山洞之中，除了我們，一個人也沒有！」

方敏心中大疑，左手探入懷中，取出了火摺子一幌，火光掩映，山洞之中，確是除了自己兩個人外，再也沒有第經三個人，而剛才一刀，震動之力如此之大，確是自己一刀落到了洞壁之上，碎石還落了一地！

方敏暗忖，難道寒玉七光華，和那一點令人一望便覺毛骨悚然，可怖若是的碧光──那隻不可捉摸的眼睛，全是自己眼花？

正在思疑，忽見葉映紅一俯身，在碎石堆中，揀起一柄七首來，奇道：「咦，這兒怎麼有一柄七首？方大哥，看情形倒有點像你所說的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呢，你看可是？」

一面說，一面遞了過來，方敏接在手中一看！一點不差，正是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由此可知剛才自己不是眼花，而確確實實，是見到了那寒玉七所發的光華，和那一點碧光。

而且，他也明白，當他第一刀砍出的時候，被對方避了過去，而當第二刀削出之時，對方人已出洞，却將七首插在洞壁之上，自己只照那光華發刀，是以才一刀砍到了山壁之上！對方則早已出洞去了。

一弄明白這些，方敏更是心中駭然，因為旁的不去說他，對方輕功之好，便是世上罕見，行動快捷，尚在其次，更難得的一點聲息都沒有！呆了半晌，方敏才道：「不錯，那七首正是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不知是誰，看來是特意將這七首送來的。」

葉映紅不知他此話的意思，道：「送來的？」

方敏苦笑一下，道：「當然是，那人武功之高，遠在你我之上，要傷我們，真是易如反掌，但他却悄然而去，又將七首留下，豈不是送七首來的？」

葉映紅這才知道他是感慨之詞，走近一步，柔聲道：「方大哥，你難過什麼？只要將崑崙聖書取到，你還怕不成為一等一的高手麼？況且，你年紀還輕，古今往來，那有年紀這麼輕輕，便可以成為一代宗師的呢？」

方敏見自己的心事，被她料中，也就無話可說，剛要收起寒玉七，葉映紅已道：「方大哥，我沒有兵刃使用，這柄寒玉七！給了我吧！」

方敏呆了一呆，道：「姑娘，這柄寒玉七不是我的，我却做不得主，但在未見到葉姑娘前，你暫且使用，倒也可以。」

方敏明知自己如此說法，會令得對方心中不快，但是他為人一板一眼，却並不會因此而花言巧語，而討對方的歡喜。葉映紅聽了，心頭果然泛起一陣悵惘之感！默默無言地將寒玉七接過，轉身走了幾步，才道：「天色還早，再歇一會兒吧！」

方敏在她言行之中，更看出了她對自已的情意甚深，連自己這樣說法，她心中都一陣難過，但是他又找不出話來解釋，只得苦笑一下，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同到草堆之上，以臂作枕，一則心緒起伏，二則也要防備那人再來，既睡不着，又不敢睡着，一直到天色微明，剛要矇矓合眼，又德得葉映紅低聲叫道：「方大哥，方大哥！」

方敏一懍，坐了起來，只見矇矓晨曦中，葉映紅在草堆上翻了一個身，又道：「方大哥，要是我……不將寒玉七還給那葉姑娘，你是帮她，還是帮我？」

方敏一怔，剛要同答，只見葉映紅又翻了一個身，面向洞外，星眸緊閉，氣息均勻，分明是在講夢話，方敏見她睡態如此之美！悄悄地站起身來走近幾步，像觀賞大國手的傑作那樣地怔怔望着她，心中

暗道：「姑娘寒玉七本是人家的，當然要還給人家，但是我却要和你在一起，而不和任何人在一起！」

年輕人的感情，本來就帶着幾分衝動，若不是經過一定的波折！這種衝動的感情，便不容易被穩定下來，而衝動的感情，其結果往往是來得快，走得也快，而且走得那麼地乾淨，連一點痕跡，都不留下來！

方敏乍見尚金花，心中便生出一股不可控制的感情，但那股感情，究竟是衝動的，幼稚的，因此，當他弄清了尚金花的作爲之後，這股感情，便在他心中，漸漸地淡了下去，甚至此時他對於尚金花這一段感情，彷如被風吹散的雲烟，在不知不覺間消失得乾乾淨淨了，而且此時對着葉映紅，心中暗自尋思的時候，那感情便不是衝動，而是異常穩定的了。

葉映紅只是安靜地睡着，她雖然因爲喪失了一切的記憶而煩惱，但此時，她却有一個接一個甜蜜的夢，在夢境中，在實際上，她都和方敏在一起，只是這一點，已經夠了，已經使她不再同想以前的一切，而感到眼前的日子，無比的幸福，無比的甜蜜！

旭日升起，陽光射入了山洞，照射在葉映紅的臉上，將她擾醒，她睜開眼來，矇矓地發現一個人站在自己的面前，本能地一怔，但立即發現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方敏，而且還用那樣深情的眼光，望着自己，她心中只感到一陣歡樂，便笑了出來，笑得那樣的甜，那樣的美，以致方敏雖她然明知她醒了，不應該再那樣地望着，但是眼兒却無法從她的臉上移開。

好久好久，葉映紅才伸手掠了掠頭髮，站了起來，方敏這才感到又已躭擱了不少時間，抱歉地道：「姑娘，我們又該上路了！」

葉映紅秀眉一蹙，嘆了一口氣，忽然又面色開朗，道：「方大哥，我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不知以後還能不能記得了，你帮我取一個名字罷，終不成我一輩子無名無姓。」

方敏笑道：「你心急什麼，不等你將自己的身世來歷弄清，怎麼可以亂叫？」

葉映紅嘆了一口氣，道：「那我就做個無名無姓的人罷，」方敏心中也着實替她感嘆，但此時非人力之所能爲，在古墓中發現她的時候，還有北天山馬算子，號稱「老少神醫」的在場，也是束手無策，何況別人，便不再提起，唯恐她傷心。

兩人一起出了山洞，找了條小溪，洗了洗臉，又一起上路，方敏對於昨晚上的事，仍耿耿於懷，一想到那點碧光，便覺得背脊發涼。

看官，須知方敏並不是胆小之人，而且還十分胆大，但是那點碧光，實在太幽秘而不可思議了，一看到，便令人覺得不寒而慄！

兩人上路之後的第三天，已然來到了昆明，那昆明比起貴陽來，又大了不少，而且街上來往行人中，奇裝異服的各種苗人更多，兩人找了一個酒樓，吃了個飽，順便向人打聽笻竹寺的所在。

那笻竹寺在昆明城外三十里的玉案山上，是周圍數百里方圓的第一大寺，建於唐朝貞觀年間，更出名的，便是寺中天王殿後面，左右兩殿，各有五百尊羅漢塑像，每一殿六排，每一排三層，分層排列，一千尊羅漢之中，沒有一個是神態面目相同的，那笻竹寺的羅漢堂，在普天下佛寺的羅漢塑像中，僅次於江蘇吳縣保聖寺中的羅漢塑像，那保聖寺中的塑像，是出於我國著名的唐朝大塑雕家楊惠之之手，那楊惠之早年和畫聖吳道子同師學畫，兩人藝成之後，楊惠之不屑和吳道子爭名，又轉而學塑像，結果兩人皆成天下第一，這原是我國藝壇上的千秋佳話，笻竹寺的羅漢既然如此有名，自然一問之下，人人皆知，出城二十餘里便是。

兩人打探明白，爲了避免人注意，換了普通人裝束，將兵刃置於衣內，又預備了些香燭，也不能施展輕身功夫，出城向西行去。

方敏想起自從離開旋風島以來，一路南下，也不知受了多少波折，才到了雲南，眼看可將崑崙聖書取到，若是歸途沒有什麼事！尚可如期趕同旋風島上，心情極是激動，不消兩個時辰，已然走到，只見那玉案山峯巒秀麗，泉水特多，「叮咚」之聲不絕，清脆悅耳，沿途蒼松翠竹，更顯得如同仙境一般，煩躁之心頓消，兩人循着山徑，不一會，在山坳處便現出一抹黃牆，行近一看，正是笻竹寺的大門口，那日上香的人並不多，兩人才進了笻竹寺正門，方敏便是一呆，急忙一個轉身，又走了出來。

葉映紅和方敏原是並肩入寺的，見方敏一進寺門，便轉身而出，心中大訝，忙道：「方——」但是祇講出了一個「方」字，便被方敏一把拉住了手臂，一齊轉了出去，一退出寺門之外，便立即身形掠起，向旁一竄，轉過了牆角！葉映紅不明究竟，道：「什麼事？」方敏又向之一使眼色，不令她出聲。

葉映紅正在猶豫不定，祇聽得一個清越無比的聲音，在寺門口道：「咦？剛才一男一女，在寺門口一幌，便沒有了踪影，莫不是這小子來了，摩雲，三風，咱們分頭去找一找！」

方敏一聽那人講話，心中便是大驚，暗忖果然是他們，原來剛才他一踏進寺門，便見三個仙風道骨的老者，從偏殿中走了出來，一照面間，方敏雖然未曾看清他們的顏面，但是一看那身形，像是崑崙七子中僅存的三子！因此才趕緊退出，此時再聽出那講話的聲音，正是度天子，已可肯定，不明白三人何以來到此處，知道祇要被他們發現，不要說崑崙聖書取不到手，就是要想離開這笻竹寺，也是大大不容易之事！

四面一看，雖然有些地方可以躲避，但如果三人在寺外來同巡弋的話，則可能永遠進不了寺去，不如行險着，倒還可以有希望將崑崙聖書，取到手中，抬頭一看，圍牆並不甚高，便低聲道：「姑娘，那三人便是我和你說的崑崙派中長老，若是給他們發現，痲煩多着哩，咱們從圍牆中跳進去吧！」

葉映紅點了點頭，兩人同時發動，足尖一點，一口眞氣提起，凌空拔起兩丈高下，一側身，便又悄沒聲地落到了圍牆之

中，才一落地，便聽得「啊」地一聲，定睛一看，敢情一個小沙彌，看見兩人突然自天而降，驚得呆了，瞪着雙眼，滿面懼色地望着他們，葉映紅知道了方敏的身世之後，自然明白崑崙派長老對他的仇恨，唯恐小沙彌將寺外的人驚動，不假思索，一步跨向前去，伸指便點那小沙彌的「肩井穴」。

自然一點便中，方敏跟着趕過，一把抱起了那小沙彌，低聲道：「小師傅，咱們有要緊事來此，對貴寺絕無損害，暫且點了你的穴道，事出不得已，日後定有補報，尚祈勿怪。」

小沙彌早已驚至呆了，何況穴道被封，既不能彈動，又不能出聲，雖然聽到了方敏的一番話，也無法作若何表示，方敏將他一抱抱到一隻石頭香爐旁邊，才放了下來，看看那小沙彌像是攀住了香爐，在收拾爐灰一樣，兩人將小沙彌安置完妥，再打量時，祇見身在偏殿的一角之外，甚是冷清，地上青磚縫中，野草茁生，同時聽得圍牆之外，崑崙三子互相問答之聲，忙掠過身形，向殿中竄去，進了殿中，祇見神龕之中，一尊佛像，香烟繚繞，一隻蒲團之上，一個僧人，正在雙手合什，兩眼微閉地打坐，葉映紅一見有人，又疾伸雙指，點了上去，一點點個正着，但手指上的感覺，如中敗木。心中一驚，「咦」地一聲，道：「方大哥，這個僧人難道是塑像？」

方敏聽得她如此說法，也是一怔，定睛一看，那僧人年紀已然甚大，兩道長眉，根根如同銀針也似，坐在蒲團之上，體態安詳，分明是個生人，忙道：「你此言何意，」

葉映紅此時已然退開一步，也已經看出那僧人並非塑像，心中駭然，道：「剛才我一指點了上去，如中敗木，不知他穴道被封了沒有？」

方敏茫然不知所對，道：「此處不是久留之所，咱們快到羅漢堂去看看吧！」

那皮囊上，方敏的母親雖然明言崑崙聖書在笻竹寺中！但是偌大一座寺院，要去找一部書，眞是談何容易，就算能容得你從容尋找的話，怕一年半載尋不着，更何況崑崙三子也在此處，而他們若是尋找的話，寺僧也一定會加以干涉！

但幸而方敏的母親生前，還留給了方敏四句詩，其中第三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句，乃是「羅漢隻手擎蒼穹」，此時，方敏雖然還未能明白那句話的眞正含意，但是和羅漢堂有關，已然毫無疑問，範圍便小了許多。葉映紅見那老僧仍是坐着一動也不動，祇當已被自己封了穴道，好在手下並不重，就算是一個絲毫不會武功的人，被點中了之後，三個時辰之後，穴道也會自動解開，便不再理會，穿出了那偏殿，又是一個天井，越過天井，仍是一殿，抬頭一看，神龕上供的，也不知是甚麼神像，剛想越過算數，兩人突然呆如木鷄似地，停在門檻之上，一動也不動。

原來那神像之下，也有一個老僧在打坐，而那老僧的面目神情，袈裟顏色，甚而至於打坐用的蒲團，都和剛才所有的那老僧一模一樣！

此時，兩人所在，乃是寺中的後院，僧人一向少至，因此陰沉清靜無比，那老僧又在這殿中出現，事情本就怪得可以，再加上周圍的氣氛，便是令人心驚，兩人對望一眼，葉映紅搶前一步，雙指倏地伸出，可要向他肩頭點去，但是在手指離老僧肩頭，不過兩吋許時，又突然縮了同來。方敏見葉映紅又出手去點，正要阻止，見她已將手縮同，心中暗叫一聲：「好！」踏前一步，行了一禮。低聲道：「晚輩等不知大師在此靜修，適才冒犯，尚祈勿怪，後輩等此來，對貴寺絕無損害，大師明鑒！」他自然是已經看出了那老僧不是普通人物，所以才如此說法。試想，他們兩人的身法如何快疾，但當他們剛才離開那偏殿時，那老僧還像一段木頭也似在偏殿中打坐，但是當他們來到此地之後，那老僧却已然又在此地了。

就算那老僧是繞路前來，輕功之佳，也已遠在他們兩人之上，再加方敏自知擅入寺院，於理不合，因此才必恭必敬，祝告一番。

怎知那老僧仍是雙目緊閉，雙掌合什，一理也不理，像是壓根兒未曾聽到方敏的說話一般。葉映紅此時碰了一碰方敏，低聲道：「大師必是怪我們剛才衝撞了他，我們還是快走吧？」

敢情又她也看出了那老僧定非常人，方敏心知久留更是痲煩，忙一點頭，拉着葉映紅的手，悄悄繞過了那老僧，又向前走去，穿過了一個長廊，已隱隱聽得鐘磬木魚之聲，走進一間極大的偏殿，祇見香烟繚繞，不少善男信女，正在頂禮朝拜，祇見迎面一個僧人迎了上來，道：「兩位施主是——」

葉映紅忙道：「咱們久仰寶刹羅漢堂之名，想前去瞻仰一下。」

那僧人笑道：「施主來得不巧了，今天開始，剛好是本寺十年一次，爲羅漢堂上神像裝金的日子，要一個月的時間，遊人不能進去，兩位施主莫怪！」

方敏聽了，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心中大是焦急，暗忖祇當來到了目的地，便沒有問題，怎知無巧之巧，剛好碰上了十年一次的裝金之日！

那知客僧人，見兩人臉色，沮喪之極，也不明是何道理，祇是陪笑，道：「兩位施主若要進香請到正殿去！」

方敏心想，神像裝金，在任何寺院之中，均是極爲隆重的典禮，殿門緊鎖，任何人不准進內，看來此行已然無望，那裏還有甚麼心思去進香？

他乃是老實人，自然作如此想法，但葉映紅出身邪派，此時雖然記憶喪失，但過去的影響仍在，却沒有那麼老實。若說葉映紅的本性，倒也不失是一個善良的姑娘，但究竟從小就在紅掌祖師門下，耳濡目染，多少沾上了幾分邪氣，像她在貴陽城中，那所大宅之內，突然以「血手印」功夫，暗算馮瑩一事，正派中人，是無論如何做不出來的！

此時，她心中一動，暗忖不管羅漢堂准不准人進去，先找到了它們的所在再說。在昆明城中，向人打聽時，祇說大雄寶殿，便是天王殿，天王殿後，兩旁便是著名的羅漢堂了！

若是從正門走入，自然一找便着，但

偏偏在正面處遇着崑崙三子，改從圍牆上跳入，便亂了方向，因此找不着羅漢堂，聽得那知客僧如此說法，忙道：「好啊，相煩領我們到正殿去如何？」

知客僧自然答應，道：「兩位請跟小僧行來！」一個轉身，向前走去，一路上穿廊過殿，曲曲折折，走了不少的路。

方敏和葉映紅兩人，眞是越走越驚，原來不論是大小殿，祇要是有僧人打坐的蒲團，也必然有那個入定的老僧！不問可知，那老僧是衝着他們兩人而來，監視他們的行動的！

到後來，算來總共遇見了那老僧，有七八次之多，才到了大殿，如來佛像，正中高坐，知客僧便笑道：「兩位施主，大殿到了！」

方敏道：「多謝大師領路。」頓了一頓，忍不住問道：「大師，在下有一事相詢，不知該不該言？」

知客僧道：「但說無妨。」

方敏向後看了一眼，低聲道：「不知適才我們經過那麽多佛殿時，每次都見到的那位老僧，是不是寶刹的主持！」

方敏這一問，也很聰明，他不問「那老僧是誰」，而問「是否主持方丈」，是因爲若然問了前者，知客僧便可以完全不答，但問後者，知客僧至少也要回答他是否方丈才是。知客僧見問，道：「不是，那是本寺主持方丈的貴客，連我們也不知他叫什麽名字，祇聽得方丈說，他是來自北方，但不知何處。」

方敏看知客僧的情形，不類說謊，祇得心中存着納悶，兩人信步向大殿走去。

等到知客僧離開之後，才從後門穿出，過了一處天井，便見一殿，大小不亞於大雄寶殿，殿上匾額，正是「天王殿」三字。

方敏來到此處，嘆了一口氣，道：「當眞是不巧已極，好不容易來到了，却進不了羅漢堂！」

葉映紅見他如地心此踏實，不禁好笑，道：「方大哥，羅漢堂不能進去，乃是知客僧說的，你怎麽便相信了？我們不能另改別路進去的麽？」

方敏一怔，道：「佛門清靜之地，我們肆意騷擾，若是寺僧見怪——」

葉映紅忙道：「別說了，佛家講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進羅漢堂去，和温婆婆的性命大有關係，菩薩知道，也不會怪你的？」

方敏想起在旋風島上，身受重傷的温婆婆，心中一動，說道：「那也祇好如此了！」

兩人一面說，一面已然穿過了天王殿，穿出天王殿一看，祇見老大一塊用青石板鋪出的空地，兩旁各有三棵粗可合抱的大樹，枝葉婆娑，將空地遮了一半去，陽光透過了樹葉，照在那青石板上，成了一個個的圓點。

因爲是裝金之日，羅漢堂外，也沒有人，顯得幽靜之極。兩人左右一看，祇見兩所宏偉的建築，大門緊閉，裏面傳出「乒乓」之聲，顯然是有人在堂中勞作，葉映紅向方敏一笑，道：「咱們先看左邊的那個。」

（未完．十五）

胡姬

·本文承自一壹八頁·

柳擷紅的一聲歡呼聲，使齊雲飛在甜蜜中清醒過來，只見前面那兩騎停了下來，轉頭過來，其一正是柳舞風！

柳擷紅不待馬停，便問道：「爹，你沒事吧？」

柳舞風一怔，說道：「丫頭，你瘋什麼，爹有什麼事？咦，齊少俠怎地也來此呢？」

柳擷紅臉上一熱，道：「有人僱殺手，要殺你老人家，所以女兒請齊少俠相陪來找你！」

柳舞風這時才醒起一件事，忙作介紹：「齊少俠，此乃大名鼎鼎的『鐵霸王』王無極王兄，料你早有所聞！王兄，此乃新近崛起江湖的『銀劍白龍』齊雲飛齊少俠！」

齊雲飛連忙抱拳道：「晚輩久仰王前輩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得睹風采，快慰平生！」

王無極哈哈笑道：「少俠之名，王某也聽小徒高威提過！」

柳舞風問道：「丫頭，你說誰僱殺手要來殺爹？」

齊雲飛簡略把圓緣的事說了一遍，但他只告訴他那人是胡姬，也把她的身份隱瞞起來。柳舞風笑道：「柳某有王兄相伴，那個狗賊敢來犯？」

王無極也是一陣大笑，齊雲飛道：「也許因爲有王前輩爲伴，所以那殺手不敢冒險！」

王無極道：「王某還希望你冒險一試哩！」

柳舞風問道：「少俠欲去何處？」

齊雲飛一怔，看了柳擷紅，柳擷紅眼睛却不是在看他。「爹，你與王伯伯要去何處？」

王無極道：「鄂中的『湖中蛟』洪貫石洪兄之子，與鄂西的『飛鳳門』宇文瑤珠之女共諧連理，令尊與愚伯要去喝他們一杯喜酒！」

柳擷紅問道：「爹，出閣的可是瓊姐姐？」

「正是那丫頭！紅兒，你來得正好，當年她來咱家，與你成了手帕交，正該去向她道賀一番！」柳舞風抬頭道：「齊少俠千里報訊之德，柳某感激之至，他日到蘇州，定須到寒舍一行，待柳某略盡地主之誼！」

這話說得雖然好聽，但實際是拒絕齊雲飛同行，齊雲飛心頭有點苦，却强笑道：「一定一定，只怕園主又不在家而已！諸位慢行，晚輩先走一步了！」

王無極道：「少俠請便！」

柳擷紅輕聲道：「謝謝你……」在馬上行了一禮。

齊雲飛見她目光竟無眷戀難捨之色，心頭一涼，撥轉馬首，向來路馳去，馳了一陣，轉頭望去，柳舞風等三騎只剩下三個小黑點，他輕嘆一聲，頗有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之感！

（續完）

（請看下期本故事之三『鐘聲魅影』）

